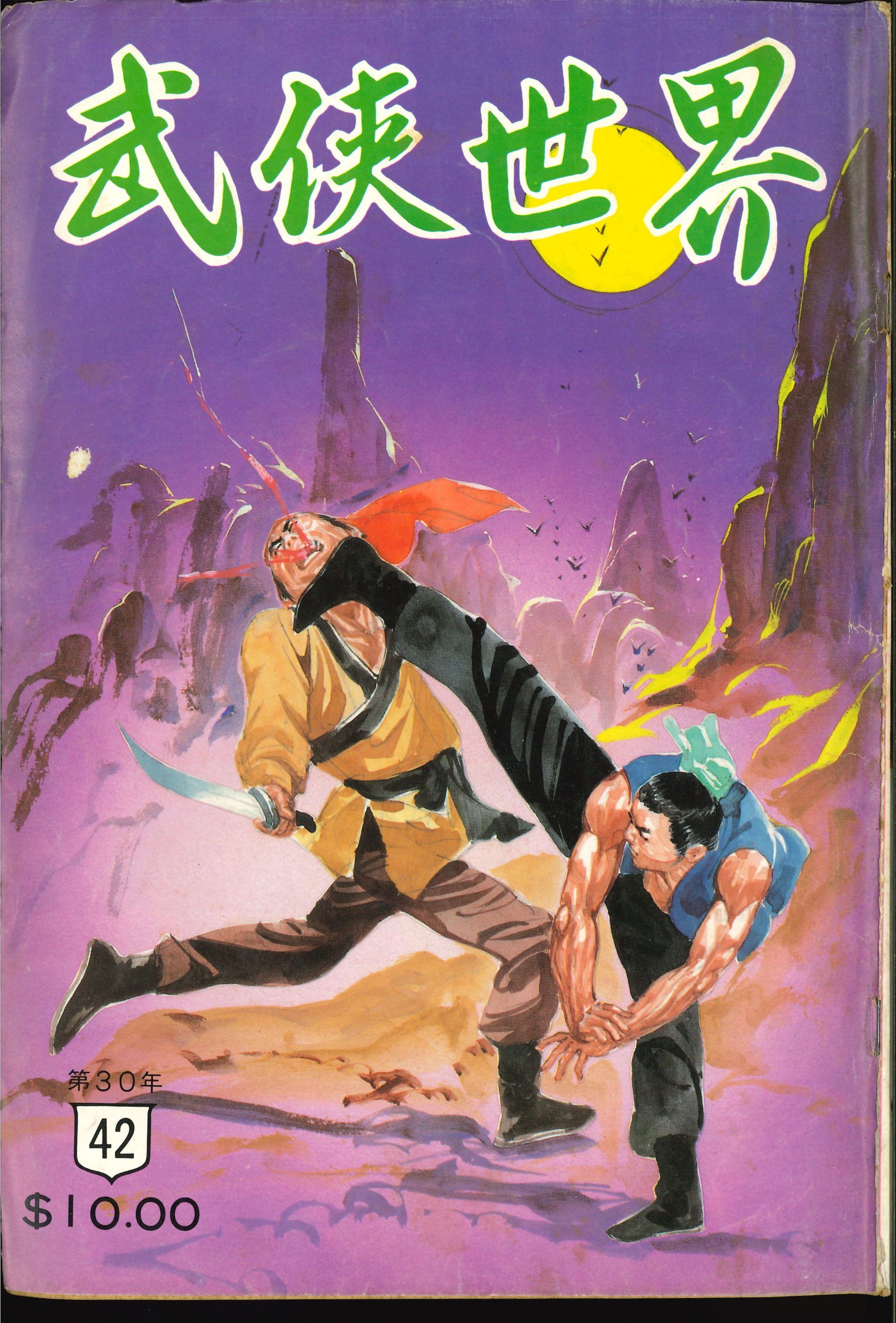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0年
42
$10.00

編者話

傅紅雪先生所撰寫的「南宮雪傳奇故事」之完結篇「一戰定天下」在今期和各讀者見面，柳花花和南宮雪等人被困在血神島，面對大和會和天龍幫聯手包圍正感到束手無策之際，南宮雪却在一個奇特的情況下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使血神島一衆可以脫離困境，再加上天龍幫在儲客申的兵諫下使儲敢當徹底改變立場，更和唐山幫等人聯手，把大和會打得落花流水……「南宮雪傳奇故事」一向以文字精練，情節新穎著稱，在這完結篇裏，更有一場激盪人心的打鬥場面，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吳中龍先生的短篇小說「引狼入室」、狄奇先生之「花街謀殺案」也在今期刋出。佳作連篇，令你目不暇給！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乃吳道子先生新作「獵鷹楚三傳奇故事」之「蛇齒蜂針」，另新篇「情未了」，也將由下期起連載刋出。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一戰定天下（南宮雪傳奇故事集）
柳花花和南宮雪等人被困血神島，情況危急，
南宮雪却想到一個妙法，最後他們更衝破包圍…… 傅紅雪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三讓徐州（三國演義之七）◀四▶…………徐正 48
花街謀殺案（社會秘聞）
幻象已滅　自我了結…………狄奇 56
引狼入室（流氓警官奇案錄）
少女慘遭撕票　綁匪竟是親兄…………吳中龍 62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劍氣九重天（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幽谷少女習媚術　應劫江湖甘捨命…………卧龍生 73
六分半堂（「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同患難身份大白　共携手接受挑戰…………溫瑞安 79
亡命江湖（小霸王故事集）
二老夜探山莊　郡主栽贓嫁禍…………司空羽 87
烽火孤雛（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少年獲贈三絕學　武藝更上一層樓…………西門丁 95
英雄無奈（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施旋風步爲脫險　侍候老人圖解毒…………辛棄疾 103
斧環傳奇（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游說收爲己用　鋤奸湔雪師仇……東方玉 11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紫電青霜（新派武俠長篇）
亡魂谷獲奇遇　老俠士贈劍笈……張林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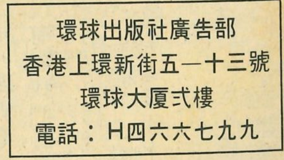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42期
（總號153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傅紅雪・文　可飛・圖

一戰定天下

枕畔留香　幃內獻計

緊張，是人類心理上的自然反應。

誰都會有過心理緊張的經驗，而且肯定不只一次，那沒什麼。

但，心理上的緊張却連帶會使你的生理跟着緊張起來。譬如會使你的肌肉緊繃、僵硬而不聽使喚；更會使得你的腦筋紊亂、混沌，無法思維，不知所措……

因此，嚴格說來，緊張並不是一件好事。

甚至有人說：易於緊張而又經常緊張的人，他的平均壽命要比一般人來得短。

這句話是否誇張些暫且不論，有一點是值得相信的，那就是：緊張能令你表現失常！

特別是在戰場上，緊張往往會要了你的命！

最可怕的是，若不幸你身為戰場上的重要領導人，你的緊張實際上有可能害死更多人，說不定令你的部屬全軍覆歿！

因此，如何避免緊張、如何消除緊張，已是一門不可忽視的學問。

避免、消除緊張的方法當然很多，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你的方法是什麼？

南宮雪選擇的方法是……做愛。

——有人說：人類之所以能比其他動物高明，是因為人類瞭解「做愛」並非只為了傳宗接代而已，它實際上還有無窮的樂趣與作用。

其中之一便是：消除緊張。

你是否同意？

＊　＊　＊

南宮雪同意。

自從她與柳花上了床之後，這些日子她在血神島上與柳花同住同宿，夜夜春宵，儼如夫妻，她早已深切品嚐到做愛的無窮樂趣。

每次做完愛，她的身心無比舒暢。

因此，當她發現血神島處於極端不利的處境，而柳花花、潘猛與張京京他們幾個緊張得束手無策時，她立刻拉着柳花花上床做愛。

她的目的無非是想消除緊張。

只要不緊張，頭腦便能冷靜，便能想出破敵的好方法。

「妳眞的想出了補救的辦法？」當南宮雪香汗淋淋，嬌喘連連的伏在柳花花的身上時，柳花花已迫不及待的說：「快告訴我，妳的方法是什麼？」

「唔……」南宮雪嬌慵的應了一聲，粉腮上的紅潮美得像夏日的晚霞；半閉的美眸，流露着激情過後的滿足。

她美得像一頭野貓。

一頭令男人既愛且憐，絕對無法抗拒的野貓！

通常，在這種情況下，柳花花不會忘記對她愛撫，他是個花花公子，自然深懂得「事後愛撫」與「事前愛撫」一樣重要，那是令女人完全滿足的最後一環，也是最重要的一環。可是，這一次，他實在沒那個心情，因為血神島的不利處境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他心急如焚，巴不得立刻想知道南宮雪的補救辦法，所以他顯得頗為焦躁的說：「南宮雪，別這樣，妳快說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對付敵人，我緊張死了。」

「緊張什麼？」南宮雪嬌冶的瞟了他一眼，一面輕吻着他的頸子，一面嗯哼着說：「你不是一向非常鎮靜的嗎？你還時常教我，即使是天塌下來也不能緊張，你忘了嗎？」

柳花花苦笑道：「這件事非同小可，關乎血神島所有弟兄的生死，我如何不緊張？更何況是我出的錯，行行好，妳快告訴我吧！」

他用幾乎哀求的神情接着說：「不只是我一個人緊張，潘猛與京京他們也一定緊張死了，我們不能在這裡停留太久……」

「別急嘛，」南宮雪輕咬了一下他的下巴兒，風情萬種的說：「敵人到現在都沒有對我們發動進攻，顯然他們想困死我們，我們有的是時間，大可慢慢來，別急，別急……」

「越是這樣我才越急哪！」柳花花着急的說：「敵人已識破了我的『破釜沉舟』之計，若不趕快想想辦法對付，只怕我們會全軍盡滅。」



南宮雪却一點也不急，她像一條白溜溜的水蛇纏着柳花花，嬌嗲着說：「竹下登樹，那頭老狐狸，哼，他有他的狀元才，老娘有我的賊公計，哦，不，是賊婆計，放心吧，死花花，萬事有我南宮雪替你頂住。」

「那妳快告訴我呀，究竟妳有什麼辦法對付竹下登樹？」

「我自然會告訴你……」

「快說呀！」

「現在不行。」

「為什麼？」柳花花愣住。

南宮雪一臉媚態：「我說過，你再愛我一次，我才告訴你，你忘了嗎？」

「我的好小姐，」柳花花輕叫了起來：「我已經照做啦，別嚇死人好吧？」

「亂講！」南宮雪嬌瞪了他一眼：「你沒有做足功夫，你偷工減料！」

「妳！」柳花花眞是怕了她，「妳這個狐狸精，妳究竟要我怎樣？」

「吻我，抱我……」南宮雪眼波迷濛，嘴角含春：「往常你都會這樣，這次怎能例外？想偷工減料呀？不行，我不依……」

「妳……」柳花花氣也不是，哭也不是，只好『補足功夫』。

一陣愛撫之後，南宮雪才一臉滿足的嬌吁了一口氣，夢囈般的喃喃說：「眞美，美死了……死花花，抱緊我，否則我眞怕我會飛起來……喂，告訴我，你是否也有飛起來的感覺？」

「沒有，」柳花花苦着臉：「我現在只有被戲弄的感覺，喂，坦白告訴妳，如果妳還想吊我胃口的話，只怕我會有想揍人的感覺哪。」

南宮雪沒理他，逕自沉浸在那仙仙欲死的快感中，彷彿仍在自言自語：「飛，眞棒，世上再也沒有比這個令人銷魂蝕骨的了……飛，飛，飛，我要飛，飛到天空中去，飛過大海……」

她忽地仰起俏美迷人的臉龐兒，似笑非笑說：「喂，死花花，如果我們能飛到空中，飛過大海，飛到敵人的船上，然後展開突擊，敵人勢必措手不及，你說這個方法好不好？」

柳花花眞想給她一巴掌，他已經忍不住哼聲說：「南宮雪，妳如果再這樣的話，我眞的要生氣了，一腳把妳踢得飛到半空中去！」

「幹嘛這麼兇？」南宮雪却瞪住他道：「我不是已經把辦法告訴了你嗎？」

柳花花楞住：「妳已經把辦法告訴了我？什麼時候？」

「就是剛剛呀！」南宮雪一臉正經：「我剛才不是告訴你嗎，只要我們能飛到空中、飛過大海，飛到敵人的船上，然後展開突擊，必能擊潰敵人。」

柳花花呆了一呆，隨即憤怒道：「妳還有心情開玩笑？」

「誰跟妳開玩笑了。」南宮雪看來毫無開玩笑的樣子：「敵人已知悉我們燒燬船隻，再也無法主動出擊，因此他們打算圍困我們，令到我們食睡不安，有若驚弓之鳥，一直到我們士氣散渙之後才大舉進攻，看這光景，他們至少也會圍困我們三五天，甚至十天八天都有可能，換句話說，在他們圍困我們的時候，他們的警戒心一定非常鬆懈，因爲他們已吃定我們已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如果我們能趁夜晚他們睡覺的時候，帶領弟兄們飛到他們的船上，難道不能一舉擊潰他們？」

柳花花怔怔的望住她。

「怎麼？」南宮雪嬌睨着他：「你嫌我這個方法不好？」

「只有一點不好……」

「那一點不好？」

柳花花望了望她，發現南宮雪全無說笑的樣子之後才苦笑說：「我們如何飛到敵人的船上？這世上有會飛的人嗎？」

南宮雪居然說：「鳥能飛，而人比鳥聰明，爲什麼人不能飛？」

柳花花倏又是一呆，他本能的摸了摸南宮雪的額頭，確定她沒發燒之後，才又苦笑着說：「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如果我是第一次見到妳，我準當妳是天下第一白痴，人固然聰明過鳥，但人並沒有翅膀，如何能像鳥一樣在空中飛翔呀？」

「還不簡單，」南宮雪胸有成竹的說：「咱們可以製造翅膀呀，不就可以飛了嗎？」

「製造翅膀？」柳花花見她越說越認眞，不覺詫異問：「翅膀能製造的嗎？如何製造？」

南宮雪用力點了一下頭：「當然可以，而且簡單得很！」

「眞的？」

「當然是眞的！」

柳花花難以置信的眨了眨星眸：「那妳快告訴我呀！」

南宮雪忽笑咪咪的說：「老規矩，親我一下才告訴你。」

「不！」柳花花心急說：「妳先告訴我，若妳說的方法可行，我親妳一百次！」

「好！」這回南宮雪很爽快，不再刁難柳花花，含笑道：「方法其實不難，咱們只要製造能載人的大風箏，不就可以飛起來嗎？」

「風箏？」柳花花睜大了眼，突脫口道：「是呀！風箏可載人飛起來，我怎麼沒想到這點。」

南宮雪得意道：「如何？這個方法你滿意吧？我沒吹牛吧？」

柳花花興奮的摟住她的胴體：「虧妳想得出來，妳是怎麼想的？」

南宮雪又撒嬌了：「喂，說好的，先親我一百次再說。」

「一千次，一萬次我都依妳！」柳花花忽翻身壓住她白雪雪的胴體，瘋狂的吻着她的紅唇、粉腮、玉頸、酥胸、乳溝……口裡喃喃道：「妳這個奸女人，妳是我所見過最會敲詐的女人……」

南宮雪格格嬌笑，媚眼如絲！

* * *

當柳花花與南宮雪踩着輕鬆愉快的脚步走出屋外時，他仍不忘那個問題：「喂，南宮雪，妳還沒告訴我，妳是怎麼想出用風箏載人這個絕妙方法？」

南宮雪微笑着說：「非說不可嗎？」

「非說不可！」

「天機不可洩露，我看還是不說的好。」南宮雪又賣關子。

「別這樣，」柳花花陪笑說：「我承認妳是世上最聰明的女人，這樣可以了吧？」

「灌我迷湯呀？哼，老娘不吃你那一套，」南宮雪輕嗤了一聲，火辣辣道：「智慧乃無價之寶，怎能輕易告訴你。」

「喲，妳倒甩得像二五八，」柳花花裝出惱怒的瞪住她：「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本公子不恥下問，妳竟敢端起架子來，休怪俺對妳不客氣。」

「怎麼，你想行兇呀？」南宮雪也煞有介事的瞪眼道：「告訴你，老娘可是吃軟不吃硬，哼，偏就是不告訴你，你待怎地？」

「好，這可是妳說的。」柳花花忽一手攔腰抱住她，一手往她腋窩搔去。

「喂！你幹什麼？哎……嘻嘻……

別這樣，死花花，你明知道本姑娘怕……嘻嘻……哈……哎，拜托你快住手……姑奶奶投降就是了……」

「說不說？」

「我說，我說……」

柳花花放開南宮雪，得意的笑着說：「十個惡女人，九個怕人搔，果然不錯。」

南宮雪一面擦拭眼角的笑淚，一面瞋目道：「最沒水準了，居然用這種小人招式！」

「沒辦法，對付小人只好用小人招式啦……喂，妳再不說的話，本公子可要故技重施啦！」柳花花做狀伸手抓向南宮雪。

南宮雪嚇得吃吃發笑：「別來了，我怕了你啦，我說，我說……」

她忽轉目四下望了望，並朝柳花花招手道：「喏，把你的耳朵靠過來，這可是最高機密，萬不能被旁人聽見。」

「附近又沒人，怕什麼人聽見？」

「不靠過來，姑娘我就不說！」

「眞拿妳沒法子。」柳花花只好依言把耳朵湊過去：「快說吧！」

南宮雪眞的咬着柳花花的耳朵，很小聲很小聲的說：「告訴你，當我騎在你身上時，我只覺得整個人突然飛了起來，就像一隻隨風飄盪的風箏似的，飛呀飛的，美妙極了！特別是最後那一刹間，我快樂得像斷了綫的風箏，在半空中飄呀飄的，盪呀盪的，彷彿羽化登仙，飛向十二重天……」

柳花花聽得目瞪口呆。

南宮雪悄聲接着說：「不知怎地，我空白的腦海中突然靈光一閃，我既然能乘着風箏飛起來，爲何不飛到敵人的船上去呢……」

柳花花睜大了眼，難以置信的望住她，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眞的，我就是在最快樂那一瞬間得來的靈感，不騙你！」南宮雪眼波蕩漾，俏臉兒不自覺的紅潮微泛，迷人極了！

柳花花痴痴的望住她……

「怎麼了妳？」南宮雪嬌羞的推了推他：「你不相信我說的？」

柳花花眨了眨眼，突笑歎了一口氣：「我眞服了妳，妳的靈感竟是這樣得來的……」

他忽又輕聲笑了起來：「這麼說，妳還得感謝我才是哪……」

「爲什麼要感謝你？」南宮雪微楞。

「當然要感謝我啦，」柳花花一本正經：「若非本公子那麼『賣力』，妳如何能快樂得像隻斷了綫的風箏，不是嗎……哎唷！」

南宮雪早已紅着臉狠狠的擰了他一把，嬌嗔道：「死花花，看我怎麼修理你這個厚臉皮……」

正說着時，忽聽得遠處海面傳來一陣陣急促的擂鼓聲！

柳花花變色說：「敵人發動攻勢了！」

南宮雪不覺一怔：「莫非我的判斷錯誤，敵人竟然發動攻勢？」

「咱們快去看看！」柳花花拉住南宮雪急急掠起身形。

* * *

兩人飛也似的來到了岸邊陣地，找到了潘猛與張京京。

「南宮雪，」張京京劈頭便說：「鬼子準備攻打我們了！」

潘猛一臉興奮的接着說：「呀，總算可以鬆了一口氣，看來竹下登樹並非如我們想像的聰明，他已下攻擊命令啦！」

南宮雪與柳花花瞇眼望去，果然不錯，敵人鼓聲大作，一條條的小艇正從大船上放到海中，然後一個個的敵人跳進小艇上，似乎正準備大舉進攻。

「奇怪，」南宮雪面泛疑惑之色：「敵人眞的要進攻？」

「事實擺在眼前，」柳花花如釋重負的吁了一口氣：「南宮雪，妳的判斷錯了！」

南宮雪瞇了瞇美眸：「只怕未必！」

柳花花笑笑，拍了拍她的香肩：「不是每個人都像妳那麼奸的，至少竹下登樹那傢伙的道行便不如妳，並不懂得圍困我們。」

他趁機調侃她：「人難免會有失算的時候，妳高估了竹下登樹。」

南宮雪聳聳肩，沒作聲。

這時，潘猛已下令準備作戰。

第一綫防守的弟兄已將石彈放入機括。

石彈足足有兩個腦瓜子大，利用機括彈射而出，殺傷力非同小可，不僅能把敵人擊成肉泥，即連敵船恐怕也會被擊沉！

這種新式而犀利的武器，在琉球島來說尚屬首見，這是潘猛遠至中原購買來的。

他深信憑此新武器必能予敵人重創。

然而它也並非萬能，至少它不能做到無遠弗屆，隨心所欲的地步，它必須待敵人船隻進入有效之射程內，石彈才能發揮威力。

敵船仍在射程之外。

第二綫防守的弟兄則使用傳統的火箭。

其實也不傳統，它也是購自中原的改良武器，一次可同時射出三枝火箭，且定位奇準，這是因爲弓弦上加裝有特別新製的機括，因而射程與威力强過舊式火箭起碼兩倍有餘！

第三綫防守的弟兄則使用「黑油」。

這種黑油也是中原獨有，琉球島聽都沒聽說過，它不同於一般點燈照明用之松脂油，遇水即滅，將它傾於海中，不僅能飄浮於海面，且點火即燃，迅速在海面上熊熊燃燒起來，只

要敵船膽敢靠近來，不用像諸葛亮那麼痲煩要借什麼東風西風的，便能來個「火燒琉球赤壁」，端的是厲害無比！

其實，血神島上的眞正厲害武器是他們現在高昂的士氣！

——戰場上，無論你武器多新、多厲害，最終仍需士氣配合，否則未必能成功。

——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不管戰爭形態與戰爭意識如何衍變，士氣的重要性是永不變的。

士氣旺盛的一方，即使是戰敗，也必是敗得轟轟烈烈！

血神島現在所憑恃的便是那股足可撼天震地的高昂士氣！

——竹下登樹殘殺俘虜，欲逼他們出海應戰，柳花花使出「破釜沈舟」計，燒燬了船隻，令到血神島的弟兄滿腔的怒火無可發洩，只待敵人攻進來，他們便會如餓虎般的狠狠出擊！

他們的求戰意願高漲，每個人的眼中都射出了同仇敵愾，視死如歸的神情。

他們彷彿隱藏在密林中的猛獅，一副虎視眈眈，殺氣騰騰，似乎只要敵人一踏入有效攻擊範圍，他們便毫不留情的展開最猛烈、最無情、最致命的一擊，將敵人撕得粉碎，殺得寸草不留！

敵人的擂鼓聲愈來愈密，愈來愈急促，天空中的海鳥與海裡的游魚早被嚇得無影無踪！

放眼望去，敵人的船隻彷彿黑夜中魔鬼的眼睛，正冷冷的睨視着血神島，一隻隻的進攻小艇仍然不停的自大船中放到海上，一個個揹弓持箭，身手矯健的敵人，如惡煞般的跳到快艇上。

密密痲痲的，數不清敵人的進攻小艇有多少，聲勢委實嚇人。

「敵人就要進攻了，」張京京美麗的瞳孔漾起一股濃深的仇恨，咬牙道：「媽的，殺千刀的鬼子，老娘叫他們一個也不能回去！」

柳花花對南宮雪說：「妳不回南面去？王幫主與誓不低頭見妳不回去，會以爲妳出了什麼事……」

「不會的，」南宮雪說：「我已經跟他們說過，敵人的主力似乎放在北面這裡，我不一定回去。」

「這邊有我們指揮，那邊需要妳，妳還是過去吧，」潘猛拍了拍她的肩，含笑說：「怎麼？捨不得與妳的死花花分開？」

張京京說：「那我過去吧，妳留在這裡。」

「不急，」南宮雪按住她的肩：「若敵人眞的攻擊的話，我再趕過去還不遲。」

「敵人明明已經準備攻擊了呀，」柳花花微感迷惘：「聽妳口氣，好像懷疑敵人不會進攻我們？」

南宮雪微瞇着彎月也似的美眸，一直注視着對開海面的敵人，俏臉顯現着審愼的神情：「我希望我的猜測錯誤，我認爲敵人並不會發動攻勢。」

潘猛一楞：「爲什麼？」

張京京也驚訝問：「敵人已擺明態勢，準備利用小艇强行搶灘登陸，妳爲什麼懷疑他們不會發動攻勢呢？」

柳花花忽心中一動，脫口說：「妳的意思，敵人只是故做姿態，虛晃一招，唬唬我們？」

「你不認爲有這個可能？」南宮雪緩緩道：「橫豎我們已經沒有船隻，主攻權完全落在他們手裡，他們大可以擺擺姿態，放放煙霧……」

潘猛面色疾沉，截口道：「是呀！他們可以利用這機會迷惑我們，讓我們大家空緊張，不是嗎？」

「如果我是竹下登樹，」南宮雪漆黑如星的瞳孔中閃漾着智慧之光：「我會一天擂响戰鼓二十四次，快艇放上放下，部隊操上操下；或是一整天死寂寂、靜悄悄的讓部隊睡大覺；甚至還可以在船上開一個月光晚會，讓部隊唱歌跳舞、喝酒作樂，讓我們搞不清楚究竟那一次才是眞的攻擊行動……」

一頓，她冷冷的補上一句：「如果他們用這個方法包圍我們五天十天的，你想，我們會怎樣？」

「別說五天十天，」潘猛苦笑說：「也許不出三天，我們便會緊張得發瘋，島上弟兄們高昂的士氣勢必會被摧毀殆盡。」

張京京面色蒼白的接着說：「即使弟兄們的士氣仍能保持，但被他們這樣眞眞假假的亂搞一通，大家睡不安席、食不知味，持續於高度的警戒緊張中，很快便會精神不支，疲憊不堪。」

「是呀，」潘猛已經顯得焦燥不安：「若眞如此，到時只怕我們不堪一擊。」

「我說過，這只是我個人的推測，我希望我的推測錯誤。」南宮雪說。

柳花花忽輕歎了一口氣：「妳的判斷完全正確，敵人果然只是做態虛攻，擾亂我們的軍心。」

可不是，敵人的戰鼓忽然都停了下來，小艇上的敵人忽又紛紛上到了大船去……

「南宮雪，」張京京已忍不住握住南宮雪的手，急聲問道：「敵人果然如妳所料，對我們採取圍而不攻的戰術，待我們疲憊時再狠狠殲滅我們，妳說怎麼辦？妳想出了對策沒有？」

「好小姐，」潘猛已沉不住氣，也拉着南宮雪說：「妳快想想辦法，我們空有新式武器與高昂士氣，卻完全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妳說怎辦是好？」

「放心，辦法已經有啦。」南宮雪笑咪咪。

「眞的？」張京京大喜：「那妳快說呀，究竟是什麼辦法？」

潘猛急急道：「是不是趁夜晚他們

睡覺的時候，我們偷偷游過去？」

「千萬別這樣，」南宮雪截口道：「竹下登樹不是笨蛋，若我們利用夜晚游水偷襲，肯定死無葬身之地，一個也別想活。」

「我就說這個方法行不通，」張京京說：「南宮雪，快告訴我妳的方法是什麼？」

「問他去，」南宮雪忽伸手指了指身側的柳花花：「方法是他想出來的，你們問他吧。」

柳花花一楞：「是妳想……」

南宮雪道：「死花花，你自己想的方法自己告訴他們吧，我過去那邊看看有甚麼情況，待會我會與誓不低頭、王幫主他們回來，大家到大廳去研究一下你的方法是否切實可行。」

話落，雙足微點，嬌軀已如離弦之箭急射而去，瞬間隱沒於漫漫林中……

「柳花花，還是你行，快說你的辦法是甚麼？」張京京一臉期待的拉住柳花花：「我就知道你最棒了，快告訴我，有何妙法破敵？」

* * *

血神島的正面，也就是北面，被大和會的船隻圍困住；而包圍住血神島南面的則是天龍幫的大軍。

兩面夾擊。

天龍幫的船隻整整齊齊的排成一列，一眼望去，旗幟滿天飄飛，軍容壯盛，令人望而生畏。

儲客申靜靜的立在指揮船上。

他負責指揮天龍幫的攻勢。

其實他只是少幫主，指揮大權應歸於當家幫主儲敢當才是，只因他向父親提出指揮權歸他才肯參加這次戰役，而儲敢當爲了不想與兒子的關係搞得太僵，於是便答應了下來。

儲客申是個傑出的年輕人。

他允文允武。

大軍在他的指揮下，顯得進退有序，虎虎生威，毫不慌亂，顯示出他是天龍幫不可多得的未來接班人。

至少他父親儲敢當便忍不住這樣讚美他：「兒子，我現在才發現原來你早已長大成熟了，要得，全幫弟兄讓你指揮得頭頭是道，你的統御能力已大大超過了爹哪，爹以你爲榮！」

儲客申的回答卻頗爲淡漠：「這有甚麼用？這次的攻擊行動，琉球王却任命竹下登樹爲總指揮，我們天龍幫却要聽命於他。」

「那有甚麼關係？」儲敢當說：「咱們又不是臣服於大和會，只不過是這次行動聽他們指揮罷了。兒子，爹不是告訴你了嗎？爹之所以不在琉球王面前跟竹下登樹爭總指揮權，無非是想保存己身實力，我們無需承擔戰事責任，有功同享，有過竹下登樹承當。而且在戰事過程中，竹下登樹身爲總指揮，必然拚命作戰，非打贏不可！而我們便沒有這種壓力，我們大可見機行事，戰事於我有利則與之配合；若戰事吃緊，則陽奉陰違，不與敵人死拚硬拚，以保存實力。」

這個答覆令到儲客申露出笑容：「爹，您眞精明……」

「當然啦，」儲敢當得意道：「江湖爭霸，若不懂得老謀深算，如何安身立命？」

頓了一頓，他趁機道：「兒子，我知道你極不滿意爹與倭奴鬼子聯手攻擊唐山幫，但那是爲了求生存發展，實無選擇的餘地，希望你能體諒爹的苦衷。」

儲客申沉默無語。

冷淡的沉默！

他看來並不認同父親的做法。

儲敢當能感覺得出來，經過多次的激烈衝突與爭執，他知道欲改變兒子的態度並非一蹴可及，他並不急於現在就說服他，橫豎他已經答應參加這次戰役，他已經感到非常高興了，雖然他提出了一個頗讓他意外的條件——把指揮權全交給他。

他是他的唯一親生骨肉，也是他唯一的繼承人，他的一切將來全都要交給他，那是不爭之事實，因此他答應了他的要求。

儲客申本已言明絕不會答應參加這次戰役，却突然改變了心意，爲甚麼？

——難道他眞是想藉此搏得父親的同意，能夠與楚楚、雙雙成婚？抑或想藉此迫使父親能將幫中大權「下放」給他？

他眞正的目的在那裡？

從他此刻冷肅的神情看來，很難看出他內心中的眞正想法，他顯得頗爲高傲的昂立船首，海風掀起他的衣衫、獵獵作响，高傲中有幾分飄逸、瀟洒。嗯，也有幾分寂寞、孤單。

其實他並不孤單寂寞，離他不遠處的身後垂手肅立着幾名和他年紀不相上下的年輕人。

這幾名年輕人都相當不錯，雖然在幫中資歷都很淺，但武功文學都相當有基礎，假以時日，必能成爲天龍幫的重要支柱。但他們目前在幫中的職位都相當低，不過是中層階級幹部，儲客申掌握這次的行動大權後，突然都把他們調升上來，任命爲重要決策幹部，並且棄置父親身邊的幾個元老大臣不用。

新人事新作風。

也可以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他這個大膽的人事變動，自然引起了儲敢當的驚異與反對。

「你怎可以將那些年輕人一下子拉了上來？爹的得意老幹部你竟一個都不用？」儲敢當說：「你這種做法相當危險，只怕會有人不服。」

儲客申的回答是：「爹既已把指揮權交給孩兒，那就讓我全權作主吧，請您別干涉我。」

他語氣堅定的接著說：「我之所以要這樣做，除了想向您老人家証明我

已有獨立自主的能力之外，同時也想向您証實幫中其實有不少青年才俊，他們的能力只怕不僅不輸您的老幹部，甚至可能遠遠超過他們哩！」

儲敢當沉聲道：「爹既已把全權交給你，自不想干涉你的人事調動與作戰部署，只是，你將爹的老幹部冷落一旁，只怕他們心中不高興。」

「我並不想冷落他們，」儲客申說：「我只怕他們因爹的關係，自恃勞苦功高，倚老賣老，眼中只有爹您一人，孩兒指揮起來礙手礙脚。」

一頓，儲客申想了想又道：「不如這樣吧，他們跟爹在另外一條船上坐鎮，戰事發生時，勿需參戰，一切由孩兒指揮負責，若爹肯袖手旁觀，那麼他們也沒話講了，不是嗎？」

儲敢當頗猶豫。

儲客申冷沉又道：「爹，孩兒又不是接任幫主，只不過是指揮這次戰役罷了，一切人事任命不過是暫時的，若他們表現不佳，戰後依然調回原職，請放心吧。」

「先說好，」儲敢當提出一個條件：「如果表現不好，包括你在內，爹有權隨時隨地收回指揮權，你可有意見？」

「沒問題！」儲客申點頭道：「畢竟爹是本幫現任幫主，孩兒敢不聽您的嗎？」

儲敢當勉爲其難的答應了下來，一直到今早看到他從容鎮定的調動兵馬船隻，竟表現得比他還好，他才放心下來。

嗯，也才知道兒子眞正的長大了。

然而當他發現儲客申自包圍住血神島之後，完全按兵不動，不知搞甚麼鬼，心中大感訝異，他才帶著幾名老幹部，換來一條小船去找儲客申問個究竟。

儲客申站在船首上，遠遠便看見了，他忽然轉身面對身後那幾個垂手肅立的新任幹部冷沉道：「我父親來了，你們知道該怎麼做吧？」

「知道！」幾名年輕新貴受到儲客申的提攜重用，個個面上都露出「知恩圖報」的忠貞之情，齊齊洪聲應諾一聲！

究竟儲客申想做甚麼？

＊　＊　＊

「客申，你究竟搞甚麼鬼？」儲敢當上了指揮船，一見到儲客申劈頭便道：「老大半天都不見你行動，怎麼搞的？」

儲客申不慌不忙道：「爹，竹下登樹並未下達攻擊命令，咱們要怎麼行動？」

「擾敵行動呀！」儲敢當說：「竹下登樹要我們擂鼓佯攻，驚嚇敵人，弄得他們食睡不安，待他們士氣消沉，筋疲力竭之後才一舉殲滅他們，你怎麼到現在一點動靜都沒有？」

「那又何必？」儲客申却淡淡道：「敵人既已喪失主攻力量，擾敵行動豈非多此一舉？反正我們多圍困他們幾天，他們的士氣與戰志遲早會崩潰，到時一股作氣便可殲滅他們，不是嗎？」

「這個我知道，」儲敢當道：「但竹下登樹既已下達『擾敵虛攻』的作戰命令，咱們就應該聽他的呀，你按兵不動，豈非落個日後他向琉球王參我們一本『作戰不力』的機會？」

「不會的，」儲客申胸有成竹道：「這一仗，明顯的我們將可大獲全勝，琉球王必龍心大喜，犒賞我們還來不及，竹下登樹不會這麼笨，若膽敢參我們一本，未必能得到琉球王的信任，而且還會觸怒我們，他何苦來哉兩面不討好？」

「話雖是這麼說，」儲敢當道：「畢竟這擾敵行動只是虛張聲勢，嚇嚇敵人罷了，又不會有甚麼傷亡損失，何樂而不爲？就當是操練演習吧，好歹你也得敷衍他一下嘛！」

「爹，」儲客申忽凝視着父親，緩沉道：「孩兒有一句話想對您說，不知您肯不肯聽？」

「甚麼話？你儘管說呀！」

儲客申語音低沉：「不知您老人家有沒有想過，孩兒和雷根終有碰面的一天，萬一他聽出了我的聲音，知道我原來就是小太保與大耳聾命案的……」

「噓……這種事你怎在這裡說？」

儲敢當急施眼色，示意旁邊有人，他不想兒子行兇那件事被人知道，免得秘密外洩，那就痲煩大了。

誰知儲客申竟淡淡一笑：「沒關係，在場的人都是我天龍幫忠貞之士，讓他們知道又何妨？順便也可請教請教他們的看法。」

儲敢當身後的幾名老幹部聽得一頭霧水，不知他們父子在談甚麼，有人忍不住張口問：「啓稟幫主，究竟是甚麼事？」

儲敢當尚未回話，儲客申已搶著說：「就是雷根之子小太保與大耳聾被殺那件事，他們兩個正是本少幫主殺的！」

話落，那些老幹部皆面露驚惶之色，面面相覷，久久說不出話來。

倒是立在儲客申背後的年輕人面色如昔，顯然儲客申已將這件事告訴了他們。

儲敢當有點惱怒的瞪住儲客申：「此時此刻你忽然提那件事幹甚麼？爲甚麼不以後再說？」

「爹，您常引用孔老夫子的話說：君子無遠慮，必有近憂。」儲客申却不顧父親的臉色，逕自接着說：「這件事無疑是件大事，若一旦讓雷根知悉，小則孩兒沒命，大則可能株連本幫所有弟兄，這麼重大的事情，如何能拖延至以後再說。」

儲敢當氣得說不出話來，眞想給兒子一耳光，却聽得身後的新任總管

畢百勝問道：「客申，你爲何殺了小太保與大耳聾？」

儲敢當見這件事業已無法隱瞞，只得心不甘情不願的將事情原由始末說出來。

畢百勝等人聽得目瞪口呆。

「老夫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爲了本幫的利益着想，」儲敢當恨恨道：「想不到他竟爲了楚楚與雙雙那兩個女人，而幹出了這兩件命案，不說老夫還不氣，客申，你眞是……」

「幫主，事情都已經發生了，氣也沒用，」畢百勝年紀相當大了，雙鬢已花白，他本是儲敢當得力的助手，是天龍幫的首任大總管，後來有一段日子身子不太好，於是便卸下總管重職，專心療養身體，接任總管焦巴被南宮雪殺死之後，幫裡一時找不出較適合的人選繼任，於是又由他復職出任，因此畢百勝是天龍幫頗孚重望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是幫中可以直呼儲客申名字的少數人之一，他顯得穩沉老練道：「客申說得對，這的確是件大事，特別是本幫最近與雷根的關係日趨密切，而客申身爲本幫少幫主，遲早會與雷根面對談話，說不定這場仗打完，琉球王便會召見客申，到時必會碰到雷根在場，那就非常不妙矣！」

「是呀，」儲客申接口道：「我怕這件事會拖累本幫，所以才迫不及待的提出來。」

一頓，目光投向父親：「爹，您老人家說該怎辦是好？」

儲敢當凝目沉思，他不愧是一幫之主，忽揚聲道：「這件事其實不難辦，那箱珠寶，也就是你故意劫奪雷根的那箱珠寶，南宮雪必帶回血神島，到時只要攻破血神島，找到那箱珠寶，便可將殺人之責推給血神島，不就萬事大吉了嗎？」

「甚麼珠寶？」畢百勝問。

「有件事我爹方才沒向諸位說清楚，」儲客申道：「我那晚殺了小太保之後，爲了混淆雷根的判斷，故意劫奪了一箱珠寶，使雷根誤以爲這件命案是單純的劫財殺人，不會懷疑到本幫頭上來……」

「要得！」畢百勝含笑道：「你這一手端是高招，如此一來，雷根不會想到這件命案是情殺……只是，那箱珠寶怎又會跑到血神島去呢？」

儲客申目注着畢百勝，神色恭謹：「畢大叔，其實這件事還有下文……」

「這件事到此爲止，別再說了！」

儲敢當忽一揮袍袖，瞋目道：「客申，既然爹已經想到了善後之法，本幫可置身事外，無謂再談這件事啦，此刻最要緊的是，快下令進行擾敵行動吧！」

「不！這件事非說清楚不可！」儲客申逕自說下去：「畢大叔，事情是這樣的……」

他以最簡潔的語詞，最快的速度，將本欲利用那箱珠寶嫁禍巴拉西族人，將之埋藏於「不達拉斯」神廟後院，却被南宮雪撞見，並敗於南宮雪劍下之事說了出來！

畢百勝等人聽得又是一陣目定口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你敗在南宮雪手下？」畢百勝難以置信的開口說：「她爲甚麼不殺你？」

儲客申那冷漠的星眸裡忽泛起一撮神采，語音莊嚴道：「因爲她顧念我們大家同是唐人同胞，所以特別劍下留情，饒了客申一命！」

「那，」畢百勝的疑惑更濃了：「南宮雪一劍殺死了焦大總管，那又怎麼說？他不也是唐人同胞嗎？」

儲客申道：「那是因爲焦大總管逼迫她出手，她不愼殺了焦大總管！事實上，當時跟着焦大總管那批弟兄，若非她手下留情，肯定一個也回不來！」

畢百勝等人面面相覷。

「客申！」儲敢當大爲不悅的瞪眼道：「現在大家身處戰場，我不知道你提這件事幹甚麼？」

儲客申却看也不看他，逕自對面色起伏的畢百勝沉聲道：「畢大叔，自客申懂事時，您老人家在客申的心目中便是一位明事理的好大叔，您說，南宮雪饒過了我一命，我們是否……」

「你想怎樣？」儲敢當勃然大怒，截口道：「你別忘記，老夫也放過了南宮雪一次，大家已經扯平，誰也不欠誰啦！」

他接着將南宮雪逃入天龍幫的事告知了畢百勝等人！

畢百勝等人又是一陣楞然！

儲敢當冷聲道：「爲了保密，爲了本幫的安全利益着想，所以老夫並未將這件事告訴你們，想必你們不會責怪老夫吧？」

「幫主言重了！」畢百勝連忙恭聲道：「幫主乃一幫之主，身繫本幫安危，自是有權處置幫中任何事務，屬下等怎敢責怪幫主，豈非折殺屬下們？」

儲敢當面色稍緩，但眼中仍有不悅之色，瞪住儲客申道：「你的話說完了沒有？」

「沒有！」儲客申表情漠然，眸光冷冷的逼視着畢百勝道：「畢大叔，您說，我們是否還應與自己的同胞自相殘殺？」

儲敢當陡然大怒：「你這是甚麼意思？」

儲客申不理他，兀自問：「畢大叔，您怎麼不說話？」

「我……」畢百勝嚅了嚅嘴，目光怯懦的望了望一臉怒容的儲敢當：「一切請幫主定奪。」

「畜牲！」儲敢當再也按捺不住心頭怒火，一個箭步跨前，手掌揚起，便朝儲客申面頰摑去，口中大喝道：「你這個孽畜想造反了不成？」

儲客申眸光冷冷，不閃不避！

但他身後那排青年手下却突地飛身而起，如猛虎般的撲向儲敢當！

儲敢當大驚失色，連忙抽身而退，驚怒道：「你們想幹甚麼？」

畢百勝一班老將們亦皆勃然變色！

「幹甚麼？」畢百勝怒不可遏的伸手一指，怒喝道：「你們想造反啦？快退下！」

年輕高手們昂立不動！

儲敢當又驚又怒，差點沒氣得腦溢血，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竟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畢百勝連忙伸手扶住他搖搖欲墜的身子，驚懼的望向面無表情的儲客申急道：「客申！你……」

「放心，」儲客申淡淡道：「他們不是想造反，別忘記，客申現在是天龍幫的總指揮，他們只是奉命保護我的安全，不受任何人攻擊。」

「畜牲！」儲敢當掩着起伏不已的胸口，怒聲咆哮道：「老夫現在就收回你的指揮權！來人呀！將這個畜牲給老夫拿下！」

那排年輕高手依然站立不動！

「你們死了不成？」儲敢當暴跳如雷：「老夫命你們拿下那畜牲，聽到了沒有？」

他的吼叫聲，倒引來了船上一大堆的士卒。

「拿下，快給老夫拿下這班畜牲！他們都造反了！」儲敢當青筋怒突，不斷嘶吼着：「快拿下他們，若膽敢反抗，格殺勿論！」

但，那些密密麻麻的部卒宛若未聞，他們非但未聽從儲敢當的命令，相反的，竟還將他們一行人團團圍住，困在船首上。

儲敢當與畢百勝一班重臣老將，宛如晴天霹靂般的僵立住。

他們面色煞白、兩目瞠睜，似乎一下子難以接受眼前的事實。

事實很明顯，他的兒子竟然臨陣叛變！

哦，不，不是臨陣叛變，這完全是一樁有預謀、有計劃的叛變！

「怪不得你向我要求把指揮權交給你，原來你早已預謀叛變！」儲敢當雙目赤紅，咬牙切齒，心中的悲痛多過於臉上的憤怒，他做夢也想不到至親的兒子竟會背叛自己，他用想哭的聲音說：「畜牲！你這個天打雷劈的畜牲！枉費我養了你這麼大，到頭來却背叛我，我寧願沒有你這個兒子！」

畢百勝也憤怒道：「客申！你居然膽敢背叛你父親，你不怕遺臭萬年，讓世人唾駡嗎？快喝令那班叛徒退下……」

「不！他們不是叛徒！」儲客申冷聲道：「別忘記我現在是天龍幫的最高指揮人，他們不過是奉命保護我的安全罷了，只要你們不想傷害我，他們不會對你們怎樣的。」

儲敢當咬牙道：「老夫是本幫的現任幫主，我有權免去你的指揮權。」

「不，你無權！」儲客申冷冷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況現在是處於敵我兩軍交鋒的狀態中，陣前易帥，更是不能接受！」

一頓，倏又凝聲道：「他們無意也無心叛變，只因爲軍令如山，他們只是聽我的命令行事。」

「好一個聽命行事！」儲敢當受不住這個打擊，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悲聲嘶喊着：「那你爲甚麼還不快下命令呢？下令殺死我呀！只要你一聲令下，我們幾個便要被亂刀斬成肉醬，不是嗎？」

他邊說邊挺胸而出，緩步迫向儲客申，兩隻眼睛淚水狂流，但却像刀鋒般的直瞪住他：「拔出你的劍！然後一劍將我刺死！快呀！爲甚麼不拔劍呢？放心！老夫不會反抗的，我會成全你做一個『殺父英雄』，讓世人永遠『景仰』你這個畜牲！」

儲敢當似乎已激動得失去了控制，他無視四週密密麻麻的「敵人」，竟一步一步的迫向儲客申，他看來已瀕於瘋狂的邊緣，忽用力扯下腰間的佩劍，連劍帶鞘丢於甲板上，兩手雙拳緊握，不住的捶打着胸脯，厲聲道：「來呀，偉大的『殺父英雄』！喏，這裡，請對準我心房這裡，保証一劍便大功告成！喏，要不然咽喉這裡也可以，你快拔劍呀！」

他一步一步的往前進逼，包圍住他的「敵人」却一步步退後！

不知是否他們眞如儲客申所說的無意叛變，他們看來竟有點不知所措，特別是那幾個年輕好手頻頻望向儲客申，似乎在等待儲客申的指示。

儲客申呆怔着。

他顯然料不到父親竟如此「不知死活」的逼進前來，他本以爲父親會屈服自己的「兵諫」。

——他並非想背叛天龍幫，更不想殺害父親，他只不過想藉用「兵變」來迫使父親改變主意。

——他的目的，是想迫使父親放棄攻擊唐山幫；甚至有可能的話，還想進一步逼使他幫助唐山幫殲滅倭奴鬼子。

但父親的反應却大出其意料，他非但不如預想中的「屈服」，竟還咬牙切齒的逼自己對他下手。

他當然不可能殺自己的父親。

他其實一直深愛着父親。

見到父親那臉怒容，他幾乎忍不住想退却，即連目光也想躲避他。

但，他知道不能退，更不能躲避他，否則一切計劃都將付之泡影。

驀然，他把心一橫，斜身撲向父親！

儲敢當不閃不避，倏地嘶聲狂笑：「來吧！逆子！老夫不想活了，你一拳打死我吧！」

儲客申並未出拳。

但他戳指如戟！

不偏不倚的點住了父親的昏睡穴。

儲敢當如軟糖般的倒在他懷裡。

「客申！」畢百勝「嗆」的一聲，單刀業已出鞘，人也像惡虎般的撲身而出，一刀劈向儲客申，狂吼道：「你這個畜牲，快放開你爹！否則老夫跟你拚了！」

「畢大叔！」儲客申抱着父親一個迴身，讓過了畢百勝的刀鋒，大叫道：「住手！我並不想傷害我父親！也不想傷害您老人家！更不想傷害任何人！畢大叔，請您聽我說……」

「有甚麼好說的！」畢百勝一連又劈出了幾刀，逼得儲客申險象環生，他一面揮刀，一面大駡：「你這傢伙越來越不像話了，竟膽敢殺父叛變，老夫若不殺了你，何以面對蒼生？」

跟他一起的幫中老將也紛紛抽刀亮劍，狂聲怒喝着殺向儲客申。

幫中的年輕好手見狀，紛紛殺過來企圖爲儲客申解圍。

圍在四週的天龍幫士卒們一見廝殺業已展開，也開始喊將喝殺起來。

「住手！」儲客申驀地騰空而起，陡然暴喝道：「住手！全都住手！」

聲音之大，有如獅子吼，震人耳膜，令在場之人皆不由自主的停下了身形。

儲客申飄身落地之時，忽將父親交給滿臉怒容的畢百勝，急急道：「畢大叔，我把父親交給您，証明我並無傷害他之心，您可以住手了吧！」

畢百勝接過儲敢當的身軀，急急的爲他解開穴道，含淚道：「幫主，你醒醒……」

儲敢當悠然轉醒，發現是躺在老部下懷裡，不禁摟着他放聲悲哭：「百勝！老夫養了一個不孝兒子，害得你我在黃泉相見。」

「不，幫主，我們沒死！」畢百勝亦忍不住抱頭痛哭：「我們沒死，我們沒死，客申沒有殺您，他只是點住了你的穴道而已。」

儲敢當環眼四望，果然發現自己沒死，不禁有點楞然，喃喃道：「那畜牲果眞沒殺我，那畜牲果眞沒殺我……」

他忽然又把目光投向一臉痛苦的儲客申，怒聲道：「你爲甚麼不殺我？你不是想當『殺父英雄』嗎？」

儲客申的星眸泛起了一層薄薄的淚光，沙聲道：「爹，孩兒愛您，孩兒怎會殺您？」

「愛我？」儲敢當驀然仰首狂笑，他看來有點失常：「這個逆畜居然說他愛我，老夫沒被他活活氣死已屬萬幸，他居然說愛我！哈哈，哈哈，這眞是好笑的事情！兒子奪權背叛父親，竟然還口口聲聲愛父親？天啊！這是甚麼世界？養兒生子還有甚麼意思？讓我死了算吧！老夫不想活了……」

他忽又掩袖狂哭起來：「我的兒子背叛我，我一生中最愛的兒子竟然背叛我！老天啊！您可有睜開眼睛看看，這究竟成了甚麼世界？」

他又哭又笑，忽覺心中一陣絞痛，眼前倏黑，整個人倒了下去！

「幫主！」畢百勝大驚失色，連忙探手將他抱住，大聲道：「幫主，您怎麼了？」

身邊的幾名老將立刻圍攏上來，其中有一人道：「幫主一時受不了這個刺激，讓他睡一下，醒過來便沒事啦。」

儲客申亦急步走上前，慌忙道：「快抱父親進艙裡休息去……」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想從畢百勝懷中將父親抱過來，誰知畢百勝狠狠推開他，冷冷道：「別假惺惺！你不是巴不得你父親趕快死，以便坐正幫主之位嗎？」

儲客申含淚道：「畢大叔……」

「別叫得這麼親熱，」畢百勝憤怒的瞪住他：「我不想讓幫主睡在你的船艙中，我不想站在你的甲板上，你肯讓我走嗎？」

儲客申忍住淚：「畢大叔，請你們幾位老人家聽客申說幾句話。」

「我不聽！」畢百勝鄙夷的打斷了他的話：「你這個沒人性的東西，奪權叛父，你還有甚麼好說的？莫非想說服老夫聽你指揮？倒不如一刀殺了我省事！老夫絕不會認同你這猪狗不如的禽獸！」

「畢大叔，」儲客申淚含滿眶，悲戚道：「我不是想奪權，我身爲少幫主，父子相傳，我何需奪權？我只不過是想『兵諫』父親莫再殘殺同胞。」

「兵諫？」畢百勝楞了一楞：「幫主是你親生父親，父子之間有甚麼話不能說的？何需用這種大逆不道的兵諫？」

「您老人家有所不知，」儲客申苦澀道：「若父親肯聽從我的意見，我何需出此下策？」

畢百勝見他眼梢掛淚，語音悲澀，面色稍緩，徐徐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勸阻幫主別再對唐山幫用兵？」

「是的！」儲客申悲啞道：「唐山幫與我天龍幫本是唐人，身在異國他鄉闖天下，理應携手合作，相持相扶，於今伙同外族殘殺同胞，客申不忍，也不願意做這種事。」

他目光哀痛的接着說：「上次本幫與大和會聯手攻擊唐山幫，不僅讓一向瞧不起我們唐人的倭奴鬼子更加瞧我們不起，即連素來看重我們唐人的琉球人也因此而輕視我們……」

畢百勝輕輕歎息一聲：「人在江湖，弱肉强食，優勝劣敗，那是無可奈何之事！」

「可是，」儲客申悲戚的閉了閉眼眸，一串英雄淚流到了蒼白的唇邊：「唐山幫的南宮雪有那個胸襟放過我一馬，爲甚麼我們天龍幫心胸就這麼狹小，不能放過他們這一次呢？」

畢百勝道：「你爹不是說已經放過南宮雪一次了嗎？一命換一命，大家扯平。」

「不！這種事永無法扯平！」儲客申截口道：「如果當初南宮雪不肯放過我，假設她將我交給雷根，您想，我們天龍幫是否將受到琉球皇室的殲剿？我們天龍幫還能立足嗎？」

畢百勝啞口無言。

「當時，我並不知道她就是唐山幫的南宮雪，否則我無論如何都會阻止爹與鬼子聯手攻擊唐山幫，」儲客申吸了一口氣，緩沉又道：「我們已經錯了一次，不能一錯再錯！」

「其實，」畢百勝想了想說：「依照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已是騎虎難下，總不能半途退兵吧？對琉球王如何交待？他必會對我幫興師問罪，不是嗎？」

微微頓了一下，續道：「再說，撇開那些不談，即使我們打道回府，不參予這場戰事，對唐山幫的命運也無法改變，誰都看得出來，血神島已成了甕中之鱉，除非奇蹟出現，否則絕無法改變覆滅的命運！」

「我知道……」

「既然你知道，那你的『兵諫』豈非顯得多餘，不是嗎？」

「您並未瞭解我眞正的目的……」

「你眞正的目的是甚麼？」

儲客申一字一字的道：「加入他們，幫助他們打倒倭奴鬼子與琉球王！」

「甚麼？」畢百勝嚇了一大跳，睜大眼道：「你要參加他們的造反行列？」

「是的！」儲客申用力點了一下頭，語氣鏗鏘道：「我正是這個意思！」

畢百勝吸了一口氣，搖頭道：「你爹絕不會答應你這麼做的。」

「所以我才要兵諫呀！」儲客申語音誠摯：「畢大叔，我說的都是眞心話，我無意奪權，更無心傷害我父親，我其實比任何人都愛我父親，我不想見他淪爲『漢賊』的千古罵名，因此才不惜出此下策……」

「沒用的，」畢百勝苦笑道：「不管你用甚麼方法，你爹他絕不會答應你這麼做的，造反可不是好玩的，搞個不好會害得全幫人死無葬身之地哪！」

「你呢？」儲客申灼灼的注視着他：「您是否支持我的作法？」

畢百勝似乎不防有此一問，怔了一怔，隨即道：「我是你爹的部下，我以你爹的決定爲決定，他怎麼說，我怎麼做。」

儲客申輕歎一聲道：「我知道你對我爹忠心耿耿……畢大叔，如果我要求你勸勸我爹，你肯不肯答應？肯嗎？」

「不肯！」畢百勝斷然道。

隨即凝眸問：「你爲甚麼要我勸他？你是他至親的兒子都勸不動他，我又如何勸得了他？」

儲客申沉聲道：「你跟着我爹闖蕩江湖幾十年了，你們之間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一般的部屬情誼，如果你肯出面勸他，或許有成功的希望。」

「既然你認爲我有希望能勸服他，那你爲何不事先找我談呢？」

「我認爲你不會答應我。」

「你的確有自知之明，」畢百勝頗感疑惑：「既然你明知我不會答應，那現在爲何又要求我呢？豈非矛盾得很？」

儲客申苦澀一歎：「因爲我已無選擇，我只好把最後希望放在你身上！」

一頓，目露哀求之色：「畢大叔，你一向最疼惜客申，請你幫我一次好嗎？」

「辦不到！」畢百勝搖頭道：「一切等你爹醒後，你自己去求他吧！」

儲客申又浮起了淚光，哽聲道：「畢大叔，即使是客申跪下來求你，都不肯答應嗎？」

說着，他竟眞的含淚雙膝跪地。

畢百勝嚇了一大跳，驚聲道：「客申，你……你幹甚麼？」

儲客申跪伏於甲板上，顫聲道：「畢大叔，請您老人家答應吧。」

話沒說完，畢百勝已倉皇道：「快請起來，老夫承受不起！」

這話是事實，論輩份，畢百勝是儲客申的父執輩，但若論幫中的地位，儲客申的身份並不比他低，更何況他現在是天龍幫的總指揮，當然高過畢百勝，儲客申的下跪委實令到畢百勝有承受不起的感覺！

令畢百勝感動莫名的是，他以千尊之軀竟肯當着衆人面前下跪，說明了他並非是個目無尊長的忤逆小子；而且他跪下了之後，他身邊的年輕好手以及四週圍的部卒也都跟着跪伏於地。

這一刹，他終於知道他們並非叛逆之徒。

他們個個忠肝義膽。

他們其實都是天龍幫的精英。

特別是儲客申那大義凜然的語音傳到他的耳鼓之時，他幾乎忍不住熱淚滿眶。

儲客申哭着說：「我之所以要幫助唐山幫，並非是因爲要報答南宮雪對我的不殺之恩，而是她讓我瞭解到甚麼叫民族感情，甚麼叫同胞愛！唐山幫和我天龍幫同是來自中土的唐人，血濃於水，五百年前都是一家人，我們沒有理由自相殘殺。在琉球島上，倭奴人在人數上遠不及我們唐人多，但他們的勢力却越來越龐大，那是因爲他們比我們更懂得團結。他們的文字、語言，甚至是宗教信仰，很多都是源自我們中土，但今天他們在島上的表現無一不比我們唐人出色，若我們唐人再不懂得團結，仍像一盤散沙，四分五裂的話，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臣服在他們脚下，爲了我們的利益，爲了我們的生存，爲了我們唐人子子孫孫的福祚，我們不能再自相殘

殺，否則島上的唐人便要淪爲『三等民族』了。」

說到末後，儲客申已泣不成聲！

跪伏在甲板上的天龍幫兒郎，很多人也跟着哭出聲來：「我們不要當『三等民族』了……」

「我們不想臣服於倭奴鬼子脚下！」

「我們不想自相殘殺！」

「我們不想當漢奸！」

「我們支持少幫主！」

「我們擁護少幫主！」

「我們唐人是一流民族，不是任人欺凌、任人輕視的三等民族！」

畢百勝眼中的淚水早已奪眶而出。

站在他身後的幾名元老級大將，也被這種場面感動得淚流滿面。

特別是那一聲聲的「三等民族」就像是一把把的鋼刀利箭刺入了他們的心房。

他們感到汗顏！

他們感到羞慚！

這一刹間，他們才瞭解到，他們枉爲唐人，一生只爲己身利益着想，從未想到爲島上的唐人謀福利，更缺乏「民族意識」與「同胞愛」的觀念！

這一刹間，他們也才感覺到，他們雖爲天龍幫的重要決策人物，但實在不如跪在甲板上的年輕人。

這一刹間，畢百勝終於做出了一個決定，他含淚大聲道：「好！老夫答應你們！老夫願意盡力說服幫主接受你們的要求！」

「謝謝畢大叔！」儲客申大喜。

「謝謝總管大人！」衆人歡聲雷動，轉悲爲喜。

「你們快請起來吧！」畢百勝望了望懷抱中的儲敢當，對儲客申說：「讓我先將你父親抱入艙房中安睡，待其醒後，我再勸勸他。」

兵諫父親　殲剿倭奴

話未完，儲敢當忽睜眼道：「不必，老夫其實早已醒過來了！」

「幫主！」畢百勝大喜道：「您沒事吧？」

「死不了！」儲敢當離開畢百勝的懷抱，一面整整衣衫，一面說：「你們方才說的話，老夫都已經聽到了……百勝，想不到你一大把年紀了，竟然被這些小伙子三言兩語，再加上幾滴眼淚便打動了，唉，看來你果眞老啦！」

「幫主，」畢百勝微顯緊張的吞動着喉結，他跟着儲敢當幾十年，向來都是言聽計從，忠心耿耿，最得儲敢當的信任，也因爲如此，他從不曾向儲敢當要求過甚麼，所以看來有些拘謹木訥道：「屬……屬下認爲他們說得有理……屬下斗……斗膽請求幫主接受他們的……」

話未完，儲敢當已冷冷道：「不必請求……」

「幫主！」畢百勝連忙伏身跪地，顫聲道：「客申一語驚醒夢中人，爲了不使我們唐人在島上淪爲三等民族，所以……」

「幹嘛你？」儲敢當忽一把拉起他，截口道：「老夫話未講完，你緊張甚麼？」

「是！」畢百勝垂手肅立，他對儲敢當的每一句話百分之百服從，但此刻心情却緊張極了，噗通噗通的跳個不停。

其實緊張的不只他一個人，儲客申與手下弟兄們俱皆把一顆心懸到口腔上。

若儲敢當堅不答應的話，他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是好，畢竟他們不敢「弒主殺父」呀。

只有儲敢當一人不緊張，他顯得頗爲威嚴而肅穆的掃射了衆人一眼，然後按着畢百勝的肩膊緩緩道：「老夫要你不必請求的意思，是說老夫已經答應他們的請求啦，你還請求個屁呀。」

全船立刻爆出歡呼聲。

畢百勝激動得老淚縱橫，連聲道：「謝謝幫主！謝謝幫主！謝謝幫主……」

「應該的，」儲敢當含笑道：「你跟了老夫大半輩子，出生入死，任勞任怨，記憶中你好像沒對老夫要求過甚麼，我怎能拒絕你的第一次要求呀！」

儲客申仍兀立着，他似乎仍不敢相信固執如鐵的父親竟輕描淡寫的改變了心意，他竟忘記了高興，也忘記應該走前向父親致謝，一直到父親把溫和的目光投向他時，他才如夢初醒的衝上前去！

「爹！」儲客申激動得抱住父親。

「幹甚麼你？」儲敢當似乎嚇了一大跳：「你怎麼抱住老夫？成何體統？」

儲客申將父親抱得更緊，哽咽道：「爹！您是世上最可愛、最了不起的父親！」

儲敢當突然也顯得激動起來：「不！了不起的是你！你說得好，我們不能當『三等民族』！兒子，你不願意當三等民族，爹又何嘗願意？誰不願意做一個讓人尊敬看重的一流唐人？」

儲敢當淚含滿眶，但滿臉皺紋的臉上却有喜悅的笑容，他緊抱着心愛的兒子喃喃道：「你若早告訴爹我們不當『三等民族』，我想我早就答應你的要求了，我希望我的答應不會太遲……」

「不遲，不遲……」

「你是個出色的兒子，爹以你爲榮，你不會怪爹以前的固執不悟吧？」

「不！」儲客申灼灼凝視着老父，一字一句道：「即使您最終不答應孩兒的請求，客申也將永遠愛您，因爲您永遠是我的父親呀！」

「客申！」儲敢當早已老淚縱橫。

血神島四週海面一片平靜。

大和會發動了幾次「佯攻」之後，便開始安靜了下來。

當然船隻並未撤走，仍像鐵桶般的困住血神島，只不過停在火箭飛弩射程以外的海面上。

血神島看來也很安靜。

——他們非安靜不可，因爲他們已無船隻，喪失了主攻權，想「作怪」都難。

其實在看不到的密林中正忙碌着。

一大堆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正在拚命趕製着「載人風箏」。

這種風箏當然不同於一般孩童在野外玩耍的小風箏。

它們不僅需要飛到高空，而且還要能載人，說直接點，它是戰場上專用的「殺人風箏」！

這種風箏的製造過程自然比一般風箏來得困難多了，最起碼它的枝幹、繩索都要粗壯很多，而且不能用紙糊上去，必須用布縫製，飛上天空才不容易破。

繩索的製造過程並不難，島上有很多禾草、蘆葦甚麼的，利用木樁將之揉合絞緊，便成了一條條的粗壯繩索，要多長便有多長。

風箏枝幹的製造更容易，島上密林繁多，別說製造風箏枝幹，就是蓋房子用，就可以蓋它個幾百幢也用不完，眞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比較麻煩的是布，靠島上的紡織機是來不及的，幸好還有辦法解決，大家都把衣服拿出來，將之裁剪成布，然後縫製上去，便大功告成啦。

除此之外，還有一項工作必須做，那就是將那些材料全部塗黑。

之所以要這樣做，那是因爲他們打算利用夜黑風高的時候出擊，爲避免反光而被敵人發現，必須把整個風箏全部塗黑，包括繩索在內，哦，還有，到時連乘坐風箏的狙擊手，由頭到脚都要塗黑哩。

當然啦，原本就是黑色或深色等不會反光的衣服用不着塗黑，一些白色或淺色等易反光的衣服，就非得塗黑不可。

這項工作做起來也不難，問題是島上並沒有染坊，要如何將之塗黑呢？

他們也想出了解決的辦法，利用荷塘邊，山溝裡的汚泥塗上去，不都黑了嗎？

他們現在便加緊趕工製造這種別出心裁的「殺人風箏」。

這個絕妙方法其實是南宮雪想出來的，但她却向衆人推說是柳花花的獨創，令到島上之人視柳花花爲天下第一奇才。

因爲他們相信這個方法必能成功。別的不說，此際時值秋末初冬，越到夜晚，海風便漸强，風箏肯定可以飛得起來，甚至可說要飛多高便有多高，要飛多遠便有多遠，只要你繩索夠長。

至於能否因此一戰而勝，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他們不必像甕中之鱉一樣任人戲弄、宰殺，甚至，如果幸運之神眷顧的話，說不定眞能一戰定天下呢！

世上的事很難說，戰場上也一樣，往往有出奇制勝、反敗爲勝的驚人結果。

他們的想法是：敵人明顯的要將他們困至人疲馬乏，才一鼓作氣的對他們大舉進攻，企圖收一舉殲滅之效，至少也會困個三五天才會動手，在這段期間，他們估計敵人的戰志必然鬆懈異常，然後利用深夜敵人寢息之時，放出「殺人風箏」，展開奇襲。

這幾乎可說是血神島唯一的生機。

因此你不難想像他們此刻是如何認眞努力的趕製「殺人風箏」了。

連島上的衆巨頭們，除了少數仍留在南北指揮哨負責防務之外，其餘全都到場共同監督趕製進度。

南宮雪與柳花花也在場。

他們來往穿梭巡視着。

兩人迎面相遇，柳花花停下來，含笑問：「累了嗎？」

南宮雪淺笑着搖了搖頭。

這時，忽見張京京也走了過來，南宮雪向她招手道：「京京，妳回來啦，南面那邊情形如何？」

張京京朝他們微笑道：「我去看了一下，那邊平靜得很，天龍幫毫無動靜。」

南宮雪頗感意外道：「毫無動靜？他們沒有像倭奴鬼子一樣虛張聲勢嚇唬我們嗎？」

「沒有，」張京京搖頭道：「一次都沒有。」

南宮雪柳眉微蹙：「奇怪，照理說他們應該和鬼子一樣才對嘛！」

張京京說：「他們始終把船停得遠遠的，我也不知道他們搞甚麼鬼。」

「這沒甚麼，」柳花花插口道：「虛虛實實，故弄玄虛，好讓我們分神心虛罷了，鬼子在北面殺聲震天，天龍幫在南面靜悄悄，無非是想讓我們誤以爲他們聲東擊西，也許明天情況又調轉過來……總之，他們是想弄得咱們疑神疑鬼，食睡不安哪！」

「說得是，」張京京大有同感道：「反正主攻權落入敵人手中，他們大可隨心所欲的虛張聲勢，東搞搞，西鬧鬧。」

一頓，眨眸道：「看今天的風向如果不變，我們的殺人風箏只能對鬼子下手，因爲風是吹向他們那一邊，如此一來，我們的行動似乎比較困難一點……」

「爲甚麼？」柳花花問。

張京京答道：「鬼子的作戰能力要比天龍幫强一點，如果風向能吹向南面的話，那麼我們的奇襲或許更有把

握成功啦。」

「原來如此，」柳花花含笑道：「那也不一定，看這光景，鬼子可說是驕氣十足，所謂驕兵必敗，我倒希望風向不變哩！」

「有道理，」張京京嬌歎一聲：「你果然聰明絕頂，怪不得你能想出殺人風箏這條絕妙好計，眞不愧是中原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

柳花花苦笑道：「別把我捧得那麼高……」

南宮雪插嘴道：「別假客氣啦，棒就是棒，你想出了這條絕妙辦法，受恭維是應該的嘛！」

柳花花瞪了瞪她，張口欲言，忽見南宮雪轉首對張京京說：「京京，天龍幫那邊我還是去看一下，否則我放不下心，麻煩你代我向誓不低頭與王幫主、潘猛他們說一聲。」

「好。」

「死花花，你陪我一起去吧，你還沒有到過那邊，順便去看看天龍幫是否故弄玄虛？」

「妳不說我也要去。」

柳花花遂與南宮雪向南邊指揮哨走去。

＊　＊　＊

走出樹林，柳花花忽然放緩脚步，開聲道：「喂，別那麼急，我有句話想對你說……」

「甚麼事？」南宮雪把嬌軀放慢下來，嬌睨道：「你想跟我說甚麼？」

「妳爲甚麼要栽贓？」

「栽贓？栽甚麼贓？」

「還說沒有，那條利用殺人風箏瞞天過海之計，明明是妳想出來的，爲甚麼硬塞到我頭上來？」

「噢，原來是這個，我道是甚麼來的，」南宮雪笑咪咪道：「沒有你我如何想得出來？是你使我得到靈感的，不是嗎？」

柳花花抿嘴不語。

「你生氣了？」南宮雪大感詫異。

「我只是不願意憑白受人讚美罷了，」柳花花語氣有幾分不悅：「妳不經過我的同意，當衆對人說是我想出來的，害得我連分辯的機會都沒有，我覺得我成了一個冒領他人功勞的小人！」

他冷冷的接着說：「你這個玩笑我不太欣賞，希望妳不要有下次。」

南宮雪呆立於地。

柳花花回首問：「妳怎麼不走了？」

南宮雪沒應聲。

她忽然粉臉低垂，輕揩眼梢。

「妳哭了？」柳花花嚇了一跳，連忙走前去問：「好端端的，妳又怎麼啦？」

「對不起，我沒想到我會惹你生氣……」南宮雪語音微顫。

「我幾時生妳的氣了？」柳花花忙不迭說：「我只是將我心中的感受說出來讓妳知道罷了，說了便沒事啦，我又不是小氣的男人。」

他輕輕攬住她的香肩，柔聲道：「快走吧，讓人家看見還以爲我欺負妳了呢。」

南宮雪仍低垂着玉頸，淚珠兒忽越滾越大，一顆顆的掉了下來，彷彿斷了綫的珍珠：「我眞的不知道我這樣做會引起你的不快，我甚至以爲會討得你的歡心哩。眞的！我只想討好你、取悅你，因爲我愛你！」

她倏地抬起臉龐兒，那雙彎月也似的美眸正閃漾着晶瑩剔透的淚光，在夕陽的掩映下璀璨如銀，令人心悸，更令柳花花心靈顫動的是，那閃閃生輝的淚光裡，正激射着一縷縷的眞情愛意，一點一滴的穿進了他的心底深處。

特別是她那眞摯而略顯激動的語音，更是像一把熊熊烈火燃燒着柳花花孤寂的心靈：「我知道我不是個溫柔的女人，我不懂得如何討好取悅別人，但是我願意盡我的一切贏得你的歡心，即使要我付出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因爲你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個男人，而且肯定也是我生命中的最後一個男人，永遠都是！」

「南宮雪！」柳花花眸眶倏熱。

「我之所以要對大家說是你想出來的計策，絕不是有意跟你開玩笑，更無意戲弄你！」南宮雪灼灼的凝視着他：「或許你不知道，當你犯了『破釜沉舟』之計那個錯誤時，我最擔心的不是島上弟兄們的安危，反而是你。我很自私的不願你因犯了那個錯誤，而影响你在弟兄們心目中的地位，因爲大家都知道你是中原江湖鼎鼎大名、獨一無二的花花大少，我以你爲榮，我以你爲傲！你犯了那個錯誤，我比你更心急，我比你更想挽救那個錯誤，但我一下子又想不出什麼辦法，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你，但我體會到你的心情，你心急如焚、自責不安，所以我便拉着你上床，我只想讓你得到片刻鬆弛，我認爲這是我唯一能做的最好方法。」

「南宮雪……」柳花花的喉結不住吞動着，他的視綫已逐漸模糊。

「我把功勞歸給你，讓你彌補了原先所犯的錯誤，那麼弟兄們便會對你更加崇敬，這是我最大的目的！」南宮雪毫無保留的說：「我願意再說一次，一百次，甚至是一千萬次，沒有你柳花花，我南宮雪早就不在世上，也不可能得到錢來爺的父愛，更不可能擁有現在的成就與地位，而且也絕不會有現在多彩多姿的快樂人生。我的一切都是屬於你的……」

南宮雪還想說下去，可惜她却無法說下去，因爲柳花花突然把她抱入懷中，而且，熱烈而瘋狂的吻住了她的紅唇小嘴兒。

南宮雪也緊緊抱住他狂吻。

一陣擁吻之後，南宮雪嬌羞的偎在柳花花胸前，柔聲問：「我們是否該

走了?」

柳花花輕輕撫弄着她芬芳烏溜的髮絲:「妳方才說了那麼多話,想不想聽我說一句話?」

「是不是想跟我道歉?」

「才不是哩……」

「那就別說,我不聽!」

「不,我要說!」柳花花咬着她耳朵一字一字道:「南、宮、雪、我、愛、妳!」

南宮雪嬌軀倏地一震。

這是她第一次親耳聽到柳花花對她說「我愛妳」!

他從來沒有對她說過這句話,即使在床上最銷魂蝕骨的時候,他了不起也只說「我喜歡妳」。

喜歡和愛,當然不同。

他終於說出這句話了!

不知有多少個夜晚,她一直企盼、期待他說出那句話。

他終於說了!

南宮雪欣喜欲狂!

不知怎地,她却突然想伏在他胸前大哭一頓,她實在太高興了!

但,她仍然壓抑住內心的激動與興奮,裝出若無其事的淡淡道:「死花花,你說什麼?我沒聽清楚,再說一次吧。」

誰知柳花花却說:「沒有呀,我那有說什麼?」

南宮雪驚訝的仰起臉蛋兒:「方才你不是說你愛我嗎?」

柳花花居然一口否認:「亂講,我幾時說的?」

「我明明聽見你說的呀!」

「我看妳耳朵有毛病吧,像妳這個又奸又勁的惡女人,我實在懷疑世上有那個男人敢愛妳。」

「死花花,老娘一拳打扁你!」南宮雪眞的一拳往他胸膛捶下去。

柳花花却像耗子般的一滑數丈遠,南宮雪打了一個空。

「別走!」南宮雪咬牙切齒的追上去:「有種的你就別走,看老娘能不能捶死你!」

「來呀,有本事就追過來呀!」柳花花身輕如燕,東跑西跳,一邊大聲笑着說:「沒見過你這麼厚臉皮的女人,硬要我對妳說我愛妳。」

「死花花!狗男人!賊男人!野男人!你不是東西!」南宮雪氣得哇哇大叫。

柳花花却哈哈大笑。

南宮雪的輕功雖佳,但無論如何比不上柳花花,追逐了一陣,便放緩身形,柳花花已不見踪影,只好一個人往南面指揮哨走去。

她一顆心甜蜜蜜的。

她沉醉於柳花花那句「我愛妳」。

正走着,不防柳花花突如幽靈般的自後將她一把抱住。

「南宮雪,我愛妳!」柳花花輕吻着她雪白的頸項,喃喃道。

「再說一次!」南宮雪閉下了長長的睫毛,滑下了一滴喜悅的淚珠。

「南宮雪,我愛妳!」

「再說一次!」南宮雪任由柳花花吻抱,整個嬌軀癱瘓在他懷中,夢囈般的呢喃着:「再說一次、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

柳花花當然不可能說一萬次,不過南宮雪已經知道——她已的的確確擄獲了他的心!

* * *

竹下登樹很開心。

他親自爲花柳德兵衛斟酒,然後高舉酒杯道:「來!爲勝利乾杯!」

花柳德兵衛含笑一仰而盡。

「眞有你的,」竹下登樹大樂道:「你這個方法果然妙,我相信敵人被我們搞了大半天,心裡一定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搞不清楚我們何時發動攻擊。最令人開心的是,咱們在這裡大吃大喝,他們却在提心吊膽,眞是過癮極了!」

他抹了抹嘴邊的酒漬,喜不自禁的說:「本幫主決定困個他們二十天一個月的,叫他們人疲馬乏,奄奄一息,連還手的力量都沒有。」

花柳德兵衛詫異道:「幫主,你不是說笑吧?困他們二十天一個月?」

「怎會說笑!」竹下登樹道:「困得他們越久,他們便越無士氣鬥志,到時他們眞若毫無還手之力,那我們豈非不戰而勝。」

他又仰首喝了一杯倭奴清酒,得意忘形道:「最好能生擒活捉張京京那個妮子,張京京你知道吧?就是張一斧那個女兒呀,你不知道她現在變得多成熟豐滿,那身材,該突的地方就突,該凹的地方就凹,一點都不含糊,說有多迷人就有多迷人。」

「原來你這麼好色?」花柳德兵衛皺起了烏黑的眉毛:「你不是不喜歡唐人女人的嗎?」

「她不同!」竹下登樹嘿嘿笑道:「我敢保証,只要你見到她,連你都會被她迷住哩。」

花柳德兵衛抿嘴道:「戰場上忌談女人,你忘了嗎?」

「時代不同了哪,現在的男人,連出家人都談女人呢,」竹下登樹哈哈大笑:「愛財好色,乃現代英雄本色,不是嗎?」

「不錯,自古豪傑好漢莫不愛財好色,」花柳德兵衛淡淡道:「但就我所知,張一斧生前是個烈性漢子,你以爲他生的女兒肯屈就你?」

「只怕不由得她,」竹下登樹瞇眼道:「若她落在我手上,哼……」

「你想强姦她?」花柳德兵衛單刀直入。

「强姦?何必用那麼難聽的字眼。」竹下登樹哈哈一笑:「自古江湖一條路,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我有權享受支配任何戰利品,不是嗎?」

「她是人,不是貨品!」

「人又如何?戰敗之人連貨品都不

如,男奴女娼,我當然有權享受她!」

「若她誓死不從呢?」

「沒關係,我自有辦法在她死前幹她一次,方法多得很。」

「這麼說,你眞的想强姦她?」

「就算是吧!」竹下登樹瞇眼咬牙:「媽的,唐山幫的仇八拐走我妹子,我連本帶利從張京京身上討回來,有何不可?」

「我所聽到的和你所說的好像不一樣,」花柳德兵衛也微瞇着眼眸,目光頗冷道:「唐山幫的仇八並未拐誘令妹,是竹下三枝她自己硬逼他私奔的……」

「不要再說了!」竹下登樹驀然咆哮道:「不管是誰逼誰,那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只有我們倭奴男人有資格與唐人女人上床,唐鬼子不配與我們的女人上床,你懂嗎?」

「只要是兩廂情願,誰跟誰上床不關我事,」花柳德兵衛冷冷一笑:「我現在只想提醒你,你千萬不能爲了想强姦一個女人,而將圍困血神島的時間拖長至二十天一個月。」

「爲什麼不能?」

「有兩點理由。」

「那兩點理由?」

「第一點理由:圍困的時間拖得過長,不但能使敵人忘却緊張不安,而趨於冷靜沉着,重新鼓起鬥志與士氣;而且易使己方部隊因久不發兵而士氣散渙,」花柳德兵衛冷沉道:「你別忘記,我們現在是在海上,而且是在船上,活動空間狹小,任何人連續呆在船上長達一個月之久,而且還是靜止不動,我想,即使是一頭猛獅也會悶成一頭病貓……」

他吞了一口口水,緩緩又道:「再說今天的情形你是知道的啦,天龍幫並未執行你的命令,對敵人進行騷擾行動,一整天都按兵不動,靜悄悄的。」

竹下登樹瞇眼截口道:「我知道儲老頭心中嫉恨琉球王將總指揮權交給我,因此故意不服從我的命令,沒關係,由他吧,解決了血神島,下個目標就是天龍幫啦,看他神氣到幾時!」

「一歸一、二歸二,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吧,」花柳德兵衛淡淡道:「我只想提醒你,天龍幫既然敢不服從你的指揮,在戰場上,這絕對不是好現象,如果我們把時間拖得太長,天龍幫若趁機向琉球王參一本,說你故意拖延戰事什麼的,你豈非自找麻煩?」

「他敢?」竹下登樹冷峻道:「儲老頭子我最瞭解他了,擺擺姿態他會的,至於在琉球王面前咬我一口,他沒那個膽子。」

「別把他估計得太低,天龍幫能成爲島上的大幫派,而且生存到今天,自是有他的本事,」花柳德兵衛不以爲然道:「儲老頭當然也不是呆子,他心中也有數,大和會與天龍幫遲早會一戰,你不能不防他在琉球王面前挖你牆脚。」

「琉球王是精明人,他不會聽他的!」

「那也很難說,聖人都會受讒言蠱惑,鬼神都愛聽諂言,精明人算什麼?這世上上當受騙的精明人比比皆是,不是嗎?」

頓了一頓,花柳德兵衛冷沉續道:「總之,人在江湖,首要條件是必須懂得保護自己,盡量不要暴露自己的缺點或弱點,特別是在戰場上,絕不能爲了想强姦一個女人而任意改變戰略,否則遲早會死無葬身之地,而且到了陰間,閻羅王老爺還會叫你再死一百次,甚至叫你永遠不得再世!」

竹下登樹聽得冷汗直冒,一臉羞慚道:「我知錯了。」

花柳德兵衛平靜的望住他,緩緩道:「我越來越喜歡你了,因爲你是個勇於知錯、勇於接納逆耳之言的人。這世上,像你這樣握有權力的上位者,幾乎個個都是死不認錯,而且還厚顏無恥的自詡『英明偉大』的狂人,你沒有這個缺點,看來是島上倭奴人的福氣。」

竹下登樹訕訕的爲他斟滿酒杯:「我會依你之言,圍困五天之後便發動總攻擊。」

「那就好,」花柳德兵衛忽起身道:「我不想喝了,我想到艙裡去歇息一會。」

他掩嘴打了個呵欠:「有什麼狀況,隨時差人叫醒我,我會立刻趕來。」

竹下登樹說:「你方才只說了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是什麼?」

花柳德兵衛頭也不回道:「既然你已同意不變更作戰計劃,還說第二個理由幹什麼?」

竹下登樹怔怔的望着他離去的背影,一直到他走入艙房之後,他仍然怔怔出神。

不知過了多久,一陣晚風迎面撲來,他竟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寒噤。

* * *

夕陽已掉進了水平綫下。

天將黑未黑。

南宮雪與柳花花在潘忠、潘艮兩兄弟的陪同下,正立在南面指揮哨內,依然能很清楚的看到天龍幫的船隊。

「奇怪,」南宮雪美眸瞇眺:「他們井然有序的停泊在遠處,毫無動靜,眞令人匪夷所思。」

「沒什麼奇怪的,」柳花花說:「他們不過只是故弄玄虛罷了。」

「柳大少,我同意你的看法,」潘忠點頭道:「準是大和會白天瞎鬧虛攻一場,到了黑夜便輪到天龍幫,兩邊輪流騷嚇我們,叫我們整天不得安寧。」

「不過南宮雪的顧慮也並非全無道理,」柳花花瞇眼道:「戰場上,眞眞假假、虛虛實實,什麼狀況都可能發生,還是提高警覺,小心一點的

好……」

話未完，潘艮忽伸手指道：「呀！你們看，他們放下小艇啦！」

大家依他所指方向望去，果見有一條船正緩緩放下一艘小艇。

「來啦！」潘忠恨恨道：「就說他們打算趁天黑行動嘛！」

「媽的！」潘艮接口說：「他們還不是想讓我們虛驚一場，幹他老娘，咱們派支敢死隊，偷偷游水過去與他們幹一場。」

「千萬不可！」柳花花截口道：「弟兄們雖識水性，但要游那麼遠的距離，肯定體力已消耗大半，而且敵人也必會防備我們游水偷襲，只怕未接近他們已被發覺了，他們以逸待勞，只需亂箭猛射一通，咱們肯定全軍覆沒，一個也活不了！」

南宮雪也說：「沉住氣，咱們已開始製造殺人風箏，到時敵人就會知道我們的厲害了……咦？怎麼只有那條船放下小艇，其他的都靜悄悄的呢？」

「是呀，」柳花花也看到了：「呀，而且只放下一艘小艇而已。」

「哦，那大概是他們船隊之間的傳令小艇吧。」潘忠說。

「好像不是，」潘艮說：「喏，瞧，它朝我們駛過來啦！」

「噢，是使者船！」柳花花的目力較衆人好：「看，艇上豎着一根白旗哪！」

「不錯，」南宮雪也看到了：「艇上只有一個人，果然是使者船。」

「媽的，準是來勸降的，」潘艮的脾氣比潘忠、潘猛來得急躁，他看來十分光火：「我去拿弓箭，一箭射死他，看他揚威耀武到幾時！」

「不可！」柳花花拉住他道：「兩軍交戰，不斬來使！」

南宮雪亦道：「殺個小卒子沒什麼作用，讓他過來吧。若他的措詞太過無禮，再射死他不遲。」

小艇慢慢駛過來，在相當距離的時候便停住，使者不住搖晃着白旗，開聲道：「血神島的弟兄們，請注意……」

「放你媽的屁！」潘艮惡狠狠的罵了出來：「有屁快放！放完就滾蛋！否則大爺一箭送你去見海龍王爺爺。」

「二弟，」潘忠連忙說：「幹嘛發這麼大脾氣，留下力氣與敵人拚搏的時候再使出來吧。」

「……本使者奉命要求與南宮雪姑娘見面，她人可在這裡？」使者大聲說。

衆人齊皆一怔！

柳花花驚詫的望住南宮雪：「聽到了沒有？他要求見妳哪！」

天龍幫的使者又重複一遍：「血神島的弟兄們。請注意，本使者奉命要求與南宮雪姑娘見面，她人可在這裡？」

南宮雪確定是沒聽錯之後，轉首對潘艮道：「傳令弟兄，讓他上來見我！」

潘艮依言走出指揮哨，發令道：「讓他上來，然後帶來這裡！」

「是！」

緊接着，便聽見有人揚聲回覆使者：「天龍幫的使者聽着，你的要求已被獲准，現在，你可以將船隻慢慢航行前來，記住，身上不准攜帶任何武器或暗器，否則格殺勿論，聽到沒有？」

「聽到了！」

「再重複一次，任何刀劍或暗器之類的攻擊性武器，皆需拋落海中，不准攜帶，否則殺無赦，如果你聽到了，便開始向前划行吧！」

「聽到了！」

使者船開始划行。

「奇怪，」南宮雪望住柳花花，喃喃自語：「天龍幫找我幹什麼？」

潘艮道：「那還用說，一定是勸妳投降！」

柳花花却忽然咬着南宮雪的耳朵，壓低着嗓子說：「準是儲客申那小子看上了妳，想跟妳提親……哎唷，妳擰輕一點好不好？」

「你以爲每個男人都像你這麼好色嗎？」南宮雪白了他一眼，忽又笑咪咪的附着柳花花的耳畔低聲說：「可惜他說過他不會參加這次戰役，否則……」

「否則怎樣？」

南宮雪見潘艮正凝神貫注注視着使者船，並未理他們咬耳朵，於是又說：「如果他眞如你所說的向我提親，我鐵定一口答應他。」

「眞的？」

「當然是眞的，你不認爲他實際上是個十分吸引女人的男人嗎？」

「男人光靠外表是不行的。」

「還要靠什麼？內在美？」

「不，是床上美。」

「床上美？」南宮雪聽都沒聽過這三個字：「什麼叫床上美？」

「就是在床上的時候，必需要有犀利的本事，使得女人分不清東南西北紅黃藍白，連姓什麼都忘了，這就是男人的『床上美』，妳以爲他會强過我嗎？哎！媽！皮都讓妳擰破啦！」

「你！」南宮雪耳根發熱，臉頰發燙：「狗嘴裡長不出象牙，沒見過你這麼不正經的男人！」

她的音量不自覺提高了一些，惹來潘艮詫異的目光：「那個男人不正經？」

「噢……」柳花花居然說：「沒什麼，她說她小時候，曾經碰到一個不正經的男人偷看她洗澡……」

「你！」南宮雪面泛紅霞，礙着潘艮在旁邊又不便發作。

「那有什麼，」潘艮竟聳肩道：「倭奴人還男女同浴哩，我們琉球人只有女人偷看男人洗澡，眞不懂你們唐人爲什麼那麼在乎？」

「就是嘛，」柳花花吃吃發笑：「一個女人若沒男人偷看她，那個女人準

是醜八怪。」

「你再不三不四，我便撕爛你那張狗嘴！」南宮雪氣得罵起來。

潘艮忽省起什麼，眨眼問道：「南宮姑娘，我可不可以問妳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南宮雪連忙望向他。

潘艮一臉疑惑：「在此面對强敵的時候，特別是敵人的使者即將前來見妳，妳怎麼會突然想起小時候洗澡被人偷看的事情呢？」

柳花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南宮雪羞得無地自容，恨不得挖個地洞鑽進去，竟不知該如何回答潘艮的問題。

「奇怪，」潘艮一臉迷茫，搖了搖頭，喃喃自語道：「我自小學習唐人文化，自認頗瞭解唐人，可是我怎麼一點都不瞭解你們兩個？」

其實何只潘艮不瞭解，只怕絕大部份唐人都無法瞭解他們——「標準的唐人」是「君子不重則不威」，一副正經八百，連笑都必需是「孔夫子式的莞爾一笑」，否則便「小人」了也！

柳花花與南宮雪的打情罵俏，顯然已超出了傳統的「儒家格局」。

在道貌岸然的儒家學者眼中，肯定將他們列入「離經叛道」、「意識不艮」的「非君子」。

——然而，請問：最先將四分五裂的中國統一起來的秦始皇，他可是採用「儒家之道」的「君子」？

——再請問：中國曾經「兩度亡國」，而這兩個使中國人飽受亡國奴痛苦的宋王朝與明王朝，她們不都是嚴格奉行儒家之道嗎？

——就拿二十世紀的今天來說，就算世上的所有中國人將四書五經之類的「聖賢書」讀得滾瓜爛熟，倒背如流，試問，能超越「東洋鬼子」與「洋番鬼佬」嗎？

——再請問：到今天爲止，「洋番鬼佬」主宰着這個世界已長達兩三百個年頭，他們腦中可有一丁點的「儒家思想」？

不錯，我們的確擁有悠久的文化，但悠久並不代表一定優良。事實証明，儒家學說是世上最霸道、最不民主的「君父思想」，而且也是最抽象、最不實際的「不求利思想」！它除了使得中國人腦筋僵化，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之外，實際上還扼殺了中國人的創意能力與冒險犯難精神！

當然，任何學說思想都有它的長處與優點，儒家思想也不例外；問題是儒家思想的短處與缺點，明顯的超過了它本身的長處與優點，我們很難再自我吹噓它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聖賢學」！

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要求柳花花與南宮雪非是「聖人之徒」不可。

他們是熱戀中的情侶，彼此相吸相引、互相取悅，那看似「不三不四」的打情罵俏，不僅能增進彼此間的感情，與增添生活情趣，實際上還有驅逐或減低身處戰場的緊張與壓力！

——只有身處戰場面對死亡壓力的人，才能深刻瞭解到生命的可貴。

而生命的可貴絕非在於是否能成爲「重而威的君子」，而是在於你是否過得快樂。

——人類若失去了追求人生快樂的慾望，那麼人類早就和恐龍一樣滅種絕跡了。

人人都希望有一個快樂的人生。

柳花花和南宮雪也不例外。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潘艮却一點都不瞭解。

他覺得他們不同於一般唐人，簡直就是行爲怪異的怪人。

柳花花與南宮雪或許是怪人，不過當潘忠帶領着天龍幫的使者進來時，他們却表現得比任何人都還要謹愼與小心。

* * *

天龍幫的使者看來是個精明幹練的彪形大漢，他不卑不亢的對南宮雪說：「南宮姑娘，本幫少幫主差遣小的前來面交一封信給妳，請過目！」

「甚麼信？」南宮雪伸手接過使者呈上來的一封密函。

懷着一顆頗爲納罕的心情拆開密函，便與柳花花一起閱讀。

潘忠和潘艮兩兄弟也好奇的湊上前去看，只是他們漢語雖說得流利，漢文却只是半桶水，特別是信箋上寫的是龍飛鳳舞的草體字，他們倍覺吃力，半看半猜，仍然看不懂信上寫些甚麼。

潘艮性子急，張口問：「喂，信上密密麻麻的，寫些甚麼來的？是不是叫我們投降？」

南宮雪邊看邊說：「天龍幫的儲客申要我到他船上去，謂有密事相商。」

「甚麼？」潘艮嚇了一跳：「甚麼？儲客申要妳去他那裡？」

潘忠亦驚奇道：「他要妳過去幹甚麼？」

「不知道，」南宮雪說：「他說信上不便明說，去了自然知曉……」

「去他娘的！」潘艮道：「這算是那門子的鬼域伎倆？」

他瞪住使者，惡狠狠道：「喂！你們少幫主爲了甚麼事要我們南宮姑娘過去？」

使者鎮定道：「我不知道，我只是奉命傳話送信，本幫少幫主交待，請南宮姑娘看完信之後，務必移樽芳駕，面見……」

「格老子！」潘艮冷冷打斷了他的話說：「他自己爲甚麼不來？他以爲他是老幾？媽的，居然要我們南宮姑娘過去，去他媽的！」

「別嚷嚷！」潘忠制止他：「南宮姑娘自會有所定奪，看她怎麼說？」

南宮雪與柳花花已看完信，她疑惑的問：「你們少幫主有參加這次戰役？」

「是的！」使者點頭回答：「而且他還是我們天龍幫的總指揮。」

「哦？」南宮雪大感意外，她明明聽見儲客申會向她信誓旦旦，保証不會參加這次攻擊行動，當下十分猶豫，不知使者說的是眞是假。

倒是潘忠說：「白天的時候，我有看到儲客申那小子，他一直立在指揮船上。」

「眞的是他？」南宮雪問。

「是的，」潘艮搶着回答：「我認得那小子，船雖停在老遠，不過我還是看到了他。」

他走近南宮雪，低聲說：「哼，那小子，是最狡猾的一個，跟他父親沒兩樣，妳千萬不能上當，妳這一去準凶多吉少！」

南宮雪把目光投向沉思不語的柳花花：「小子，你看怎麼樣？」

柳花花却問使者道：「你們少幫主准我們這方面幾個人去？」

「他只交待我帶南宮姑娘一個人過去。」使者說。

柳花花道：「如果我要求一起去呢？」

「請問你是？」使者顯然不認識柳花花。

南宮雪連忙道：「他就是柳花花！」

「柳花花？」使者望住南宮雪說：「本幫少幫主有交待，若張大小姐與潘大將軍，還有仇大教頭欲同行，他並不反對，否則最好是南宮姑娘獨自前往……」

「仇八就是我！」柳花花截口說：「我們跟你去見儲公子！」

潘忠與潘艮吃驚說：「柳大少，你們貿然前往，只怕……」

柳花花含笑說：「應該不會有事，儲公子與南宮姑娘有私交，他不會傷害南宮……」

「那可不一定！」潘艮迫不及待的說：「常言道：戰場上無私交。我們知道南宮姑娘會放過儲客申，而那小子也會回報南宮姑娘。但在戰場上，各為其主、各為其利，任何私交都會被撇開一旁，我認為儲客申那小子居心叵測，你們還是別去的好……」

潘忠亦持反對意見：「兩軍對陣，會無好會，宴無好宴，犯不着置己身於險境。」

南宮雪頗同意他們的看法，她對柳花花說：「他們的顧慮不無道理，在此敵我對峙的時刻，我與儲客申無見面的必要，不是嗎？」

柳花花凝聲道：「儲客申在處於優勢的情況下，的確沒有與妳見面的必要，而他居然提出這個要求，顯示他似乎眞有要事與妳相商。」

「你以為會有甚麼重要事呢？」南宮雪問。

「我不知道，」柳花花說：「所以我才主張要去見他呀！」

「那太危險了！」潘艮堅持他的看法：「你們千萬不能去！」

「我不排除此行的危險性，」柳花花沉聲道：「但我敢大膽的說，儲客申絕不會加害南宮姑娘，撇開他們之間的私交不談，儲客申只需在決戰的時候便大有機會將我們血神島殲滅，至少目前的形勢看來是如此，他何需另外花心思對付南宮姑娘。」

潘忠與潘艮啞口無言。

南宮雪亦無詞以對。

柳花花沉聲續道：「戰場上講的是士氣和膽量，特別是我們身處劣勢的情況下，更不能畏縮不前，這樣只能使敵人更加囂張猖狂，而且或多或少也會打擊我們的士氣，不如勇敢的面對他。」

「不錯！」南宮雪豪情道：「若他們敢用這種卑劣手段殺了我，更加會激起弟兄們的悲憤盛怒之心，至少人人都不敢相信敵人，任何人都不敢與招降之心，勢必與敵人拚至最後一滴血！」

一頓，冷沉對使者道：「好！我去！」

她忽然又轉向柳花花說：「你別去，就讓我一個人去好了！」

柳花花冷聲問：「為甚麼？」

南宮雪凝視着他：「萬一敵人眞有甚麼陰謀詭計的話，犯不着兩人死在一起呀！」

柳花花冷厲的掃了她一眼，逕自對使者說：「我們兩個跟你去！」

潘艮忽咬牙道：「如果你們堅持要去，那麼我也跟你們一起去！」

使者開聲道：「你不能去……」

「放你媽的屁！」潘艮惡狠狠的罵了起來：「大爺我為甚麼不能去？媽的，張開你的狗眼看清楚點，大爺我可是潘大將軍潘猛的二哥哪！」

使者見他惡如煞神，連忙降低語調：「不是我不肯你去，我只是奉命……」

「讓他去吧，」南宮雪知道潘艮的脾氣：「算是他代替潘猛吧。」

使者一臉為難之色。

南宮雪又道：「放心，貴幫少幫主面前，本姑娘自會替你承擔。」

潘艮瞪住使者道：「媽的，別以為我們凡事要聽你天龍幫的，告訴你，惹惱了老子，一刀砍了你，看你能怎樣？」

使者臉色發白，只好點頭道：「好吧，就你們三個人去。」

「我也去，」潘忠道：「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我……」

柳花花拍拍他的肩，截口道：「指揮哨不能空無一人，你留下，就我們三個夠了！」

南宮雪說：「此行不是去與敵人廝殺，若眞幹起來，多你一人也無濟於事，你還是留下吧。」

潘忠眨眼道：「這件事要不要與契夫、潘猛他們商量一下？」

「我看不必了，」南宮雪說：「既然



柳花花萬不得已向潘艮撲去

柳大少決定了，我們就聽他的吧。」

* * *

上了使者船，南宮雪與柳花花並肩站在一起，潘艮則大辣辣的立在船首上，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

小艇緩緩的駛向天龍幫的指揮船，除了洶洶的海浪聲與單調有規律的木槳聲之外，誰都沒有說話。

此刻夜幕已降臨，天際點點繁星眨呀眨的，與遠處敵船上的點點燈火相互輝映，構成了一幅頗為美麗迷人的海上夜色。

可惜值此兩軍對峙的時刻，誰也無心欣賞。

一陣海風吹來，海浪撲打着小船，船上一陣搖晃，南宮雪藉勢晃動了一下嬌軀，柳花花連忙伸手攬住她水蛇般的腰肢。

南宮雪芳心一陣溫暖，忍不住小聲問：「你堅持要跟着我來，是否眞擔心儲客申要娶我當老婆？」

柳花花忽輕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南宮雪嬌睨着他。

「我擔心的是妳……」

「擔心我甚麼？」

「變節呀！」

「變節？」南宮雪瞪眼道：「你把我南宮雪看成甚麼樣的女人？」

「很難說，女人本就是最善變的動物，不是嗎？」柳花花口氣認眞。

南宮雪很生氣，但隨即含笑道：「如果我眞的變節，你會怎樣，殺了我？」

「才不，為情而殺女人的男人是世上最蠢的男人，我不會做那種蠢事。」

「那你會怎樣？」

「不怎樣，」柳花花一本正經道：「我只不過會將儲客申那小子閹了，看妳嫁不嫁他？」

南宮雪忍不住掩唇噗的一聲笑出來了。

「放心，」她緊握着他的手，無限柔情道：「你是我心目中世上最棒的男人，我南宮雪永遠不會變節，永遠不會！」

柳花花輕拂着她被海風吹亂的髮絲：「但有人却擔心妳會……」

「誰？」

「潘艮。」

「潘艮？」南宮雪瞪了他一眼：「他擔甚麼心？我跟他又沒甚麼！」

「不，」柳花花沉肅道：「他擔心我倆會變節投降，所以才要跟着來呀！」

「噢，我倒沒想到這點，」南宮雪眨眼道：「你未免太多心了，他不會懷疑我們，如果我們要變節投降的話何必等到今天，不是嗎？」

「此一時，彼一時，」柳花花低聲道：「人處在生死關頭上，再忠貞的人難免也有變節的時候，不能排除他有這個想法。」

「說得也是。」南宮雪點頭。

「他是個急性子，」柳花花說：「他

在血神島上潛伏了多年，吃了很多苦，一心想打倒琉球王，絕不容許任何人變節投降，他不如潘猛來得冷靜沉着，因此待會見到儲客申，必須注意言語措詞，免得引起他的疑心，而惹來不必要的痲煩，知道嗎？」

「知道了，」南宮雪忽輕嘆一聲：「你眞細心，我的腦筋不如你。」

「灌我迷湯？」

「喜歡嗎？」

「當然喜歡，世上有誰不喜歡被人灌迷湯的？」柳花花笑咪咪的接了一句：「不過……」

「不過怎樣？」

柳花花色瞇瞇的說：「不過我還是較喜歡妳在床上的迷湯，甚麼『哎，死花花，好哥哥，你眞棒，我要死了，我……』」

「你才要死了，」南宮雪早已狠狠的擰了一把他的大腿，一張俏臉兒一直紅到耳根子：「再不正經，老娘一脚把你踢入海龍王廟裡去，看你油嘴滑舌到幾時？眞是不得好死的死花花！」

南宮雪用力擰了他好幾下，擰得柳花花齜牙咧嘴，差點叫出聲來。

他當然不敢叫出聲，免得驚動了潘艮與天龍幫使者。

不過潘艮還是注意到了他們的喁喁私語，他那張呈方正形的黑臉上透着一股疑惑，似乎他不明白柳花花與南宮雪此時在咕嚕咕嚕說些甚麼……

南宮雪也注意到潘艮在注意他們，她裝出若無其事的朝他笑笑，潘艮亦笑了笑，便轉首他望。

南宮雪白了柳花花一眼：「你最可惡了，不跟你說話啦！」

「是妳教我的嘛，越在重要關頭越要放鬆自己，這樣才不會緊張過度，不是嗎？」柳花花邊說邊揉着被擰痛的大腿，顯然南宮雪手勁不小。

南宮雪看在眼裡，心中又覺一陣不忍，柔聲道：「很痛？」

「沒辦法，誰叫我要碰上妳這種惡婆娘。」柳花花苦眉苦臉。

南宮雪回首看看潘艮與使者，見他們沒望過來，遂挨近他說：「哪，我幫你揉揉……」

「我看還是不必啦。」

「爲甚麼？」

「因爲我怕你突然又發起惡來，說不定連我的命根子都被妳捏斷了，那豈不……哎唷，我的媽！」

「死花花！賊男人！」南宮雪果然又發起惡來，狠狠擰了他一把。

當然，她不可能擰斷他那一「根」，她才不是那麼蠢的女人。

事實上，果如柳花花說的，南宮雪竟眞的一點兒也不緊張了。

倒是潘艮，越接近天龍幫的指揮船時，他臉上的緊張之色便不自覺得越來越濃——因爲他實在不知道上了那條船之後究竟會發生了甚麼事？

* * *

精緻華麗的艙房中，燈光柔和，氣氛也不嚴肅，比南宮雪預期的還要好。

寬敞舒適的艙房中，除了柳花花與南宮雪、潘艮三人外，儲敢當與儲客申父子，以及畢百勝等幫中重要人物也都在場。

分賓主而坐。

場中一片靜謐，除了潘艮之外，柳花花與南宮雪皆神色鎭定的傾聽着儲客申緩緩的述說他邀請他們來的用意：「……本幫已決定加入你們血神島行列，共同對抗倭奴鬼子，打倒琉球王……」

話未說完，柳花花與南宮雪、潘艮三人不約而同的脫口道：「爲甚麼？」

「不爲甚麼，」回答的是儲敢當，他一臉莊嚴的說：「老夫接受兒子的意見，不想使島上的唐人淪爲『三等民族』，所以我天龍幫毅然決然加入你們的行列！」

「眞的？」南宮雪喜出望外，高興得差點跳了起來：「那眞是明智的決定，那眞是太好了，我們謹代表血神島上的所有兄弟竭誠歡迎你們加入！」

儲客申含笑道：「南宮雪，本幫邀請妳前來，除了表明本幫的立場已經改變之外，並希望能共商如何對付大和會的鬼子與琉球王的御林軍，由於事關機密，故不便在信中明說，而且爲了表示眞誠起見，故邀請妳前來，再讓妳平安無事回去，那麼血神島的弟兄便會相信本幫是眞心眞意……」

微微一頓，目注着南宮雪又說：「本幫突然做出這個決定，怕你們不相信，事實上本幫頗擔心妳不肯前來，多謝妳對我的信任！」

「我相信！」南宮雪激動的說：「我始終相信我們唐人會團結起來，倭奴人做得到，爲甚麼我們做不到？難道說我們唐人眞不如鬼子？」

「我們當然不會輸給他們！」儲客申也顯得激動起來：「只要我們肯團結，世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看輕、欺負我們唐人！」

「太好了！眞是太好了！」南宮雪感激的望向儲敢當：「儲幫主，謝謝你如此深明大義……」

「不，」儲敢當忙不迭道：「若非犬子提醒我不可做『三等民族』，我想老夫至今仍努力於與自己的同胞自相殘殺……」

他語音誠摯而充滿悔意的接着說：「老夫曾經與倭奴鬼子聯合攻擊貴幫，老夫願意爲這件事負全責，並於戰事完畢後，公開向貴幫致歉。」

「過去的事提它幹麼？」南宮雪連忙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本幫新任幫主是胸襟廣闊之人，他必十分歡迎儲幫主的幡然起義，他必不念舊惡，只盼與貴幫携手合作，共謀島上唐人之利益與福祚！」

儲敢當堅定道：「我會的！老夫敢公開對天發誓，只要我們能順利擊垮琉球王與大和會，必將與貴幫永結同心，永不自相殘殺！」

儲客申含笑接口道：「南宮雪，現在，最重要的是，妳認爲我們應該如何合作，共同擊敗强敵呢？」

南宮雪很高與他直呼自己的名字，那表示他們之間是平等的朋友，她喜不自禁的說：「你呢？你認爲我們應該如何對付敵人？」

儲客申說：「由於我們不瞭解你們血神島的實力與作戰部署，因此並未有任何戰略，妳須先將你們的情況讓我們瞭解，然後我們再共擬戰略。」

「好，」南宮雪點頭道：「好，我們血神島的人數總共是……」

「不能說！」一旁的潘艮忽大聲道：「南宮姑娘，不能把我方的軍情告訴他們！」

衆人齊皆一怔。

「爲甚麼？」南宮雪驚愕住：「我們若不把軍情告訴他們，如何與他們合作共擬退敵策略？」

「誰知道他們使的不是詭計？」潘艮道：「他們僅在口頭上說要加入我們，並無實際行動，妳難保他們不是騙我們？」

「潘兄，」儲客申很禮貌稱呼他：「你懷疑我們的誠意？」

「是的！」潘艮用力點了一下頭：「兵不厭詐，焉知你們不是賺我們洩露軍情機密，以便能更加容易消滅我們。」

儲客申急道：「我們是眞心的……」

「口說無憑！」潘艮冷聲道：「兩軍交鋒可不是兒戲，絕不能憑你的一言兩語便相信你們所說的話，那太危險了！」

全艙之人似是料不到有此變化，而且彷彿覺得潘艮之言不無道理，一時間竟不知怎樣才好。

儲客申把目光投向南宮雪。

南宮雪似乎也沒了主意，不由自主的望向柳花花，低聲問了一句：「你看怎辦？」

一直沉默的柳花花苦澀一笑：「他的話不無道理，畢竟戰爭非兒戲，非得小心謹愼不可！」

一見柳花花同意他的看法，潘艮更加理直氣壯的說：「除非天龍幫能拿出實際行動，那麼我們自然會相信你們！」

「甚麼實際行動？」儲客申問。

潘艮道：「方法很多，最簡單而又最直接的是，你們可以對大和會發動攻擊……」

「不行！」儲客申截口道：「你別忘了我們的敵人不只是一個大和會，實際上還有一個虎視眈眈的强敵琉球王，不是嗎？」

「那又怎樣？」潘艮哼聲問。

「事情很明顯，」儲客申沉聲道：「就算本幫發動突襲，大擧進攻大和會，如此一來琉球王必會大軍出動，豈不糟糕？」

「是呀，」南宮雪眨眼道：「大和會的船與兵力無不稍勝天龍幫一籌，要他們單獨對抗大和會只怕要付出極慘重的代價，若琉球王及時救援，天龍幫豈非遭到全軍覆滅的命運？」

「潘二公子，」畢百勝年輕時便認識潘艮，那時他才十幾歲，他沉聲道：「此時此刻，血神島無疑處於劣勢，竹下登樹打算圍困你們幾天，然後大擧進攻，深信能將整個血神島踏平，相信你已明白了這個情況是吧？」

「那是你們一廂情願的想法，鹿死誰手，到時方知！」潘艮哼聲道。

「好，就算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畢百勝緩緩道：「既是如此，那我天龍幫何須賺你們吐露軍情，豈非多此一擧？」

潘艮一窒，答不上話來。

南宮雪眨眸道：「潘艮，畢大總管說得極是，他們不須……」

潘艮忽道：「萬一他們是爲了與大和會爭功，以討好琉球王，因而設計賺騙我們呢？妳敢保証他們不會嗎？」

南宮雪又是一楞。

她當然不敢保証天龍幫是否會那樣做，畢竟這件事的確有可能發生。

至少，邏輯上可以說得過去。

事實上，戰場上本就虛虛實實，兵不厭詐，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仁義道德」；當然，更不存在所謂的「一言九鼎」或是「一諾千金」的廢話。

——任何戰爭都是極具現實而冷酷的，它的最終目的永遠只有一個，那就是：勝利、勝利、再勝利！

戰爭塑造了一個永恆不變的事實——勝者爲王，敗者爲寇。

——即使有一天太陽忽然從西邊出來，依然改變不了「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的事實！

說它是眞理也不爲過！

——只有經歷過戰爭的人，才能體會出高喊「聖人君子」的人其實只是一頭蠢猪。

就拿天龍幫來說，他若爲了與大和會爭功，而計賺血神島，使得他們更容易打勝仗，到時，血神島又能怎樣？責罵天龍幫「卑鄙小人」嗎？於事何補？能挽回覆敗的命運嗎？

——戰場上，每一個人都絕對是、百分之百是、千分之千是、萬分之萬是「小人」！

潘艮的顧慮絕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誰都不能反駁他。

至少，在場之人皆啞口無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場中的氣氛突然凝肅了起來。

儘管，潘艮說的極爲合情合理，但天龍幫的確是有心加入血神島，並非使奸耍詐，因此儲敢當他們眼中不免泛起一抹不悅之色。

——任何人在付出眞心誠意，而得不到應有的被信任時，誰都會惱怒不快的。

更何況潘艮的神情與語氣，簡直難以令人忍受，這或許因爲他是琉球人，儘管精通漢語，無論如何並非眞正唐人，在神情態度、口氣表達方面，讓天龍幫方面感覺他「咄咄逼人」。

最糟糕的是，潘艮不僅脾氣火爆，且外表高大威猛，一臉于思，特別是那對粗眉大眼，再加上一副天生大嗓子，更讓人覺得他「桀傲不馴」！

唯獨儲客申沒有不快之色，他理解潘艮的顧慮是情有可原的；但他更瞭解父親他們心中的感受，是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說服他們加入血神島。他不想弄僵局面，萬一搞砸了大事，那才眞是要命。因此他頗爲焦躁不安的望向南宮雪說：「南宮雪，莫非連妳也不相信我？」

南宮雪相信儲客申，她沒有理由不相信他，他曾在最危難的時刻私放張京京生路，他也曾不惜與父親反目放南宮雪逃走，只是她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說服潘艮是好，她只好苦笑着問潘艮：「你要如何才肯相信他們是眞心的？」

「我說過，」潘艮抿嘴道：「除非他們能拿出令我們相信的實際行動。」

柳花花凝眸問：「什麼實際行動？」

潘艮說：「最好的實際行動便是，他們率先對倭奴人發動攻擊……」

南宮雪截口道：「方才儲公子已解釋得淸淸楚楚，那個方法行不通，只會引得琉球王發兵支援大和會，對我們大家都沒好處。」

柳花花接口道：「甚至可以說有絕大壞處，至少目前琉球王認爲不需要發動他的御林軍便可以消滅我們血神島，我們趁着他們以爲勝券在握的時候，與天龍幫共商最佳戰略，一舉擊敗大和會，然後乘勝攻擊琉球王，殺他個措手不及，這才是根本的辦法呀。」

儲客申也道：「目前的形勢很明顯，這已是到了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也是我們共同聯手擊潰倭奴鬼子與琉球王的千載難逢艮機，我們大家必須推心置腹，放棄猜疑，否則貽誤戎機，悔之晚矣。」

潘艮堅持道：「我們已有出奇制勝的辦法，若軍情洩露，被你們出賣，那就……」

「我跟你保証，我們天龍幫是眞心加入你們的，絕不會出賣你們！」儲客申不願讓他說下去，免得激惱了父親他們，連忙岔開話題道：「除了你方才所提的方法之外，還有什麼其它方法可以使你相信我們？」

潘艮想了一下：「要不然這樣也可以，你們撤回琉球島去，讓我們自己來對付倭奴鬼子……」

儲客申急急道：「我們可是奉琉球王之命前來攻打血神島的，沒有他的命令，我們怎能擅自撤退？最起碼琉球王任命竹下登樹爲這次攻擊行動的總指揮，除非得到他的允許，我們才能撤軍，你以爲竹下登樹肯讓我天龍幫撤走嗎？」

潘艮啞口無言。

儲敢當忽緩沉開聲道：「你還是再想想其它更好的法子吧，別盡是想些不切實際的。」

他的語氣雖淡，但已隱含不滿之意。

儲客申瞭解父親的脾氣，深怕會搞得不歡而散，心急之下，不禁顯得有點低聲下氣的說：「潘二少爺，我非常瞭解你的心情，人在戰場，的確應該格外小心謹愼，但若太過小心謹愼，未免顯得畏首畏尾，不夠魄力了。你應該相信我們，本幫眞的是誠心誠意……」

「眞是豈有此理！」一旁沉默不語的畢百勝已按捺不住性子：「簡直是狗咬呂洞賓！我們不顧生死想助他們一臂之力，却惹來滿身猜疑，難不成要我們剖心開腹，跪下來求他……」

「喂！」潘艮忽怒聲打斷他的話：「你竟敢罵我是狗？我什麼時候咬呂洞賓啦？呂洞賓是誰？」

南宮雪連忙道：「他不是罵你……」

「還說不是罵我。」潘艮氣沖沖道：「我明明聽見他說狗咬呂洞賓，媽的，我根本就不認識呂洞賓這個人，我幾時咬過他了？我眞不明白他爲何突然講這些含血噴人，莫名其妙的話。」

衆人忍不住哄然大笑。

這一笑，却使得潘艮更加惱怒，特別是他發現柳花花與南宮雪也捧腹大笑不止時，勃然大怒道：「你們居然幫着他們嘲笑我？」

一見他生氣，南宮雪忙不迭道：「對不起，我不是在嘲笑你，他們也不是；你誤會『狗咬呂洞賓』的意思了，那是我們唐人的俚語……」

話聲未完，天龍幫衆人又是一陣哄笑。

潘艮更加惱怒：「妳別幫他們說話了！他們居然敢侮辱我是狗，而且強說我咬呂洞賓，還當衆嘲笑我，顯見他們根本無意加入我們血神島，那分明是詭計陷阱，我才不會上他們的當！」

一頓，大聲道：「我們走吧！」

衆人猛是一楞。

南宮雪急急道：「要走去那裡？」

潘艮憤怒道：「回去呀！已經沒什麼好談的了，還留在這裡幹什麼？」

儲客申大吃一驚：「不能走，事情沒談好，怎麼可以走？」

「爲什麼不可以？」潘艮冷冷瞪住他：「大爺不想跟你們談了，爲什麼不可以走？怎麼，不放我們回去呀？哦，你們總算露出狐狸尾巴啦……」

「潘艮！」南宮雪憤怒的制止他：「你究竟在說什麼？難道你不能冷靜一點嗎？」

「南宮雪！」潘艮也瞪住她說：「事

實很明顯，他們完全是虛情假意，企圖賺騙我們墮入他們的圈套，難道妳還看不出來嗎？」

「不！」一直沒什麼說話的柳花花忽開口道：「我不認爲他們在騙我們，我相信他們的誠意！」

潘艮怔了一下。

他看來對柳花花頗爲敬重，語氣驚訝的說：「大少，你是個絕頂精明的人，居然也相信他們？」

「是的！」柳花花毫不猶豫的點了一下頭：「我完全相信他們！」

南宮雪也凝聲正色接口道：「我也完全相信他們的誠意！」

「不！我不相信！」潘艮仍堅持他的看法：「這是個騙局！這是個圈套！若我們相信他們，只有加速我們的死亡，你們千萬別上當！」

柳花花不理他，逕自對南宮雪說：「將我們島上的情形告訴他們！」

「好！」

南宮雪望向儲客申，正想啓口時，忽見潘艮悍然拔刀大吼道：「若你們膽敢出賣血神島，我就跟你們拚了！」

全艙之人猛是一怔。

誰都料不到潘艮竟會對柳花花與南宮雪拔刀相向。

南宮雪吃驚道：「潘艮，你幹什麼？」

柳花花沉聲喝道：「快收起你的刀！」

潘艮怒目而視：「除非你們停止出賣血神島，否則就是死，我也要跟你們拚了！」

南宮雪大感不快：「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誰出賣血神島了？我們一直在努力挽救血神島呀！」

潘艮瞪眼道：「你們並非是血神島的最高統帥，你們無權決定與天龍幫私相授受！」

南宮雪瞇眼道：「我和柳花花雖非血神島最高統帥，但潘猛與王幫主皆授予我倆絕對指揮權，你不能反對我們的決定！」

她緊接着嬌叱道：「潘艮，我警告你，如果你再不收刀的話，我將治你抗命之罪！」

「妳敢？」潘艮瞋目道：「我是潘猛的兄長，你們敢對我怎樣？」

「別蠢了！」儲敢當似乎被激怒了，陡然大喝道：「如果我們眞要騙取軍情的話，只要老夫一聲令下，你們誰也逃不了，老夫保証將你們一網成擒，然後將你們嚴刑拷打，還怕你們不說嗎？」

「是呀！」儲客申眞不願見到場面繼續惡化下去，急急接道：「就算不拷打你們，將你們送交琉球王，他也會記我天龍幫大功一次，不是嗎？」

潘艮不免怔住。

他覺得儲氏父子的話頗有道理，當下不禁有點猶豫……

「不！」他忽又說：「你們天龍幫最狡猾了，我不會輕易相信你們！」

他隨即對柳花花與南宮雪說：「這樣吧，不如我們暫且先回去，看看契夫、潘猛或是王幫主、京京他們的意見如何，再作決定，你們看怎樣？」

南宮雪來不及應話，柳花花忽不聲不響的飛起身形，倏如猛鷹般的撲向潘艮。

潘艮大吃一驚，似乎料不到柳花花會突然出手，待警覺時，想閃避已太慢，但覺腰間一麻，眼前一黑，整個人昏倒於地。

「柳花花，你幹嘛點住他的昏睡穴？」南宮雪吃驚的跑前來。

柳花花將潘艮放置好，沉聲道：「戰場上一寸光陰百寸金，我們別再浪費時間了。既然我們已相信天龍幫，就不該在潘艮身上浪費時間，也無需回去問他們的意見，這種事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同，衆說紛紜，我們勢難取得一致意見，既然潘猛與王幫主已付予我們絕對權力，我們便得拿出擔當魄力，下一個決斷，也好讓想幫助我們的天龍幫對我們有信心，妳說是嗎？」

「好！果然不愧是中原江湖鼎鼎大名的花花大少！老夫今天總算是見識了！」儲敢當豪邁的走前來，用力拍了一下柳花花的肩膀，大聲道：「怪不得張一斧會不遠千里請你前來琉球島協助唐山幫，怪不得竹下三枝甘冒大不韙挾持你私奔，怪不得血神島賜予你大權加以重用，憑你這個決斷，老夫就對你們血神島有信心，一定支持你們到底！」

儲客申大喜，早已跑前來說：「咱們現在是否可以共商對策了？」

柳花花用力點頭道：「當然可以了，否則我就不需點住他的穴道啦！你說是嗎？」

風箏擾敵　率軍起義

血神島的南面指揮哨擠滿了人。

誓不低頭、潘猛、王雪濤、張京京、張帥帥、陸儼少、潘忠、柴吉爾、賀維……幾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到齊了。

他們個個都顯出了焦躁不安之色。

「奇怪，已經大半個時辰了，他們怎麼還不回來？」張京京一雙美眸始終盯着停在大老遠處的天龍幫指揮船，一張俏臉兒因過度緊張而顯得蒼白不已。

「也許就快回來了吧。」潘猛看來好一點，他顯得頗爲鎭定。

「會不會……」張京京美麗的舌尖捲了捲唇角：「會不會他們遭到天龍幫賊子的毒手？」

「不會的，那兩個是鬼靈精，絕不會笨到自投羅網，前去送死。」

「我眞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去呢？難道他們不知道那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張京京似在埋怨：「他們至少

應該跟我們商量一下嘛，我絕對不會同意他們前去，也就不會發生這種急死人的事了！」

「鎮定一點好不？他們兩個精得要死，他們敢去一定有他們的理由。」

「你好像一點都不操心？」張京京斜眼看他：「你不關心他們的生死？」

「寃枉！」潘猛連忙道：「事實上我比誰都還要擔心，他們兩個在弟兄們的心目中份量是無以倫比，簡直是身繫血神島的安危，有他們在，大家的信心與士氣也都要强一點，我怎能不關心他們的生死？」

一頓，接着道：「何況我二哥也在那裡，我如何不擔心呀？」

「瞧你一點事都沒有的樣子。」

「我是在安慰妳呀，」潘猛苦笑道：「我怕妳緊張過度，對身體不好嘛。」

張京京抿嘴不語。

潘猛也靜了下來。

其他的人也都在焦急的等待着。

潘猛與張京京挨在一塊，他忽悄聲問道：「喂，妳是擔心柳花花多，還是南宮雪多？」

「你這是什麼意思？」張京京瞪住他。

「沒什麼，隨便問問而已。」

張京京哼了哼，又把目光投向海上。

潘猛忽喃喃自語道：「柳花花與南宮雪眞是登對得很，一個帥、一個美，而且兩個人武功都高，腦筋又聰明，眞叫人羡慕死了……」

張京京沒理他，似在全神期待着柳花花與南宮雪回來。

潘猛又喃喃唸道：「眞想不通竹下三枝竟肯爲柳花花那小子背叛大和會，她實在是個蠢女人……聽說那小子在中原情人一大把，原來中原女人更蠢……唉，世上蠢女人爲什麼這麼多……」

「你到底在說什麼？」張京京翻過頭來，不悅道：「你罵誰蠢來？」

「喲，我可不是說妳，」潘猛連忙道：「我是說有很多蠢女人喜歡柳花花，又沒說妳，怎麼？莫非妳也喜歡那小子？」

「要你管！」張京京狠狠瞪了他一眼：「老娘喜歡誰關你屁事？」

潘猛假裝活動了一下頸子，發現大家都注視着海面，無人注意他們說話，他這才漫不經意的壓着嗓子說：「其實，我潘猛也不差，島上很多女人爭着要嫁給我，她們認爲我是好男人……如果誰嫁給我，那一定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潘猛絕不像倭奴鬼子或高麗人，動不動就打老婆，也不會像柳花花那小子一天到晚在外面拈花惹草，愛完一個又一個……」

「喂，你到底在唸什麼經？」

「我不是在唸經，我不懂得唸經，我又不是教徒，」潘猛煞有介事的說：「哦，不，說它是唸經也算，只不過我唸的是『男人經』，哪，聽着，男人經的第一條是：男人要對女人三從四得。老婆的命令要服從；老婆的意見要遵從；老婆的臉色要盲從；此三從也。四得者：老婆花錢要捨得；老婆生氣要忍得；老婆病了要捱得；老婆死了要哭得……」

「去你的！」張京京早已噗笑而出。

「妳不信？」潘猛一本正經：「如果妳肯嫁給我，看看妳死了我哭不哭？」

「下輩子吧！」張京京哼了哼。

「爲什麼要等那麼久？」潘猛死纏爛打：「下輩子說不定妳是個痲臉婆，才沒有人要哩，不如趁現在妳還有人要，馬馬虎虎嫁給我潘猛算啦！」

「你聽過一句話沒有？」

「那一句？」

張京京用眼角瞄他，一字一字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聽過，聽過，」潘猛居然笑咪咪道：「那一定是世上最聰明的癩蝦蟆，很多人不如它，不懂得天鵝肉好吃哩。」

張京京氣得兩眼望上天，沒好氣道：「我想，世上再也找不出臉皮比你更厚的男人了！」

這時，忽聽得張帥帥驚喜的叫了起來：「呀，大家快看，柳大少與南宮姑娘他們回來了！」

張京京立刻飛也似的衝出了指揮哨。

她第一個跑到岸邊，不住的猛揮雙臂，又跳又叫：「柳花花！南宮雪！」

小船慢慢駛前來，未及靠岸，她竟迫不及待的連衣帶鞋躍入海中，像一條美人魚般的急游而去。

「京京！」南宮雪揮手大叫。

張京京自小便在海邊長大，游水技術特佳，沒幾下便游近了船隻，南宮雪俯身伸手拉她躍上小艇：「海水那麼冷，幹嘛跳下來了？」

張京京激動的抱住南宮雪：「我迫不及待見到妳，我擔心死了！下次不准妳這樣！」

「京京！」南宮雪心中倏地翻滾，差點熱淚奪眶而出：「對不起，累妳擔心了。」

「天龍幫的賊子要妳過去幹什麼？他們有沒有傷害妳？」

「沒有，他們對我很好……」

「他們究竟要妳去幹什麼？」

「一言難盡，上岸再告訴妳……」

「呀！潘艮他怎麼了？怎昏睡在那裡？」

「沒事，等會兒一併告訴妳……」

「喂！」張京京忽瞪向柳花花：「你怎麼像木頭般的站在那裡？沒見我渾身濕透嗎？還不快拿出手帕幫我擦擦臉？哪，南宮雪，妳那個死花花越來越不懂得憐香惜玉啦。」

柳花花果然趕忙掏出手帕，趨前去幫她擦拭濕漉漉的臉頰。

「喂，輕點，輕點……哎，你弄痛了我的脖子啦，沒見過你這麼粗手粗腳的男人。」

「我已經夠輕手溫柔的啦，再鬼叫鬼叫，當心我推妳下海去見海龍王。」

「你敢？」

南宮雪格格嬌笑。

* * *

誓不低頭的大廳裡。

血神島上的衆巨頭們——柳花花、南宮雪、潘猛、誓不低頭、王雪濤、容婉嫻、張京京、張帥帥、陸儼少、潘忠、潘艮、柴吉爾、賀維等十四人，全都坐在那裡。

張京京已換了一襲衣裳，容光煥發，嬌美迷人，與南宮雪並排而坐，顯得更加艷麗搶眼。

潘艮也已經被解開了穴道，眉宇間那縷憤怒依然存在。

不過他依然還是耐住性子，和大家一樣凝神靜聽柳花花講述與天龍幫結盟的經過。

這個消息當然震撼了每一個人。

特別是王雪濤，他未待柳花花說完時，便難以置信的插口道：「儲敢當那個人，竟肯聽從其子之勸而加盟我們血神島？」

「是呀，」潘艮立刻接口說：「我也認爲天龍幫不可靠，只怕其中必有詐！」

此話一起，衆人立刻議論紛紛，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似乎，有不少人同意王雪濤與潘艮的看法，認爲天龍幫不可靠。

張京京獨排衆議道：「我支持柳花花與南宮雪的看法，世上絕無頑固不變之人，儲敢當畢竟也是有血有淚的感情動物，最起碼他愛子情深是不容置疑的，他聽從兒子之勸而改變立場，這並非是什麼奇怪之事，難道說這世上做父親的都是頑强固執的嗎？」

潘猛亦道：「現在，並非是爭論天龍幫可不可靠的時候，柳花花與南宮雪是我們血神島的重要成員，他們是中原江湖的大人物，他們的日子過得風光而舒適，本不必與我們一同捱苦受難，血神島的弟兄感激他們鼎力相助，本人亦徵得契夫的允許，付予他們絕對權力，他們有權對內發令，對外和戰，既然他們認爲與天龍幫結盟是可行之事，我們就必需尊重他們的決定，無謂在此討論或是懷疑他們的決定，否則他們辦起事來豈非縛手縛腳、畏首畏尾？大家是否同意我的看法？」

衆人安靜無聲。

即連性情火爆的潘艮亦默不作聲。

畢竟，血神島的創始人誓不低頭把權力完全放給潘猛，他實際上等於血神島的最高領導人，他當然有權做最後決定。

他的決定無疑使得柳花花與南宮雪心無二志的爲血神島賣命。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單這一點來看，潘猛無疑是一位傑出的領導人。

「柳大少，」潘猛用信任而堅定的眼光望向柳花花：「天龍幫既願意與我們結盟，想必你與南宮雪已與他們商討好共同抗敵之策，是不？」

「是的，」柳花花點頭道：「有天龍幫的加盟，不但使我們獲勝的機會大大增加，而且琉球王與大和會仍被蒙在鼓裡，懵然不知，如果我們善加把握這千載難逢的良機，不僅可以一舉擊潰頑强的倭奴鬼子，而且大有可能乘勝打倒琉球王，完成霸業！」

他接着將與天龍幫共同商討的對敵之策緩緩說了出來……

當他把話說完之後，衆人的臉上皆現出了一股一眼便可以看得出來的歡愉之色。

即連堅持反對結盟的潘艮亦喜不自禁道：「太好了，眞是太好了！這下子琉球王老賊與倭奴鬼子，肯定難逃覆滅的命運！」

他隨即顯得有點不好意思的說：「柳大少、南宮姑娘，對不起，我向你們道歉，我實在不該……」

「沒什麼，」南宮雪含笑道：「你的反對是有道理的，其實你的表現很好，至少經過這次事情之後，我才知道你並非是個四肢發達、腦筋簡單的大老粗，你已成功的改變了我對你的看法……」

話聲未完，衆人已哄然大笑。

潘艮亦跟着咧嘴大笑：「本來就是嘛，誰說我是大老粗來的？不是我吹牛，妳大概不知道，我一生下來的時候，滿室紅光，紫氣東來，兩耳垂肩，兩手過膝……」

「兩手過膝？」南宮雪眨眸忍笑：「怪不得我總覺得你像一頭猴子。」

衆人又是一陣大笑。

潘艮大眼一轉，忽又道：「哦，對了，天龍幫的畢老頭子，爲什麼好端端的說了一句什麼狗咬呂洞賓的？呂洞賓究竟是誰？狗爲什麼要咬他？最重要的是，和我潘艮有什麼關係？」

大家笑得眼淚都掉了出來！

* * *

當潘艮踩着輕快的腳步回到南面指揮哨時，他仍然搞不清楚狗爲什麼要咬呂洞賓，他這時候也才知道，一個外族人要完全瞭解他國的語言文化，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有一點他是明白的：

——柳花花與南宮雪和天龍幫共同擬定的抗敵之策，若無意外，肯定可以擊潰大和會，而且也必能打倒琉球王！

* * *

月亮昇起來的時候，竹下登樹的心情開始好轉。

因爲天龍幫終於執行了他的「擾敵命令」。

而且還非常賣力，喊聲震天，一

晚多達幾次，幾乎至天亮才歇止。

第二天亦復如是。

* * *

第三天夜晚。

天上本該有月亮的，但却被濃厚的烏雲遮蔽住了，海面一片烏黑。

但海風却在入夜之後逐漸加强。

風聲咻咻，海浪濤濤。

船艇因風浪而不住顚簸搖晃着。

「變天了，」竹下登樹倚着船舷，仰視着天空，喃喃自語道：「不會是要下雨了吧？」

「下雨倒沒有甚麼關係，」花柳德兵衞說：「最怕就是又風又雨，那就難受了。」

「說的是，」竹下登樹說：「風若太大，船隻便不住搖晃，若持續太久，只怕弟兄們受不了。」

「這時節應該不會有暴風雨的，這只是季節風吧了。」

「你說得對，如果圍困過久，別的不說，單是氣候變冷便叫人受不住。」

花柳德兵衞笑笑。

竹下登樹側首問：「這是不是你力勸我別圍困太久的第二個理由？」

「你還在想那件事？」

「是的，我很想知道你的第二個理由是甚麼？」竹下登樹注視着他。

「我說過那已經不重要了，」花柳德兵衞凝視着黝黑的海面，海風吹亂他的頭髮，亦吹動了他那隻空無手臂的衣袖，那隻手臂是被張一斧的斧頭砍斷的。他忽瞇着眼，眼光變得比平時還要深沉，即連語音也變得低沉無比，突然說了一句：「你知不知道我爲甚麼要遠離故鄉跑到琉球來？」

「不知道，」竹下登樹搖搖頭。他始終不瞭解花柳德兵衞，只知道他刀法高超，爲人沉默而高傲，在琉球島獨來獨往，不善與人結交；自從招攬他入幫之後，他依然如故，與幫中弟兄們始終保持着一段距離，平素只與他這次從東瀛帶來的同門師兄弟花柳幻舟、東城秀樹與赤木奎一郞有講有說之外，即連與竹下登樹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距離。這次隨船出海攻打血神島，圍困血神島三日夜，算是朝夕相處最長的了。在這段期間，竹下登樹總算明瞭到他除了武功好之外，其實腦筋異常冷靜愼密，圍困之計還是他提出來的。不過他還是不瞭解他的過去，因爲他從未提過，如今他突然自動提出，使得竹下登樹感到相當訝異之外，並且還激起了濃厚的興趣，忍不住說：「我爺爺父親他們，當年是爲了逃避扶桑本土連綿不斷的天災兵禍，故而飄洋過海來到琉球島，你呢？你是爲了甚麼原因來這裏的？」

花柳德兵衞却沒有回答。

他突然靜默了下來。

深邃的目光又投向遠處。

竹下登樹靜待他說話。

誰知，他突然掩嘴打了一個呵欠，懶懶的說了一聲：「夜了，我想睡啦。」

說着，便舉步離去。

竹下登樹呆愣住。

一直到花柳德兵衞的身影消失於艙房中時，他才不由自主的在心中罵了起來：「媽的，這個傢伙，陰陽怪氣的！」

竹下登樹有點無趣，甚至覺得惱怒，他覺得花柳德兵衞太不尊重他這個幫主了。

他幾乎想開聲喝住他。

不過他還是忍了下來。

因爲在力邀他入幫的時候，他便有言在先，他是個脾氣怪異之人，竹下登樹必須忍受他的個性。

竹下登樹貪圖他的一手好刀法，而且現在又發現他是一個足智多謀的好幕僚，也只好更容忍他了。

畢竟，不管是黑貓或白貓，能抓老鼠的便是好貓，花柳德兵衞看來是隻能抓老鼠的大貓，沒有理由不能容忍他。

顯然，竹下登樹是個頗有胸襟的領導人，怪不得大和會在他的領導下，已逐漸邁向琉球第一大幫的境界，而且看來並無停止的跡象。

事實也如此，在他認爲，消滅血神島已是指日可期之事，必能更加獲得琉球王的歡心與信任，再過一段日子，設法擊垮天龍幫之後，全琉球島便僅剩下大和會爲「唯一有力的外來勢力」了。

甚至，他相信繼續努力下去，或許還能成爲新的統治者，自立爲未來的琉球王呢。

他是個極富雄心與野心的男人。

他始終相信，不管是誰，若失去了雄心與野心，遲早會變成「低等動物」。

他看不起低等動物，也不想成爲低等動物。

他更堅定的相信：大和民族是世上唯一的「高等民族」，理應成爲琉球島的主宰者。

甚至有那麼一天，他還想率領兵艇攻打神州中原，成爲神州大地的主宰者哩。

特別是他成功的擊潰了唐山幫，更加使他相信唐人實際上只是一羣只懂得自相殘殺的「低等民族」。

他看不起唐人。

他討厭唐人滿口仁義道德，其實只是自大無知、空談理想的可憐蟲吧了！

哦，不，他並非討厭所有的唐人，至少還喜歡一個張京京。

「張京京，那個迷死人的小妖精，她究竟現在在幹甚麼？是否知道我在想念她？」想到了張京京，竹下登樹的心湖又泛起了陣陣漣漪。

他不禁瞇眼望向血神島。

似乎，他眞的想看見張京京在幹甚麼。

可惜，除了一團黑漆漆之外，他

甚麼也看不見。

夜已深了。

竹下登樹已略有睏意，本欲入艙歇寢，但忽又發現月兒不知甚麼時候露出臉來，給予黝黑的海面添上了一分嫵媚。

月光並不明亮，因爲烏雲並未全散去，不過這已令到竹下登樹十分開心，打消了睡意，命侍衞送上一壺酒，一個人倚着船舷飲酒賞月。

他是個頗能喝的人，一壺飲完，意猶未盡，又命手下再送一壺。

海上生活的確枯燥無味，比出家唸經還令人難受，雖只短暫的三兩天，竹下登樹已覺得度日如年了，乾脆放懷大飲，希望喝得醉醺醺的時候再上床睡覺，然後一覺到天亮，那才過癮。

幾壺黃湯下肚，再加上海風不斷吹來，船身像搖籃般的晃動，果然很快便有了酒意，他正打算喝完這一壺便返艙，忽見前頭天空中好像有甚麼東西在飄動。

「咦，那是甚麼來的？」竹下登樹醉眼迷濛，以爲見到了老鷹在天空中盤旋，但看起來又好像不是：「奇怪，怎麼那麼多老鷹？」

甲板上的幾名侍衞巴不得竹下登樹趕快進艙休息，那麼他們也可以偸懶一下，不必那麼辛苦，其中有人應道：「島上本來就有很多老鷹的……幫主，夜深了，您是否該休息啦？」

「喝完這壺，我就休息。」竹下登樹打了一個酒呃，喃喃自語道：「海上眞無聊，連老鷹也不睡覺，我應該多喝兩杯才是……」

他高舉酒杯，醉語連篇：「舉杯邀明月……哦，不，月兒又不明亮，應該說舉杯邀夜鷹才是，只是不知道他們懂不懂喝酒……可憐的夜鷹，你們是否和本幫主一樣，孤枕冷夜，寂寞無邊……噫？夜鷹怎麼越來越多，連月光都遮住了？啊！那好像不是夜鷹，鷹沒那麼大……呀！是風箏！」

竹下登樹忽然睜大了眼，伸手指着天空，命令侍衞道：「喂！你們快看清楚，天空中盤旋的究竟是夜鷹還是風箏？」

「風箏？三更半夜的，海上怎麼會有風箏？」侍衞們以爲竹下登樹醉了，心中暗自好笑。

「沒錯，是風箏！」竹下登樹忽然大聲叫了起來：「快看，風箏越來越多了，啊！竟然是從血神島那邊飛出來的！」

侍衞們被他這麼一喝，不禁仰首凝目看個仔細，忽然也都驚叫了起來：「呀！不錯，是風箏，幫主，天空竟然出現密麻麻的大風箏……這……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竹下登樹似乎也被眼前的景象嚇得酒醒了，運足目力望去，忽臉色驟變，驚聲道：「呀！風箏上有人！快！快吹警號，敵人乘風箏對我們發動攻擊啦！八格牙路，你們都死了不成？快傳令下去響警號呀！」

「是！」侍衞們也嚇慌了手腳，紛紛嘶聲大喊：「吹警號！敵人來襲啦！」

頃刻間，船上的哨子立刻吹響警號，急促而刺耳的號角聲衝破了寂靜的海面！

號角一響，其他的船隻立即也跟着吹起警號；不過短短的時間，所有的船隻皆火光大亮，顯然所有在睡夢中的倭奴人都醒過來了。

* * *

「怎麼一回事？」花柳德兵衞雖然少了一隻手臂，但身手却非常靈活，第一聲警號響起時，他已衝出艙房，以最快的速度奔到竹下登樹身旁。

「看！」竹下登樹指着天空：「看到了沒有？天空上一大片風箏，哪！每個風箏都有人，媽的！好狡猾的敵人，竟想利用風箏渡海向我們偸襲，幸好被我發現，這回他們死定了，叫他們一個也逃不了。」

這時，忽聽有人大叫道：「風箏往後退啦，敵人想逃跑哪！」

「傳令下去！」竹下登樹大吼道：「命所有的弓箭手發射火箭，一個也別讓他們走脫！」

「是！」

發射火箭的號聲立刻響起。

號聲中，天空的風箏似乎更加急速想逃走，但由於風箏太多而且頗爲密集，加諸繩索過高過長，想一下子拉回去絕非易事，很容易發生碰撞而墮海，因此一時難以走脫。

「哈，」竹下登樹幸災樂禍道：「敵人本想趁我們都睡覺時，利用風箏飛到我們上空，然後收緊繩索，壓低風箏，再跳到船上來，對我們發動突襲，現在被我們發現了，若强行跳下來，準死無生，勢必被我們亂刀斬死，因此只好收線逃走，但來時容易逃時難，正好當我們的箭靶，統統射死他們！」

話聲中，倭奴船隊的弓箭手已燃起火箭待命發射；同時其他的狙擊手亦刀劍出鞘，以防敵人冒險跳下來，將之生斬活劈。

花柳德兵衞凝視着空中，不由自主的喟歎一聲：「好聰明的敵人，竟會想到利用風箏偸襲我們，我眞是服了他們。」

「可惜他們不夠運，偏偏被我撞見，他們現在是跳下來也是死，不跳也是死，看他們怎麼辦？」竹下登樹得意大笑：「我看還是射死他們好，也讓我們的弟兄練練箭法，免得悶得發慌……」

一頓，單臂倏揚，大喝一聲：「發射！」

一聲令下，發射火箭的號角聲驀地響起。

然後便見一片火箭如飛蝗火蛇般的竄向夜空中。

萬箭齊發，咻聲震耳，火光耀眼，景象瑰麗璀璨，有如元宵煙花，好不壯觀。

特別是一隻隻風箏被射中而着火，急速墮入海中時，那場面簡直是悲壯殘酷。

但對竹下登樹來說，那却是十分快感的樂事，他豪笑道：「一個也別放過他們，即連墮入海中的敵人也全部送他們去見海龍王，千萬別讓他們游回去。」

「是！」

於是，弓箭手分成兩批，一批往空中射，一批往海面射。

箭如雨下！

「其實，」花柳德兵衛沉聲道：「墜落海中的敵人，非死即傷，能游回敵陣的寥寥可數，而且肯定也嚇破了膽，再也無戰志，何必趕盡殺絕？」

「對敵人慈悲便是挖自己的墳墓，」竹下登樹冷聲道：「這是敵我正面交鋒的第一回合，若能完全殲滅他們，相信已嚴重摧毀他們的士氣，那我們登陸時，更加是如入無人之境，任我們宰割。」

花柳德兵衛沉默無語。

他無法反駁竹下登樹，並非他是幫主而不敢反駁他，而是他說的話令人無法反駁——戰場上，本來就不是講仁義道德的地方。

當然，也絕不是宣揚「我佛慈悲」或是「眞主偉大」的地方。

也更不是强調「正義公理」的地方。

坦率而直接的說，戰場就是殺人的地方。

那才是千百年來不變的「眞理」。

竹下登樹的做法不僅沒有錯，而且完全正確。

因此他現在宛如發了瘋似的大喊高叫：「殺！殺死那些賊人，一個也別讓他們走脫！」誰也不能指責他殘酷無情。

倭奴人瘋狂的發射着火箭。

一排排的火箭，就像是憤怒的火蛇，帶着火光，冒着黑煙，發出咻咻的獰笑聲，狠狠的穿破了夜空海霧，準準的射向風箏。

風箏着火、墜海……

完全處於挨打的局面。

天上的風箏密密麻麻，數不清有多少，想要在短時間內射光它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媽的，還眞多，眞攪不清楚他們那裏弄來這麼多的大風箏！」竹下登樹冷笑道：「沒關係，再多老子也要把它射個清光。」

「射！繼續射！」他發狂似的大吼着：「一直射到一個不剩爲止，看他們還有甚麼把戲。」

天上的風箏逐漸減少。

也因爲如此，在空中衝撞的機會也逐步少了下來，所以風箏慢慢的向血神島方面後退……

「射！全力發射！一個也不能讓他們逃回去！」竹下登樹下令道：「發動小艇追擊！」

「窮寇莫追！」花柳德兵衛制止道：「小心敵人引我們進入他們的火箭射程。」

「有道理！」竹下登樹及時醒悟，立刻更改命令：「別追，就在原地船上全力發射，能射下多少便算多少！」

火箭一波波的飛起。

風箏逃走得並不順利，依然無法迅速逃離火箭的射程。

一個個如箭靶般的任人宰割，中箭、着火燃燒、飛速墜海……

情況一點都沒改變。

看來，眞的會如竹下登樹所說的，到最後會被射得一個不剩。

花柳德兵衛靜靜的注視着現場。

他忽然開聲道：「如果再繼續射下去，只怕我們的箭弩都要射光啦。」

「射光就射光，」竹下登樹說：「待天亮之後，再命人向琉球王要求補給箭矢，要多少便有多少，怕甚麼！」

這時候，天空中的風箏已顯著的減少了，倒是海上的風箏殘骸與燒焦的屍體飄浮了一天一地……

花柳德兵衛忽皺起了眉頭：「奇怪，他們明知逃不掉，爲何不見一個人跳下來？」

「那有甚麼好奇怪的，白痴都知道跳下來準死無生，躲在風箏上仍有逃走的一線生機，不是嗎？」竹下登樹說。

花柳德兵衛沒搭腔，他這時忽見海面飄過來幾具浮屍，不禁凝眸瞧去：「奇怪，敵人墜海之後爲何仍緊抓住風箏不放？」

竹下登樹亦凝目望去，口中應道：「大概是他們驚懼過度，至死也不肯放手吧。」

花柳德兵衛仍盯緊目光，可惜海浪起伏，屍體被捲得東飄西盪，忽隱忽現，無法眞確看清楚……

「有甚麼不對？屍體有甚麼好看的？」竹下登樹不知道他在幹甚麼。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花柳德兵衛凝聲道：「從頭到尾，你有沒有聽到一聲慘叫聲？」

「甚麼慘叫聲呀？」竹下登樹茫然。

「敵人的慘叫聲呀！」花柳德兵衛面色凝肅：「那麼多敵人總不可能個個一箭斃命吧？總應該會有一些受傷不死的，或者死得較慢的，照理說總會發出痛苦的慘叫聲才對……」

「是呀！」竹下登樹脫口道：「但我們都沒有聽到任何慘叫聲呀？」

他緊接着問：「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我也不知道，敵人總不會派出割了舌頭的敢死隊吧？」花柳德兵衛沉聲道：「何不派人撈幾具屍體回來看看不就明白了？」

「說得是！」竹下登樹說了一聲，即刻命人乘小艇打撈敵屍。

小艇下海不久時，忽見火箭急速減少，竹下登樹不禁問侍衛：「怎麼一回事，箭怎麼少下來了？誰叫他們停的？」

花柳德兵衛插嘴道：「這有甚麼好奇怪的，箭會越射越少的，不是嗎？」

「哦，」竹下登樹仰首望了望天空，發現風箏已所剩不多，於是又道：「射！繼續射！一直射到敵人的風箏清光，或是我們的箭矢用光爲止，否則不要停止！」

火箭繼續發射。

但却一波少過一波。

派出去打撈敵屍的小艇也在這時候回來，人未上來，却聽得有人驚惶大叫：「不好了！幫主，風箏上的敵人全都是稻草人！」

「甚麼？」竹下登樹飛奔過去。

花柳德兵衛亦急步跟上。

＊　＊　＊

竹下登樹面色鐵青。

花柳德兵衛一臉迷惘。

——當他們看見小艇上的敵屍竟全部都是僞裝的稻草人時，不由自主的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表情。

竹下登樹憤怒上當受騙。

花柳德兵衛則不明白敵人爲何要這麼做，他們的目的在那裏？

「快！快命弓箭手停止發箭！」竹下登樹大聲吆喝着：「我們遭到敵人的戲弄了，媽的，風箏上綁着的全都是假人！」

「啓稟幫主，」侍衛大聲回道：「弓箭手已經停止發箭啦，因爲我們的箭都射光了。」

竹下登樹仰頭一看，果見夜空中一片沉寂，只有殘餘的風箏草人仍在東晃西盪，燦爛瑰麗的火樹銀花早已消聲匿跡！

倭奴人已無箭可射了。

「他媽的！」竹下登樹怒不可遏，髒語衝口而出：「那般賊子，死到臨頭竟還搞這種遊戲作弄老子，媽的！老子不作弄他們已算客氣的啦，好，看看誰行，來人呀，擂鼓佯攻，分成八梯次，徹夜不息，弄得他們今晚睡不着覺。」

「等等！」花柳德兵衛揚聲道：「稍安毋躁，先搞清楚一個問題再行動不遲。」

「甚麼問題？」

「敵人爲何要用風箏草人來作弄我們？他們的目的何在？」

「那還用說嗎？」竹下登樹恨恨道：「我們作弄他們，他們也反過來作弄我們，這麼簡單的事情你都看不出來？」

「只怕未必。」

「難道他們有甚麼陰謀詭計？」

花柳德兵衛沉聲道：「敵人製造這種大得可以載人的風箏，居然只是用來戲弄我們，你不覺得這是一件頗不合常理之事嗎？」

「那一點不合常理？」

「他們直接派眞人乘坐風箏攻擊我們不就得了嗎？」花柳德兵衛說：「他們此刻處在動彈不得的劣勢下，居然能想出這麼絕妙的方法，花費這麼多人力製造這種風箏，如果是你，你不會孤注一擲，全力一拚嗎？」

「是呀！」竹下登樹瞠愣道：「如果是我，必會派眞人拚死一戰，決不會無聊的戲弄敵人，因爲敵人除了虛驚一場之外，並無任何損失，不是嗎？」

「不！」花柳德兵衛凝聲道：「我們其實還損失了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竹下登樹大惑不解：「我們連一個人都沒受傷，損失甚麼？」

花柳德兵衛緩緩道：「我們雖沒損失人員船隻，但，我們却損失了箭。」

「箭？」

「是的，損失了所有的箭。」

「那又如何？」竹下登樹輕笑了起來：「我們雖損失了所有的箭矢，但我們可以向琉球王要求補給，並不妨害我們的攻擊力量，不是嗎？」

「理論上是這樣，但如果他們現在放出眞人風箏攻擊我們，補給來得及嗎？」

「是呀！」竹下登樹眨眼道：「我倒沒有想到這點……」

一頓，凝眸問：「你的意思，敵人故意放出草人風箏，引我們放盡箭矢，然後再派出眞人風箏攻擊我們，是不？」

「除此之外，你有更好的解釋嗎？」花柳德兵衛道：「敵人再派出眞人風箏，我們已無火箭射擊他們，那麼他們便可以放膽的跳到我們的船上與我們決一死戰了，不是嗎？」

「說得是……」竹下登樹不由得歎了一口氣：「估不到敵人竟如此狡猾……不過也沒關係，他們若眞的敢來，我們嚴陣以待，一跳下來便將他們猛攻猛打，只怕一個也走不脫。」

「然而如果他們趁我們睡覺的時候行動呢？我們豈非陷於挨打的局面？」

「大不了我們整晚不睡囉！」

「那此刻就不應該進行擾敵行動，徒然浪費弟兄們的體力吧了！」花柳德兵衛沉聲道：「如今之計，命所有弟兄嚴陣以待敵人來襲，並即刻命人向琉球王要求補給箭矢！」

「有道理，我照你的話做！」竹下登樹點了點頭，正想發令時，忽見船隊左右兩翼有不明船艇駛近，不禁訝異道：「咦，那是甚麼？」

花柳德兵衛也已注意到了：「是天龍幫的船隻。」

「他們怎麼駛過來了？」竹下登樹大感不悅：「沒有我的命令，他們怎可以擅離崗位？」

「他們亮燈號了，看看他們說甚麼？」花柳德兵衛說。

果然，遠處天龍幫的旗桿正閃着

一明一滅的燈號，顯然是與大和會的船隻連絡事情。

燈號打完之後，竹下登樹吐了一口氣：「原來他們知悉我們受到了攻擊，所以過來支援我們……哈，天龍幫的唐鬼子還不錯嘛，對老子挺忠心的，有他們過來更好，先命他們的箭矢讓我們備用，待向琉球王補給之後再還給他們。」

花柳德兵衛忽面露緊張之色：「噫！我看有點不對勁……」

「甚麼地方不對勁？」

「看，他們好像對我們展開包圍……」花柳德兵衛變色道：「莫非天龍幫想攻擊我們？」

竹下登樹輕笑了起來：「別嚇我好不？天龍幫才沒那個膽子，而且也不是我們的對手，他們除非不要命，否則絕不敢攻擊我們。」

「別忘記，我們已經沒有了箭矢，喪失了船對船的海戰能力，」花柳德兵衛凝聲道：「如果他們對我們發動攻擊，只怕我們毫無還手之力。」

竹下登樹面色倏變，也開始緊張起來了，但仍有點不相信的說：「他們怎知道我們已無箭矢？他們在另一邊，並不知道這邊的情形……」

「那他們怎知道我們受到攻擊？」花柳德兵衛截口道：「我看，八成是天龍幫與血神島勾結，臨陣倒戈，先由血神島放出假人風箏誘我們射光箭矢，然後天龍幫假意支援我們，趁我們不備之際展開攻擊……」

竹下登樹面如死灰。

他立刻大聲命令侍衛道：「快發燈號，命天龍幫回作戰崗位，我們這裡不需他們支援！」

「是！」

未幾，燈號已發出。

但，天龍幫的船隻並未奉命撤走，而且由大和會的船隊兩翼慢慢散開，呈扇形的包圍態勢逐漸靠攏……

竹下登樹神色大駭：「媽的！天龍幫的賊子竟眞的想攻擊我們！」

花柳德兵衛當機立斷道：「趁他們包圍陣勢尚未完成，快下達撤退命令，否則我們將全軍覆沒，一個也走不脫！」

竹下登樹立刻下令：「撤退！快吹撤退號聲！快呀！天龍幫的賊子想攻擊我們啦！」

侍衛們呆立着！

不知他們是被這突變駭住，抑或不相信天龍幫會反戈相向，竟瞠目兀立，不知所措。

「都死了不成？」竹下登樹大怒，走上前去便給當先的一名侍衛一記耳光，咆哮道：「老子的命令聽到了沒有？氣死我了！快傳令撤退呀！再遲我們大家便要去見海龍王啦！」

「是！是！是！」

侍衛們如夢初醒，立刻飛也似的跑下去傳令號兵吹起全面撤退的號聲！

然而，當號角聲響起時，天龍幫的船隻已差不多完成包圍陣勢，大和會勢難衝出重圍！

竹下登樹一看不對勁，立刻命自己的船隻起錨揚帆，全速衝向未被包圍死的缺口！

他企圖突圍而逃。

他的反應相當快。

可惜仍慢了一步。

天龍幫已發動了猛烈的攻擊。

一場驚心動魄的海戰終於全面展開！

＊　＊　＊

天龍幫的攻勢出乎意料的猛烈。

一排排的火箭，劃破了海空，排山倒海般猛射向倭奴船。

竹下登樹的船隻首當其衝，立刻中箭起火，火光四起，濃烟迷漫。

其它的大和會船隻則亂成一團。

由於他們的火箭已用完，喪失了遠程攻擊力量，只能衝上前去與敵艦對碰，然後躍上敵船與之肉搏死拚，看看能否扭轉逆勢。

但天龍幫的火箭不僅勁且狠，而且密如牛毛，簡直像火雨般的遮蔽夜空，令人望之胆喪魂破。

最糟糕的是，竹下登樹的指揮船首先中箭着火，且火勢衝天，更令到大和會軍心大亂，惶然不知所措。

「媽的！」竹下登樹咬牙切齒：「估不到天龍幫賊子的火箭如此厲害，箭如雨下，密如飛蝗，看來我們無法突圍了……」

花柳德兵衛相當冷靜沉着，儘管船身已着火，船上的弟兄忙亂成一團，驚聲大叫着救火，但他看來一點也不緊張，當下大聲道：「敵人的攻勢太過猛烈，我們無論如何衝不出去，不如往回衝吧！」

「往回衝？」一排火箭夾着咻咻勁聲從竹下登樹頭頂上飛過，害得他趕緊伏在船舷下：「咱已被包圍住了，要往那裡衝？」

「血神島呀！」花柳德兵衛也伏低身子。

「血神島？」竹下登樹仰首一看，風帆桅杆已起火燃燒，心知非棄船不可了，他大叫一聲「放下快艇」，然後轉首問花柳德兵衛：「血神島是敵人的陣地，往回衝豈非送死？」

「沒辦法，」花柳桃德兵衛凝聲道：「在海上我們已無還手之力，若能衝向血神島，至少還有放手一搏的機會，好過任人挨打的局面呀！」

「也只好如此了。」竹下登樹歎息了一聲，接着道：「這條船不行了，咱們快棄船吧！」

「好！」

竹下登樹見手下們紛紛放小艇準備逃生，當下覷一個準，便飛身躍下，花柳德兵衛亦跟着跳下去。

小艇雖不如大船來得堅固，但目標小，不易被火箭射中，總算有驚無險的登上了另外一條大船。

負責指揮這條船的是老部下田中角榮，他親自拉竹下登樹上船，急急道：「幫主，您沒事吧？」

「沒事，沒事！」竹下登樹喘着氣說：「趁你這條船沒燒起來之前，快下令弟兄們往血神島衝，與敵人決一死戰！」

「是！」田中角榮立刻大聲命令號兵：「快吹衝鋒號！衝向血神島！」

號聲立刻激昂响起。

倭奴船立刻紛紛掉轉船首，衝向血神島。

這短短的一陣間，倭奴船至少已被焚燒了三分一的船隻。

但只見海面上火光熊熊，黑烟捲起，特別是有不少的倭奴戰士被火燒得哀叫連連，拚命的往海裡跳，一時間被火燒死、被海水溺死的死屍，像被燒焦的番薯，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香味」，在無情的海浪中翻滾、飄浮着……

唉，那情景……

這，只不過是第一回合。

更激烈慘酷的戰事仍在後頭哩！

＊　＊　＊

儲敢當與儲客申父子倆像兩座山般的昂立於指揮船上。

「痛快！痛快！眞是痛快極了！」

儲敢當望着敵人狼狽竄逃的情景，忍不住撫掌大笑道：「殺得倭奴鬼子屁滾尿流，喊爹叫娘，眞是大快人心！」

儲客申亦忍不住眉開眼笑，長長舒了一口氣——舒出了長久以來被倭奴鬼子壓抑的那口怨氣。他顯得十分興奮的說：「媽的！叫那些倭奴鬼子嚐嚐我天龍幫的厲害，也叫他們知道我們唐人並非是好欺負的病夫。」

「我們當然不是病夫！」儲敢當突然顯得激動了起來：「媽的！竹下登樹那個賊子，經常在暗中譏笑我們唐人是一羣不懂得團結的病夫，老夫要讓他知道我們唐人是一頭猛獅——睡醒的猛獅！」

他突地吼聲大叫：「弟兄們！加强火箭射擊！射死所有的倭奴鬼子！讓他們死後對海龍王說我們唐人不是『三等民族』！」

漫天如雨的火箭倏又如排山倒海般激射而出，一排接一排、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連綿不斷，既勁且疾，射得倭奴鬼子魂飛胆破，沒命的加快船速，一窩蜂的衝向血神島！

儲敢當見狀，樂不可支道：「過癮！眞他媽的過癮！潘猛從中原購回來的新式連發火箭眞是好用，又勁又猛，威力其大無比，逼得强悍的鬼子不敢貿然突圍，只好被迫衝向血神島……」

「爹，」儲客申忽然說：「該下令停止追擊啦，否則便要進入血神島的石彈射程啦，而且必須停止射擊，不能把箭矢射光，我們必須防止琉球王可能出動船隻攻擊我們，不是嗎？」

「我知道。」

「那您快下令呀。」

「爲何要我下令，你是總指揮，不是嗎？」

「但您老人家是一幫之主呀。」

「不，」儲客申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兒子，你比爹强，天龍幫今後歸由你全權指揮，不論是戰時或平時，爹從現在起只做個掛名幫主。」

「爹，孩兒不敢……」

「有何不敢？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天龍幫老葉枯枝，暮氣沉沉，阻礙了天龍幫的進步，」儲敢當沉聲道：「是應該輪到你們年輕人掌權的時候了，放手去幹吧。爹知道你會做得比我更好！」

「謝謝爹！」儲客申興奮的叫了起來，他想不到一向固執如鐵的老父竟會有這麼大的改變，不由自主道：「爹！您是世上最開明的父親。」

「別拍我馬屁！」儲敢當含笑瞪了他一眼，隨即正色道：「洗刷唐人是『三等民族』的恥辱，這個重担，就交給你們這代年輕人了！」

「爹，我會的！」儲客申凝肅道：「我會盡力使唐人在島上重新站起來！除非我死，否則我會不擇手段重振唐人之威！」

一頓，他隨即大聲發令道：「停止射擊！所有船隻原地停泊，保持包圍態勢，不可讓鬼子突圍逃跑，另外還須提高警覺，愼防琉球王的船隻進襲！」

「是！」

＊　＊　＊

天龍幫停止了攻擊。

但大和會並未鬆下一口氣。

因爲他們又遭到了另一次攻擊！

——血神島的攻擊！

當他們慌忙的進入血神島的射程之時，忽見漫天的石彈飛也似的砸了過來！

石彈不同於火箭，它是利用機括發射出來，射程遠過火箭，而且殺傷力也大過火箭，一陣石雨漫天而下，狠狠擊在倭奴船上，但聞砰砰聲响起，帆折桅斷，舷穿板破，立刻便打橫急轉，瀕於沉船的邊緣。

可憐，不過刹那間，倭奴船竟已沉沒大半，鬼子紛紛跳海逃生。

幸運未遭石彈擊中的船隻，由於後無退路，只好咬牙往前衝。

而跳海逃生的倭奴人亦全力游向血神島，除此之外，他們再也找不到活命的機會！

可惜的是，有很多人根本無法游到血神島，因爲石彈仍如連珠炮發的猛射而出，射入海水中，激起了浪濤水柱，很多游水潛逃的倭奴鬼子難逃被擊中的命運，連聲慘叫都來不及發出，便沉屍海底。

一時間，鮮血染滿了海域，放眼一片血肉模糊的死屍載浮載沉，好不恐怖駭人。

殘餘的倭奴船隻衝破了石彈網，

加速衝向血神島，企圖一舉登陸與敵人決一死戰。

然而，血神島緊接着發射出了排山倒海的火箭，有若毒蛇般的猛噬而來。

幾乎僅剩的殘餘船隻都中箭着火，無一倖免！

一時間，又見火光冲天，黑烟四起，海天被照得一片通紅！

倭奴人被逼棄大船改乘小艇。

目標仍然是直衝血神島！

——只要能衝上血神島，即使不能活，最少還有與敵人拚命的機會。

形勢逼得他們只有這條路好走，再也無其他路子可供選擇。

因此不管敵人的火箭如何猛烈，他們仍然冒死全速衝刺。

「衝呀！」竹下登樹雙目赤紅，揮着鋒利的倭刀，狂吼嘶叫着：「弟兄們！往前衝！衝上敵人陣地，殺他們個寸草不留！」

「衝呀！」

「殺呀！」

「衝上去殺光幹他娘的唐鬼子！」

倭奴人像一羣被逼得發狂的野獸，個個倭刀出鞘，嘶聲狂喊着。

然而，就在他們衝破火箭網，看看快接近血神島海岸時，忽見海岸四週猛烈燃燒了起來。

「媽！海水怎麼會起火？」

「哎唷！小艇着火啦！」

一時間，驚聲四起，哀號震天，所有的倭奴小艇全都着火燃燒。

當然，很多倭奴人被活活燒死。

一陣陣的燒焦「香味」直撲鼻端，令人以爲遠處有人在「烤香腸」哩。

竹下登樹的小艇也起火燃燒，他面無人色的驚叫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海水怎會起火？」

「別怕！」同船的花柳德兵衛果然見多識廣，他大叫道：「這是中原所產的『黑油』，能浮在海面燃燒，大家只要潛進海裡便沒事。」

話落，他人已噗通一聲跳入海中。

竹下登樹當然也跟着跳進去。

其他未被燒死的倭奴戰士見狀，也紛紛棄船跳海，噗通之聲不絕於耳。

潛入海裡果然便沒事，可是他們卻不能一輩子潛在水裡，不被燒死也要被活活嗆死，他們當然全力向岸邊潛游而去。

幸好離岸邊已不遠，加諸被逼得連潛力都非發揮出來不可，竟眞的有不少人潛游到了岸邊。

一上岸，便見一排箭雨疾射而來。

倭奴人成了活生生的箭靶，立刻倒下了一大片，一時間血雨噴飛，慘聲連天。

「殺！」竹下登樹舞動着倭刀，急急格去迎面射來的疾矢怒箭，瘋狂的大吼着：「弟兄們！我們已經上岸了，要活命，只有殺死敵人！殺！殺！殺呀！」

「殺呀！」

「衝呀！」

倭奴人喊聲震天，前仆後繼，奮勇衝前，像一羣被逼瘋的困獸。

血神島亦衝出了密密麻麻的勇猛戰士，殺聲衝天，刀光刺眼。

「殺呀！」

「衝呀！」

「殺鬼子！」

「剝鬼子的皮！」

「喝鬼子的血！」

「操鬼子的媽！」

一場人類最原始、「最純眞」的肉搏戰已在血神島上正式展開！

* * *

琉球王擁着心愛的妃子睡得正香甜的時候，忽被侍寢官吵醒。

「什麼事？」琉球王的語音大大不悅，哼聲道：「三更半夜的，爲何打擾本王睡眠？」

「啟奏聖上，」侍寢官是一名老太監，聲音陰陽怪氣的，隔着珠簾小心的回着話：「布政司司長大人有緊急軍情參報……」

「緊急軍情？」琉球王微怔了一下，隨即問道：「人呢？」

「在御書房外恭候聖駕。」

* * *

御書房。

「啟稟聖上，」雷根神色頗爲緊張的說：「血神島的戰事已經發生了……」

「什麼？」琉球王驚詫道：「竹下登樹不是說圍困敵人三天之後才發動攻擊嗎？怎麼突然提前啦？」

「老臣也不太清楚，」雷根說：「老臣據報之後，便深夜起身，趕到高崗上觀戰，無奈今夜雲層厚，月黯星稀，只遠遠見到血神島附近海面火光衝天、濃烟遮蔽，殺伐聲隱約可聞，實際情形卻不太瞭解……」

琉球王插嘴道：「你不會派條船去看看嗎？」

「老臣派了，」雷根說：「但卻一去不回，老臣又派幾個人乘坐小艇前往探個究竟，結果又是去而不返，老臣覺得奇怪，因而漏夜進宮，請示聖上。」

「有這種事？」琉球王大感奇怪，沉思了一下，說：「會不會血神島突然發動攻擊，戰事全面展開，你派去的探測快艇被戰火波及，不幸陣亡沉船，因而一去不回？」

雷根道：「敵人已經沒有船艇，如何發動攻擊？」

「也許敵人故作姿態，只燒了部份船艇，仍保留有船隻，引人上當，再出其不意發動突襲。」琉球王說：「無奸不成商，無詐不成兵，不是嗎？」

「但是，竹下登樹說，他很肯定敵人燒燬了所有的船隻。」

「他只看到敵人燒燬停在四週的船隻，」琉球王截口道：「也許敵人在島

上仍藏匿着無數的小艇什麼的，他怎麼知道？」

雷根啞口無言。

停了一下，他試着問：「敢問聖上，是否要發動大軍支援竹下登樹呢？」

「爲什麼要支援他？」

「因爲，」雷根其實心中恨不得竹下登樹一戰而死，才不想出兵支援他，只不過礙於職責，才言不由衷的說：「如果他們眞如聖上所言受到了敵人的突襲，只怕他們掉以輕心，而被殺得措手不及，所以……」

「活該！」琉球王冷冷道：「在戰場上掉以輕心而戰敗，是罪無可恕之事，本王最憎恨這種人了，才不會派兵支援他們！」

「是，聖上明鑒！」雷根心中竊喜，火上添油道：「如果竹下登樹驕兵輕敵，的確是死有餘辜，戰死活該，一點都不值得同情。」

「說是這樣說，」琉球王淡淡一笑：「不管竹下登樹如何掉以輕心，血神島那班賊子想打贏這一仗，只怕難如登天，畢竟倭奴人驍勇善戰，有令人駭懼的不怕死精神，更何況還多了一個天龍幫，血神島的機會可以說微乎其微……」

說着，他掩嘴打了一個呵欠，眼角溢出了倦困的淚水，他看來頗爲疲累的樣子：「本王倒眞想出去觀戰一下。」

雷根察言觀色，討好道：「外頭風寒霧重，能見度差，站在山崗上看也看不清楚，聖上龍體要緊，還是回宮安寢吧，待天明之後再觀看不遲。」

「說得是，反正這場戰沒這麼快結束，明兒還有看頭，」琉球王又打了個呵欠，老態畢露：「前幾天被南宮雪那個女人搞得雞犬不寧，本王徹夜未睡，到現在都覺得懶慵慵的，唉，老了……」

「聖上龍顏煥發，紅光滿面，身強體健，一般年輕人都不及聖上來得精神奕奕哩。」雷根深知琉球王最討厭人家說他老，因此大拍其馬屁道：「老臣已交待竹下登樹儘量活捉南宮雪那個唐人女人，還望聖上對她『大施雨露』哪！」

琉球王龍心大喜，哈哈大笑，口中卻曖昧道：「南宮雪，她一定是個非常來勁的女人，本王只怕奈她不何哩！」

說畢，又是一陣大笑。

雷根一面陪着笑，一面諂媚說：「聖上乃何許人，只怕南宮雪嗯哼哎唷，連討饒聲都發不出來哩！」

琉球王被雷根捧得心花怒放，當下龍顏大悅道：「還是你最了解本王。夜深了，你不必返回府邸，來往奔波，也夠你累了，今晚就在宮中睡一晚，明兒一早陪本王到山崗上觀戰吧。」

「謝聖上恩恤。」

「要不要找個宮女陪你消遣？」

「回聖上，老臣已不復當年勇，不彈此調久矣。」雷根訕笑着說。

琉球王頗感詫異：「你小本王一歲哪，爲何未老先衰？」

「聖上乃人中之龍，虎中之虎，老臣老朽，不中用矣，怎敢與聖上相提並論。」

琉球王大笑。

當他回到寢宮，竟相信自己「神勇善戰」，悍然挺「槍」與愛妃肉搏。

他一副欲大戰三百回合的模樣。

但是，尚未交鋒，便聽得愛妃說：「你怎麼還不進來呀？」

琉球王默不作聲。

愛妃伸手一探，隨即嘰嘰叫：「嗟，我還以爲你吃了什麼神丹妙藥，還不是死東西一條。看，撩撥得我上不了天，下不了地……我不管！」

「小乖乖，別生氣，本王今晚失手，他日養精蓄銳再……」

「我不管！現在你就非得替我先解決不可，是你先撩我的！」

「好，好，小乖乖，別發火，本王照老辦法就是了。」

「那你快點呀！」

「好，好，就來了……」

「……唔……唔……裡面……喂！死東西，再裡面一點呀！」

「哎！咳！咳！小乖乖別這樣，本王已盡了力了，舌頭就只有那麼長呀……咳……咳……再進去，本……本王要喘不出氣，窒息了哪……」

「死了最好！沒見過像你這麼不中用的死蛇爛鱔，下面不行，上面更不濟……算啦，別搞啦，還是我自己來吧……」

琉球王果眞如死蛇爛鱔般的躺下來，不住喘着氣，卻屁也不敢放一個……

捷報頻傳　德怨分明

當然並非世上的男人都像琉球王那樣，至少那些僥倖不死，衝上血神島的倭奴戰士，便絕不是不中用的死蛇爛鱔。

他們兇如餓虎。

他們惡如厲鬼。

說他們是從地獄裡竄出來的兇神惡煞並不過份——事實上他們都是在地獄鬼門關邊緣打滾回來之人，他們歷經了天龍幫的圍攻突襲、血神島的石彈、火箭、黑油……等等的猛烈攻擊，倖而不死。

他們的人數實際上已經少得可憐，大概只剩一百名不到。

但，能生存下來的，除了可說是運氣好之外，其實也說明了他們是大和會的精銳份子。

弱者淘汰，強者生存。

在戰場上更能證明這句話的「眞理性」。

因此，儘管大和會的人數不足上百，血神島的人數多達幾千，但一交鋒下來，血神島方面卻被殺得節節後

退。

這並非是因爲血神島的質素不好，而是主客形勢轉變，大和會除了決一死戰之外再無其他選擇，他們已經抱着拚輸、拚死、殺一個算一個、斬一刀算一刀的心態打這場伕，這種不怕死、視死如歸的氣勢是非常怕人的，簡直可以說是無堅不摧！

所以血神島雖是佔了絕對優勢，卻料不到敵人如此頑强，一時之間竟被攻得陣脚大亂。

「殺！弟兄們！放手殺！拚命殺！」竹下登樹咬牙切齒，怒目瞠睜，一把倭刀舞得呼呼作响，把衝前來的敵人殺得東倒西歪，他拚命大喊着：「弟兄們！要死也要拿出我們大和會不怕死的精神！殺！殺一個算一個！殺光敵人賊子！」

倭奴戰士在他激勵下，個個如出柙猛獅，悍不畏死的舉刀猛砍猛殺，聲勢的確駭人！

忽然，血神島陣營中响起一陣急促的哨聲，然後便見他們突然急速後退。

只不過眨眼，一片密密痳痳的血神島戰士宛如兵敗如山倒般的狂奔撤退。

「追！」竹下登樹見機不可失，當然乘勝追擊，希望一鼓作氣擊垮敵人，一面揚刀追擊，一面揚聲大叫：「追到底！殺到底！一個也別放過！打垮敵人，我們就有活命的機會！」

倭奴戰士當然死追死趕，喊聲震天：

「追呀！」

「殺呀！」

但，追殺了一陣子，突不見敵人的踪跡。

原來是一大片的敵人，不知怎麼的，好像全都突然隱了身似的，竟然連個鬼影都見不到。

放眼四週，除了漫漫樹林、深草、荒石之外，一片靜悄悄的。

「怎麼一回事？」竹下登樹不由自主的停下脚步，望着身旁的花柳德兵衛驚愕問：「敵人怎麼全都不見了？跑得光光的？」

花柳德兵衛凝神戒備，一對鷹眼般銳利的眸子掃視着四週，語音低沉道：「敵人全都躲起來了。」

「躲起來？」竹下登樹不禁仰首狂笑：「原來敵人全都是酒囊飯袋，不堪一擊，殺沒兩下，竟都抱頭鼠竄，落荒而逃！」

「不，」花柳德兵衛冷聲道：「你錯了，敵人並非戰敗而逃。」

話聲剛落，忽聽四週响起弓弩勁射之聲，花柳德兵衛反應最快，大喝道：「弟兄們，臥倒！」

叫聲中，他率先拉着竹下登樹趴倒地下，一排箭雨從他們頭頂呼嘯而過。

然而，還是有數名反應較遲的倭奴戰士躲避不及，死於亂箭之下。

幾排飛箭掠過之後，又是一片靜寂。

竹下登樹趴在草堆中，睜眼掃視了一下四週，確定附近已無敵人之踪跡之後，才慢慢站起身來，長長透了一口氣，對花柳兵衛感激道：「謝謝你，若非你及時救了我，只怕我已中箭身亡……」

話聲沒完，忽近左側樹林似有人影閃動，倭奴戰士有人大喝道：「呀！敵人在那裡！」

「媽的，追！」

幾名手脚俐落的倭奴當先摸了過去。

竹下登樹也帶領着其餘的手下一湧而上。

但他們一撲進樹林中時，却聽得幾聲令人頭皮發炸的凄厲慘叫聲驟然响起。

竹下登樹趕到一看，發現那幾名當先追進林中的弟兄竟全都已氣絕身亡。

——他們掉進了一個幾尺寬、數丈深的陷阱，陷阱裡佈滿了尖刀利刃，穿過了他們的胸膛、頸子、頭顱……

有一兩名掉進陷阱的倭奴鬼子，眼珠瞠睜，彷彿要彈跳出來似的，四肢還微微抽搐着，鮮血如泉湧般的急噴而出，死狀令人觸目驚心。

「媽的！」竹下登樹怒火塡膺，咬牙道：「敵人竟用這種下等遊戲整我們！」

「現在，」花柳德兵衛淡漠道：「你該知道敵人不是敗走了吧？」

「出來！」竹下登樹倏然大吼：「唐鬼子！番鬼仔！有種的就出來跟我們對決，別用這種見不得人的鬼域技倆暗算手段，算甚麼英雄好漢！」

他吼聲如雷，但四週寂寂，敵人毫無迴應。

竹下登樹忍不住又怒罵了起來：「幹你媽的！別像烏龜般的縮頭縮尾不敢見人！是娘生的，有種的，便出來與大爺決一死戰！不敢的，便是狗雜種！歪種！臭種！幹他祖宗十八代的野種！」

他把甚麼「種」都罵了出來，但結果還是一樣，敵人連屁都不肯出一聲。

竹下登樹更怒，正想再度破口大罵時，花柳德兵衛忽冷冷截口道：「別再罵了，戰場上是罵不死人的，爲何不省點力氣？敵人顯然不想跟我們硬碰，他們知道我們現在背死一戰，不願徒增傷亡，因而假意敗走，其實已佈下了天羅地網，重重陷阱，企圖以兵不刃血的方法殲滅我們。」

「沒這麼容易！」竹下登樹憤憤道：「就是死，也要殺他幾個夠本！」

「問題是，我們不熟島上地形，前進找不到敵人，後退又無船隻，敵人可以放心的困死我們，根本不需與我們正面硬碰。」

竹下登樹呆了一呆，不覺輕歎了一口氣：「想不到敵人比我們想像的還要狡猾，我們低估了他們，這是我的錯。」

「這不能算是你的錯，」花柳德兵衛苦澀一笑：「如果有錯的話，就是不該低估唐人，我們總以爲他們是不懂得團結的民族。」

「說得是，」竹下登樹也苦笑道：「想不到天龍幫竟會倒戈相向，否則我們也不會落到這種地步，媽的！我早就該提防天龍幫那賊子。」

「現在說這個已經太遲了。」

「的確已經太遲了，」竹下登樹忽又燃起一綫希望：「我已經知道你足智多謀，機智過人，你是否有甚麼辦法對付他們？」

「沒有，一點辦法都沒有，」花柳德兵衛苦笑更濃：「到了這種地步，任是大羅神仙都救不了我們，除非奇蹟出現，否則我們全都要死在血神島上，一個也走不掉……」

竹下登樹忽截口道：「那也未必，說不定琉球王會派軍支援我們哪！」

「只怕不會，」花柳德兵衛搖搖頭：「不是我潑冷水，現在是深夜，他們正好睡，如何知道戰事已發生？就算知道，他們也以爲是我們突然提前發動攻擊，那會想到我們受到攻擊？因爲他們也和我們一樣，絕想不到天龍幫會突然叛變，不是嗎？」

微微一頓，接口又道：「退一萬步說，就算琉球王發現天龍幫叛變，派出軍艇也救不了我們，因爲你我心裡有數，琉球王的兵卒雖多，但質素差，無論如何不是天龍幫的對手，不是嗎？」

竹下登樹大感洩氣，無言以對。

這時，一直默不開聲的田中角榮忽開聲問：「這麼說，我們死定了？」

老將岸信介也開聲道：「就算琉球王能擊敗天龍幫也救不了我們，因爲戰事一發生，血神島的賊子便會傾全力撲殺我們。」

「不錯！」花柳德兵衛無奈的歎了一口氣：「我們的確只有死路一條，除非奇蹟出現！」

衆人俱皆靜默了下來。

他們的心急速往下沉。

因爲他們都知道這世上沒有奇蹟，縱使有，也未必會降臨到他們身上。

忽然，有人懦怯的說：「如果，我們……我們投降呢？」

「誰？」花柳德兵衛大吼：「是誰說要投降的？站出來！」

一名倭奴戰士怯怯的走前來，不安道：「屬下只是……說說而已……」

話聲未完，竹下登樹驀地倭刀暴捲，一刀斬斷了那傢伙的腦袋。

可憐，那傢伙連聲哀嗥都來不及叫出，便身首異處，一命嗚呼了。

竹下登樹高擧着血淋淋的刀鋒，大喝道：「還有誰想投降的，請站出來。」

沒有人站出來。

當然沒有人站出來。

誰敢？

「很好！」竹下登樹冷聲道：「我們是世上最優秀的民族，絕沒有投降的懦夫！」

一頓，他做出了一個決定：「要死，大家也要死得轟轟烈烈，別辱沒了我們大和會的英名！現在，大家整隊集合，清點人數！」

隊伍很快排好，一點都不像殘兵敗卒，特別是報數聲音嘹亮有力：「一、二、三……」

包括竹下登樹在內，人數僅剩六十八名。

這一伕，竟眞的擊垮了大和會。

世事難料啊！

幸好這六十八名當中，幾名主將都在，除了竹下登樹與花柳德兵衛之外，田中角榮、岸信介、花柳幻舟、東城秀樹、赤木奎一郎……全都安好無恙。

換句話說，他們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作戰能力，如果血神島與他們正面硬碰的話，毫無疑問的會付出相等或是更多的代價。

所以，血神島採用了誘殺、暗殺、計殺的戰略，這實在是聰明之擧。

——戰場上，永無「光明正大」這四個字。

——若把經常高喊「仁義道德」的衛道者送上戰場的話，只怕他比小人還要小人。

竹下登樹不是天眞的衛道者，他當然不會笨到去怪怨敵人的「卑鄙無恥」，他先前用髒言粗語辱駡敵人，無非是想激怒敵人現身決戰，既然敵人不肯上當，那他只好面對了，他檢閱了僅剩的弟兄，並做了最後一次(應該是)的訓話：「各位弟兄！這一伕我們輸了，我只要求各位：戰至一兵一卒，也不要讓敵人看輕我們！現在，我們大家只有一條路，明知道敵人已佈好重重陷阱，等着我們送死，也只好咬緊牙根勇往直前，能殺幾個便殺幾個，知道了嗎？」

「知道了！」倭奴戰士齊齊應聲，聲音竟充滿了震天撼地之氣勢。

好一個倭奴鬼子！

* * *

月兒仍躲在烏雲後面，彷彿是膽小的大姑娘，只露出少許光亮。

這些光亮對竹下登樹他們來說並無多大益處，因爲他們對血神島的地形完全陌生，雖有月光照明，實際上仍像盲人一樣摸索。

他們摸索的目標不是找路，而是找人——敵人。

找到敵人之後便與他們拚命，一直到倒下去爲止。

他們摸索得並不順利。

走了約莫有半炷香工夫，連個敵人的鬼影子也找不到。

他們只好繼續摸索。

夜風相當大，掩沒了他們的脚步聲，吹得草木獵獵作响，也因此更增加了他們靠聽力搜找敵人的困難，只能用眼睛四下搜索。

每一個人都睜大了眼睛。

每見樹草被吹得厲害時，便以爲敵人出現，大家便凝神戒備，隨時等待應付敵人的偷襲。

草木皆兵！

只有這四個字才能形容他們此刻的心情。

這種心情當然難受。

甚至可以說比死還難過。

——死，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他們却等待煎熬死亡的降臨。

等待，本就是一件極考耐性的事情，何況等待的是死亡。

死亡，是任何人的終點。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也是必然的事，因此要做到不怕死的地步並非不可能。

問題是，並非每個人都很樂意死的，特別是在戰場上，不怕死完全是被逼出來的，絕非自願。

任何人被逼不怕死，那股意志並不能持續太久，通常只能做到「心一橫、牙一咬」，不管三七二十一，豁出去啦的境界。

過了這個境界，怕死的本性又會慢慢的動搖你的意志。

——怕死貪生，是你我任何人的天性。

——這世上如果每一個人都不怕死，你想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

大多數人之所以安份守紀，不敢爲非作歹，無所不爲，都是因爲貪生怕死啊，不是嗎？

因此，貪生怕死不僅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實際上還是「美德」哩。

——這個世界之所以還不致於亂到住不下去，都是歸功於你我皆是怕死之徒啊。

事實証明，那羣「不怕死」的倭奴戰士，在黑暗中摸索了一陣之後，忽然有人耐不住死亡的壓迫，狂聲大喊起來：「出來吧！狗操的敵人！你們爲甚麼不出來？出來啊！老子不怕死！等着你們來殺我！來啊！殺我呀！殺死我吧！」

「幹甚麼？」竹下登樹回首冷喝道：「安靜！快安靜下來！」

那人不僅不肯安靜下來，反還大聲的哭了起來：「我受不了！這種等死的滋味我受不了！要死就快點死！請別再折磨我了！求求你們快出來吧……不！不！不！別出來！我不想死！我還年輕！我今年只有十八歲，連女人的手都沒摸過！我不想死！我不想死！眞的不想死……」

緊接着，又有一個人跟着哭了出來：「我也不想死！我有父母親！我有老婆！我有孩子！他們都需要我，他們都不想我死……」

竹下登樹大怒，轉首對田中角榮喝道：「殺了那兩個，別讓他們活着丟人現眼！」

田中角榮應了一聲：「是！」

那兩個一聽，忽拔腿飛奔，拚命哭喊着：「我投降！我向你們投降，你們快快救我吧……哇！」

他們飛也似的隱沒於樹草間，田中角榮自後趕到，一人一刀，劈飛了他們的腦袋！

然而，就在他轉身欲歸隊時，忽聞他慘叫一聲，整個人被倒吊起來飛到了樹上！

竹下登樹面色大變：「他中了敵人的吊索陷阱，快上前去救他！」

他率先撲上前去。

但他只跑了兩步却忽又停了下來。

因爲他發現田中角榮已不需人救。

——田中角榮踩中敵人的吊索陷阱，整個人倒吊着彈飛到樹上時，樹上有一根削尖的利枝，正好刺穿了他的心房，被活活釘死在樹幹上。

好可怕的陷阱！

衆人驚呆住了。

特別是田中角榮並非是立刻氣絕身死，臨死前還死命掙扎，哀聲哭嗥着，身上的鮮血如泉水般的狂噴而出，那恐怖至極的景象，任誰看了都會嚇破膽。

至少，那些「不怕死」的倭奴戰士們，大部份都已面無人色，眼中不由自主的泛起了駭懼驚顫之色。

更可怕的是，就在他們驚愕兀立的時候，四週暗處忽又响起板弓破絃之聲。

這次竹下登樹最機警了，他最先撲倒在地，而且也最先大喝一聲：「卧倒！」

可惜仍是慢了一點。

但聞一片驚嚎慘叫聲，至少有十數名倭奴戰士躲避不及，當場中箭身亡。

「媽的！」竹下登樹大怒，一待箭雨歇止時，一個翻滾，倏地彈身而起，如激光閃電般的衝入敵人發箭處。

他的動作可謂快到了極點。

但敵人顯然比他更快，待他衝至時，早已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四野寂寂，空無一人。

好狡猾的敵人！

竹下登樹氣得七竅生煙，咆哮不止。

倭奴戰士僅剩五十名左右。

稀微的月光掩映下，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們臉上那股視死如歸的悍勇之色已逐漸消失，他們已經有了死亡的恐懼。

終於，有幾個實在捱不住這巨大的壓力，忽然不聲不响的四散逃去。

「站住！媽的！那個敢逃，老子斃了他！快站住！」竹下登樹十分光火，喝聲中，似想追撲而上，但一見那幾

個人分成不同方向逃跑，一時間不知該追誰才好，不免呆楞兀立，忽焉已隱入黑暗裡。

「算了，」身旁的花柳德兵衛忽沉沉歎息了一聲，開聲道：「他們能支持到現在已屬難能可貴，他們已盡了力，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他們非死不可，他們不是聖人，我們也不是，由得他們吧。」

話落，他忽然緩緩舉步離去。

竹下登樹詫異道：「你要去那裡？」

花柳德兵衛邊走邊說：「事已至此，大家只有死路一條，不如各走各的吧！」

「你想私下逃走？」竹下登樹大怒，陡然狂吼：「站住！」

花柳德兵衛頭也不回。

竹下登樹忍無可忍，驀然飛身而起，刀光暴閃，如毒蛇般的砍向花柳德兵衛背心。

這一刀，含怒而出，速度其快無比。

然而花柳德兵衛的刀比他更快，他的背後彷彿長有眼睛似的，刀鋒及將劈至時，忽見他一記詭異至極的側身挪閃，反手一刀便架住了竹下登樹那鋒利無比的刀鋒。

竹下登樹被震退了一步，正想劈出第二刀時，忽見銀光一閃，頸間已被花柳德兵衛冷冷的刀鋒架住。

竹下登樹吸了一口氣，動也不敢動！

「你不是我的對手，」花柳德兵衛冷漠的瞪住他：「整個琉球島，只有張一斧是我的對手，你差他太遠了！」

「你敢弒主犯上？」竹下登樹怒瞪着他。

「我不會殺你，」花柳德兵衛面無表情：「在你極力邀我入幫的時候，我已經跟你有言在先，你我不是主僕關係，我只是盡我的力量幫你把大和會成爲琉球島第一大幫，現在，我已盡了力，但遺憾的是，却挽救不了大和會覆滅的命運，所以我要離開你，明白了嗎？」

「你想投降敵人？」竹下登樹面色鐵青。

「當一個人曾經努力作戰，最後不幸敗於敵手而投降，並不一定可耻，重要的是，你是否眞的曾經盡力過。」花柳德兵衛冷沉道：「我已盡力，即使我投降敵人，你也管不着！」

一頓，忽抿嘴道：「如果，我是個輕易投降敵人的人，那麼我就不會再回來找張一斧報仇了，不是嗎？」

說着，忽抽刀返身，邁開脚步而去。

竹下登樹透了一口氣，忍不住問道：「既然你不是要去投降敵人，那你要去那裡？」

花柳德兵衛頭不回、脚不停：「除了死之外，還有那裡可去。」

「爲甚麼不跟我們一起死？」

「我喜歡一個人死！」花柳德兵衛冷笑：「再說，你心中也知道我一直不喜歡你，我爲甚麼要跟一個不喜歡的人死在一起。」

竹下登樹面上一陣青、一陣白。

花柳幻舟、東城秀樹與赤木奎一即是花柳德兵衛的同門師兄弟，他們見花柳德兵衛要離去，亦追上去說：「我們幾個師兄弟死在一起吧！」

「不！」花柳德兵衛却冷峻拒絕：「你我雖是同門師兄弟，但你們跟我不同，你們當初曾向竹下登樹宣誓效忠，我沒有，所以你們應該保護他，絕不能臨危棄主不顧。」

三人不禁呆立了下來。

花柳德兵衛頭也不回的消失於黑暗中……

竹下登樹喃喃苦笑道：「但願我能瞭解那個怪人。」

花柳幻舟、東城秀樹與赤木奎一即三人相視苦笑，不約而同的說：「他本就是很難令人瞭解的怪人，這世上沒有人能知道他在想甚麼。」

竹下登樹忽然大聲說：「走開！你們全都走開！」

大家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

「幫主！」老將岸信介連忙趨前去：「幫主，您怎麼了？」

「走開！你們全都給我走開！」竹下登樹大聲道：「花柳德兵衛說得對，你們已經盡力了，我沒有理由强迫你們同歸於盡！」

「不！」岸信介老淚縱橫：「我們不離開幫主，我們要保護幫主，我們要與幫主死在一起！」

竹下登樹忽仰天長笑：「我是一幫之主，理該我保護你們才對！這一仗，我們敗了，徹底的敗了，應該由我一個人負責才是，是我無能領導大和會！你們沒有錯，你們已經盡了力，我准許你們投降。」

「不！我們寧死不投降！」岸信介哭着跪了下來：「幫主，我們絕不離開您。」

竹下登樹忽狂笑着拔足而奔，口中大喊着：「來呀！射死我吧！我是大和會的幫主竹下登樹！你們快來殺死我吧！」

「幫主！幫主！」岸信介急急追趕，嘶聲大叫着：「幫主，您等等我們……」

其他的倭奴戰士也都追了上去。

但，他們的輕功顯然不及竹下登樹，不過一忽，便已不見了他的身影……

＊　＊　＊

竹下登樹在黑暗中狂奔。

他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

他只知道當他停下來靠在一棵粗壯的樹幹上喘息之時，他已聽不到部屬的喊叫聲與步履聲。

他已拋棄了他們。

他孤零零的一個人。

一股英雄末路的悲涼湧上了心頭，他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他從沒想到竟會落到這種地步。

沒多久之前，他還是島上風光至極、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於今兵敗幫亡，一切化做灰飛煙滅，說不痛苦是假的。

他終於忍不住掩面飲泣。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

他哭得十分傷心、痛心。

忽然，他收束淚痕，大吼一聲：

「出來吧！別鬼鬼祟祟的！」

一個頎長的身影自黑暗慢慢走了出來。

是柳花花。

「是你？」竹下登樹十分震驚，衝口道：「你怎麼會在這裡？」

柳花花神色複雜，輕歎了一聲：

「你已經走投無路了，爲何不棄刀投降？」

竹下登樹激動的怒吼着：「我妹子三枝呢？你把她怎樣了？你是否殺了她？」

「沒有，我沒有殺她，」柳花花星眸中滑過一縷苦澀之色：「我已經把她送至中原安全的地方……」

「你騙我！」

「我沒有騙你，我不想騙你，也不需要騙你，三枝眞的平安無事。」

竹下登樹怒視着他，他看來並不相信柳花花，但一想此時此刻他已走投無路，死亡在即，對方的確沒有騙他的必要，不禁放緩了臉色，連語音都緩了下來：「你不殺她，是因爲你愛她？」

柳花花心中苦澀一歎，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愛上竹下三枝，他迴避了那個問題：「我想，除非她拒絕，我會盡我的能力照顧她的！」

竹下登樹眼睛突浮上一層薄薄淚光，他吸了一口氣，强抑心中的激動：「告訴她，我並沒有怪她，她始終是我最愛的妹妹……」

柳花花心中一陣激動：「如果你願意投降，我想我或許能保你不死。」

他吞動着喉結，續道：「我是偷偷一個人跑來勸你投降的，希望你把握機會，否則待會大隊人馬趕來，誰也救不了你。」

「不！」竹下登樹凄然一笑：「大和會滅亡了，我身爲一幫之主，怎能苟延殘喘，不知羞耻的投降偷生。」

「戰場如賭場，不是贏就是輸，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看不開。」

竹下登樹搖搖頭：「你不必勸我投降，其實你只要取下我的腦袋，一樣可以領功，你動手吧，我寧願死在你的手下，畢竟你我也算是一家人。」

「不！我並非是想勸降領功，也不想殺你領功，」柳花花激動道：「我答應過三枝，我不會殺你。」

「多謝你的好意，」竹下登樹凄然一笑：「有你這句話，我相信你一定會善待三枝，我也沒什麼牽掛了，我可以從容赴死……」

一頓，足尖一點，身形如箭般的射入黑暗中。

柳花花兀立着……

他的心情矛盾、痛苦。

他應該殺死竹下登樹的，他是島上唐人的最大敵人。但，他也是竹下三枝的親兄長，他無論如何下不了手殺他。

柳花花苦澀的歎了一口氣，迴身欲走時，忽見南宮雪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他身後不遠處。

南宮雪兩手環胸，神態優雅的靠着一棵大樹幹，靜視着柳花花不語。

柳花花脚步沉重的走到她身旁，也學她兩手抱臂，靠着樹幹，仰首睇視着黯淡的夜空：「如果妳是我，妳會怎麼做？」

「我不知道，我永遠不可能是你，」南宮雪也仰視着夜空中的星辰，彷佛在找尋什麼，幽幽然啓齒道：「不過我知道，人，永遠是感情的動物……」

她把目光望向柳花花：「或許，你應該殺了他，橫豎他已經不能活了，我本想代你下手的。」

「那妳爲何不下手？」

「我怕你會怪我。」南宮雪凝視着他：「如果我眞下手殺了他，你會怪我嗎？」

柳花花苦笑：「人在戰場，誰能怪誰呢？或許，應該說妳要怪我才對，我不應因私人感情而對敵人手下留情，不是嗎？」

「我不怪你，」南宮雪很認眞的說：「我知道你其實是個感情豐富的男人。」

「人不應太多情的。」

「我也這樣認爲，最好你把你的所有感情全都給我南宮雪一個人，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煩惱了，不是嗎？」

柳花花的苦澀更濃。

「跟你說着玩的，」南宮雪連忙拉住他說：「走吧，我們離隊太久了，該回去啦。」

*　*　*

回到了陣地，潘猛劈頭就問：「你們兩個跑那裡去了？京京跑去找你們了哪，見到她沒有？」

「京京？」南宮雪詫異道：「我沒見到她呀。」

潘猛說：「她見你們這麼久沒回來，怕你們發生什麼意外，帶着一班弟兄找你們去啦。」

「意外？」南宮雪噘嘴道：「她未免擔心過頭了吧，難道她把我倆當成不堪一擊的跛脚鴨？」

「該不是這麼說，」潘猛笑道：「敵人已被我們逼得走投無路，已成了困獸之鬥，越是這樣，他們的反擊力量越是可怕，可以說是豁了出去的拚命三郎，往往能狂拳打死猛虎，不是嗎？」

「說得是，」南宮雪笑咪咪道：「就

是因爲這樣，我們才採用誘殺暗算手段，不與他們硬碰，免得無謂傷亡嘛。」

「還不是你們跟儲客申想的好法子。」潘猛樂不可支道：「這個方法眞是絕妙好計，一向以不怕死出名的倭奴鬼子，竟已有三十幾人投降啦。」

「眞的？」

「當然是眞的，剛剛你們不在的時候，我接到了各處伏哨的報告，岸信介等十幾人已中伏身死，餘下三十幾名俱皆棄械投降。」

南宮雪大喜：「那已經差不多了嘛，可以跟天龍幫會合趁勝攻打琉球王了呀。」

「還須等一下，還有兩個大敵人沒攬好。」

「那兩個？」南宮雪與柳花花當然心知肚明其中一個便是竹下登樹。

果然，潘猛說：「一個是竹下登樹，另外一個就是花柳德兵衛，他們兩個眞狡滑，一連避過了我們的埋伏陷阱……不過我看也差不多了，我已經下令弟兄們整隊集合，準備與天龍幫會合。」

柳花花問：「天龍幫那邊如何？琉球王有無動靜？」

「沒有，海面上一片平靜。」潘猛說：「我已發出訊號，頂多再半個時辰，天龍幫便會派出所有的小艇，將我們接上船去。」

微微停了一下，忽皺眉道：「噫，京京那傢伙去了那裡？怎這麼久還沒回來？你們留在這裡，我去找找看。」

柳花花接口道：「我們跟你一塊去。」

「不，我們不去，」南宮雪插嘴道：「潘猛，你快去快回吧。」

潘猛朝南宮雪擠了一下眼：「還是妳明白。」

說着，便溜出了陣地。

柳花花楞然：「京京是找我們的，我們爲什麼不去找她？」

「你是眞懵還是假懵？」南宮雪白了他一眼：「你看不出潘猛對京京有意思？幹嗎要不識趣的阻礙他？」

柳花花恍然大悟，訕笑道：「看不出妳眼尖目利哪。」

一頓，忽喃喃自語道：「潘猛那小子，眞是有眼光，京京的確是個令男人心動的女人。」

南宮雪抿嘴不語。

柳花花用眼角偷瞟了她一眼，若無其事又道：「不過他還是沒我聰明。」

「爲什麼？」南宮雪哼了哼。

柳花花笑咪咪道：「如果他夠聰明的話，他就應該知道妳才是世上最迷人的女人啊，不是嗎？」

南宮雪忍不住咧嘴含笑：「算你會說話，我喜歡懂得拍女人馬屁的男人。」

*　*　*

南宮雪與張京京究竟誰比較迷人？

對竹下登樹來說，當然是張京京。

不知怎地，當他知悉妹子竹下三枝安好無恙之時，他本以爲自己可以了無牽掛的從容赴死，但心中却又浮起了張京京的影子。

他希望能在臨死前見她最後一次——即使因而死在她刀下亦心無所怨。

他是否能如願？

看來不能。

因爲就在他在黑暗中摸索時，忽見一片飛蝗利箭急射而來。

竹下登樹慘叫一聲，中箭倒地。

黑暗中標出一隊人來，爲首的正是張京京。

衆人歡呼跳躍着：「哈，是鬼子的頭子竹下登樹，我們終於殺死了那傢伙！」

「太棒了，我們終於爲死去的弟兄報仇啦！竹下鬼子死了，大和會滅亡了！」

張京京心中亦十分激動，望着寂然不動的竹下登樹，下令道：「弟兄們，割下他的首級！」

話落一半，她忽駭然變色。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竹下登樹竟然跳了起來，而且竟還如餓虎撲羊般的衝向她。

衆人齊齊呆住。

他們本以爲敵人已中箭身亡，想不到是裝死，一下子反應不過來。

張京京的反應算是快了一點，她立刻閃身暴退。

竹下登樹的身形却比她更快。

快得很多，快得張京京無從閃避，只覺腰間一麻，竟被他點住了穴道，仆跌地上。

唐山幫的十餘名弟兄大驚失色，立刻舉刀而上，瘋狂的砍向竹下登樹。

竹下登樹暴聲狂吼，如一頭被激瘋的猛獸，悍不畏死的迎向敵人，手起刀落，猛砍猛殺。

不過瞬間，十餘名的唐山幫兒郎竟被他殺得清光，一個不剩。

好一個竹下登樹。

他果然找到了墊本的敵人。

而且，還找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張京京。

——他究竟會對她怎樣？

是否一刀殺了她？

沒有，他並沒有殺張京京，他忽然抱起了她撲向黑暗中。

*　*　*

竹下登樹並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他只知道此處放眼一片林深草長，濃蔭隱蔽，不僅月光微弱，即連夜風都小了許多。最重要的是，憑他敏銳的觸覺與高度的警戒心，看來這附近並無敵人藏匿的跡象。

他將張京京平放草地上。

她被點中了昏睡穴。

她雖然昏迷，但姣美的臉蛋上仍遺留着驚駭的痕跡，似乎她想不到竟會着了敵人的道兒。

她太大意了，也或許她太低估了竹下登樹，沒想到他會裝死。

驚駭的神色中其實還有一抹悔恨。

竹下登樹却有說不出的興奮。

他怎麼也想不到，在走投無路，瀕臨死亡之際，竟能擄獲張京京。

多少個夜晚，他夢想着與她獨自相處，互相摟抱、親吻、愛撫……這個夢想居然實現了。

他緊緊摟着她、吻她、摸她……溫柔的、愛憐的、細膩的，彷彿在撫慰深愛而又多年不見的情人。

他輕輕的吻她的唇、鼻、眼、眉、額、髮絲……一次又一次。

「眞美，妳是我所見過最美的女人……」他閉着眼，臉貼着她的臉，夢囈般的喃喃輕語着：「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得到妳，即使是付出我的生命……京京，我愛妳……自從在那次林中，大雨淋濕了妳，我就被妳深深吸引住了，多少個孤寂的夜晚，我爲妳輾轉反側，徹夜失眠，妳可知道……」

張京京當然不知道，也聽不到他說的話，更不知道他對她的愛撫。

他撫摸她的手、頭、胸、腰、腿……

他的呼吸開始急促。

特別是他顫抖着手輕解她的衣扣，雪白的胸脯映在他眼中時，他已無法制止體內血液的奔騰，整個人已如火山爆發般的興奮起來。

他已耐不住褪下她的紅色肚兜。

一對堅挺如玉的乳房赫然彈跳而出。

「啊！」竹下登樹已幾乎瘋狂，忍不住歎息起來：「眞美！太美了！世上再也找不出像妳這麼美的女人了！京京，我愛妳，眞的愛妳，妳聽到我說的話嗎？怎麼不回答我？」

忽然，背後傳來冷冷的聲音：「你點住了她的穴道，她如何聽得到？」

竹下登樹跳了起來。

竟是花柳德兵衛。

「是你？」竹下登樹鬆了一口氣，隨即冷漠道：「你還沒死？」

「我和你一樣，運氣比別人好一點，到現在還活着。」花柳德兵衛直挺挺的站在一棵樹下，一隻沒有手臂的袖子隨風飄蕩着，看來有幾分詭異，特別是他緊抿的唇角浮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冷漠神情，更讓人覺得高深莫測：「不過，你的運氣還是比我好一點，居然臨死時還能弄到這麼如花似玉的女人。」

「你不是說不喜歡跟我死在一起的嗎？爲什麼要在我面前出現？」竹下登樹冷冷瞪住他：「你爲什麼還不滾呢？」

「你錯了，」花柳德兵衛皮笑肉不笑：「是我先到這裡來的，只不過你沒看見我吧。」

目光一轉，望向草地上的張京京：「她就是張一斧的女兒？果然長得標緻，怪不得你對她神魂顚倒，女大十八變哪，兩年多前，她還只是一個黃毛丫頭呢！嗯，她長得倒有幾分酷似她父親，只可惜她看來並不如她父親小心謹愼，否則怎會落在你這個畜牲手裡？」

「你說什麼？」竹下登樹霍然睜目：「你竟敢罵我畜牲？」

花柳德兵衛只是朝他笑笑，忽道：「記不記得你在船上曾問我爲何反對久困血神島，當時我只說出了第一個理由，你一直想知道我的第二個理由是不？」

竹下登樹楞住，不覺忿道：「你這個瘋子，當時我問你，你不肯說，現在說這個幹什麼？咱們已全軍覆滅，說了有屁用。」

「不，有用的，對你來說絕對有用！」花柳德兵衛的眼神如鷹般銳利，口語亦如冰般冷肅：「我的第二個理由是：即使你能圍困到血神島完全癱瘓，因而活捉張京京，想對她強暴非禮，也絕不會得逞！」

「爲什麼？」竹下登樹楞然。

「因爲，」花柳德兵衛一字一句道：「我絕不會袖手旁觀，我一定會殺了你。」

竹下登樹呆住。

「現在，」花柳德兵衛眸光倏冷：「你若敢對她再進一步非禮的話，那麼，這座樹林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竹下登樹迷惘：「我非禮她，關你什麼事？莫非你也暗戀她？」

花柳德兵衛冷笑道：「她只是個後生小輩，我花柳德兵衛再怎樣也不會去暗戀一個差我十幾二十歲的女人……」

「那你爲何不准我非禮她？」竹下登樹發現要瞭解花柳德兵衛簡直難過唸唐人的四書五經：「她是我們的敵人，而且她還是斬斷了你一隻手臂的張一斧的女兒，你爲何要護着她？」

花柳德兵衛答非所問：「我之所以遠渡重洋來琉球島，是因爲我想忘記傷心地。在東瀛江戶，我本有一個戀人，我們本準備成親，只待我參加一次重要的比武大會之後，誰知……」

「誰知怎樣？」竹下登樹問。

花柳德兵衛那雙冷漠的眼睛突浮上一層薄薄的淚光：「誰知她竟在比武大會的前幾天，遭到一批畜牲人渣打劫，她慘遭被強暴的惡運，最後含恨自殺……」

說到末後，他的語音已逐漸模糊，眼梢的淚水也倏地滑下。

竹下登樹默默的望着他，半晌才道：「原來你有這麼一段傷心往事。」

「現在，」花柳德兵衛吸了一口氣，又回復了原先的冷漠，冷聲道：「你既已知道我爲何憎恨非禮女人的男人

了，我奉勸你最好替她穿上衣服，然後是一刀殺了她，或是放她走，悉聽尊便，就是不准你非禮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不明白，」竹下登樹瞇眼道：「張一斧斷了你一臂，她是張一斧的女兒，對你來說……」

「那是兩回事！」花柳德兵衛冷冷截口道：「張一斧是張一斧，張京京是張京京，爲什麼要扯在一起？斷我手臂的是她父親，又不是她，我怎能把這筆帳算到她頭上？」

一頓，沉沉又道：「再說，當年我和張一斧是光明正大的決鬥，我技不如人，夫復何言？而且，當時的情況，他其實也可以趁機補上一斧，那是生死決鬥，他有權殺死我的，但他却沒有這樣做，我雖然恨他，但他畢竟也是個值得尊敬的敵人，即使我沒有那段傷心往事，我想我也會看在張一斧的面上，絕對不准你強暴蹂躪他的女兒！」

竹下登樹啞口無言。

他終於瞭解花柳德兵衛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他沉默了一下，冷聲問：「如果我堅持她是我的戰利品，我有權處置她，你會怎樣？」

「不怎樣，」花柳德兵衛毫不考慮道：「我只不過會在你達到目的前，一刀殺了你！」

猛一頓，冷冷又道：「我已經把我的意思表達得很明白了，你趕快做出抉擇吧，一刀殺了她或是放她走，悉聽尊便！」

竹下登樹目光浮動，緩聲道：「我既不殺她也不放她……」

花柳德兵衛目露殺機，手按刀柄……

「等等，我話沒說完，」竹下登樹深知不是他的對手，連忙揚聲道：「我利用她來要脅敵人總可以吧？」

花柳德兵衛楞了一下。

竹下登樹面色陰沉：「她是張一斧的女兒，在血神島亦應佔有相當地位，我們可以利用她爲人質，做爲與敵人談判的本錢，說不定還有一綫生機哩！」

竹下登樹這番話十分有理。

花柳德兵衛想了一下，忽從懷中掏出一條繩索丟給竹下登樹：「這是天蠶索，你綁住她的雙手，解開她的昏睡穴，再點住她部份穴道，令她能走動，但不能運功與開聲呼叫。」

「爲什麼要這樣做？」竹下登樹問：「我抱着她不就可以了嗎？」

花柳德兵衛冷冷道：「還是別抱着她好，免得你制止不住想佔有她的慾念。」

「你！」竹下登樹憤怒道：「你未免太看不起我了！」

「我本來就看你不起，」花柳德兵衛冷笑：「我從來就沒說過看得起你，不是嗎？」

竹下登樹氣得幾乎要撲上去活活捏死他，但他比誰都知道他絕不是他的對手，只好忍辱吞聲的蹲下身子爲張京京穿上衣服，然後用天蠶索綁住她雙手，再解開了她部份穴道。

張京京醒過來之後，一見自己身陷敵手，芳心駭懼，再一看自己衣衫凌亂，不禁淚如泉湧，痛不欲生，張口想罵，却又被點住啞穴，口不能言。

「放心，妳沒有事，」花柳德兵衛瞭解她的心境，溫和道：「我們只不過想利用妳當人質罷了。」

張京京定定神，發覺身體並無異樣，心中好過了一點，不禁怒狠狠的瞪住竹下登樹。

竹下登樹的態度相當好，他似乎連聲音都捨不得對張京京大聲：「我不會傷害妳的，妳帶我去你們的陣地，只要條件談得攏，能讓我獲得足夠的安全保障離開血神島，自然會放了妳。」

張京京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依言帶路，當她緩緩抬動脚步往前走，經過花柳德兵衛面前時，竹下登樹不知是否不小心，一脚絆了她一下，張京京身無武功，平衡不住身子，嬌軀竟往前傾跌下去。

「小心！」花柳德兵衛本能的伸出手攙扶她。

但他突然又急速縮手。

因爲就在他扶住張京京的手臂時，眼角忽見一抹冷冷的刀光猛烈撲來。

竹下登樹猝然對他出刀。

花柳德兵衛大駭。

他已失去了拔刀的先機。

因爲他只剩下一隻手，而那隻手只才縮回一半，根本來不及拔刀。

刀光已飛到他面門不足半尺處。

無論誰來看，他已無法躲過竹下登樹那凌厲惡毒而又陰險無比的一刀。

竹下登樹的唇角已不自覺的浮起了一抹自得喜悅的獰笑。

眼看花柳德兵衛即將血濺五步，說時遲，那時快，忽聞一聲暴喝，一個高大的身影自黑暗的草叢間猛竄而出，一撮冷冽的刀光飛也似的劈向竹下登樹後腦袋。

刀鋒未至，刀風已刺人膚痛。

好快的一刀。

竹下登樹悚然一驚，本能的收刀迴身，拚命的架住背後的刀鋒。

「鏗！」兩撮火星激竄倏逝！

竹下登樹已成功的擋住了背後偷襲的一刀，但却嚇出了一身冷汗。

那人沒有再攻出第二刀，他藉兵器撞擊之勁，滴溜溜的在空中翻了一個滚，倏如猛鷹俯衝而下，撲向張京京。

這當中，竹下登樹已看清那人竟是潘猛，而且也看清了他想救張京京的用意。

「誰也不能從我手中搶走她，她是屬於我的！」暴吼聲中，竹下登樹已一刀劈了過去。

這一刀，幾乎聚集了他畢身的功力，快得不能再快，狠得不能再狠。

因爲，他絕不容許任何人搶走「他的」張京京。

潘猛已攔腰抱住張京京。

但却無法躲過竹下登樹的刀鋒。

眼見潘猛即將慘死刀下時，花柳德兵衛突然猛力踢了他一脚。

一脚把他連同張京京踢飛了出去。

潘猛「哇」的一聲，一口血箭狂噴而出。

但他却因此而躲過了竹下登樹要命的一刀。

竹下登樹砍了一個空。

他立刻掄刀再次撲向跌落地上仍未爬起來的潘猛，大喝道：「潘猛！你這個番鬼仔，拿開你的臭手，不准你碰髒她的衣服！」

他這一刀依然快而狠。

可惜只揮出了一半。

因爲半空中突又飛出一把刀，一把和他一模一樣的倭刀——花柳德兵衛的刀。

兩刀在空中猛烈撞擊。

竹下登樹被震退了兩步。

花柳德兵衛飄身落地，擋在他前面。

竹下登樹發狂怒叱：「滾開，別阻擋我搶回我的張京京。」

花柳德兵衛冷冷的瞪着他。

「媽的，你這個叛徒！」竹下登樹咬牙切齒，飛身出刀。

花柳德兵衛倏然蹲身跪地，刀鋒如猛蛇出籠般的往上急刺倏挑。

．竹下登樹雄壯的身軀從他頭上飛掠而過的一剎那，花柳德兵衛冷利的刀鋒正好刺穿了他的小腹。

血，如仙女散花般的灑下。

「砰」一聲，竹下登樹跌到了草地上，正好跌在一臉驚慌之色的張京京身旁。

他努力的想站起來，却發現下身已逐漸痲痺，用不出力道，於是他只好撐起手肘向前爬。

「京京，京京！」他喘着氣，艱辛的想爬近張京京：「妳是我的，誰也搶不走妳……京京，別怕，我會對妳很好，我會一輩子愛妳……京京……」

張京京與潘猛同跌躺在地上。她雙手被綁，部份穴道又被制住，再且又被潘猛抱住，起不得身；而潘猛吃了花柳德兵衛一脚，內腑受創，一時間也站不起來，兩人只得眼睜睜的看着竹下登樹爬近來。

花柳德兵衛則神色哀憫的注視着竹下登樹。

竹下登樹爬到花容失色的張京京身旁時，早已渾身浴血，被他爬過的草地全都變成鮮紅色，但他看來却毫無痛苦之色。相反的，他的眼裡却發着光，語音也充滿着奇異的興奮：「京京，別怕，有我保護妳，這世上沒有人能欺負妳……來，我……讓我幫妳解開繩索……」

張京京驚駭得想畏縮躲避，但當她看到他眼瞳裡閃着那抹令人心顫的光芒時，她竟不由自主的將雙手伸到他面前去。

「來，別怕，我會幫妳解開繩索……」竹下登樹大口大口的喘着氣，一雙染滿血泥的大手猛烈的顫抖着，顯得十分艱難吃力的想解開張京京腕上的天蠶索：「我解得開的……我一定解得開……解……得……開……哈！看！我眞的解開了……京京，妳……妳高不高興……」

竹下登樹終於解開了張京京的繩索，但，他也終於嚥下了他此生中的最後一口氣。

他的死相並不恐怖，相反的看來十分祥和，唇角似乎還含着一縷微笑。

他仍緊握着張京京的手，至死不肯放開。

這一刹，張京京終於忍不住滚下了一顆晶瑩的淚珠。

花柳德兵衛忽朝竹下登樹的屍體跪下，大叫了一聲：「幫主！」

他終於承認他是「幫主」。

這時，潘猛已覺得好一點，勉強能運行體內眞氣，奮力解開了張京京的穴道。

張京京穴道解開，連忙扶他起身，倉惶問道：「你還可以吧？」

潘猛朝她笑笑：「死不了。」

花柳德兵衛這時已緩緩起身。

「謝謝你救了我倆，」潘猛誠摯道：「我保證，你一定可以活着離開血神島！」

花柳德兵衛沉聲道：「我只有一個要求……」

「請說！」

「請別折磨島上的倭奴人。」

「我答應你！」潘猛用力點頭。

「謝謝！」花柳德兵衛朝潘猛一鞠躬。

潘猛連忙彎身回禮，一抬頭，忽見他盤腿坐地，手中倭刀倏然朝自己的腹部切下。

「不要！」潘猛與張京京雙雙奔上前去想制止他。

但，一切都太慢了。

鮮血噴滿了草地，花柳德兵衛的身軀已緩緩的仆倒下去。

他用自己的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也結束了這場冷酷無情的戰爭。

不，並未完全結束，血神島與天龍幫仍需面對另外一場戰爭——對琉球王之戰。

這一仗比對大和會之戰更重要。

唯有贏取這一仗他們才能在島上繼續生存下去。

——戰爭，固然無情可憎，但歷

史告訴我們：沒有戰爭也就沒有和平，就如同沒有黑夜也就沒有白天一樣，那是無可奈何之事。

戰爭，本就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不是嗎？

張京京與潘猛收拾起戚戚然的心情，返回陣地之後，率領弟兄們登上天龍幫的戰船，再度面對另一場決定性的最後一戰。

＊　＊　＊

當琉球王在睡夢中被一臉驚慌的雷根叫醒時，敵人早已殺進了皇宮大內。

這一仗，琉球王垮了。

就和世上的每一個帝王一樣，最終都會有被擊垮的一天，而且失敗的因素也都大同小異，沒有一個不是亡於本身的腐化與橫暴，而激起了「官逼民反」式的起義(其實也就是造反)浪潮，最終掩沒了自以爲偉大的帝國王朝，成爲「歷史」。

——戰爭創造歷史，歷史製造戰爭；戰爭與歷史，就如同佛家所說的因因果果，生生不息。

故事應該在高潮中結束，琉球王的下場不用細表，也不值得細表，最重要的是——戰後的島上唐人，他們應該如何更有利的生存下去？

——是否仍應高高在上、自命清高、自以爲文化高人一等而自我建造一道牢不可破的「長城」，高喊「不是人的東西」——龍的傳人萬歲？

＊　＊　＊

慶功宴上。

年事已高的誓不低頭令人驚喜的宣佈因年齡關係而將琉球王之寶座讓給潘猛，獲得了全場的掌聲，一致擁護通過。

潘猛成了新的琉球王，第一件事便是論功行賞，犒賞有功人員，皆大歡喜，自是不在話下。

但在處置戰敗之倭奴人的意見上却出現了分歧。

潘猛說：「在血神島投降的倭奴人有三十幾人，大和會的留守人員被俘的有四十幾人，若連婦孺老弱計算在內，則多達兩百多人，這些人應如何處置？」

柳花花首先說話：「戰事既已結束，就把他們連同島上的倭奴百姓一樣，勒令撤回東瀛，永不得再踏足琉球島半步。」

王雪濤附和道：「我同意。」

南宮雪却大聲道：「我反對！」

柳花花愣了一下，問道：「爲什麼？」

南宮雪說：「大和會的老弱婦孺與倭奴百姓，是應該讓他們無條件返回東瀛，但那七八十名的俘虜應公開處決問斬！」

「千萬不可！」王雪濤忙不迭道：「殺戰俘，豈非讓人說我們唐人殘暴不仁？」

儲敢當點頭道：「我贊同王幫主的說法，殺戮倭奴俘虜，有失人道。」

南宮雪反問道：「別忘記，大和會也殘殺了我們衆多唐人俘虜，你們怎麼說？」

王雪濤與儲敢當一窒。

柳花花說：「倭奴人殘殺我們唐人俘虜，是他們殘忍霸道，我們不能跟他們一樣。」

「爲什麼不能？」南宮雪反駁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有什麼不可以？」

「南宮姑娘，」畢百勝開聲道：「我們的古聖先賢教導我們寬恕敵人，以德報怨，不是嗎？」

「以德報怨？」南宮雪輕笑了起來：「那我們應該拿什麼報德？」

王雪濤說：「當然是以德報德，難道還要以怨報德嗎？」

南宮雪又笑了起來：「別人以德對我們，我們報之以德，那是理所當然；但別人以怨對我們，我們同樣報之以德，豈非成了德怨不分？」

王雪濤又是一窒。

南宮雪忽激動的緊握雙拳，凝聲道：「倭奴人殘酷的屠殺我們的俘虜，如果我們爲了表示『泱泱大國之風』而以德報怨，除了說明我們唐人是德怨不分的民族，而且還是懦弱鄉愿的民族。將來，別人高興就來欺負我們唐人，贏了就可以任意宰割我們，輸了，就被我們『以德報怨』安全遣返，不是告訴人家我們唐人好欺負嗎？世上有這麼便宜的事嗎？」

「我同意妳的觀點！」儲客申忽也激動道：「愚蠢可笑的『以德報怨』只能說明我們唐人自大無知，一旦我們衰微的時候，更加能引得外來民族想欺負我們！猴子吃柿子，專挑軟的吃；鬼怕死人，我們不能盲目的做爛好人，誰敢欺負我們唐人，除非我們無能，否則絕對是『以怨報怨、以德報德』，絕不是他媽的以德報怨！」

一向懦弱而沒什麼主見的張帥帥忽也大聲道：「對！殺死倭奴俘虜，這是他們應得的懲罰！也讓全世界的人知道，誰敢欺負我們唐人，他們就必須心理有所準備：我們不會饒恕他們！」

一直沉默不語的張京京亦張嘴道：「我贊成南宮雪的做法，但是……」

「但是什麼？」南宮雪問。

潘猛苦笑道：「她的意思，我和她曾經答應花柳德兵衛的要求，不要折磨島上的倭奴人。」

「我們不是折磨他們，」南宮雪抿嘴道：「我們不會像大和會對我們的戰俘一刀一刀的割耳、削鼻、挖眼那樣殘酷的折磨他們，我們可以一刀斬死他們！」

「不錯！」儲客申點頭道：「花柳德兵衛也只不過是要求別折磨他的同胞，並未要求不要殺他們，他顯然也知道分寸，不是嗎？」

潘猛點點頭，隨即問道：「有誰反

對南宮雪的「以怨報怨」？

持反對意見的柳花花、王雪濤、儲敢當、畢百勝等人皆默不出聲。

他們終於同意：

——國家民族之間，永遠以「利益」爲優先，以「強權實力」爲後盾，而且永無「道義」可言。

＊ ＊ ＊

月光如水，離別前夕。

「真的明天就要走了？」張京京眸眶紅紅：「爲什麼不肯多留幾天陪陪我？」

「不是我不肯陪妳，」南宮雪亦顯得依依不捨：「離開故國家園這麼久了，我怕我爹他老人家擔心，我想念我的家人。」

「妳以後還會來嗎？」

「當然會，」南宮雪說：「傻丫頭，別難過，妳其實也可以常到中原來找我呀。」

張京京低首拭淚，忽凝眸問：「有件事，我想妳幫我拿主意……」

「什麼事？」

「潘猛昨天向我求婚……」

「真的？」南宮雪含笑道：「真是太好了，那妳不成了皇后娘娘？」

「別取笑我，」張京京嬌嗔道：「我還沒答應他呢。」

「爲什麼不答應？」南宮雪笑咪咪道：「如果是我，三更半夜都答應了哪！」

張京京輕捶了一下她的香肩兒，嘸嘴道：「人家跟妳說真的，妳認爲我該不該嫁給他？」

南宮雪斂起嬉態：「婚姻的事，在於當事者雙方的決定，我怎敢替妳拿主意？」

一頓，凝眸問：「妳愛不愛他？」

張京京睇眼道：「老實說，我並不知道我是否愛他……或許說，這段日子的患難相處，我並不討厭他，只是有點喜歡他罷了。」

南宮雪眨眸道：「既然妳認爲並未到愛上他的地步，何必急於考慮他的求婚？」

「撇開這個因素不說，」張京京凝眸問：「妳贊不贊同嫁給番鬼仔？」

「番鬼仔？」南宮雪訝異道：「潘猛已下令全琉球百姓改唐姓、穿唐服、說唐語、寫唐字，而且還在皇宮大門口建立了一座『守禮之門』的大牌坊，在在都說明他已不是番鬼仔了，不是嗎？」

「但心理上總還是覺得怪怪的……」

「既是如此，何必勉強自己？那妳就別考慮這樁婚姻算啦。」

「但是，我如果嫁給他，妳是否認爲對島上唐人更有利？」

「當然啦，你成了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自然能更加有力照顧島上唐人，」南宮雪旋又道：「不過，潘猛既已全力推行唐化政策，已經不分彼此啦，不是嗎？」

「任何政策並非永久不變，潘猛或許不會變，但誰知道以後的繼任者將持何種態度？」張京京肅穆道：「我是這樣想，不管琉球人如何唐化，我們唐人總是在心底視他們爲番鬼仔，多少還會有些隔膜，如果我嫁給潘猛，打破島上唐人不與異族通婚的觀念，鼓勵各族人勇於、樂於通婚，那麼幾代人之後，島上所有的人都具有唐人血統，也就不再會有種族隔離，或種族歧視的事情發生了，妳說是不是？」

南宮雪歎息道：「原來妳爲了這個才考慮潘猛的婚姻，妳真了不起……」

「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張京京凝眸道：「我只怕母親和二叔會反對，我需要人支持鼓勵我，特別是妳的支持鼓勵，因爲妳是我世上最要好的朋友。」

「京京！」南宮雪激動的抱住她：「我支持妳，如果妳真願意嫁給潘猛，我願意祝福妳，更願意留下來參加妳的婚禮……」

「真的？」

「真的！」

兩人緊緊抱在一起。

＊ ＊ ＊

張京京在南宮雪的支持與祝福下，終於成了潘猛的妻子。

當然也成爲島上的第一個唐人皇后。

自此，琉球正式成爲華夏民族的一部份。

但是，曾幾何時，她竟比台灣、澎湖以及中國東北還要早落入倭奴人手中。

經過「八年抗戰」，死了無數的中國人，終於要回了台灣、東北，但琉球被「託管」之後還是落回倭人手裡，變成了「大日本」的「沖繩島」。

「偉大的炎黃子孫」，「偉大的龍的傳人」，我們是否還要歌頌「儒家精華」——以德報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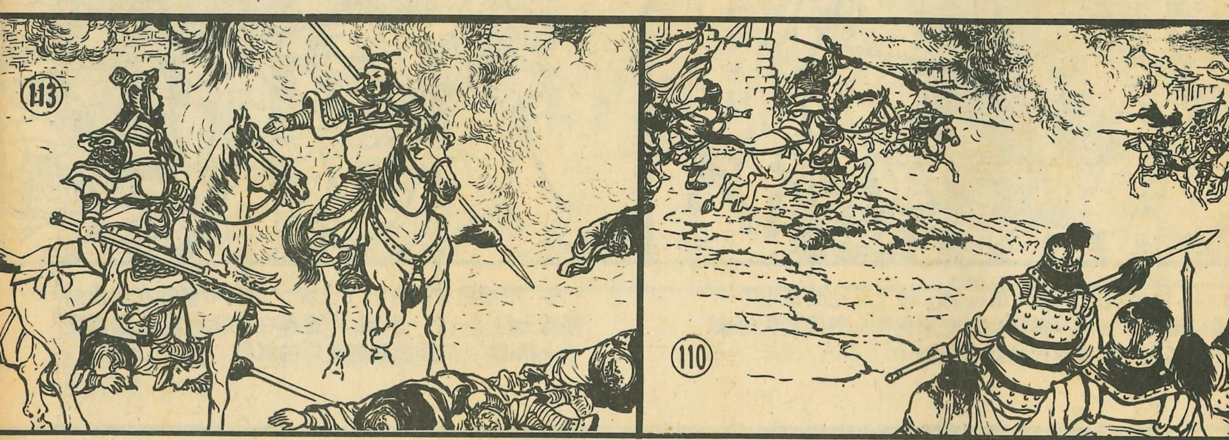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七

三讓徐州（四）

徐正・編繪

109　轉眼跑到州衙前面，曹操留神一看，街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才知道中了計，連忙撥轉馬頭，大叫退兵。





110　忽然州衙中一聲炮响，四面升起漫天烟火；戰鼓响個不停，喊殺的聲音又像翻江倒海一般。這時，東面街上轉出張遼，西面街上殺出臧霸。曹操拼命抽打坐馬，向前飛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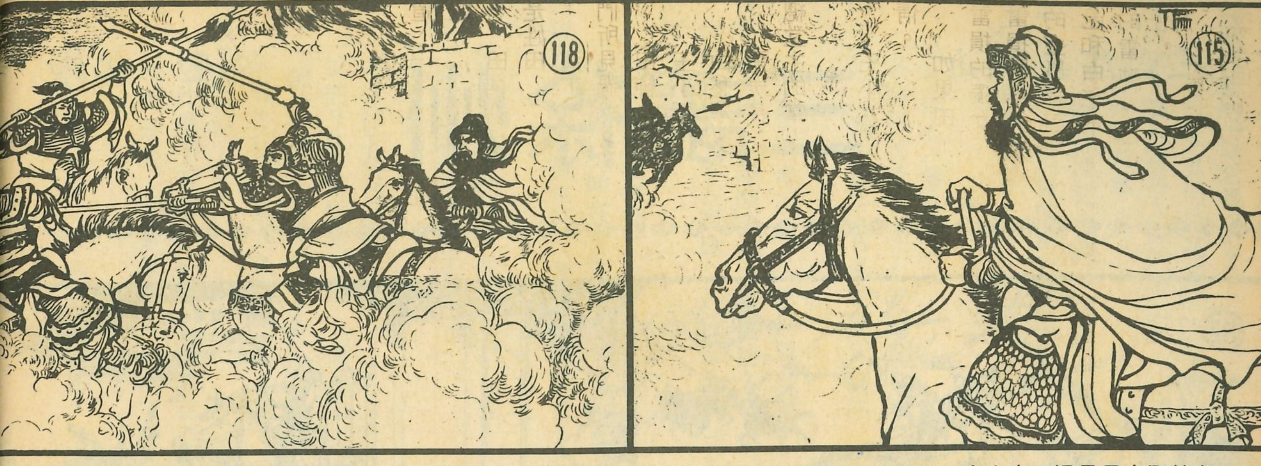
111　他逃到北門，路旁跳出郝萌、曹性，大殺一陣；轉向南門，又被高順、侯成攔住。

112　典韋咬緊牙根，拼命保護曹操衝殺出城。曹操却被高順截住，追不上去，只得再向北門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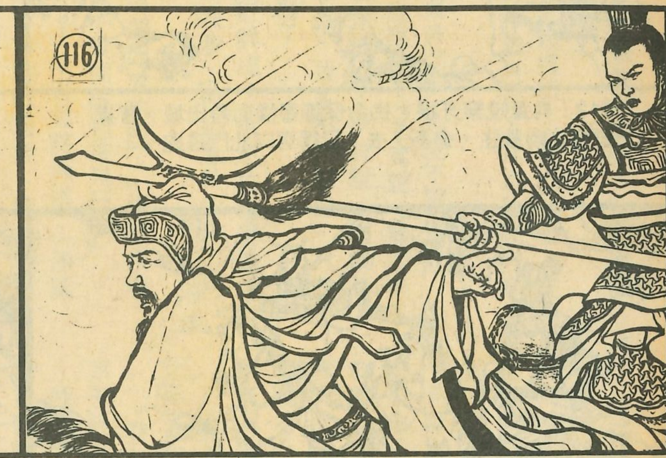
113　典韋殺到吊橋，回頭不見曹操，便翻身再殺進城去，在城門口碰到李典，問曹操在甚麼地方，李典說他也不曾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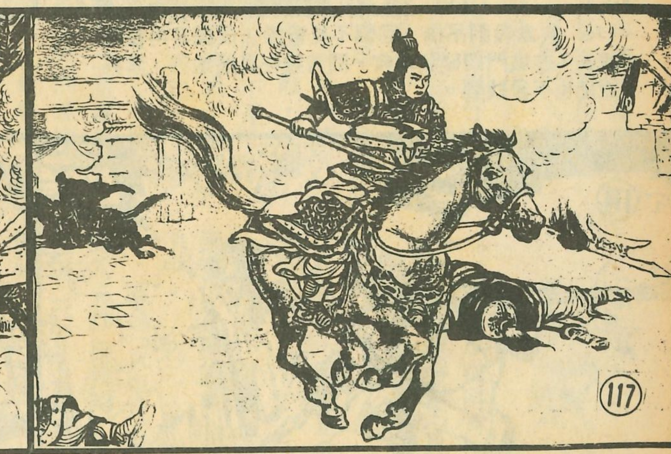
114　這時，城門口的烈火燒得半天通紅。典韋叫李典到城外去催救兵，自己冒烟突火殺進城去找曹操。



115　再說曹操逃往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着畫戟飛馬跑來。曹操連忙用袍袖遮住了臉，大着膽子從呂布身旁竄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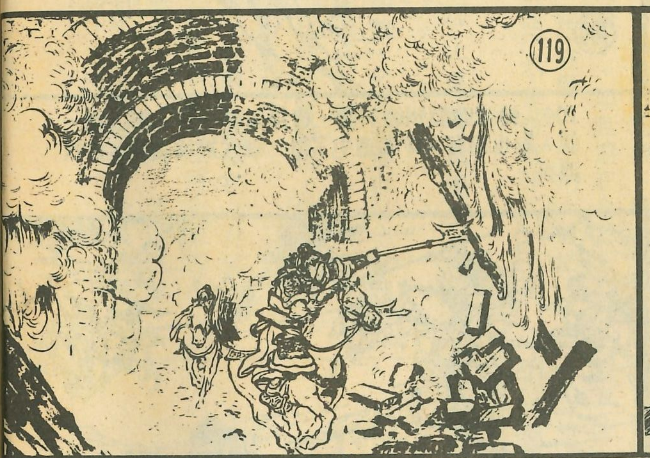


116　不想呂布轉身追了上來，用手中畫戟在曹操的帽盔上打了一下，問道：「曹操在甚麼地方？」曹操隨手一指道：「前面那個騎黃馬的就是。」



117　呂布一聽，丟下曹操，縱馬向前追趕。曹操驚出一身冷汗，急忙撥轉馬頭，望東門奔去。

118　將近東門，正好碰到典韋。典韋保護着他，殺開一條血路，來到城門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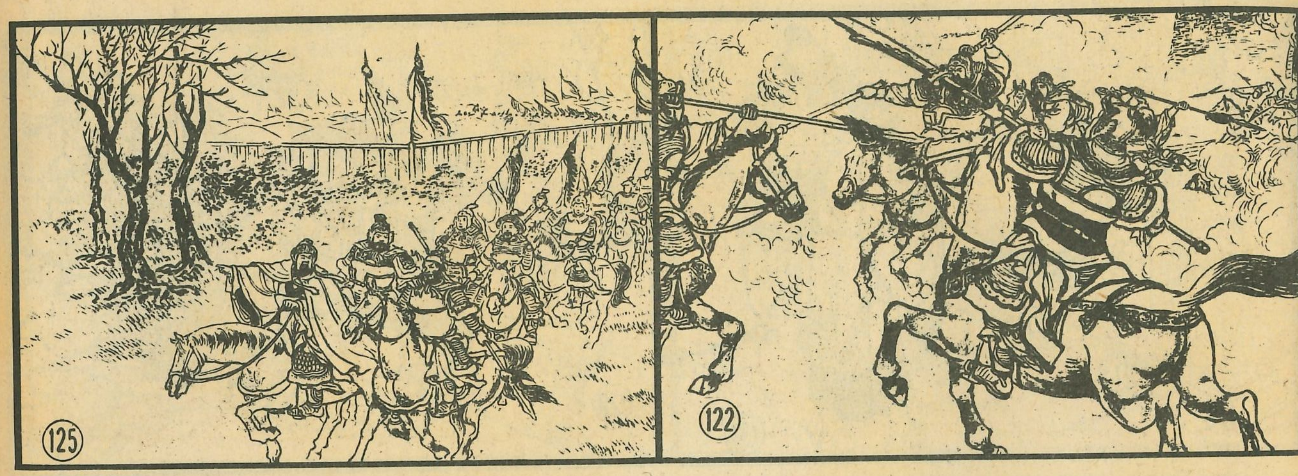
119　這時城門口的火焰正盛，城上又把柴草推下，遍地變成了火海。典韋用戟把火撥開，飛馬從火堆裏逃出城去，曹操緊緊的跟在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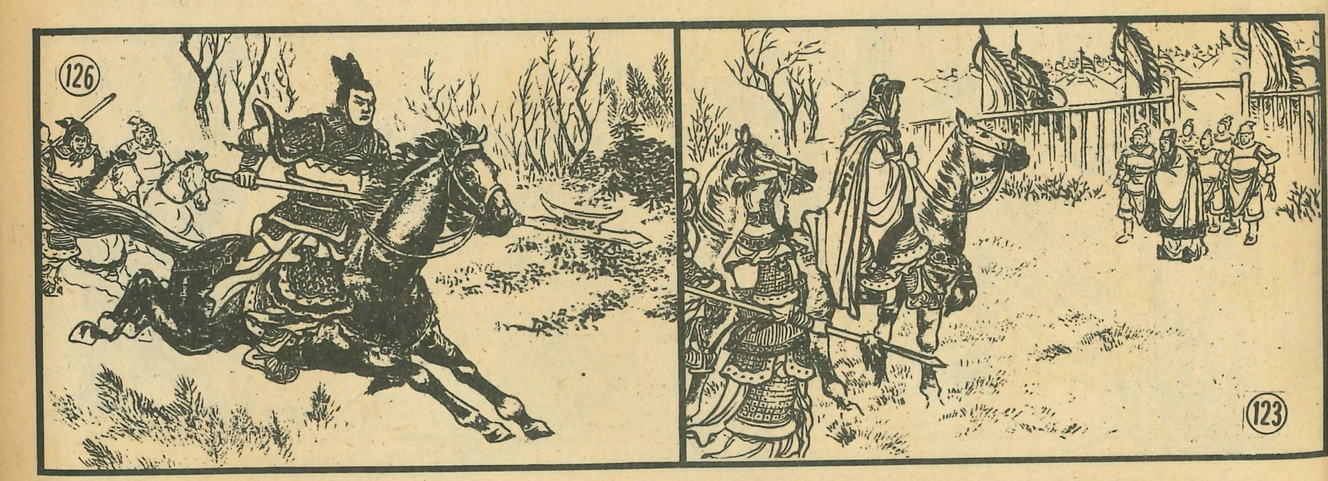
120　剛衝到城門洞裏，上面突然掉下來一根燒斷的大樑，正好打在曹操的戰馬腿上，那馬撲地倒了。



121　曹操用手托住大樑，把它推倒地上，手臂、鬍鬚、頭髮都被火燒傷。典韋連忙回馬來救，正好夏侯淵也趕到了，兩個人一同救出了曹操。



122　曹操騎着夏侯淵的馬，典韋在前面殺開一條血路，三個人衝過了吊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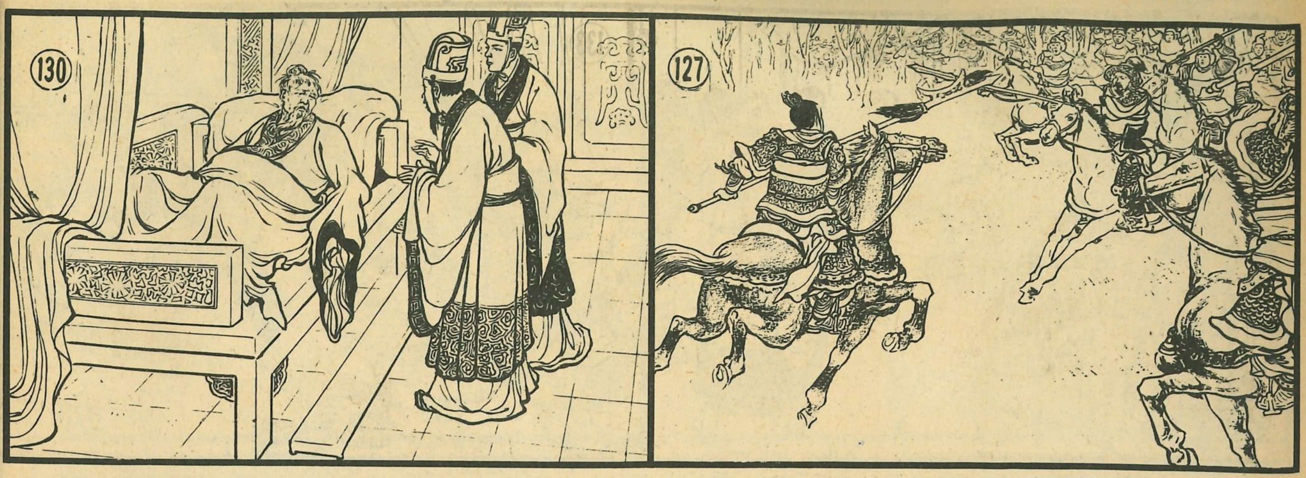


123　直到天明，曹操才回到大寨。郭嘉等人慌忙把他接入。

124　衆將來拜見問安，曹操仰天大笑道：「誤中匹夫奸計，我一定能夠報仇！」郭嘉知道他已經有了計策，便道：「有計最好馬上就用。」

125　曹操馬上傳令：軍中掛孝擧哀，假說他被火燒傷，回寨後就死了。他自己却帶領大部份人馬，悄悄地往馬陵山埋伏。

126　早有人來到濮陽，把消息報告呂布。果然不出曹操的預料，呂布立刻率領人馬，殺奔馬陵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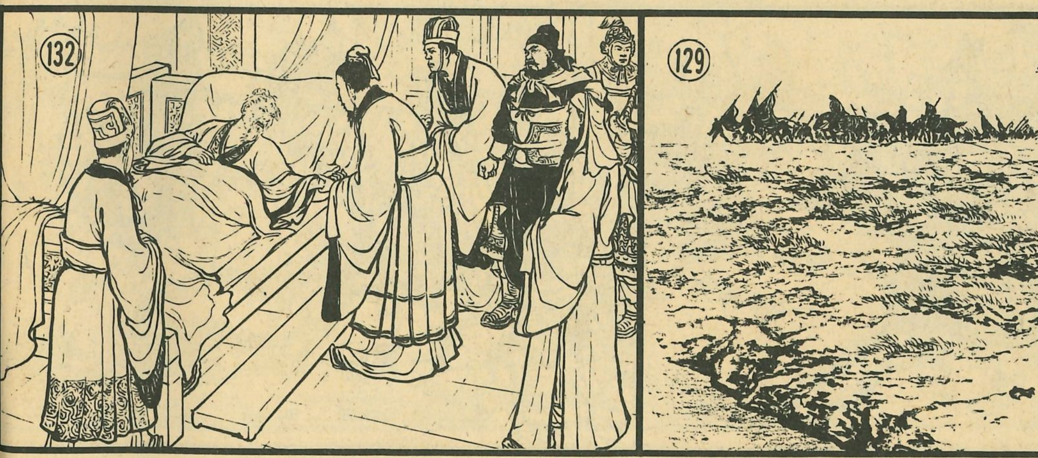
127　剛剛逼近曹營，猛聽得一聲鼓响，山谷裏，林子裏殺出無數曹兵，把呂布軍團團圍住。呂布左衝右突，拚命死戰。

130　陶謙這時已經六十三歲了。忽然得了重病，忙召糜竺、陳登商議後事。糜竺勸他乘着現在病重，再把徐州讓給劉備，以防明春曹兵捲土重來。陶謙便派人到小沛去請劉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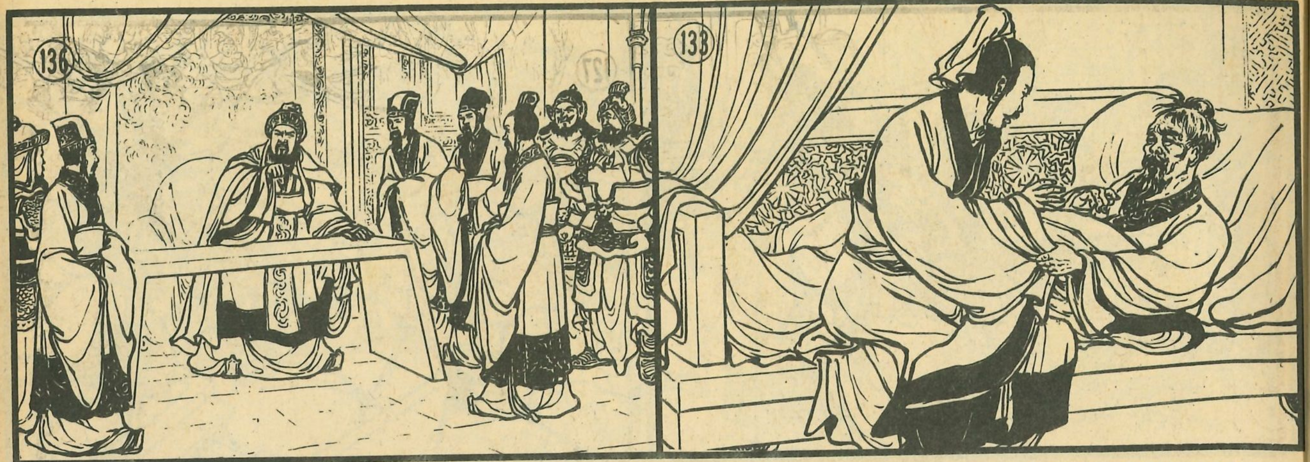
128　等他殺出重圍，回頭再尋兵士，只剩得幾騎相隨。他逃回濮陽後，就堅守城池，再也不敢出來了。

131　使者到小沛來請劉備。劉備聽說陶謙病重，吃了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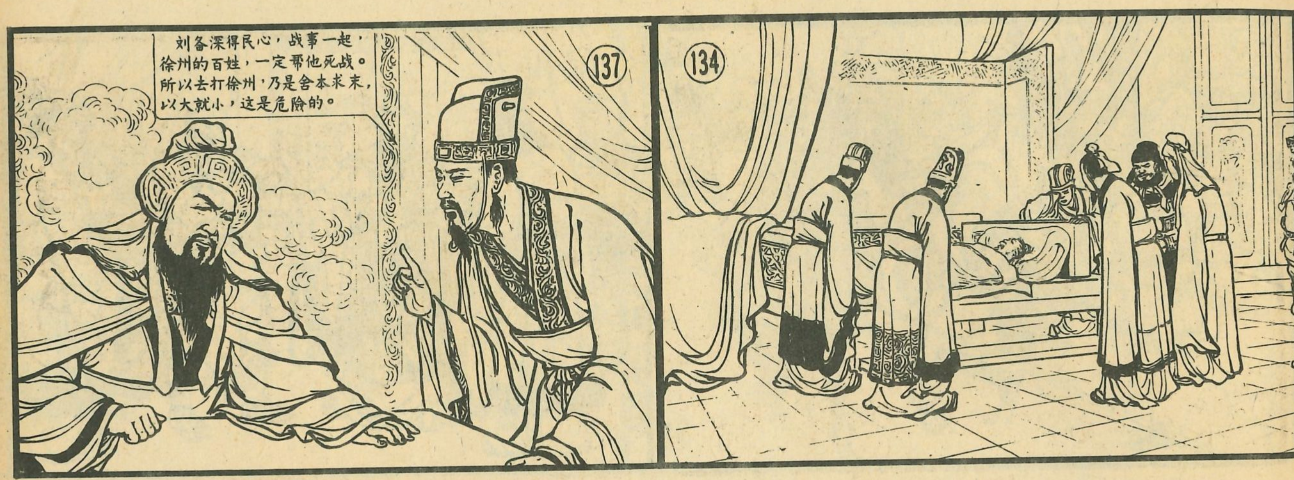
129　這一年，到處鬧蝗災，莊稼被吃得一乾二淨。關東一帶，糧價騰貴，最後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曹操的軍糧吃光了，只好把人馬撤回鄄城。呂布也移兵山陽就食，因此雙方暫時罷兵。

132　劉備和關羽、張飛來到徐州，看望陶謙。陶謙說：「我的病很沉重，說不定甚麼時候就會有個長短，希望明公以漢家的城池爲重，接受徐州的牌印，我就是死也安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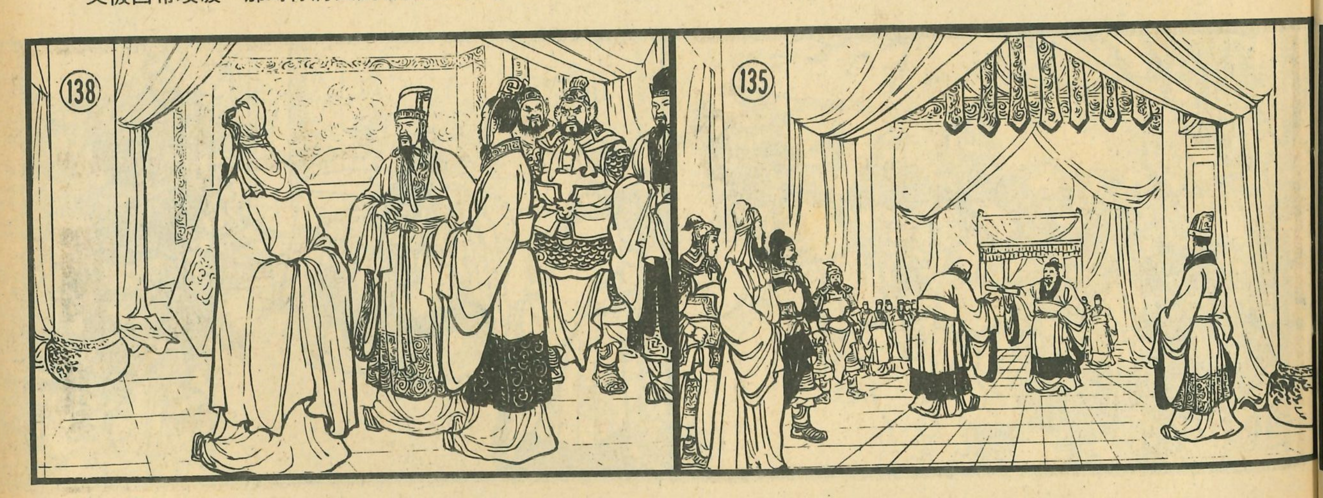
133　劉備又委婉地推辭道：「我一個人又怎能負擔這個重任呢？」陶謙就推薦了北海人孫乾，請劉備委派他做從事。

136　曹操在鄄城，聽說陶謙已死，劉備現成得了徐州，不禁大怒。傳令馬上出兵去打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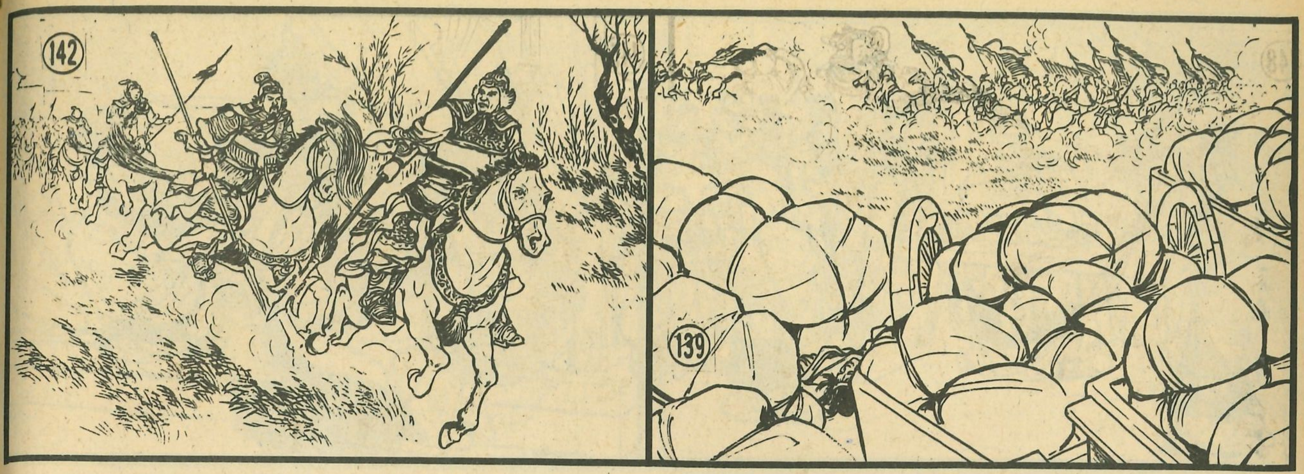
134　劉備再要推托時，陶謙已經喘着氣說不出話來，只是用手指着心口，不一會就斷氣了。

137　荀彧見曹操動怒，連忙勸諫道：「明公出兵去攻徐州，如果把多數人馬留在這兒，前敵不夠用；留少了，呂布一定乘虛而入。萬一徐州拿不到手，這裏又被呂布攻破，那時你將回到哪裏去呢？」



135　部下給他擧哀，並把徐州的牌印交給劉備。劉備委孫乾、糜竺爲從事，陳登爲幕官，共同幫他治理徐州；把全部軍馬從小沛移到徐州駐紮，一面出榜安民，一面辦理喪事，又把陶謙的遺表，申奏朝廷。

138　曹操想了一下，說道：「年成這樣壞，糧食不足，坐守在這裏終究不是辦法。」荀彧便勸他進兵陳留、汝南、潁川等地，奪取當地的糧食。



139　曹操聽了大喜，便留下夏侯惇，曹仁守住鄄城一帶，自己領兵去攻陳留、汝南。曹軍鎮壓了當地的黃巾軍，搶得了很多糧食輜重。

142　曹操聽了他們的話，領兵直奔兗州。薛蘭、李封不防曹兵突然殺到，勉强領兵出戰。曹操命許褚出馬，李封挺戟迎住。只戰了兩個回合，許褚就把李封斬於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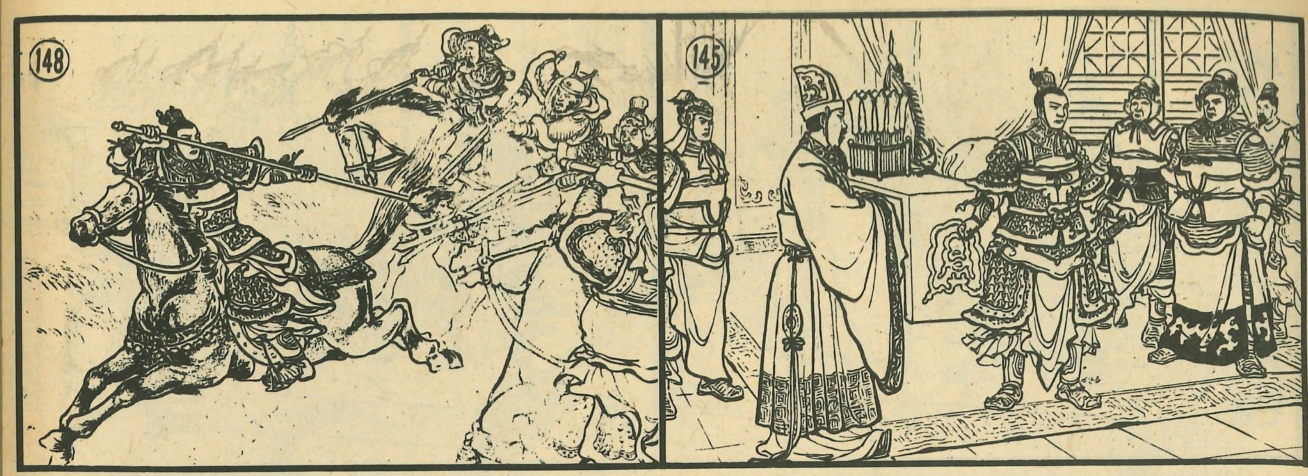
140　曹操收降了譙縣人許褚，封他做都尉，賞賜優厚。從此，汝南、潁川一帶落入曹操的勢力範圍。

143　薛蘭一看不妙，想往城裡逃跑，見吊橋已被李典攔住，只得向鉅野方面奔逃。却被呂虔飛馬趕上，一箭射於馬上。他手下的兵士也都潰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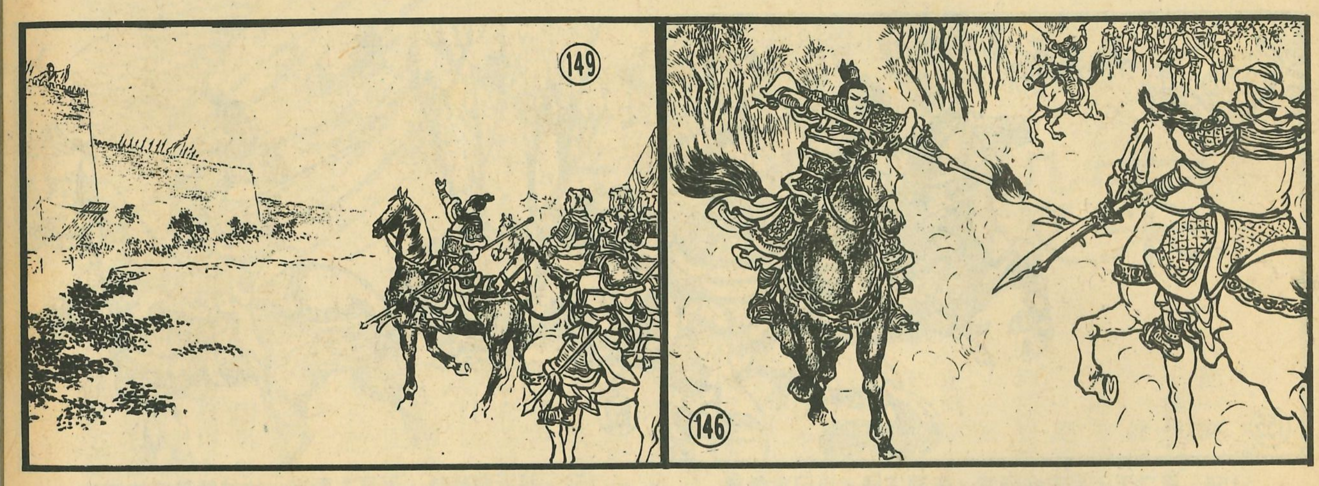
141　曹操班師回去，曹仁、夏侯惇向他報告說，近來兗州薛蘭、李封的兵士，都出城去搶劫糧食，城裡很空虛，可以乘這機會，一鼓攻下兗州。

144　曹操收復兗州後，就命典韋、許褚爲先鋒；夏侯惇夏候淵爲左翼；李典、樂進爲右翼；他自己率領着中軍，于禁、呂虔爲後部，浩浩蕩蕩，殺奔濮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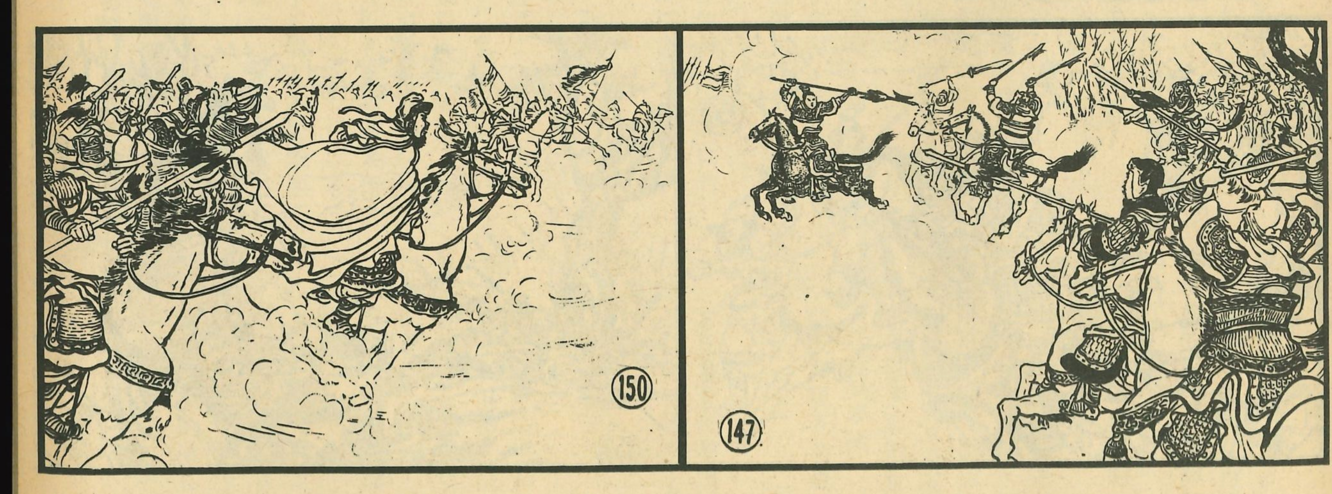
145　呂布聽說曹操兵到，便要出戰，陳宮勸道：「高順、張遼等幾位將軍還在外面催糧，等他們回來後才可出戰。」呂布哪裏肯聽。

148　六員大將像走馬燈一樣的圍住呂布厮殺，呂布哪裏招架得住，虛刺一戟，衝出包圍，敗逃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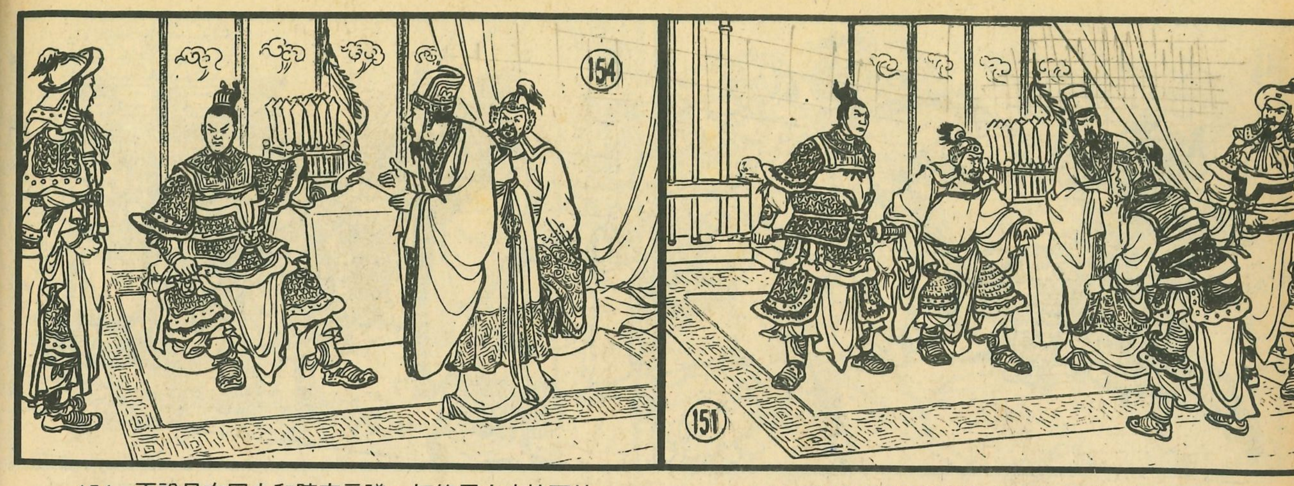
146　來到城外，許褚迎住，兩個人大戰了二十多個回合，未分勝負。曹操又派典韋出馬助戰。

149　誰想濮陽城裏的富戶田氏，看見呂布敗回，連忙命人拉起吊橋，不讓呂布進城。呂布只好領兵向定陶逃去。陳宮急忙保護着呂布的家小逃出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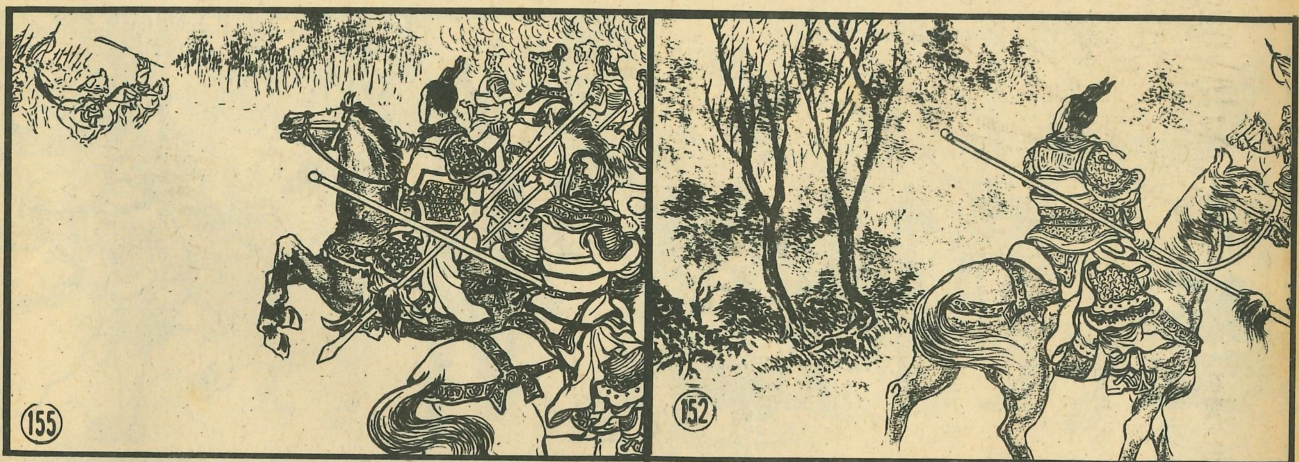
147　兩將夾攻，呂布左遮右攔，抖擻精神迎戰。正殺得難分難解的時候，曹陣中左邊閃出了夏侯淵、夏侯惇，右邊閃出了李典、樂進。四匹馬飛也似地直奔核心。

150　曹操得了濮陽，饒恕了田氏從前幫助呂布的罪；又命劉曄駐守濮陽，自己領兵去追擊呂布。大軍來到定陶，離城四十里紮下營寨。這時正趕上麥子成熟，曹操下令兵士割麥，充作軍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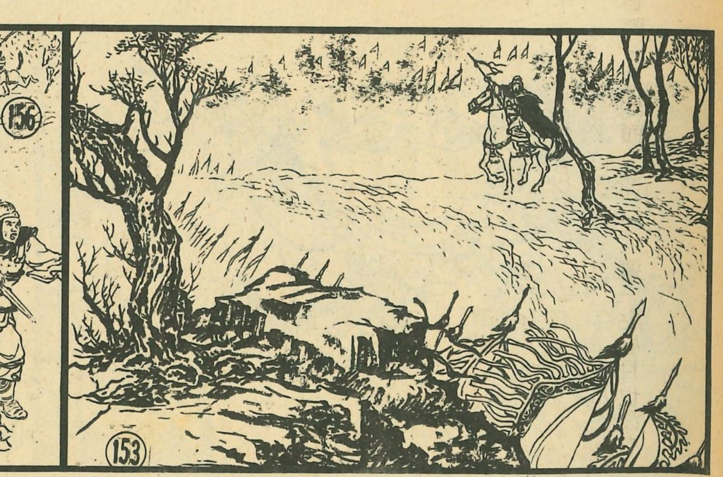
151　定陶城中只有張邈、呂布、陳宮、高順等數人，得知曹兵在城外搶割麥子，呂布立刻領了人馬，出城攻擊。

154　再說呂布回去和陳宮商議，打算用火攻燒死林中的伏兵。陳宮道：「曹操詭計多端，不可輕敵！」呂布自以爲得計，不聽陳宮的勸告，就叫兵士們預備硫磺、麥楷等引火之物。



152　將近曹營時，看見左面有一片枝葉茂盛的樹林，他恐怕裏面埋着伏兵，猶豫了一陣，下令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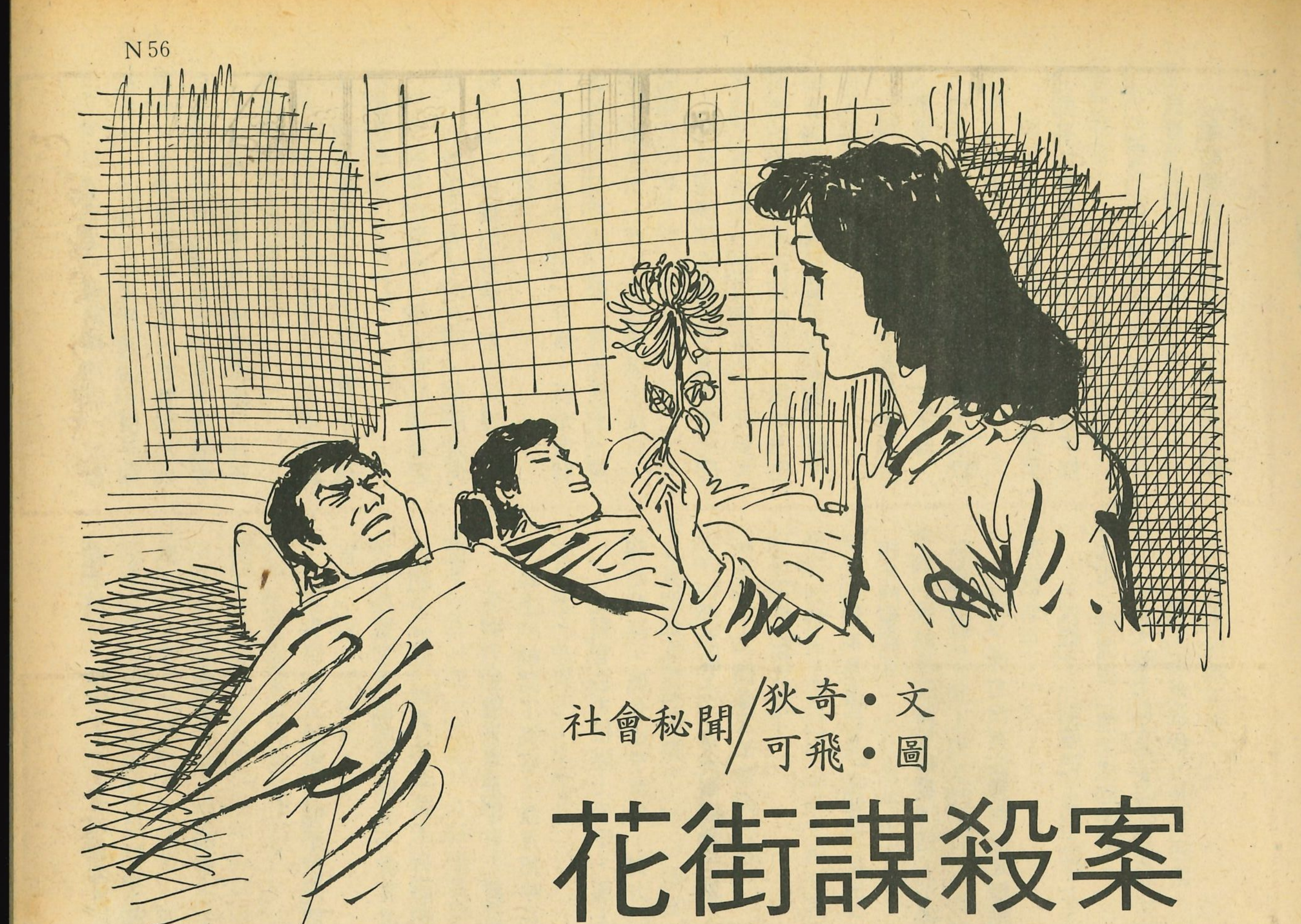
155　第二天，呂布命陳宮、高順守城，自己率領着大軍出發。遠遠望見樹林裏飄着許多軍旗，立刻下令四面放火。不料燒了半天，連一個人也沒見到；他正想攻曹操的大寨，忽然一陣鼓响，寨後衝出來一隊人馬，呂布縱馬迎了上去。



153　曹操識破了呂布的心思，就在樹林裏插了不少軍旗，引誘呂布來放火燒林。他却把大隊精兵，埋伏在寨西的長堤後面，斷絕呂布的退路。

156　跟着又是一聲炮响，堤後伏兵一齊殺出。呂布知道抵敵不過，落荒而逃。敗兵回來報告陳宮。陳宮便和高順保護着呂布的家眷，棄城逃走。張邈也匆匆上馬，投奔袁術去了。此後山東一帶，全歸曹操佔有。

（本段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花街謀殺案

幻象已滅　自我了結

六月上旬雖然天氣乾旱，但端午節一到，天氣卻有很大的轉變，連續一個星期都下着大雨。

就因爲連場豪雨，卻在上環水坑口附近沖出了一具屍首來。

屍首就橫伏在那水溝上，令人望到都感到毛骨悚然。

三十年代的香港上環區附近，花街柳巷着實不少。而水坑口附近，更有一條相當著名的花街，而光顧這裏阿姑的人亦着實不少。

六月這個星期的連場大雨，使香港許多地方都發生了水浸，雖然雨勢終於停止了，但一些鐵皮屋簷和橋板，好像還是在觳觫着。

而在這樣的情況當中，水坑口的水因爲有些垃圾在出口處堆積着，所以竟然離奇的靜止了。

就在這個時候，附近的居民發現一個身上穿着內衣和內袂的人，伏屍在水渠當中，而且經過了連續的風吹雨打後，身上蒙上了一層泥似的。

負責調查的警察很快就來到了現場，而這個伏屍在現場的死屍很快亦被人認出了他的身份，死者就是何松。

說起何松，幾乎沒有人不認識他，因爲他時常都在水坑口這些流鶯之所打滾。

而這個在水坑口無人不識的嫖客，卻不知爲什麼遭人狠毒地勒死，而在警方發現他的屍首時，他的頭上還纏着一條大麻繩。

據初步推斷，行兇時刻是屍首被發現前的數小時，算起來亦應該於大雨滂沱的當時。

由於發現屍體的地方是熱鬧的花街柳巷，本來是有不少人在這裏穿過的，但恰巧就因爲那場暴風雨，使街上的行人幾乎絕跡，而那些幹活的人亦提早打了烊，所以屍體那麼久才被發現，亦正因爲是這個緣故。

負責這件案的是丘警官，他與驗屍官一起趕到現場。

他們發現死者垂落的手臂幾乎碰到溝渠的水面，而拳頭還是緊握着的。

當丘警官將死者的手用力掰開時，赫然發現死者手上竟然是握着一些東西。

「是小白菊呢！」丘警官驚訝地說。

何松發黑的手指頭裏，花瓣已被撕成碎片，但是卻帶來了丘警官一個奇妙的想法，就是那是死者臨死前所抓住的夢幻。

丘警官想得入神，幾乎忘記了自己的職務。

＊　＊　＊

兩天後，丘警官帶同一班伙計，到水坑口附近的非法娼館打探消息。

經過幾次的偵查，儘管丘警官知道了一些消息，但是對於破案，卻是連一點眉目也沒有。

何松本來是一個無業流氓，一直都靠幹一些苦力的工作過活。但不知怎的，他突然富有起來，經常到水坑口溜躂，而且出手大方，有人說他中了小搖彩，但亦有人傳他是做一些不見得光的勾當發了大財。

不過，有些人就不同意這些說法。例如他的老相好「紅姑」就說：「他不像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人。」

丘警官在經過一個星期的調查之後，他猜想，兇手的目的，可能是何松拿出來炫耀的鈔票，因爲屍體上並沒有他的錢包。

同時，亦有另一件事，就是有關當天晚上何松的行動。那天晚上，何松一如往常一樣，曾經到過水坑口一間娼妓的家。

丘警官後來亦確定了這件事，因爲他不單收到一封告密函，而那封告密函的資料亦是正確無誤。因爲告密函上寫着——案發當天晚上的九時，何松進了葉姑那裏。

祇有這樣的幾個字，並沒有發信人的署名，筆拙而向右傾斜的字體，八成是怕被人認出自己的字體，所以才用左手寫上去的。

而丘警官亦相信，娼妓之間亦少不免有什麼恩怨，所以出現這些字條並不奇怪。

丘警官當天就立刻再去到水坑口，找着那個葉姑問口供。

葉姑總算並不難找，因爲她也算是水坑口一個有名氣的扯皮條女人。

「喂！甚麼事呀？這麼早就來到！」

丘警官看看手錶，已經是下午四時了。

「你是新來玩的嗎？」

丘警官穿上便服，倒不像是個警官。

丘警官見這個葉姑並不像容易對付的，於是就索性表露了自己的身份。

而對方知道來者是警方人員以後，馬上就綻開了笑容，並且招呼丘警官坐下。

丘警官在木板階上坐下，馬上就開始問話，眞是出乎意外，對方的回答竟然是那樣的乾脆。

「那天晚上，當大雨滂沱之際，果然走來了一個客人。」

「你認得他嗎？」

「我……」

「是不是這個？」丘警官拿出一張相片問葉姑。

「我倒沒有留意得很清楚，不過又好像是的。」

「唔，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是幾點鐘走的？」

「大約十一點鐘吧，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還担心他怎樣回去呢。」

「當天晚上他是不是跟你……」

「噢！不是跟我，是和阿敏。」葉姑有些不悅地答道。

「我可以見阿敏嗎？」

「這個……」

但葉姑一想起他是不好惹的警官時，又擺出了一副和悅的樣子，大聲向房間叫道：「阿敏——阿敏——」

沒有回答，不過不久在房間裡出現了一個女人來。她拖着散亂的衣服，好像還沒有睡醒。而臉上並沒有半點脂粉，不過容貌倒不錯，約爲二十一、二歲。

葉姑告訴阿敏來者是警方的人員時，她仍絲毫沒有反應。

「眞嚇死人啦！在背後被人謀殺，而那個人很像就是那天晚上的客人呢！」

「是嗎？」阿敏祇是無聊地漫應了一聲。

阿敏說罷，丘警官就將一張相片遞給阿敏看。

「妳看是不是這個男人！」

「好像是罷！」

阿敏懶懶地答道。

「那麼，他是一個怎麼樣的男人呢？」

「討厭，討厭的男人。以爲有錢就可以買到一切，他還炫耀着他的鈔票，接着還說，他可以包起整個水坑口。」

「那麼，他拿出有多少錢？」

「一百元，他自己說的。」

丘警官想——那可能是一宗謀財害命案吧，一百元也不是小數目呢！

「我想上去看看她的房間。」

葉姑顯然有點不願意，但阿敏倒說：「那就請吧！」

葉姑仍然像不耐煩地起了身，然後帶丘警官上去。

阿敏的房間倒頗凌亂，可能做她們這一行也不會太講究美觀了。

丘警官祇是望了一望，並沒有認眞看清楚。

「那天晚上，除了何松以外，還有別的客人嗎？」

「阿心那邊也有一位。」

「與何松同一時候嗎？」

「大約是，因爲那人走了不久，阿心那邊的也走了。」阿敏答道。

丘警官的眼裏閃出了一道光，因爲那人走了不久這句話，好像有某種的啓示。

「我想見見阿心。」丘警官對葉姑說。

「她什麼也不懂的……」

但丘警官已止住了她繼續說下去，祇是說：「我要見她。」

「那好吧，你跟我來。」

葉姑帶了丘警官到另一個房間，大聲地喊道：「阿心，警察有話要問你，你快出來吧。」

兩、三分鐘後，才有一個女孩子推門出來。

她看起來倒像是十五、六歲左右。臉上化着濃妝，連面孔的輪廓都被白粉遮蓋着，雙唇也是紅紅的。

而她出來一見到丘警官，立刻就垂下頭，看來也必是在躲避丘警官的眼光，而在她的眼神裏，幼稚之氣還是無法藏匿。或者，她濃濃的化妝，正好暴露出面相的幼弱吧。

「妳叫阿心是不是？」丘警官溫和地問，而阿心祇是驚悸地看着他。

「十八歲啦，還這樣不懂事。」葉姑說。

「十八歲了嗎？」丘警官疑問着。

女孩點了點頭。

「那麼，你知道有人被謀殺的事嗎？」

女孩又點了點頭。

「唔，那就好了。不過，我想問你的是，妳知道那天晚上來找妳的客人名字嗎？」

阿心靜默了一會，半天才細聲地說道：「他叫阿文。」

「阿文？」

「唔。」

丘警官想再在阿心身上打聽消息，可是却事與願違，他一點消息再也打聽不到。

丘警官沒奈何地離去，但他却不滿意這次的收穫。於是，他就找了一個年輕又得力的伙記小林帮手。

「小林，一切靠你了。」

「知道了，丘警官，我一定盡力而爲的。」

「好，不過你一定要小心點，不要暴露身份。」

「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我是從來沒有到過那些地方的。」

「我明白，但爲了搜集證據，你也不可以推辭了。」

「遵命。」

小林當天晚上就走到水坑口葉姑那裏，還指定要阿心陪他。

入到房中，小林倒有些不慣，不知坐着好還是站着好。倒是阿心就如機械般脫掉了自己的上衣，跟着就在床上攤了下來。

小林望着上身赤條條的阿心，更加不知所措，一下子就掉轉面。

「你不是找我嗎？」阿心細聲地問。

小林點了點頭。

「爲什麼還不上來呢？」

「不用啦。」

小林再掉過頭看看阿心，心裏倒覺得奇怪，她一點都不像那些看到男人就瞇起眼，亂抛秋波，滿臉與她那種年齡不符合的慵倦樣子。

「你穿回衣服吧。」

「什麼？」阿心眞的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穿回衣服吧。」小林將衣服抛給阿心。

阿心報以奇異的眼光望着小林，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她還是穿回衣服。

「你討厭我是不是，因爲我還未發育？」阿心低着頭說。

「不是，你不要誤會。」小林不停地搖手。

「那麼……」

「老實說，我是一個警察，我今天是來查案的。」

「你要捉我？」

「不是，不是，我祇是來查案的。」

「不過，你不是要跟我……」

「不是。」

小林拚命的搖手。

「你是第一次來這些地方？」

小林點點頭。

「你和阿文眞的有點相似。」

「阿文？」

這個名字，眞的給小林很大的鼓勵，因爲他正是要查阿文的事。

「你也認識阿文嗎？」阿心問。

「不，我不認識他。」

「阿文對我很好的，他許多時都送東西給我。」

本來，小林是很留心阿心說話的。但忽然，他却被茶几上的玻璃杯子裏的一朵小白菊分散了注意力。

阿心好像也察覺到小林的眼光，就蓄意地去轉變話題。

「你來查什麼案的？」

「我是來查謀殺案的。」

「噢，和今早來的那個警察先生一樣，對嗎？」

「對，不過我祇是想知道一些關乎阿文的資料，我是不會傷害你的。」

「你看來眞的不似一個警察，你太好了。」

「你太過奬了，我其實也祇是一個普通人吧了。」

「看你威風凜凜的，就連那鑰匙扣也特別有特色的。」

「你喜歡？」

阿心點了點頭。

「就送給你吧！」

說完，小林就將鑰匙扣交給阿心。

「不，不可以的。」

「不要客氣，就收了它吧。」

小林就將鑰匙扣放在阿心的手裏，阿心接過後，高興得緊緊地握着那鑰匙扣，放在自己的胸前。

「你今年幾多歲啦？」

「……十八。」

「你眞的是十八歲？」

阿心猶豫一會，才點了點頭。

「告訴我眞的，我不會向別人說的。」

「……十六。」

阿心羞澀地低下頭，她果然是以前撒了謊，未滿十六歲當然是受婦孺條例保障的。

阿心繼續回答小林的問題，亦談起自己辛酸的往事。

她原來是被家庭遺棄的私生女，因爲缺乏覓食的能力，就到處行乞。

結果，葉姑可憐她，收留了她，她還以爲可以過一些好的日子，但却料不到竟然要淪爲每日遭不同男人蹂躪的娼妓。

小林一邊聽，一邊安慰着她，而不知是那些安慰的話令阿心感到舒服，抑或是她太過疲倦，阿心竟然在不知不覺間睡着了。

小林看着阿心時，心底印象中却突然閃出了一朵白菊花與阿心眞的很相似，不過這朵可憐的小白菊，却要飽歷着風霜。

這時，小林見到阿心睡着了，正想走出房間，却聽到阿心在背後小聲地說：「你還會來嗎……」

小林回過頭，一瞬間，阿心的眼裏掠過了一陣閃光，好像正要輕啓雙唇的樣子，可是在小林正想答話之時，阿心却搖了搖頭，側開了臉。

小林不知自己爲什麼會心事重重的離開水坑口，但他明白自己內心着實是有一份强烈的不舒服感，就因爲如此，他有幾天都沒有多說半句話。

半個月以後，轉瞬已到七月中旬，他們仍然找不到阿文。丘警官和小林正在徬徨之際，却突然收到水坑口火警的消息。

水坑口多數是木樓，所以火勢蔓延得相當快，可幸風向尚好，半夜前火勢就給控制住了，不過仍有四間木樓被波及。

同時，水坑口又傳出發生了兇殺案。

丘警官和小林趕到現場，赫然發現伏屍的地點竟與何松伏屍的地方一樣，而更離奇的是，死者手上亦是抓着一朵小白菊。

死者究竟是誰呢？丘警官和小林正在猜疑着，但却已有人道出了答案，他正是他們日夜要追尋的阿文。

這可把案情搞複雜了。阿文爲什麼會和何松一樣被同樣手法殺死呢？還有，他手上那朵小白菊……

丘警官和小林立刻到葉姑那裏去探聽消息，但什麼也打聽不到。

到他們問阿心口供的時候，阿心亦祇是搖頭。

在問口供期間，阿心一次也沒有把眼光投向小林，這令小林感到相當奇怪，因爲他不明白阿心是故意避開他呢？還是實在忘記了他？他眞的不懂。

小林也不知爲什麼，茫茫然的離開葉姑那裏。

正當他踏進街上的時候，忽然有件東西掠過他的面前，掉在地上。小林很自然地望一望脚邊，鞋子却剛好踩在水窪邊的上面，而那被踩扁的沾滿泥污的東西，雖然失去了原狀，却分明是一朵小白菊。

小林不禁抬起頭來，發覺自己正在阿心的窗口下面。

而那窗口掛着一塊窗簾，却沒有人影。

小林正想邁開步子的時候，却又來了一朵。

窗簾後，一定是阿心躱在那裏，她一定是故意朝小林那邊扔下來的。

小林在那兒站住，仰起頭看看。

小林想——阿心一定還有所隱瞞的，而且她也希望告訴我。

他拾起了剛掉下來的一朵，這是一朵還沒有沾上泥污的白色花瓣。

小林覺得那正是阿心想拚命告訴某一個人的秘密，但却又無法啓口的白色語言。

* * *

丘警官依然沒有改變阿文即是殺死何松的兇手看法，照丘警官的推斷，便是：隔了沒多久，阿文又回到水坑口，可能身上還懷有沒花掉的一百大元，而知道這一點的人，爲了這筆錢，就把阿文幹掉，這亦可能在阿文的屍首上，已經找不到錢的緣故。

不過，小林和丘警官並不相信，阿文當天晚上沒有到過葉姑處，因爲死者手上的那朵小白菊，正好是阿文曾到過阿心房間的證據。

而丘警官更認定死者一定是在當天火警的混亂中被人殺死的，而殺人的兇手當然不出是葉姑阿敏和阿心三個人。

但是，以她們三個人其中一個，可以殺死一個大男人嗎？

這會不會是葉姑和阿敏，爲了奪取那一百元而幹的呢？

看來又不像是，因爲如果一個大男人拚命抵抗起來，兩個女人也是無法得手的。

或者又說不定在葉姑的命令下，阿心也帮了一手也說不定，或者她們命令阿心要守秘密，然後趁火警的混亂中，把屍首抬到後面，扔到溝渠上。

除了誰是兇手這個疑團不能解釋外，爲什麼阿文手上又是握着一朵小白菊呢？

這不可能是單純的巧合，或者應該說是某人有些意圖。不過毫無疑問，那朵小白菊正是可以把兩件案子某些地方連起來的。

小林愈覺得奇怪，亦愈覺得阿心好像與整件事有很大的關係，於是他就決定再到葉姑那裏去一趟。

小林經過化粧掩飾後，根本就沒有人認得出他，甚至精明的葉姑也被他騙倒。

小林走進阿心房間時，却瞞不過阿心，她一看就知道是小林，幾乎就想立刻撲過來摟住他，但仍然是壓制着自己說：「眞的，又可以見到你了。」

「對，我又來了。」

在昏黃的燈光下，阿心那小巧玲瓏的身子，就像淡墨般地浮現着。

「要休息嗎？」

和上次單獨見面時的語氣一樣。

「不……我是來查案的，我知道葉

姑在的時候，你不方便說話，而我現在來是想問你，你知不知道阿文是怎樣被殺的？」

阿心定定地看着小林一會兒，然後默默地搖了搖頭。

起初，小林還以爲那是不好意思，但當阿心還是不停地圓睜着眼看住他，靜靜地反覆了同樣的動作時，他才知道，阿心這個動作，是她無言地告訴他的意思。

小林亦暫時不再迫阿心，談話亦暫時中斷了。

不過，小林還是忍不住打破了那份沉默，說：

「那天的火警，你怕，是不是？」

阿心又搖了搖頭。

小林沒奈何，祇有靜靜地坐在那兒。

阿心沒有再說一句話，祇在懷裏拿出上次小林送給她的鑰匙扣出來。

「你喜歡吧？」

阿心點了點頭，並且微微一笑。

小林不明白，不過倒感覺到，阿心說不定正在利用這種不着邊際的說話，來向他透露着不能說出的線索。

小林覺得這樣堅持下去也不是辦法，因爲阿心半點線索他都掌握不到，難道就此罷手，那是不可以的。

不知爲什麼，小林在這矛盾的一刻，竟然會衝動得上前去摟住阿心。

阿心冷不提防小林會這樣做，整個人也嚇了一跳。

但當她知道是什麼的一回事時，却柔順得像一隻依人小鳥一樣，整個人倒在小林的懷裏。

小林正後悔他這樣的行爲時便立刻想告辭道別。

不過，正在這個時候，阿心已一把抓住小林的褲管，而那道力根本就不像一個小孩子。

小林回過頭，阿心仍然側着臉。

「本來，我打算什麼也不說的。但是，我還是說出來吧！」

那正經的言詞，完全像向一個警察談話般。

小林立刻也嚴肅起來，打算坐下來好好聽一聽。

「你可以不望着我嗎？」阿心又用要求的語氣說。

小林點了點頭。

「還有，我求求你，不管我說了什麼，請你什麼也別問，聽完立刻就出去，你答應嗎？」

小林點點頭，因爲阿心從來沒有如此的嚴肅過。

「答應嗎？」

「好的。」

小林就用力的再點了點頭。

「好吧，讓我告訴你，殺死何松的，是阿文，那天晚上，阿文聽到阿敏房中的交談，他對我說，有了一百元，就可以救我出去，說完就離開了，昨天晚上，阿文再來到我這裏，剛好發生火警……我便把他殺死了。」

小林聽到這裏，幾乎立刻就要轉過頭去。

「不要，不要轉過來，你答應過的。」

小林還是想轉過身子。

「不，不，你答應過的，你不要轉過來，還有，你答應了的事，請你要遵守，你還是出去吧！」

就是那麼突然地，阿心說出近乎責備般的說話。

小林好像被雷打了一記一樣，立時在那兒楞住了，這對小林確是太過突然，令他一時也不知所措。

我把他殺了——光是這句話，已經夠把這件案子放入一個大疑團裏。而小林又如何會相信，以阿心那小巧的身材，可以將阿文殺死嗎？還有，阿文手中也是握着一朵小白菊，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然而，這一切一切，對小林來說，已經是不重要的，因爲他明白到，剛才阿心的獨白，是一個眞實的叫喊。

小林內心確實蘊藏着不知多少的矛盾，他不知該怎樣做。立刻去拘捕阿心？那是絕對不可以的，放了她？又好像是職責上不容，他矛盾極了。

阿心的獨白簡直是對社會的一次控訴，像她們這樣的女子遭那些男人狎玩，被人像動物一樣騎在身上，一生就在痛苦中渡過。如今，她在悲痛的時刻中嘶喊着，殺死一個男人，那又怎樣呢？而一個才十六歲的女孩子，哪裏才會有逃生之路呢？

房中的燈光像和小林起了共鳴一樣，顯得那樣悲傷無告。

「請你出去。」

小林再一次被阿心傳過來的聲音打動一下。

他不知要怎樣做，但脚已跨出了門一步。

就這樣，他整個人也被邁出的步子帶了出房門外。

當他想轉過身來的時候，房門已被關起來。

小林再去敲門，但阿心却沒有開門。

小林沒有辦法，祇有獨個兒離開。

不過，當小林回到警署，想將這件案報告丘警官的時候，他却收到了一個惡耗，一個他意料不到的惡耗——阿心自殺死了。

阿心是投環而死的，她死得很安詳，半點也沒有掙扎過的痕跡，而她的右手上，還握着一朵小白菊。

丘警官帶同小林再返到現場，調查整件事的眞相。

「會不會葉姑爲了讓阿心頂罪，把阿心也殺了……」丘警官疑問着。

「不會的。」小林肯定地答。

「但這樣的一個小女孩，又怎能夠殺死一個大男人呢？」

「我不知道。」

「或許，阿文的死是死於自殺呢？」

「死於自殺，不可能吧？」

「有可能的，因爲阿文在打劫何松的時候，根本上就沒想到會打死人，但後來知道自己闖了大禍之後，便被迫得非自殺不可，而當那天火警晚上他回來的時候，他已是下定決心非自殺不可。不過，一定要付諸實行，還是不可以一個人死，所以他可能就下了一個賭注，讓阿心把他殺死。」

「……」

「他可能不斷要求阿心將他殺死，好擺脫內心上的責備，當然，阿心沒法下手，阿文就拿了繩子纏住自己的頸，强使阿心握住兩頭，由他來操縱阿心的雙手，讓她把自己絞死。」

「這，這又爲什麼呢？」

「很難說，可能祇是爲了一點點心靈上的解脫。」

「但是，阿心的行爲，我們又怎樣去解釋呢？」

這個問題，倒令丘警官和小林也靜默了一陣子，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想出答案。

但突然間，丘警官像突有所悟似的，然後說：「小林，你有沒有看過寒冰這套電影。」

「有。」

「寒冰中的小冰，跟阿心的身世很相似，她一直都在火坑中浮沉，後來她愛上一個男人，一個不可以有結果的男人，而她愛上他，是因爲這個男人比其他男人多小小的體貼和溫柔，而那股力量，對她有很大的衝擊和震撼，她朝思暮想的想見他，而後來，更不惜引發另一件案件，爲的祇是見這個男人，相信這就是殺阿文的動機，而她更做成受害人和另一個被害人一樣，手中握有一朵小白菊。最後，她明白到她努力擺佈的一切祇是一種虛幻時，就用死去懲罰自己，去結束自己的戀情，可憐的阿心，她一定是受到了那份感染，而幹出與小冰一樣的傻事。」

（本文完）

流氓警官奇案錄／吳中龍・文　可飛・圖

引狼入室

少女慘遭撕票　綁匪竟是親兄

劉尚文這幾天來可說悶得發慌了，他的律師女朋友麗姐雙親從美國回來了，不能陪他；而他另外一個女朋友，影視紅星康妮亦去了南韓拍外景。

不過，即使康妮在香港，劉尚文也不敢找她到處散心，只能悄悄地偷偷情，因爲若不幸被那些娛樂記者碰上了，翌日便會圖文並茂的刊登著：「性感艷星康妮新男朋友身份揭曉，原來便是名馳警界之神探……」

這對康妮來說，問題可不大，更有宣傳之效，但他劉尚文便慘了，麗姐不把他的頭擰下來才怪。

自從認識麗姐以來，他以前的荒唐生活便已煙消雲散，那些空姐、夜總會小姐之類的女朋友亦已飛的飛、走的走；他的家亦只有麗姐一個過訪，因爲麗姐便住在他隔壁，他又怎敢帶別的女人回來？

最要命的是近來並沒有甚麼大案件發生，要忙也沒處忙。因此，身爲重案組高級督察的劉尚文，只得每晚跑回家，對着電視機喝啤酒、剝花生。

幸好，近來電視播的是奧運節目，若仍是那些甚麼劇集的話，他寧可玩電視遊戲機了！

噢，三比零，繼體操失利後，女排又輸了，唉……

陡地，電話鈴響了，劉尚文一聽，竟是他的大哥——替他父親打理銀行業務的劉志文。

「尚文，眞是世界變了，這個時間你竟然會在家，難道奧運節目眞的這麼有吸引力？」劉志文笑道。

「大哥，找我有事嗎？不是媽咪又來香港了吧？」劉尚文這一生最怕的只有兩個女人，其中一個便是他的媽咪！

「媽咪早已交代麗姐對你嚴加看管，何須頻頻回來？尚文，你還記得馮天成的寶貝女兒天娜嗎？」

「哼，怎麼會不記得？這傢伙害我白白忙上數天，要不是看在你份上，早已把她抓回去，控告她浪費警方人力！」劉尚文想起這地產商馮天成的寶貝女兒便心中有氣。

原來在數個月前，劉志文來電說馮天成的愛女天娜被綁架了，綁匪勒索贖金一百萬元，馮天成不敢報警，託劉志文出面請劉尚文以私人身份調查。

馮天成不會正式報案，劉尚文本不想理會，但經不起乃兄苦苦哀求，說這姓馮的乃是銀行之重要客戶，不願有所得失，才勉爲其難地答應下來。

幾經辛苦，劉尚文終於把綁匪擒獲，只不過却全不是擄人勒索這一回事，而是馮天成的寶貝女兒串同男朋友騙她父親的錢，自己躲了起來，訛稱被綁架。

查知眞相後，劉尚文爲之氣結，

念在乃兄份上，只把馮天娜及其男友教訓一番釋放。

「尚文，她失踪了！」劉志文道。

「甚麼？你不是要告訴我她又被人綁架吧？」劉尚文眉頭爲之大皺。

「正是，馮天娜被人綁架了！據馮天成說，綁匪曾有電話來，要求贖金……」

「大哥，不必告訴我這麼多了，你去告訴馮天成，若他的女兒眞的被綁架的話，最好立即去報案，讓警方正式處理，要不，他可以依照綁匪的意思，付給他們贖金，也可以一文不付，坐在家裏等他那寶貝女兒自行回來！」劉志文打斷了乃兄之話柄。

「尚文，你聽我說吧，今次和上次有點兒不同……」劉尚文急道。

「是的，今次當然和上次有點兒不同，那便是我再也不會答應以私人身份插手管這事！」劉尚文再次打斷了他兄長的話。

「尚文，求求你，再幫我一次忙，好嗎？」劉志文道。

「大哥，不是我不願意幫你的忙，要知道這是變相鼓勵市民遇事不報警，我身爲警務人員……」

「尚文，不要說那麼多廢話了，你幫我忙還是不幫？」這回是劉志文打斷弟弟之話柄了！

「唉，好吧，誰叫你是我唯一的兄長？你且把事情始末說出來吧，看我能做些甚麼？」

「若由我來說出事情經過，不但轉接，更可能遺漏一些重要細節，不如由馮天成親自來告訴你吧。你先換衣服，我稍後來接你。」劉尚志大喜道。

「不用你來接我了，讓我自己駕車來吧！地址在那裏？」劉尚文心裏却在暗中駡着，埋怨着劉志文總是替他找不必要之麻煩。老實說，他要不是近日來悶得要命，答應他插手管這事才怪。

半小時後，劉尚文已來到馮天成位於港島半山區的家。不看別的，單從這幢花園洋房之氣派，已能看出馮天成近年來是何等的風光了！

這姓馮的，在十年前還只不過是個藉藉無名的地產經紀，於一個機會中炒賣樓花發了達，其後更從炒賣住宅樓宇轉炒商業大厦，近年來商業大厦價錢升幅數以倍計，馮天成的身家亦從七個位數字跳升到九個位。

劉尚文的兄長住在港島，當然比他先行到達，已在大廳上等候着。

馮天成神色凝重地招呼兩人往書房。

「劉幫辦，眞不好意思，又要麻煩你了！」馮天成道。

「馮先生，客套話不必說了，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劉尚文道。

「說起來，這已是三個星期前的事了……」

「甚麼？已是三個星期前的事？爲何你不早點報警或通知我？」劉尚文一怔。

「劉幫辦，我當時還以爲是天娜這刁蠻女玩的把戲，所以不敢麻煩你，可是過了三個星期仍不見她的踪影，所以才着急起來，逼不得已才找你幫忙。」

「馮先生，你還是從頭說起吧！令千金是何時失踪的？綁匪如何和你接觸？」劉尚文道。

「三個星期前的一天，天娜沒有回家過夜，因爲她也不是第一次通宵不回家，所以我也不以爲意。可是在當天晚上，我便接獲一個神秘電話，對方是一個男子，聲音模糊不清，似是隔着些甚麼東西向着電話筒說話般，聲稱天娜已在他手中，若我不付出一百萬贖金，便把她殺死。」

「唔，和數月前一模一樣。馮先生，你可認出那男子的聲音嗎？是否和數月前那人的聲音差不多？」劉尚文問道。

「劉幫辦，那聲音有點兒耳熟，好像是和上次同一個人，也好像不是，我實在不敢肯定。要知道那人似是拿着布掩蓋電話筒說話，實在難以認出聲音來。」

馮天成這回答便等如沒答。

「那你當時怎麼做？」

「初時我很驚慌，隨即便想到這極有可能是天娜玩的把戲，才心中稍安，便虛與委蛇。及其後，我想到這可能是天娜把零用錢用光，不敢向我開口拿，恐怕我罵她過份揮霍，才出此下策。於是我便依照那人所說，把錢放在一個旅行袋中，放進山頂公園一個指定的垃圾箱裏。」

「馮先生，你如數付給綁匪？」

「當然不是，我只不過給她數萬元作爲零用吧了，怎會給她這麼一筆錢亂花？不過，坦白說，我們做生意的，一時之間也難以抽調這麼多現金啊！」馮天成道。

「你可曾偷偷地瞧瞧是誰拿走那袋錢？」劉尚文道。

「當然沒有，我怎會節外生枝，把事情弄得複雜？」

「綁匪們要求一百萬，你只象徵式的給數萬元，他們會滿意嗎？他們收了錢後，可有任何反應？」劉尚文道。

「當晚他們便有電話來，也是同一人的聲音，說我玩弄他。」

「那你怎樣應付？」

「我罵了他一頓，要他立即讓天娜回家，並警告他若再胡來的話，便找你來把他們送進監獄裏。」馮天成道。

「你竟然如此和綁匪說話，難道你不怕他們一怒之下撕票的嗎？」劉尚文大訝道。

「劉幫辦，我當時只以爲這是天娜在攪鬼，那曾想到他們是眞的綁匪？」

「他聽了你的話後，可有甚麼反應？」

「他一言不發，便把電話掛斷了，當時我還以爲自己的警告生效，便在家裏等侍天娜回來時好好地教訓她一頓。誰知道等了差不多三個星期，也不見她的踪影。」

「自此之後，綁匪有沒有和你再度接觸？」劉尚文道。

「沒有，那人再也沒有電話來。」

「馮先生，你說曾在旅行袋放進數萬元，實數是多少？」

「是八萬元。」

八萬元！這八萬元只不過是馮天成打算給天娜作爲零用錢，並非贖金。馮天成可說對他這寶貝女兒太溺愛了。

「馮先生，據我所知，半年前令千金之所以企圖欺騙你拿一百萬給她，目的便是和她的男朋友雙雙環遊世界，如今她有了這八萬元，雖不足夠環遊世界，亦可到處旅遊，玩上一段時間，你認爲她會不會如此呢？」

「劉幫辦，我當初也是這樣想，所以遲遲也不會找你，可是當我前天接獲信用咭賬單後，便發覺有點兒不妥。」

「這與信用咭賬單有何關係？」

「劉幫辦，天娜是有一張我給她的附屬咭的，但賬單上顯示，自從她失踪那一天開始，她便不曾用過那張附屬咭找數，這與她一貫之作風大爲不符，便引起我的懷疑。」

「馮先生，也許她眞的不在本港呢？要知道在別的地方簽咭找數，賬單不會這麼快便到的。」

「不，劉幫辦，天娜根本便不會離開本港！」馮天成搖頭道。

「馮先生，你這般肯定？」

「天娜喜歡無拘無束，若往外旅行的話，定不會參加那些旅行團，只會找美國運通代辦一切，包括購買機票及代訂酒店房間。如此一來，信用咭賬單上最低限度也應該有購買機票這項目，但是却沒有。我因此才會擔心起來，我到天娜房間查看過，希望能找到一些她的朋友之電話號碼，找她的朋友來問一問，誰知却給我找到她的護照。」

劉尚文一怔，道：「令千金沒帶着護照在身？如此說來，她並沒離開本港了，難道她只是跑往離島或是中國大陸？」

馮天成道：「天娜只喜歡吃、喝、玩、樂，一切都要享受一流，劉幫辦，你認爲她會跑往離島或中國大陸去嗎？恐怕不足三天，她便會抵受不住跑回來。」

劉尚文當然亦明白這一點。

「馮先生，可知道令千金近來是和那些人來往較頻密？」劉尚文道。

馮天成答不出來。

他這種人，終日只顧着賺錢，平日對子女毫不關心，認爲只要能夠供給一切物質之享受，便是盡了爲人父親之責任，子女們不學壞才怪！

「馮先生，我可以進令千金的房間看看嗎？」劉尚文道。

「當然可以，請兩位隨我來。」

馮天娜的房間在二樓，甫入房門便能看見一張巨型玻璃纖維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子約十八、九歲，穿着一套頗爲暴露之泳衣，樣子不很美，也不算醜，但泳衣下之身段却是無懈可擊，左胸乳房上半截還有一顆迷人紅痣。

這便是馮天成的愛女馮天娜！

除了這巨型相片外，房間裏還貼滿了大小海報，均是本港有名的歌星肖像。

劉尚文在房裏找了片刻，沒有任何發現後，便向馮天成告辭，道：「馮先生，我盡力而爲吧。不過，我認爲你應該正式報案。事情已隔了三個星期，報案與否已不會影响令千金的安全，若你正式報案的話，我辦起事來便會方便得多，最低限度可以毫無忌憚地在辦公時間內以正式身份調查，而且在調動人手方面亦沒有困難。」

馮天成略爲考慮後，點頭道：「劉幫辦，你說得對，我現在便和你一起前往報案。」

離開馮天成娜房時，一個年約廿餘歲的黝黑青年從另外一間房跑了出來，向三人瞟了一眼，也不打招呼，便匆匆往樓下跑，片刻便不見踪影。

劉尚文道：「馮先生，這位是……」

馮天成道：「噢，那是小兒志剛，剛從別處回來不久。」

三人來到警署，劉尚文找了一名手下替馮天成辦理落案手續後，便拉了兄長劉志文往他的房間閑談。

「大哥，馮天成何時跑出一個兒子來了？這麼多年來也不會聽說過他有兒子的啊！」

「我也是不久之前才知道的，聽說是自小便送往外國讀書，在三個月前才回香港，不過，以前倒眞的不曾聽馮天成提及過。長久以來，我也是以爲他只有天娜一個女兒，所以才把她寵壞了。」

「眞奇怪，我總覺得他這個兒子不像是從外國留學回來的，要是在邊境遇見他，我不把他當作非法移民才怪。」

「我也有這感覺，如果不是馮天成自己親口說的，我還以爲是他的甚麼親戚，從大陸出來投靠他的呢！這馮志剛今天的形象已是好一點了，兩個月前，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他的模樣比現時還要土哩！是了，你對天娜之失踪有何看法？」

「大哥，老實說，情況並不樂觀。若眞的是一宗綁票案的話，馮天娜恐怕已是凶多吉少了。即使不會遇害，也會被歹徒控制着，在一些架步中賣淫。」

「不會吧？那些綁匪之目的只是爲錢，逼天娜接客能有多少收入，難道他們膽敢標榜是馮天成的女兒以作招徠嗎？」

「事情壞在馮天成曾說過找我來調查，這逼使綁匪斷絕繼續向他勒索贖金的念頭。既然不能以天娜來向馮天成要挾，他們定要想個辦法來處置她，絕對不會長時間看守着她，即使拿她來洩慾，也不會達三星期之久。」

「尚文，你認爲他們會在玩厭後，把她推進火坑？」

「大哥，我這樣想已是向好的方面想的了。除此之外，歹徒只有兩個處置天娜之方法，第一個方法便是把她釋放，現在已是過了三個星期，還不見馮天娜回家，肯定歹徒不會用上這辦法，最後一個辦法便是乾脆把她殺死，斷絕一切線索。而事實上，我認爲這最後之方法，可能性極高。」

「你是說馮天娜極有可能已被撕票？」劉志文大駭道。

「是的，這可能性實在高得很，不過，目前來說，我們唯有寄望另一可能性。」

「還有另一可能？」

「對了，那便是馮天娜根本不曾被人綁架，而是好像上次般，悄悄地躲起來，或是拿了那八萬元，因見身上不曾帶着護照，便跑進中國大陸，甚至離島玩一段時間。」

「如今唯有如此希望了。」

＊ ＊ ＊

第二天，劉尚文回到警署後，第一件事便是打電話往移民局查問有沒有馮天娜出境之紀錄。片刻後便有了答案，馮天娜不曾離開本港，或應該說不曾循正式途徑離境，因爲電腦上不曾有紀錄。

劉尚文隨即把馮天娜的照片及個人資料以傳眞機送往各離島警署，着他們往那些渡假屋附近尋找。不過，劉尚文對這並沒有存着多大希望，那些離島，可玩之處並不太多，普通旅遊人士玩上三兩天也會覺得沈悶，何況馮天娜這千金小姐！

果然不出劉尚文所料，離島各警區派出所之警員，找了一整天也未能找到馮天娜之踪影，渡假屋附近一帶之居民均表示不曾見過她。

這時，劉尚文已意味到馮天娜極有可能已遇害，因爲通常來說，沒有綁匪會把人質禁錮達數星期之久，而在這段期間裏毫不與事主家人接觸的。

劉尚文一看時間，已是下午六時多，便披衣外出，驅車前往尖沙咀一小型酒廊。

他要找的是一個名叫占美的不入流歌星，亦即是馮天娜的男朋友，半年前曾協助馮天娜意圖訛騙她父親一百萬元的那個人。

據馮天成說，他在天娜失踪後不久，也曾來過這裏找占美查問天娜之下落，但酒廊的人說占美早已不在該處唱歌，亦不知他的下落。

雖然如此，劉尚文仍要來這裏一趟，他的身份與馮天成不同，說不定能問出一些線索來。

這類小酒廊，人客品流複雜，經常有人酒醉鬧事，更有人刻意搗亂，因此大部份都會僱用一兩名打手來看場。

劉尚文找了一個僻靜角落坐下，叫了一杯啤酒，便向其中一名侍應生招手，他的經驗豐富，目光銳利，一眼便能看出這侍應生並不是一個普通侍應。

「先生，請問要些甚麼？」

「坐下吧，我有點事要問問你，你認識我嗎？」劉尚文道。

「先生，我怎會認識……」那侍應生隨即在微弱燈光之下仔細一看劉尚文之樣貌，慌忙改口道：「噢，原來是劉SIR，請問有何吩咐？」

事實上，在這一區裏吃偏門飯的，有誰不認識劉尚文？

「你是負責看場的嗎？我該如何稱呼你？」劉尚文語氣中除了威嚴外，還帶着數分客氣！

「是的，劉ＳＩＲ，我叫亞榮。」

「榮哥，你可認識一個名叫占美的歌星？」劉尚文道。

「劉ＳＩＲ，你是指不久之前在這裏唱歌的陳占美？」

「對了，便是他！」

「劉ＳＩＲ，占美已沒有在這裏唱差不多一個月了。」亞榮道。

「換了場？可知道他現在在那裏唱？」

「哼，他的歌簡直不入流，那有場可換？十成十是躲了起來，不敢露臉。劉ＳＩＲ，他犯了事嗎？」亞榮知道，若占美眞的是犯了事，這事定非同小可，否則不會勞動劉尚文這高級督察親自調查。

劉尚文並不回答他的問題，只道：「爲甚麼你會說占美是躲起來，不敢露臉？難道他做了些甚麼虧心事，恐怕仇家找上門來？」

「他做過些甚麼事我便不知道了，只是大難材的手下也在到處找他。看情形他定是欠了大難材一筆數。」

「占美欠了大難材的貴利？」

「應該是了，他這傢伙不但喜歡吃草（吸大蔴），還有一舖賭癮，雞碎般的薪水又怎夠他花？」

「榮哥，你認識這少女嗎？」劉尚文拿出馮天娜的照片。

亞榮接過一看，忙道：「認識，怎會不認識？這是占美的舊女朋友天娜嘛！聽說還是個富家女呢！數個月前她差不多每晚都來捧場，只是近幾個月才沒有來，這裏的人還嘲笑占美，說他被女朋友撇掉。」

「占美怎麼說？他有承認嗎？」

「他當然不會承認，這很瘀的啊！他只是說她的父親近來看管得很緊，不准她在夜間外出。」

「榮哥，痲煩你想清楚，這個天娜有多久不曾在這裏出現了？」

亞榮想了想，道：「最低限度有四、五個月了。」

劉尚文道：「在這幾個月來，占美可有和其他女人來往？」

亞榮聳聳肩，道：「來這裏捧他場的都是三五成羣，有男亦有女，大都是一杯酒喝上整晚的寒底客，不見有單身女人。至於他有沒有和其他女人來往，那我便不清楚了。」

劉尚文又問：「自從天娜不來捧場後，占美可有甚麼特別轉變？例如脾氣變得極差，或是經濟有問題之類……」

亞榮道：「脾氣方面還是和從前差不多，但錢銀方面則差得遠了，不但天娜送給他的金錶不見了，還經常三百、五百元的向同事們借錢。」

事情已很明顯了，馮天娜定是另結新歡，把占美撇掉，否則那區區數百元，占美何須向別人借？如此說來，這占美極有嫌疑綁架馮天娜，一來爲了錢，二來爲了洩憤。

「榮哥，可認識那批經常來捧占美場的人客嗎？」

「不認識，那批人不像是出來行走的。」

「勞煩你，那批人若再來的話，或是有占美下落之消息，請你立即通知我。你知道如何能夠找到我嗎？」

「我知道了，劉ＳＩＲ。」

「還有，勞煩你替我做一件事。」

「劉ＳＩＲ，請隨便吩咐！」

「請你替我打一個電話給大難材，告訴他我有事找他一談，請他來這裏，你應該知道怎樣可以找着大難材的，對嗎？」

大難材是這區有名的貴利王，手下衆多，亞榮人在江湖，又怎會不知道如何找他？連忙唯唯應諾，跑去打電話。

不消十五分鐘，大難材已由兩名手下陪同之下，來到酒廊。

「劉ＳＩＲ，你有事找我？」大難材與兩名手下，匆匆走到劉尚文桌前。

「材老板，我只不過是找你談一談吧了，你便帶來了打手，若我是要拉你回警局的話，你豈不是要帶一隊軍隊來？」劉尚文一瞟大難材身後那兩名手下，臉色大是不悅。

「劉ＳＩＲ，豈敢，豈敢？我只不過是習慣了，身邊若沒有人陪着，總覺得不自然似的。」大難材隨即吩咐兩名手下在外間等他，跟着便在劉尚文身前坐下。

「材老板，我要問你一些有關陳占美的事。」劉尚文道。

「陳占美？你是指在這裏唱歌的占美嗎，劉ＳＩＲ？」大難材一怔道。

「對了，你應該認識他的，是嗎？」

「我雖然認識他，但並不熟絡，他的事我並不知道很多。」大難材急道。

「材老板，我當然是問一些你知道的事了，難道我會問你占美每天吃多少碗飯嗎？不過，你當然有權不回答我任何問題的。」劉尚文道。

「劉ＳＩＲ說笑了，我怎敢不和你合作？請你隨便發問，只要是我知道的，定據實回答。」

「材老板，占美欠你多少數？」

大難材一愕，道：「劉ＳＩＲ，你不是要替占美出面吧？」

「材老板，究竟是我問你還是你問我？」

「劉ＳＩＲ，這……」

「放心吧，我的錢是很辛苦賺回來的，絕不會拿來亂花，更不會隨便替人出頭！」

大難材猶豫了一刻，才從口袋裏掏出一本記事部，略爲揭閱後道：「劉ＳＩＲ，占美現時欠……」

「我要知道的是三個星期前的數字。」

大難材盤算了片刻，道：「大約是三萬多元。」

「在這三個星期內，他可曾還過任何錢？」劉尚文續問。

「劉ＳＩＲ，這傢伙三個星期來都不知躲到那裏去，何曾還過一元！」

「難怪你派人到處找他了。」

「哼，我最惱的是他騙了我，在數星期前他實牙實齒的說，肯定在一星期內整筆數還清，那知竟人影也不見。老實說，他若果還上多少，即使是一仟數佰元，我也不會這樣惱。」大難材咬牙切齒的道。

「材老板，你這麼相信你的顧客？」

「劉ＳＩＲ，我當然相信我的顧客了，否則我又怎會借錢給他們？」

「不，你相信的只是你手下們討債的本領，你根本不須考慮那些顧客之還債能力，因爲你知道他們不敢不還，即使打劫、殺人，他們也要想辦法來還你的債。因爲他們知道即使犯法，被抓着時也只不過是坐十年八年監，但若不還你的債，隨時都會沒有命。」

「劉ＳＩＲ，你眞懂得說笑，我之目的只是求財，殺人對我有甚麼好處？這只會使我血本無歸，還要分分鐘擔心被你們抓去，我不會這麼蠢的。」

「老實回答我，占美當初是向你借了多少錢？」

「劉ＳＩＲ，我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嗎？」大難材面有難色。

「當然可以，我已經告訴過你，你有權不答任何問題。當然了，你是聰明人，應知道不答問題對你並沒有多大好處，而回答後，對你亦沒有多大害處。你以爲我會這麼天眞，單憑你的說話便認爲已有足夠証據把你拘控嗎？」劉尚文道。

「是兩萬元。」

「兩萬元！你不是有點不妥吧？你以爲占美是誰？紅歌星？他怎可能有錢還債？材老板，你的消息比我還要

靈通，應知道他和富家女天娜早已散掉，否則他何須向你借錢？以他的收入，即使不吃不喝，也不夠付利息！你莫非眞的打算血本無歸？」劉尚文大爲詫異。

「劉SIR，我也知道他早已和那富家女散了，但他向我借時，曾斬釘截鐵的說，在短期內便有一筆大錢到手，我才會借給他，又怎知道他這麼大膽，連我也敢欺騙！」

「他可曾透露那筆錢是甚麼性質？」

「我也曾問過他，但他矢口不說，只說有一個朋友找他幫忙做一單生意，事成後可以有十萬元到手，至於生意之性質則不得而知了。」大難材道。

劉尚文心中一動，以占美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本事，有誰會出十萬元酬勞來找他幫忙？難道是亞倫找他幫忙開演唱會！這當然是毫無可能之事。

唯一有可能的是，這單生意乃指綁架馮天娜這回事。

「材老板，多謝你和警方合作。最後一個問題，希望你能老實回答，你會否動過陳占美？」劉尚文道。

「沒有，我的手下根本不曾找到他。不過，即使找着他，也只會略爲懲戒，絕不會搞出大件事來。兩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我也不想血本無歸的。」

「我暫時相信你，不過，你得通知你的手下，若找到占美時，必須先行通知我，若然不通知我便動手，我對你不客氣。」

「劉SIR，這……」

「我不是替占美出頭，而是他極有可能牽涉着一宗我正在調查的案件，如証明無關，我絕不會理會你和他之間之事。不過，若你們太過份的話，我們當然不得不理。」

「劉SIR，若他眞的和那案件有關，那我豈不是……」

「那你只能怨自己倒霉了，誰叫你相信一個不該相信的人？我要說的便是這麼多了，你先走吧！記着，若有占美之下落消息，必須第一時間通知我。」

大難材離去後，劉尚文點上一根香煙，把所知道的線索略爲分析。

無可置疑，若馮天娜眞的是被綁架的話，這占美定脫不了關係。只是，劉尚文却有一點不明白，陳占美爲甚麼要躲起來？這豈不是告訴別人，他與這事有關？

難道他躲起來之目的只是爲了避開大難材？但爲何會這麼巧，剛巧與馮天娜同時失踪？

若占美眞的與綁架案有關的話，他實在沒必要躲開大難材，因爲馮天成雖不會如數付款，但也付了八萬元；占美即使不能全數落袋，最低限度應能分到一兩萬元，只要付數仟元給大難材，便能暫時應付過去，何必躲起來？

劉尚文一口氣把杯裏的啤酒喝光，付賬離去，驅車到他慣去的酒吧，他並不是因爲酒喝不夠，要找一個熟地方繼續喝，而是因爲約了他的得力助手沙展麥超在該處會面。

當劉尚文來到警局附近的酒吧時，麥超早已在等候着。

「麥超，可有甚麼收穫嗎？」

「劉SIR，占美這傢伙已三個星期不曾回家，租房給他的房東提起他便光火，不但欠了四個月房租，還日日夜夜的給一些凶神惡煞的人騷擾。」麥超道。

占美不在家，已是劉尚文意料中事，要是他在家的話，早已被大難材的人找着，打個半死了。

劉尚文隨即把自己聽回來的消息告訴麥超，並道：「麥超，明早你帶同搜查令再走一趟，看看這傢伙房內有甚麼線索，順道拿一張他的相片回來，晒給各伙記分頭找尋他的下落。如我所料不差的話，他和馮天娜的失踪有着極大關連。」

「劉SIR，照你所說，綁架馮天娜應是占美所爲，你認爲他是獨自行動還是另有同黨？」

「很難說，他曾向大難材透露有人找他幫忙做單大生意，有同黨並不出奇。不過，以他和馮天娜過去之密切關係，只要想出一個適當藉口，實不難把天娜騙到一個僻靜地方禁錮起來，毋須找人幫手。暫時，我們且假定他是有同黨來處理。明天，你通知各伙記，在他的朋友方面入手調查。」

「知道了，劉SIR。噢，是了，你今晚可有甚麼事做嗎？」

「麗姐要陪她的父母，我除了回家看電視外，還有甚麼事可做？」

「既然沒事可做，倒不如散散心吧，你也很久沒見你的舊相好了。」

「麥超，若給麗姐知道了，我可一身蟻！」劉尚文搖頭道。

「放心吧，劉SIR，麗姐並不是這樣蠻不講理的，只不過是逢場作興吧了，誰叫她沒空陪你啊？必要時便告訴她是爲了查案便成。」麥超笑道。

劉尚文一看腕錶，只是八時多，便道：「好吧，我們先找個地方吃晚飯，稍後再去喝杯酒，散散悶。」

* * *

劉尚文和麥超兩人甫進門，夜總會的經理及媽媽生已蜂湧上前迎接：「劉SIR，是甚麼風吹你來了。」

劉尚文笑道：「你們這裏窩藏未成年少女，我們特來捉一兩個回去。」

其中一名與劉尚文相熟的媽媽生蓮達已笑道：「劉SIR，你不是只喜歡成熟一點的小姐嗎？何時對那些未成年的女孩子也感興趣了？」邊說邊帶領兩人往貴賓房。

「我怎會對那些不懂風情的女孩子產生興趣。這些十七、八歲的小東西，剛坐下，第一句便問貴姓，跟着便問：出街嗎？甚麼情趣也趕跑了！」劉尚文笑道。

「怎麼會沒有情趣啊？現在最流行的便是這一套，速戰速決嘛，要不是法例所限，那些心急人客巴不得在貴賓房裏便來肉搏一番哩！」蓮達笑道。

「如此容易到手的有甚麼情趣？好像妳這般，我追了這麼多年也追不到手才是矜貴嘛。妳說是嗎，蓮達？」劉尚文遇見女人，討便宜的老毛病又發作了。

「劉SIR，不見你幾個月，一見面便來吃我的豆腐，你這人眞是死性不改。你這話若給別人聽見了，定會送我一個貞節牌坊，老實說，以你的條件也不令我自動脫掉褲子，誰可以？」蓮達笑罵着。

劉尚文一把便摟着她，香了一個臉孔道：「來，來，來，讓我們現在便去高興高興，一還心願。」

「正經一點吧，你的老相好伊玲已牛一般眼瞧來了。」

劉尚文連忙四處張望，果然看見那與他曾有多夕情緣的伊玲正在遠處注視着他。

劉尚文不經意地瞧了她那枱客人一眼，意外地發覺那三個客人中，有一個正是馮天成的兒子馮志剛。

麥超亦留意到劉尚文在注視着伊玲的客人，便道：「劉SIR，是熟人嗎？」

劉尚文搖搖頭，道：「不，只不過是馮天娜的哥哥馮志剛吧了！妹妹被人綁架，身爲哥哥的還有心情到這些地方來玩，這些富家子弟眞是要不得。」

來到貴賓房坐下後，蓮達道：「劉SIR，是否把伊玲找來，還是換一個新的？」

「伊玲有客啊！」

「放心吧，劉SIR，即使身邊那人是誠哥，她也會立即撇下，跑過來陪你，何況只是個令人討厭的失匙夾萬，麥SIR，你呢？喜歡我帶那一位來陪你？老相好詩思還是換一個？」

「隨便吧，我只不過是陪劉SIR來散心的，並不是主角。」麥超道。

片刻後，蓮達已帶了伊玲和詩思來到，伊玲甫進房，便撲進劉尚文懷裏撒起嬌來。

「劉SIR，你這個負心鬼，究竟給那一個狐狸精纏着了？這麼久也不來看看我，可把人家想念得要死了。」

「妳不是哄我開心吧，有了又年輕又有錢的馮公子，妳還會想念我？」

「馮公子？你是指馮志剛這土佬？劉SIR，你可不要笑死我了，他那副模樣也叫公子的話，樓上跌一部冷氣機落街中心，也隨便可以砸死十來個公子。」

「伊玲，不要這麼刻薄，他的確是有名地產商馮天成的兒子啊，怎不算是公子？」

「劉SIR，老豆有錢便是公子了嗎？他的模樣、衣着，那一點像？他的作風更引人發笑呢，倒像個昨天才中了六合彩的暴發戶般，恐怕沒有人知道他有錢似的。」伊玲一面說一面大笑。

「眞有這麼一回事？」

「我騙你作甚？別的不用說了，只從他埋單找數那模樣便知了。那有一個公子好像他這般，一大疊金牛拿出來，一張一張的數了數遍才放下，恐怕多給了似的！」

「伊玲，還說不是騙我？他是富家子，身上又怎會沒有信用咭，何須帶着一大疊金牛到處跑，還拿現錢付賬？他也不是如此誇張的吧！」劉尚文笑道。

「劉SIR，我發誓，這是眞的！你若不信，可以問詩思。」

「劉SIR，這是眞的，這姓馮的可算是土得可憐，十足十是個燦哥模樣。」一旁的詩思也道。

劉尚文大爲奇怪，這馮志剛是在外國留學回來的啊，怎會如此？外表衣着土一點並不出奇，這有可能是他喜歡樸素，但是伊玲所說的情形……

「劉SIR，不要提那土佬了，快先罰三大杯，罰你這麼久也不來看我。」伊玲已在他懷中扭動着。

「三大杯？妳不是要灌醉我嗎？」劉尚文嚇了一跳。

「當然了，不把你灌醉，如何能夠把你强姦？快點喝！」伊玲邊說邊把一杯酒遞到劉尚文唇邊。

「你以爲我是女人嗎？醉了可以任妳爲所欲爲？屆時若變成萬事起頭難，妳可不要……」劉尚文笑道。

「你放心，本小姐自有辦法，你喝還是不喝？」伊玲笑道。

* * *

劉尚文被電話吵醒時，只不過是早上七時多，不禁口出怨言。

「劉SIR，很抱歉在這個時間吵醒你，只是十分鐘前，港島寶馬山附近一個叢林裏，發現一具被蔴包裹着的女屍，身上衣物全無，已開始腐爛，依稀看出很像是你正在尋找的馮天娜。」電話是警局打來的，帶來了一個驚人消息。

這是馮天娜顯靈嗎？失踪了這麼久沒有半點消息，劉尚文只不過接手查案三天，屍體便跑了出來。

「我立即來！」劉尚文收了線，便立即起床，匆匆梳洗後便披衣外出。

現場距離大路不遠，是一個小山坡，四周密麻麻的種滿了樹，沒有路，頗爲崎嶇難行。

一看那驕人之身段及左乳上那顆再也不迷人的紅痣，劉尚文已差不多肯定死者是馮天娜無疑。

「是誰發現屍體的？」

「是一個青年，他和一羣朋友在大路旁的球場踢足球，不經意把球踢進樹林裏，便跑進來找。因昨晚曾下過一場大雨，路滑難行，一個不小心便

跌倒，直往坡下滑。他驚慌之中雙手便亂抓，幸運地抓着一件東西，不致衝下山坡。給他抓着的便是這載着屍體的蔴包袋，已被他下衝之勢從泥土裏扯了一大截出來，他看見蔴包袋滲着血漬，且似是包裹着一個人的模樣，不敢折開來看，便爬到大路上找了個警員來。」一名軍裝警長答道。

劉尚文點點頭，看情形定是昨晚那場大雨把覆蓋着蔴包袋的泥土冲走了不少，露出一角來，被那青年無意中抓着，扯出大半截來。

屍體運去後，劉尚文便與隨後趕來的麥超沙展聯同一大隊警員在現場作地毡式搜索，看看有甚麼發現。

「劉SIR，這裏有一張駕駛執照！」一名警員嚷道。

劉尚文與麥超連忙循聲跑去一看，果然是一張駕駛執照，而且是一張有效的執照，還有一年多才到期。

「是陳占美！」麥超一看那執照上的照片便嚷道。

「果然是他幹的好事，麥超，我們先回去吧，立即通緝陳占美。」劉尚文把那張雖然染上泥污，卻仍是頗為嶄新的駕駛執照放在一個膠袋裏。

可是，陳占美像是消失了一般，找了數個星期也不見踪影。

事情却有了新的發展，馮天成的兒子馮志剛竟然也被綁了票！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回，馮天成却不是找劉尚文到他家裏會面，而是經由劉志文安排，約了劉尚文到劉家的銀行裏商討，因為馮天成恐怕歹徒會在他家裏附近監視，看他有沒有報案。

「馮先生，令郎是何時失踪的？」

「昨晚他不會回家，今早歹徒便有電話來。收錢後，我便立即通知令兄了。」

「令郎以前試過通宵不回家嗎？」

「哼，這個多月來，他每天都是天亮才回家的了，睡到下午便再外出。」馮天成對兒子可說極為不滿。

「綁匪怎麼說？」

「他說天娜是他們殺死的，若我再如上次般，只象徵式地施捨數萬元的話，天娜便是個榜樣。」

「那人的聲音是否和上次那個一樣？」

「不同，應該是兩個人，上次那個雖然隔着一層布向電話筒說話，但聲音頗為順耳。今次這個聲音低沈，而且語氣有點怪，只是怪在那裏，我却說不出來。」

「語氣有點怪？是否有點不像本地人？」

「噢，對了，倒給你提醒我了，他的語氣極像那些大陸新移民。」

「是大圈幫幹的？占美和大圈幫有來往？」劉尚文喃喃道。

「劉幫辦，你認為是大圈幫幹的？」

「暫時來說，我不敢肯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占美定與這事有關。馮先生，那綁匪這次要求多少贖金？如何付款？」

「也是一百萬元，我告訴他一時之間難以抽調這麼多現金。他給我三天時間，付款方法三天之後再通知我。」馮天成道。

「馮先生，你打算怎辦？付款還是交由警方來處理？」

「劉幫辦，我是肯定不會付款的了。不要說一百萬元，便是一萬元我也不會付！我只希望你能把這些歹徒繩之於法，使天娜瞑目。」馮天成咬牙切齒的道。

劉尚文為之一愕，只因馮天成這時之表現，與他在馮天娜第一次被綁時實有天壤之別，他這時眼中只有怒火，沒有擔憂！這的確使劉尚文大為奇怪，為何馮天成會絲毫不憂慮兒子之安全？馮天娜已死，馮志剛已是他唯一的子女啊！縱使他平日偏愛女兒，也不該如此！

劉尚文身為警務人員，事主既然表示要把這事交由警方全權處理，他當然不能勸馮天成與歹徒妥協，以保存唯一兒子的性命，而事實上，即使付款，馮志剛能否無恙回來，尚是個疑問哩！

劉尚文接着問了馮天成一些瑣碎問題後，道：「馮先生，你先回家吧，暫時不必到警局落案了，有機會時才補辦手續吧，因為歹徒可能跟踪着你。我很快便會和你聯絡，教你如何應付歹徒的了。是了，你可曾帶公事包來？」

馮天成道：「帶來了，劉幫辦，請問你要我帶一個公事包來有何作用？」

劉尚文道：「這樣一來，即使有歹徒跟踪着你，也只會認為你是來銀行提款，而不是和警方接頭，對令郎會安全一點，大哥，勞煩你派一名護衛員陪馮先生到他的車裏去吧！」

馮天成離開後不久，劉志文桌上的電話便响了起來，傳來了劉志文秘書的聲音：「總經理，有電話找劉董事。」

劉尚文雖然身在警界，在他父親一手創辦的銀行也掛了個董事虛銜，連忙接聽。

電話乃是麥超打來的：「劉SIR，馮天成已離開了，並沒有任何人跟踪着他。」

「知道了，你先回警局吧，我稍後回來。」劉尚文說畢便掛上電話。

劉志文道：「先有女兒遇害，後有兒子被綁，馮天成可說禍不單行了。」

劉尚文道：「也許他曾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如今報應來了。不過，我有點奇怪，馮天成好像對這個兒子不大關心似的。」

劉志文一怔，道：「你為何會如此覺得？」

劉尚文道：「剛才你沒聽他說嗎？即使是一萬元也不會付，聽他的語氣

，似乎只是關心能否擒獲殺死他女兒之兇徒。」

劉志文道：「這也許是他一時氣憤之言吧了。老實說，身為父親的又怎會不關心兒子的安全，何況還是唯一的兒子？你還是想個好辦法替他救回兒子吧！」

劉尚文聳聳肩，在他兄長桌上拿了兩根雪茄離去。

劉志文笑罵道：「雪茄你可以順手牽羊，但絕不能打我的女秘書之主意，否則我一定會告訴麗妲！」他若知道劉尚文在房外如何騙他的秘書，定會氣個半死。

「靚女秘書，妳今晚有空嗎？」

「我……我有空，劉董事，請問有甚麼事嗎？」

「噢，沒有甚麼特別事，只不過我哥哥說很喜歡妳，但是他臉皮薄，不敢和妳開口，所以託我約妳，今晚七時在卡薩布蘭卡吃晚飯，妳願意來嗎？」

「噢，是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我若騙妳的話，我下次再來時，罰我請吃晚飯。妳可記着了！」

「我知道了，七時正，卡薩布蘭卡。」

「是了，還不會訂位的，妳立即打電話去訂位吧。」劉尚文之所以被人叫做流氓警官，實在有其理由的。

* * *

麥超沙展匆匆走進酒吧，在劉尚文身旁坐下後，向侍應生示意要一杯啤酒。

「可查着些甚麼嗎？」

「劉SIR，已查遍了，占美不會和任何大圈幫的人來往。」

「難道那人不是大圈幫的？」劉尚文喃喃道。

麥超的啤酒已送到，他連忙掏錢付賬，却把口袋裏的證件什物也扯了出來，掉在桌上。

「麥超，你為何不用銀包呢？這樣把東西通通塞進口袋裏，終有一天定會像占美般把證件遺失了也不知道。」

「劉SIR，你不知道的了，我若用銀包的話，難保整個銀包也會失掉，那豈不是更痲煩。」麥超邊說邊拾起證件什物，塞回袋裏。

「慢着，拿你的駕駛執照給我看看！」劉尚文突然道。

「劉SIR，有甚麼不妥嗎？」麥超一愕，把駕駛執照遞給劉尚文。

劉尚文接過那殘破不堪的執照一看，揚了揚道：「麥超，你可知道為何你這執照只用了一年，便這樣殘舊，四個角的膠邊都捲起及開叉？」

麥超道：「有獎遊戲嗎？我當然知道了，因為駕駛執照上的膠，薄得像紙一樣，而我不會把它放進銀包，好好地保存，只隨意塞進口袋，所以不消數個月，便會變成如此，對嗎？」

劉尚文道：「你還記得我們在馮天娜屍體被發現之現場，所拾獲的那張駕駛執照嗎？除了染上泥污外，那有半點殘舊之跡象？但占美已用了兩年哩！」

麥超道：「劉SIR，你是說……」

劉尚文點頭道：「是的，占美不是好像你般把執照隨意塞進口袋，你這破爛執照使我想起了占美是用一個錢包把身份証、執照等証件和錢一起放進裏面。半年前我捉到他時，曾搜過他的身，所以知道，那錢包還是名牌貨式哩！」

「若他有用錢包，又怎會只掉下執照，應該整個錢包掉下才對啊！」

「你還不明白？這執照不是他掉下的，而是別人刻意放在那裏，目的在引開我們之注意力。即使天娜的屍體被發現，我們也只會懷疑占美是兇手。」

「劉SIR，我還是有點不明白，若占美和這事無關，那些歹徒即使不嫁禍占美，我們也是毫無線索，何必節外生枝，多此一舉？若占美與這事有關，我們抓着占美後，不難令他供出同黨，那些人又怎會這麼蠢，自動向我們提供線索？」

「蠢的不是他們，是你！如我所料不差，他們一定已把占美也殺死了，因為占美已無利用之處，而且是個後患。他們當初利用占美，只不過是引馮天娜上當，好讓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擄走，如今目的已達，還留下占美做甚麼？別忘記，他們到手的只是八萬元，多一個人分便所餘無幾！」

「即使他們已殺死占美，我們也可以從占美所認識的人中，抽絲剝繭地把他們找出來的啊！」

「若果在這之前，占美根本便不認識他們，或是甚少來往呢？」

「但……但他們若已把占美殺死，何不乾脆把占美的銀包整個留在現場，而要單單抽出一張駕駛執照？」

「因為那錢包是名牌貨，價值千多元，而歹徒之一乃是燦哥，最喜歡名牌，不捨得拋棄。」劉尚文道。

「噢，我們得派人往寶馬山再找一找了，說不定能找着占美的屍體。」

「不用如此痲煩了，歹徒們不會這麼蠢，把兩條屍體埋在同一地方的。即使我們想不到占美已被他們殺死這一點，也會在附近找尋線索，對嗎？若給我們無意中找到占美的屍體，他們豈不是白費一番心機？」

「那麼，我們現在該怎辦？照你之推斷，我們已毋須在占美那方面費神了。」

「隨我來吧，我已知道兇手是誰了，只不過還須証實數點，以免出錯，誤了馮志剛一條性命。」

劉尚文拉了麥超，跑到附近一間百貨公司，買了一個名牌銀包，然後和麥超往吃晚飯。

「劉SIR，你不是說要去証明數點嗎？」麥超大為詫異，因為這與劉尚文

想做便做的作風大相逕庭。

「時間還早着呢！吃過飯後，我們再去探探伊玲，散散心吧。」劉尚文笑道。

「還要去夜總會？劉SIR，麗姐的父母還不會走嗎？」麥超一怔道。

「早已走了，只是，我們是爲了查案啊，你忘記了嗎？即使麗姐知道了，也會諒解我的。」劉尚文道。

當他們去到上次那間夜總會時，媽媽生蓮達連忙招呼兩人到貴賓房裏坐下。

「蓮達，妳可記得馮志剛是何時開始到這裏玩的嗎？」劉尚文道。

「大約個半月前。」蓮達想了想後回答。

個半月前，亦即是馮天娜失踪的同時。

「妳爲甚麼會說他是個失匙夾萬呢？」

「這是小姐們說的，馮志剛酒後，經常埋怨他父親偏愛他的妹妹，更不讓他插手管埋生意。」

「蓮達，馮志剛用的銀包是不是這一個？」劉尚文拿出剛買回來的銀包揚了揚。

「噢，是的，只不過沒有這麼新，我看最少都已用了半年有多了。劉SIR，你若問我其他人用的銀包是甚麼模樣，我實在難以回答，只是這馮志剛，每次埋單都炫耀這名牌銀包及裏面的金牛，我才對它有點印象。」

「麻煩妳了，蓮達，請妳替我們找女件來吧，便是上一次那兩個便成。麥超，你沒有意見吧？」

麥超道：「噢，沒有問題。」

蓮達離去後，麥超道：「劉SIR，你認爲馮志剛便是……」

劉尚文點點頭，道：「是的，我早便該想到是他。數星期前，伊玲不是說馮志剛找數時，總是拿出一大疊金牛來付賬的嗎？老實說，以他的身份，身上應有一大疊金咭才對，現金是留待其它情形之下才用的，出來玩的，誰不知道？這說明了一點，便是馮天成對他極度不滿，沒有給他一張附屬信用咭。今早，馮天成對他之安危並不太擔心以及適才蓮達那番話，便進一步証明我的想法沒錯。」

「但是他的錢……」

「他的錢的確是馮天成的，不過並不是直接給他，而是個多月前給綁匪的，亦即是那八萬元。八萬元在這裏花，並不能花上多久，於是他便使上馮天娜曾用過的那一招，假裝被綁票，企圖騙他父親一百萬元。在他想像之中，馮天成有了天娜前車之鑑，定會乖乖就範，不敢報警，又怎知道馮天成仍會來找我哩！」

這時，蓮達已帶了伊玲和詩思來到，留下兩人便離去。兩個女件和劉尚文、麥超關係密切，兩人毫不避忌，繼續大談案情。

「馮天成爲何會對馮志剛如此呢？」

「這一個問題，我暫時也答不出來，不過，明天問一問馮天成便清楚了。」

* * *

「劉幫辦，實不相瞞，志剛一直都是住在大陸的。當年，我的環境只是普通，樣貌亦不出衆，在香港找不到老婆，便回鄉娶妻生子，每隔一段時間才回去相聚。後來，環境好轉，便在這裏另娶，但也經常回鄉探望他們母子，直到天娜媽咪撞車身亡，我才申請他們母子來港，可是申請期中，我那髮妻亦已病逝，只有志剛一人來港。」

「馮先生，如此說來，你應該對令郎更好才是的啊。」劉尚文道。

「唉，劉幫辦，你知道嗎？志剛並不是我的骨肉，乃是我那髮妻和別個男人所生的孽種。她雖然不忠於我，但始終和我有廿多年夫妻關係，我實在不忍心把志剛趕走，所以才留他在這裏。」

「馮先生，你既然知道他不是你的親生骨肉，爲何還要申請他來港呢？」

「我是他來港後才知道的。他來了大約十天後，我無意中從他的一份文件中發覺，他的血型與我的根本便不相同，怎可能是我的兒子？劉幫辦，要不是你說這對案情有所幫忙，這秘密我打算永遠不說出來的了。」

「馮先生，馮志剛可知道你不是他的生父嗎？」劉尚文道。

「我不大清楚，也許他母親曾向他提及過。」馮天成道。

「你可曾透露過已知道他不是你親生兒子這秘密？」

「不曾，這秘密沒有人知道，便是天娜，我也不曾向她提及半句。」

「馮先生，我們懷疑馮志剛不曾被人綁票，只是自行失踪來騙你的錢；另外，我們更懷疑他曾參予綁架以及謀殺令千金這案件。」劉尚文正色道。

「是他這畜牲！」馮天成登時大怒。

「馮先生，希望你能夠冷靜一點。現在，我們有一個擒拿歹徒的計劃，必須要你非常冷靜地合作，否則便會功虧一簣。」

「劉幫辦，請你把計劃說出來吧，爲了替天娜報仇，要我做甚麼事也可以！」

劉尚文隨即把他的計劃說出來。

* * *

這一晚，馮天成依照綁匪之指示，拿着一箱錢，獨自駕駛着他那豪華大房車，不停地在郊區和市區兜着圈，他車內的無綫電話每隔五數分鐘便響一次，指使他如何走。

差不多走了四十五分鐘後，電話又響了！

「馮先生，現在請你把裝着錢的公事包伸出車外，慢慢地駕駛，若有甚麼異動，你的兒子便沒有命！」

馮天成連忙照辦，只見片刻後，一部私家車從後而至，司機座位旁的一個人伸手便把公事包搶走，絕塵而去。

馮天成隨即低頭向夾在領帶上的傳聲器低聲道：「錢已被搶走了。」跟着便驅車回家。

翌日清晨，馮志剛便安全回來，看見馮天成在大廳中等候着他，便要開口說話。

馮天成擺擺手，道：「志剛，破財擋災，你也不必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隨我進書房，我有點事和你說。」

書房裏，已有一個人在場，馮志剛一怔，道：「爹地，這位是……」

「他是伍律師！志剛，你可知道你並不是我的親生兒子？」

「爹地，怎會啊？我怎會不是你的親生兒子呢？你可不要聽別人亂說！」馮志剛吃了一驚道。

「不用再騙我了，你和我的血型根本便不同，又怎可能是我的兒子？我之所以留你在這裏，乃是念在你死去的母親份上。只是，你實在太不長進了，不但令我失望，更使我損失了一百萬元，要不是你母親會和我有廿多年夫妻關係，我會用這麼大筆錢來贖你才怪！現在，我再也不能留你在這裏了，伍律師已準備好一份我們脫離任何關係之文件，你在上面簽名吧！」馮天成冷靜地道。

「我不簽！」馮志剛大嚷。

「你不簽也沒有關係，你已成年，我也沒有責任撫養你，即使你賴在這裏不走，我也不會召人來趕你出門口，只是我決不會給你半分錢，也不會供給你任何東西，更不會在你再次被綁票時贖你。如你願意簽署那份文件，桌上的公事包你可以立即帶走，內有現款二十萬元。志剛，老實說，我對你可算是情至義盡的了！」馮天成强制着心中怒火。

馮志剛考慮了片刻，道：「好，我簽！」

數分鐘後，馮志剛便提着公事包離開馮家，甫出門口，便看見一部空的士，便截了下來。

「大坑XX街。」馮志剛上了車便吩咐司機道。

「甚麼？是大坑XX街嗎？」那司機好像有點聾般，把地址覆述了一遍。

在的士司機覆述着馮志剛所說的地址之同時，數部停泊在馮家附近的私家車已先行開動，直駛大坑。

馮志剛所乘坐的那部的士，走得極爲緩慢，使馮志剛極不耐煩。

的士終於來到大坑目的地，馮志剛付了車資下車，走到一間修理汽車的小型車房拍門。

「是誰？」

「是我，馮志剛！」

「怎麼是你？爲甚麼這麼快便回來了？你擔心我們吞了那筆錢嗎？」

「讓我進來才說吧！」

車房的鐵閘隨即拉開了一半，突然間，兩個經過車房門口的行人閃電般撲向車房，一個把馮志剛撲倒在地，另一個則衝進車房裏。

「警探，不許動，否則開槍！」衝進車房那人迅即拔出手槍，喝道。

街上轉角處隨即出現了十多人，均是持槍在手，衝往接應先前那兩名警探。

「你們爲甚麼要抓我？我犯了甚麼事？」車房外被鎖上手鐐的馮志剛大嚷道。

劉尚文走到他身前，道：「馮志剛，我們懷疑你綁票、謀殺，你明白嗎？伙記，警誡他後，好好地看守着。」二名警探連忙應聲上前。

車房裏只有兩個人，亦已被衆探員制服，鎖上手扣，蹲在地上。

「劉SIR，找到那公事包了，一百萬元分文未動。」麥超從車房的閣樓走了下來，手上提着昨晚馮天成被搶走的公事包。

「仔細地搜一搜，看看有沒有謀殺馮天娜或占美之証據，如沒錯的話，這裏應該是藏參的地方。」劉尚文道。

在仔細搜查之下，果然給他們找到一柄染有泥污及血漬的鐵鏟，一些被布，以及一張占美陳的身份証。

經過疲勞轟炸式的多日盤問，一名歹徒終於抵受不住，全盤招供，並帶領劉尚文等人前往占美之埋屍處。

原來全盤計劃均是由馮志剛策劃，他因不滿馮天成偏愛馮天娜，對他差不多不當作兒子，便決定綁架馮天娜。

他找了占美及兩個從前在大陸認識，現已來了香港的老朋友幫忙行事，由占美打電話給馮天娜，訛稱當日相好時，曾趁她熟睡時拍了一些她的裸照，囑她帶五千元來贖回，否則便把那些照片給與她當時打得火熱的另一個歌星男朋友，當馮天娜應約前來時便把她制服，載往大坑那車房禁錮起來。

後來，他們從馮天成那裡只能收到八萬元時，均大爲憤怒，馮志剛更一怒之下，把馮天娜身上衣服扯爛，强姦她起來。誰知道在掙扎中，竟被馮天娜掙脫幪眼黑布，被她知道綁架及强姦着她的便是她的哥哥！

於是，馮志剛在獸慾得逞後，把馮天娜殺死；因見占美本非他們自己人，也一併殺掉，把兩人屍體分藏兩個不同地方，更在馮天娜埋屍處丟下一張占美的駕駛執照，以備萬一馮天娜屍體被發現後，可以把警方之注意力轉到已死的占美身上。

被警方找出來的破布，乃是馮天娜身上的衣服，打算拿來抹油漬，待染滿油污後才拋掉，以免引起別人懷疑。

証據足夠，馮志剛三人順利地被入罪，判處死刑。

(本篇完)

上文提要：青鳳怕江楓日後對她進行報復，也爲了擺脫天王，於是要江楓娶她爲妻，江楓在穴道被制、處於下風的情況下，遂答允青鳳的婚事；江楓回到客棧，店伙計告訴他梅花曾到訪，並留下口訊叫他當晚去找她商量要事，江楓見時間尚早，便回風雪小館，剛巧雪、霜二女的父母到訪，江楓雖未曾見過兩人一面，但却久聞兩人之大名……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幽谷少女習媚術　應劫江湖甘捨命

倒是羅蘭被女兒問得臉上一熱，道：「你爹和娘，就是爲了他，才常住深山苦修劍術二十年未履江湖。」

看來，她似是一個外向的性格，這二十年的深山幽居，心中還悶了一口無奈之氣。

「是啊！江兄弟，你大嫂爲了山居中的寂寞，還和我嘔了很久的氣。」歐陽昭大笑道：「有一年的時間，連一句話都不跟我說……」

「有這種事？」張四姑道：「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呢？」

江楓一個長揖，道：「眞是虧負嫂夫人了，都是小弟之錯。」

「聽他胡說八道！」羅蘭說：「當年山居習劍，我也事先同意的，怎會和他爭執。」白了丈夫一眼，接道：「吵架是有，不過不是爲了山居寂寞。」

「如果你們吵架的事，和小弟無關，」江楓道：「小弟就心安多了。」

「怎會和你無關？」歐陽昭道：「我們這二十年來，完全是爲了你而活着，所以，我們夫婦的事，完全都和你有關！」

「這個……」江楓望望羅蘭，見羅蘭雙頰緋紅，心中突然想到了張四姑說起的一件事：羅蘭要生個兒子，丈夫却要她習武第一，不肯答應，想來，定然爲了此事而爭吵，不禁失聲一笑。

那知羅蘭敏感得很，看江楓笑得曖昧，不禁一瞪眼，道：「你笑甚麼？」

「沒有啊……」江楓急急否認。

幸好張四姑插口道：「羅蘭，你們一家人都在這裏，江楓也是你們神交了二十年的朋友，我心中有幾句話，要當着你們夫婦之面說清楚了的。」

「四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這一生中唯一的金蘭姊妹，甚麼話都可以說。」羅蘭道：「說錯了，也不會有人怪妳……」

「你們對江楓的瞭解，」張四姑道：「看樣子是比我還深了，你們可知道他一身武功很雜博，也習練過迷惑人心的奇術？」

江楓只覺臉上發熱，羞紅滿面，却又無可奈何。

「我擔心兩個小姪女，跟在他身側幫忙……」張四姑有些說不下去了，改了口氣，道：「是不是不太方便呢？」

羅蘭目光轉動，發覺一對女兒四隻大眼睛正在凝望着她。

她們沒有否認張四姑的話，自然是默認了。

羅蘭大感爲難，一時之間，誰也不知該如何回答，只好喂了一聲道：「你聽到沒有，四姑已經提出問題，你這作爹的，該出個主意呀！」

他們確沒有人間的世俗之態，不論甚麼事，都是直來直往。

「我沒有主意呀。」歐陽昭道：「女兒大了，有她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江楓越想越不對，站起身子，道

：「請位，我告個便！」

「用不着逃避，」歐陽昭道：「你也是當事人，最好也坐在這裏聽個明白，如是我們處置有錯，你也可以提出高見啊！」

「這個……」江楓長歎一聲，道：「掩去江湖上清風明月的是一批身懷異術的人，他們來自西方魔教，和江湖上一些息隱的魔頭，結合成一股强大無匹的力量，小弟受命於大局晦暗陰霾遍佈的時刻，爲挽救武林劫難，確實修習了一些不爲正道人士所喜的奇術，我無法預期是否能讓武林重光，只有盡其在我，死而後已，所以，我無法保証甚麼，歐陽兄如是覺着雪、霜兩位姑娘，不宜在污濁的江湖中走動，何不把她們送入一片清淨的環境中成長，讓她們盛放出清香之花……」

「不要……」吟雪突然開了口，道：「白蓮花盛開於汚泥中，無損她的清白，何況，我也不想自己成爲一株白蓮花……」

「丫頭！」歐陽昭道：「那你想成爲甚麼？」

「桃也好，李也罷，」吟雪道：「我只要結出甜美的果實，要人們吃得口舌生津。」

哈哈一笑，歐陽昭道：「我佛割肉飼鷹，我兒可眞有這番豪氣麼？」

「江大哥身犯萬難，此後遭遇的凶險，必將是驚心動魄，」吟雪壯烈的說道：「女兒願陪他赴湯蹈火，萬死不惜。」

眞是語不驚人誓不休，一個在深山幽谷中長大的少女，怎會忽然間性格大變……

「吟雪，聽爹娘的安排。」江楓道：「他們爲挽救武林劫難，已奉獻了自己。」

「爹娘把最寶貴的青春消磨在深山劍技之中，」吟雪接道：「爲的是要助你一臂之力，他們的女兒，豈能規避兇險？」

「好啊！有女如此，與兒何疑，」歐陽昭道：「傲嘯風月，逃避劫難，靜則靜矣！但其與草木何異？羅蘭，妳怎麼說？」

「自然是妻從夫意，你能勘破世俗，讓她們燃燒自己，我也只有同意了。」

「吟雪，近火易焚，」歐陽昭說：「江楓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他不會承諾甚麼，不論發生了甚麼事，你們可都要自己承擔後果，別望爹娘會給你們甚麼幫助。」

「是，」吟雪道：「張姨告訴我們的，比爹說的還要明顯，這件事，我和霜妹也商量過很多次。」

「甚麼？霜丫頭也和妳有着一樣的想法？」羅蘭有些吃驚的說。

「是啊！娘如沒有讓張姨帶我們逐鹿江湖的心願，怎肯讓張姨帶我們下山……」吟霜說：「既然人已跳進了水裏，那就不用擔心雨水打濕衣服了。」

羅蘭苦笑一下，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一天老虎傷了妳們，可不要叫娘……」

「不會的。」吟霜笑道：「大水冲了龍王廟，淹死總比枯死好，娘，放心吧！我和姐都會承擔近火焚身的痛苦，幫助江大哥照亮江湖。」

「好吧！這件事到此爲止，江老弟，」歐陽昭道：「兩個丫頭交給你了。」

江楓恭恭敬敬抱拳一揖，道：「小弟盡力保護。」

「我不擔心兩個丫頭會拚戰而死，怕的是她們無能自己，滅頂於情海之中……」羅蘭說：「但我答應過天狐夫人，歐陽一家人都將應劫江湖，不會逃避責任。」

「所以，她才傳了妳青春常駐之術……」歐陽昭笑道：「如果這一次大難不死，我將白髮蒼蒼視茫茫，老態龍鍾，妳却仍是艷光照人……」

「艷色不褪，青春常駐，」羅蘭說：「總比雞皮鶴髮好看些，也免得你留戀春色，棄我於不顧，再說，術雖能駐顏，却不會長生，有一天，你眞的老病而死，我自會刎頸靈前，隨你泉下，放心吧！嬌妻雖艷麗，但此心已永爲君所有了。」

「你聽，江老弟，你大嫂這種甜蜜的深情，怎不叫老哥哥永拜裙下，終身不渝呢……」歐陽昭拂髯大笑，內心的快樂表露無遺。

江楓心中一動，暗道：「看來，人生眞正的幸福，還是一夫一妻，相敬相愛，才能培養出生死一體，互繫心靈的深情，我江楓這一生，只怕是永無這個機會了。」

一念及此，心頭黯然。

眼看江楓低頭沉思，神色悽傷，歐陽昭站起身子，拍拍江楓，道：「各有前因莫羨人，老弟，你才是天下男人妬恨、羨慕的對象啊……」

江楓苦笑一下，道：「小弟一直不提幾位師長的名號，生恐畫虎不成，傷害到他們的清譽。至於江某個人的生死，早置度外，就算落下個千古罵名，也無怨言，但我擔心的是敵勢强大，小弟一直無法瞭解幾位師長，在暗中佈下了多少人手，歐陽兄有以教我麼？」

「這個要你失望了，」歐陽昭說：「除了我們夫婦之外，在下亦不知幾位前輩佈有多少伏兵。」

「我知道，」羅蘭說：「爲了秘密，完全沒有伏兵這個計劃，我們夫婦只是一項巧合，天狐夫人以交換的條件，安排我們夫婦作爲援手，我們是你唯一的後援，江兄弟，天狐夫人對我有傳藝之恩，說起來，咱們也算有同門之誼，據我所知，他們把全部的心血投注在你的身上，你也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這……」江楓神情肅然的道：「我願盡力一戰，但小弟一人……」

「誰說你一個人？」羅蘭目光一掠張四姑，接道：「易花手千變萬化，一人可當十大高手用，我們夫婦息隱於大巴山中，二十幾年未離開聽蟬小築，固然是在苦練劍術，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在培養兩個丫頭，她們的年紀不大，但劍術上的造詣，却已登堂入室，天狐夫人傳了我不少的技藝，我也傳給了兩個丫頭，你早該發覺了，她們都帶了一點狐性，深山大澤中長大的姑娘，那會有如此的不畏生人的放縱。」

聽到此處，江楓忍不住回頭望了二女一眼。

吟雪笑一笑，道：「江大哥，我們是深藏不露啊！是不是有點意外？」

「主要的是我們和娘打賭，」吟霜說：「如果江大哥瞧不出我們的底細，就算我們贏了，允許我們追隨左右，所以，我們把自己掩飾起來。」

「羅蘭，妳們娘兒三個，可把我給寃苦了，」張四姑道：「害得我日夜替她們擔心。」

「唉！我也很擔心，」羅蘭說：「天狐夫人傳授給我的技藝，我自己很少習練，大都傳授給兩個丫頭了，」看了丈夫一眼，接道：「所以，雪、霜兩個丫頭的狐性，比我深多了，在沒有見到江楓之前，我擔心這兩個丫頭，自負技藝，不會把江楓看在眼中，現在我又擔心兩個丫頭這點道行，一觔斗栽下去，不克自拔……」

「大概這個世界上沒有兩全其美的事，」歐陽昭道：「她們習練過狐媚之術，恐怕已無法建立起一個正常的家庭，那個人娶了她們，只怕要被她們折騰得天翻地覆了，何不由她們去吧！反正你已經對天狐夫人許下承諾，歐陽一家人，都將應劫江湖。」

羅蘭微微一笑，道：「好！你想的比我還開，我倒沒有擔心的了，由此刻起，妳們兩個丫頭，就可以跟江楓走了。」

「謝謝娘。」吟雪、吟霜同聲說，也同時躬身對羅蘭一禮，顯見她們心中十分快樂。

「慢一點，娘的話還未說完。」

二女同時一呆，望着羅蘭，目光中滿是乞求之色，她們已經忍耐了很久，十幾年的苦學苦練，急欲一現身手。

江楓望着雪、霜二女，心中却是暗暗佩服，她們習過天狐夫人的武功，但在外形上她們竟控制得很好，一點也瞧不出來，端莊純潔，全無狐媚之氣。

但聞羅蘭接道：「天狐夫人的武功，雖然詭奇絕倫，但妳們功力還淺，而且面對的敵人，又是兇狡無比，如無張姨的易容神技，妳們絕難逃過敵人的追殺，更不要說幫江楓的忙了！」

「我們已學到了張姨的快速易容手法，」吟雪說：「緊急應變，已可應付。」

「你們張姨是最傑出的易容高手，

數百年來，此中高手無出其右，」羅蘭說：「妳們是否已有應變能力，要張姨決定了。」

張四姑微微一笑，望着雪、霜二女，道：「妳們跟我來。」目光一掠江楓，接道：「你也來，我把移花接木和五行潛術，傳給你們。」

吟雪、吟霜、江楓魚貫追隨在張四姑身後而去。

「謝謝妳，蘭兒，」歐陽昭低聲道：「你竟然放棄了習練天狐夫人的武功，我知道是爲了我。」

「知道就好……」羅蘭道：「天狐武功，變化奇幻，我不敢練它，是怕練出一身邪氣，那就不知道一天要吵上幾次架了。」

歐陽昭行近羅蘭，一下子把羅蘭擁入懷中，道：「我歐陽昭娶到了妳這樣一個天仙化人的妻子，不知是幾生修來的福氣。」

羅蘭推開了丈夫吻上來的嘴巴，笑道：「我沒練天狐武功，你倒沾上了不少邪氣，大白天就這樣色膽包天，要是張四姑和兩個女兒看到了，你要怎麼交代！」

歐陽昭尷尬一笑，放開了嬌妻，道：「四姑要傳授移花接木和五行潛術給江楓和兩個丫頭，那是甚麼武功啊？我怎麼沒有聽過？」

「是四姑眞正的絕藝，『移花接木』是易容手法中最高明嫁禍技術，在極短的時間中，能使人敵友莫辨！」羅蘭說：「易容術和轉接法的交相運用，使人物和景物能快速轉變，至於五行潛術，好像是一種色彩運用的極緻效果，詳細的情形，我也不太清楚了，那是四姑畢生的絕技。」

「想不到啊！張四姑竟然是一位身負如此高級藝能的人物。」歐陽昭道：「看來世人對她的瞭解，眞是十不及一了。」

「天狐夫人也推崇過她的技藝，」羅蘭說：「江楓一出道就找上她，豈是無因，不過，她好像告訴過我一種潛隱秘術，將隨她永埋泉下，想不到竟然會改變心意，肯把它傳下來了。」

歐陽昭道：「情之爲物，直叫人生死相許，張四姑改變心意，毀棄誓言，是不是爲情所累，迷戀上江楓？」

「江楓修習天狐功，已有了相當深的火候，四姑迷戀他，應屬常情，」羅蘭道：「但她肯把絕技傳給兩個丫頭，那可是看在我跟她交誼的情份上。」

「我看她也是爲了江楓，」歐陽昭道：「咱們破除了世俗之見，讓兩個寶貝女兒應劫江湖，助江楓一臂之力，四姑愛屋及烏，傳藝酬情。」

「也許你說的有理，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她那些技藝，也有點邪氣。」羅蘭說：「她可以早此傳給江楓的，但她沒有，那是因爲江楓不能承繼她的衣鉢，她不能把師門絕技，隨便的拱手送人，她帶兩個丫頭下山時，已視爲衣鉢弟子，隱技不傳，大約是不願兩個丫頭沾上邪氣，我看她是聽到我們兩個寶貝女兒早已習過天狐夫人的武功，才下定了傳藝之心，已經泡在水裏的人，不會再感覺到雨滴是濕的了。」

「這麼說來，四姑對兩個丫頭的愛護之心，不在我們夫婦之下了。」歐陽昭有些感慨的說。

「有過之而無不及，」羅蘭目光專注在丈夫的臉上，道：「我們已過了二十幾年的甜蜜生活，此番下山，履行我們當年的承諾，全力幫助江楓，一旦和敵人對上了，只怕我就沒閒暇餘情來照顧你了，可不許胡思亂想！」

「我知道，」歐陽昭哈哈一笑，道：「連兩個心肝寶貝女兒都捨了，還有甚麼放不開的，由此刻起，我們一家人爲武林大局而生，也爲武林大局而死，蘭兒，放心吧！妳盡妳所能的去幫助江楓，我也會爲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羅蘭依偎入丈夫的懷中，淚水汩汩而出。

奇怪，像歐陽昭這種英雄氣慨的人物，竟然也忍不住流下了淚水……

但兩人的眉宇間，却洋溢着一種捨身啖魔的俠義氣慨，泛生出救仁救世的聖潔光輝……

眼淚代表了悲傷，所謂傷心淚落；也代表了極端的高興，所謂喜極而泣……但歐陽昭和羅蘭的淚水，却非喜非悲，它代表的是一種施捨的感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敢精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慈悲情懷。

* * *

張四姑果然傾囊相授，把移花接木和五行潛術，作了一番仔細的解說，那是一種極致的利用色彩效果和轉替方法，結合成的技藝，當然把高强的武功溶入這門技藝中，會產生更好的效果。

她詳細解說技巧法門，以江楓和吟雪、吟霜的聰明，很快就領悟了個中要訣。

三個人都有着天狐夫人的武功基礎，那是充滿着機變詭詐的武功，背棄了武學常規，帶着三分邪氣，地聲、色表情全溶入了武功變化之內，有了這些基礎，學習旁門技藝，就有着得心應手，特別快速的感覺。

因爲張四姑這些技藝，也屬於旁門左道之學。

晚餐之後，江楓洗個澡換過衣服，準備離開風雪小館，但却被吟雪、吟霜攔住了去路。

「江大哥，還記得我娘說過的話麼？」吟雪不再刻意掩飾，笑容中透出嬌媚之態，道：「娘已經把我們交給你了。」

「我知道，」江楓道：「但我要去安排一下，過一天，我再來帶妳們離開這裏。」

「江大哥，我和姐都不會干預你的，」吟霜道：「我們的眼睛不好，也有

些耳聾，不該看到的，就算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也看不到；不該聽到的，就算如雷貫耳，我們也聽不到一點聲音。」

「這個……」江楓怔了一怔，道：「妳們已經練過了天狐忘情？」

「功夫還沒有到家，還要你江大哥指點，」吟雪笑道：「凝神歸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惑心術呢？」江楓道：「練過沒有？」

「那是天狐絕技之一，豈可不練。」吟雪笑道：「不過，娘一直笑我們缺少這方面的天才，練得不成氣候，一直缺少狐媚之氣。」

「千萬不可對我施展，」江楓急道：「我……」

「爲甚麼呢？」吟雪道：「我們這一門武功火候最差，正要向江大哥討教討教。」

「不行，不行，」江楓急道：「我已破了身戒，只怕定力不夠，無法抗拒，一旦施術反擊，那就天下大亂了。」

吟雪嫣然一笑，道：「那會怎麼樣呢？」

江楓正容說道：「後果不止可怕，而且可悲，千萬不可嘗試，妳們如是不肯應允，我只有敬謝兩位援手之情了。」

二女相互望了一眼，吟霜接道：「好吧！你說得如此嚴重，我們記下就是。」

江楓吁一口氣，道：「你們在這裏等我，兩天之內，我來接妳們！」

「現在跟你一起不行麼？」吟雪道：「我們有着照顧自己的能力，對你只有幫助，不會拖累。」

「今天不行，我還是洛陽居中的副總管……」江楓道：「帶妳們回去，很難解說清楚，一定得稍作安排。」

二女順從的點點頭，齊聲道：「我們等你兩天，江大哥不會失信吧？」

果然是狐性已顯，狐性多疑，這一問表露無遺。

「不會，兩天內，我一定來！」

＊　＊　＊

擺脫了二女，江楓急急趕回洛陽居，只見七寶和尚身着錦袍，頭戴方巾，緊隨在郭天同的身側，正在各處巡視。

郭天同行動自然，一臉冷漠，果然已把韓霜模仿得十分神似。

七寶和尚明明看到了江楓，但却視而不見，連望也未多望江楓一眼。

好厲害的酒肉和尚，鎮靜的工夫，已到了油鹽不侵的境界。

他不但自己神色不動，而且，巧妙的一個轉身，擋住了郭天同的視線。

以江楓之能，竟然無法判斷出郭天同是否看到了他，如若是看到了，這年輕人的鎮靜工夫，也列入上乘身手。

江楓很滿意這幾個師徒、父子們的表現，他們在强敵環伺的洛陽居中，表現得恰如其份，也許是生長在大危險環境中吧！每個人都有着强烈的憂患意識，中年人更爲穩健，年輕人也變得早熟沉着。

目前這平靜的洛陽居，已被江楓點起了幾處火頭，不論那一處火勢冒出來，立刻就掀起一陣驚風駭浪。

但使江楓不解的是何以王龍之死，竟然被壓了下去，一個副總管身份的人，死了竟無人追查。

梅花這條線該引出一些甚麼樣的風波，江楓無法估算。

這是出道以來，第一次成功的施展出「惑心術」，梅花陷入多深，能否自拔，江楓都無法估計，這兩天故意避開梅花，用以求証效果。

現在，江楓正行向梅花廳。

江楓原想由歐陽昭夫婦口中探索出，幾位師長替他佈下的後援力量，有多少可用的人，但却使江楓非常的失望，竟然只有歐陽昭一家四口。

當然，江楓心中明白，這四個人的力量十分强大，歐陽昭夫婦的武功造詣，足可和當世中第一流高手頡頏，最意外是雪、霜二女，竟然是習練了天狐夫人的武功，這初期反擊行動中，倒是眞應了以毒攻毒的策劃，邪術大對決。

忖思之間，已行近梅花廳外。

今夜梅花廳中有宴會，廳中燈火輝煌，透出緊閉了的門窗之外。

甚麼人會在梅花廳中宴客？

因爲，那是一座小巧的廳堂，客人不會太多，超過四個客人，就會有着擁擠的感覺，梅花廳的特色，就是適合三兩人小酌的地方。

但這裏價格却又特別昂貴，不是一般人能夠負擔得起。

在這裏也有好處，小廳雅緻，聲息相聞，你可以聞到梅花姑娘身上散出來的香氣，也可以清楚評鑒梅花姑娘的姿色。

江楓緩步向梅花廳中行，還有一丈左右時，花樹叢中，突然閃出了一個全身黑衣的店伙計。

黑衣人年紀很輕，但身法奇快，人影一閃，已攔在江楓的身前，低聲說道：「你是四公子？」

江楓點點頭，道：「不錯，我是應梅花姑娘邀約而來。」

「所以，我才在這裏等你，」黑衣人道：「跟我來吧！先到菊花廳中坐坐。」

「可是，我……」總不能空入寶山而回，江楓想問出一點消息。

黑衣人一把抓住了江楓的右腕，拖入花樹林中，道：「梅花姑娘忙得很，現在不能見你，特別交代我在這裏等你，我已經在黑夜冷風中站了半個時辰。」

「對不住啦！」江楓沒有反抗，微帶歉意的說道：「在下見到梅花姑娘之後，一定要她謝謝老兄。」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你是說，梅花姑娘會聽你的話麼？」

江楓心中一動，立時提高了警覺，道：「這個在下就不清楚了，唉！風月場中的甜言蜜語，確也當不得眞。」

「不過，梅花姑娘對你還是不錯，」黑衣人道：「她約你捧場，因無暇見你，竟爲你安排了菊花廳中的小宴，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

聽到捧場兩字，江楓心中的疑慮盡消，這個黑衣人，把他看成了梅花石榴裙下之臣。

但這也說明了梅花的舉止十分小心，絕不輕易把心中之秘洩漏給人。

「去看看秋花雙婢也好，在洛陽居中能和青鳳相抗的，大概以秋、冬花婢爲首了。」江楓心中暗暗忖道：「如能把秋花雙婢也爭取過來，大概可以控制洛陽居中十之七八的實力了。

菊花廳中只燃着一枝紅燭，光亮有些暗淡。空無他人。

「你坐一會吧！我要走了。」黑衣人說完，轉身就走。

「等一下……」江楓仔細的打量那黑衣人，竟是從未見過的人。

這又使江楓發現了一樁隱密，這洛陽居中，還隱藏着一些看不見的力量。

黑衣人臉上泛生不耐的神情，道：「還有甚麼事啊？」

「在下一個人坐在這裏方便麼？」

「這枝高燃的紅燭，是表示已經有人定了這個房間，」黑衣人道：「這個人就是你，菊花、桂花都在忙，她們騰出身子，自會過來招呼你，老兄，你身上只要帶了足夠的銀子，包你是平安無事，如果是沒有錢，那就很難說了，這裏是長安的銷金窩啊！這裏有最美的姑娘、最好的酒菜，可要黃金、白銀舖成路，才能大搖大擺的走進來。」

「說的也是啊！在下和梅花姑娘，只不過見了三次面，」江楓有些心痛的說：「已經化去了我帶來的一半銀子。」

銀子似是引起了黑衣人的興趣，笑道：「你的一半銀子是多少？」

「三萬兩吧！那可是立可兌現的銀票啊！」江楓皺起了眉頭說。

黑衣人笑一笑，道：「這就難怪梅花姑娘會對你另眼看待了。」轉身一躍，消失在門外的夜暗中。

江楓暗道：「這傢伙不像一般侍應人員那樣拘謹，而且身手相當高明，看起來，好像還有點江湖經驗。」

但聞嬌笑之聲傳入耳際，也打斷了江楓心中的思緒。

轉頭看去，只見菊花、桂花，魚貫相隨着行入了廳中。

江楓對二女，早已耳熟能詳，但秋花雙婢却是第一次見到江楓眞正面目，四隻眼睛盯在江楓的身上打量。

廳中的燈光雖不明亮，但秋花雙婢目光過人，自然把江楓由頭到脚，看個清清楚楚。

江楓隱藏了一切構成魅力的特質。

現在，他只是一個普通人，身材瘦削，五官清秀的男人。

菊花、桂花，似是都喝了不少的酒，臉色緋紅，酒氣逼人。

只聽桂花歎息一聲，道：「我還認爲他長了兩個鼻子呢！想不通啊！梅花怎會要我們照顧他呢？」

「至少，他不難看啊！」菊花微笑着說：「那張臉有點靈氣，眼睛也不錯，好像瘦弱了一點。」

「說他是白面書生吧！皮膚却又不白，」桂花道：「這種人，隨手就抓一大把，梅花怎會……」

「別胡說！」菊花截住了桂花的話，接道：「也許人家腹有詩書，胸藏錦綉呢？」

桂花笑一笑，道：「喂！你就是田公子吧？」

「是！在下田玉。」

「梅花要我們招待你，」桂花拉開一張椅子，在江楓對面坐下，道：「說吧！想吃甚麼酒？」

「田某不會喝酒！」

「想吃些甚麼菜呢？」桂花道：「總不能連東西也不會吃吧？」

江楓被評頭論足，冷諷熱嘲，鬧得心頭火起，但他却强自忍下，他想試驗一下，一個普普通通的江楓，會給人一個甚麼樣的感覺。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桂花歎息一聲，接着提高了聲音，道：「亮燈，上菜。」

一個黑衣人迅快奔來，晃燃一枚火摺子，點起燈火，他動作熟練，片刻之間，四盞垂蘇宮燈，盡被點燃，菊花廳中，立刻大放光明。

黑衣人退出廳外，順手帶上房門。

江楓早知這些送酒上菜的黑衣人，身手矯健，平常隱身室外，非經召喚，不會進入廳中，也是一批訓練有素的人，但他却不知道秋花雙婢和冬婢梅花，手下另有專伺差遣的近侍。

今夜，終於被江楓發覺了。

這些人，江楓都未見過。

江楓一直留心着洛陽居中每一個人，二十四個鏢手、八十四個店伙計，每個人的形貌，他都記在心中，雖然不知名號，但一見都能認得出來，但今夜見的兩個黑衣人，江楓已肯定過去沒有見過，心念及此，不禁心頭一震。忖道：「難道是新來的人，突然之間，有許多高手趕來此地，是不是準備要有所行動了？他們要對付什麼人呢？鄧飛和七寶和尚？還是錢缺和秦八公那一批人？想到此處，江楓的心神亂了。

廳門被人推開，兩個年輕的店伙計送上酒菜。

江楓仔細看了兩人一眼，認出是洛陽居中原有的人。（**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王小石輕易接下雷恨發出的「五雷轟頂」，然後拔劍預備與雷恨決鬥，不料却被躲在牆後的雷動天偷襲，幸好郭東神及時趕到，救回王小石一命。王抽身而退，立刻趕去「三合樓」赴約；三合樓下遇到「飯桶」張炭；其後又見到玉面郎君唐寶牛。張與唐因言語衝突大打出手，王小石觀戰之際突被白愁飛拉着掠上屋頂，看到樓裏有五名美女……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六分半堂

同患難身份大白　共携手接受挑戰

令白愁飛震訝的，不是這五個女子。

偌大的酒樓當中，除了這五名女子，還有一名女子。

穿着棗紅色鑲邊滾綉的疾裝勁服，却有一張似笑非笑、宜嗔宜喜、桃花春風的笑臉！

白愁飛看第一眼，感到熟悉。

再看時已感到親切。

緊接着下來，是一陣無由的喜悅，幾乎要叫出聲來：溫柔。

* * *

她當然就是溫柔。

若不是溫柔，還有誰能這般宜嗔宜喜？

若不是溫柔，有誰能一張俏臉，便教桃花笑盡了春風？

如果不是溫柔，又有誰能將英氣化作繞指柔？

白愁飛未看見溫柔之前，已感覺得溫柔，所以他不是驚，也沒有喜。

——像某些江湖人，在人世的旅驛裏，已習慣無驚無喜了。

只有初戀的人，才易驚易喜易受傷。

白愁飛詫異的不是見到溫柔，而是詫異爲自己看見溫柔而感到驚喜。

——爲什麼呢？

——當日不是他把溫柔氣走的嗎？

溫柔還是溫柔，白愁飛還是白愁飛。

但在三合樓的樓頂，此刻的白愁飛，俯身瞥見盈盈女子一溫柔，一向傲岸冷漠的白愁飛，心中竟有了一絲溫柔的感覺。

這時候，王小石已來到了他的身旁，並看見了他臉上的詫異之色。

故此，他也往下看去。

他也看見溫柔。

以及溫柔的刀。

* * *

可知道溫柔的刀像什麼？

——彷彿是初燃的燈影。

——好像是處子的眼波。

——依稀是情人的美鬢。

——猶似是落花墜樓人。

* * *

刀溫柔。

人呢？

* * *

人凶。

溫柔亮出了刀，刀光映着俏臉，俏臉很凶，至少，溫柔希望她自己夠凶，希望人家都知道她很凶。身份爲一個闖蕩江湖、刀頭上舔血的女俠，不凶是不行的。

所以她叱道：「雷媚，你這臭西瓜，不要臉，趁本小姐剛進京城，沒有防備，就用卑鄙手段偷了本姑娘的刀鞘，你再要不還回來，我我我一刀就就就……」想說幾句狠話，却沒說成。

白愁飛和王小石一聽，都禁不住啞然失笑。

他們想笑，是因爲聽出來，敢情溫柔大概一進京就着了雷媚的道兒，被盜去了刀鞘，溫柔當然感到氣忿，可是雷媚盜去了她的刀鞘做什麼？這倒耐人尋味。

另外令他們發噱的是溫柔罵人的話：罵一人爲「臭西瓜」，眞不知這位大小姐是怎麼學來的！

雷媚依然背向溫柔，沒有相應。

四名丫鬟，都對溫柔怒目而視。

王小石發現這四位小丫鬟的眼睛都很漂亮，有的像珠子、有的像露雨、有的像星星，比起溫柔一雙多情的瞇瞇眼，相映成趣。

他忽然發現溫柔爲何怎樣都凶不起來了。

因爲那是一雙桃花眼，無論怎麼瞪眼，都因不夠大而不夠兇。

他因爲自己這個發現而好笑起來。

正在這時候，他忽然聽到雷媚說了一句話。

雷媚依然沒有轉身。

她這句話是背向溫柔說的。

那是一句平凡的話。

「爲什麼蘇公子要派你來？」她悠悠一嘆說：「他怎麼放心讓你來？」

這是一句很溫和的話，語氣更讓人感到可親和溫馨。

可是這句話一說，不但王小石吃了一驚，白愁飛也臉上變色，就連溫柔，也嚇了一大跳。

她這次一雙桃花眼可睜得最大了，仍是水靈靈、眼角勾勾的，忍不住叫道：「是你，是你，怎會是你？」

那麗人這才緩緩轉身，微笑道：「是我，是我，怎會不是我？」她一回身，眼睛眨了眨，她身旁的四雙大眼睛，彷彿全只剩下她那一對深邃而清靈的眸子，像一個驚喜的夢。

倒只有溫柔那一雙彎月似的瞇瞇眼，還能跟這一對教人心醉、窒息的黑眸子互襯輝映。

溫柔一見她，忍不住高興的掠了過去，一面急道：「你溜到那裏去了。我找你，我想你，我們都在找你，哎呀找得我們好苦。幸好你早發聲說話，不然我就要出手了，我一刀砍下去，嘿嘿，我自己都把握不住生死，要是砍錯了你怎麼辦！我還以爲你是雷媚那臭西瓜呢！」

她一口氣說個不停，不了解她的人，準聽箇「八」頭霧水，不知所云，而且，她只顧着叙舊，往前就掠了過去，却忘了那四名丫鬟本存敵意，以爲她來意不善，她的身形一動，四柄劍就攔了過去。

溫柔恰好樂極忘形，沒有注意到眼前這四柄劍。

四名丫鬟也沒料到溫柔竟連這四記意在攔截並非傷人的劍招都接不下來，劍招已發，收勢已無及。

那位麗人「啊」了一聲，口裏道：「不可傷人。」但她不會武功，不能及時制止，說時遲，那時快，四劍已截刺向溫柔，溫柔眼裏只有故人，忘了眼前有劍、手中有刀，這四劍縱不致命，但也要溫柔負傷！

正在這個時候，樓梯口突然冒出一個鬢髮連腮直糾結在一起的大頭顱，猛地一聲暴喝：「住手！」

這一下，不但宛若春雷，簡直是平地驚雷，二樓的桌、椅、柱、樑、瓦、椽，連杯、碗、筷、碟乃至刀、劍齊鳴，四名婢女如着焦雷，失心喪魄，四劍交錯，「叮叮叮叮」地互交在一起。

溫柔哇地叫了一聲，掩住耳朵，那大漢正是唐寶牛，一步五個梯級，已上了樓，看着溫柔咧着嘴巴笑。溫柔跺足氣叱道：「你這個雷公！吵死人了你！」

那麗人也被這一聲大喝，震白了臉，用手掩着心口，好一會才能說話，「溫女俠是我的好友，你們怎能傷她！」四名婢僕都知罪低下了頭。

這時，一人一溜煙的「飄」了上來，正是那位皮膚黑黝但人滾滾圓圓的青年，驚人的是，他手中居然還各扣了廿八隻空碗，聯在一起，他雙手托着兩排空碗，脚不沾地似的上了樓，就像手裏拿着兩根輕竹竿一般牢靠。

這人當然就是「飯王」張炭。

張炭一上來就狠狠的瞪了唐寶牛一眼，唐寶牛呵呵笑道：「你上來得倒挺俐落的。」

張炭忙不迭向麗人赧然分辯道：「這個人一點武林規矩都不懂，明說要跟我交手，才虛晃了兩下子，他就突然往樓上衝，我……一時失着，沒想到他會這樣做，沒把他攔住——」

麗人微微笑着，溫和地道：「那也不能怪你。」

王小石和白愁飛一聽，就知道原來在自己上屋頂來的時候，這張炭和唐寶牛已在樓下交過手了，而這名張炭是隸屬於麗人麾下，唐寶牛却是跟溫柔同一夥的人。

這些都不使白愁飛和王小石有太大的震愕。

最令他們驚震的是：那位本來應該是「雷媚」的麗人，突然就是一個他們常常想起、時時記起的人：

田純！

* * *

田純還是那麼美。

眼瞳還是那麼烏靈若夢，眉宇間還是有一股掩映不住的悒色，髮還是柔順如黑色的天河，笑起來的時候還是像花開迎風，目入歌扇。

只不過，她笑中的愁色，却似是更濃烈了。

溫柔已迫不及待的問道：「怎會是你？你怎會在這裏？」

田純巧瞧了唐寶牛一眼，說：「這是你的朋友？」這一問，無疑等於把溫柔的問話全部都不答。

溫柔却絲毫未覺，「他叫唐寶牛，

你別看他粗魯，人却很好的。我在探查『青帝門』血案時結識他，還有一位方恨少，還有沈虎禪……」說到這些人，她的眼神就奮悅了起來，臉頰也微微發紅。

田純憐惜地道：「你入江湖雖……不算太久，但結識的好朋友倒是不少。可是蘇公子怎會派你來這兒？」

溫柔道：「他沒派我呀。」她水仙葉子一般的手指，往唐寶牛面上就是一指，差點沒戳在唐寶牛的大鼻子上，唐寶牛忙一歪脖躲了過去，「師兄才沒叫我！」溫柔氣嘟嘟的說：「我在城裏遇見他，一併抓他到樓裏，師兄看見他一副閑來無事、懷才不遇的樣子，就叫他到這裏來，對付一個叫雷媚的，怎會是你？」

田純眼裏閃過一星恍悟：「難怪，他怎會讓你涉險！」

溫柔皺眉道：「吓？你說什麼？」

田純笑道：「蘇公子派這位唐先生來抓雷媚，你却偷偷跟了來，是不是？」

唐寶牛咧嘴笑道：「叫我唐寶牛就可以，不必叫我唐先生，我平生最怕就是虛文客套的。」

田純向唐寶牛瞟了一眼，笑道：「我跟閣下並不怎麼熟，怎能直呼你的姓名？」

唐寶牛瞪目道：「這有什麼不可以？」

田純笑道：「閣下雖沒有什麼不便，我是婦道人家，總是要拘點俗禮呀。」

唐寶牛瞠目道：「說的也是。」

田純道：「所以，如果我不叫你唐先生，難道叫你做唐小姐嗎？」

唐寶牛搔了老半天頭，忙說：「不能不能。」又笑嘻嘻的道：「不如，你叫我做唐公子，或者唐大俠，那也可以。」他補充道：「不過，眞正瞭解我爲人的人，都叫我做『唐巨俠』。」

田純道：「唐巨俠？」

唐寶牛道：「對。巨俠是大俠中的大俠，叫我唐巨俠最恰當，我也會勉爲其難當仁不讓的接受的。」

田純笑了，她身邊的丫鬟也忍不住掩嘴，「唐巨俠眞是個風趣的人。」

溫柔滿不甘心的道：「因此我才說師兄不懂得用人！」

她這句話一說，無疑十分驚人，把一個名滿天下的領袖，獨撐「金風細雨樓」大局的蘇夢枕，輕描淡寫的說成「不懂得用人」，大概也只有溫柔才說得出口。

溫柔的神色却泰然自若，好像剛吃了一塊豆腐一樣正常：「他派唐寶牛來，不如派我來，所以我才叫唐寶牛在樓下鬧事，我却神不知、鬼不覺的溜上二樓了。」溫柔說的時候，還非常得意。

在屋頂上的王小石和白愁飛，一齊在心裏想通了一件事。

——蘇夢枕說過：派去對付「另外一個人」，是個「很好玩的人」，至少，也是個「很有趣的人」。

白愁飛和王小石都承認蘇夢枕說的很對。

——無論溫柔還是唐寶牛，都稱得上是「很好玩」或「很有趣」的人。

* * *

溫柔這樣躊躇滿志的一說，那張炭就忍不住道：「所以田姑娘才要我應付樓下的滋事者，她來獨力對付從窗口溜進來的人。」

溫柔不知有沒有聽出他話裏的譏刺，却沒有生氣，因爲她又記起了那個問題：「田純，怎麼你會在這裏？雷媚呢？」

田純靜靜看了看溫柔一眼，然後用一種平靜的語調說：「在我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請教你一個問題。」

溫柔好高興的說：「你請教罷。有什麼事，儘管向我請教好了。」

田純道：「這次『金風細雨樓』上三合樓，只派你和唐巨俠來？」

溫柔道：「我只派唐寶牛來。」

田純道：「那就好辦了。」

溫柔奇道：「什麼好辦了？」

田純揚聲而平閑地道：「屋頂上的朋友，你們也應該亮相了。」

* * *

一個不會武功的女子，怎會知道他們就在屋頂之上？

不過，到這時候，縱再尷尬，他們也不得不現身「亮相」。

他們這一亮相，倒是使田純和溫柔全都一怔。

溫柔哇地跳了起來，「飛」了過去，給了白愁飛一拳，竟一把抱住了王小石，喜孜孜的說：「你來了，你也來了，你們都來了。」

白愁飛笑了。

王小石卻紅了臉，訕訕然說不出話來。

溫柔這才覺察，忙放開了手，卻先一步飛紅了臉。

白愁飛和田純相視一笑。

白愁飛原以爲自己心裏會很介意田純不告而去，會懷有恨意的，可是這一朝面，就這麼一笑，卻不記得曾有什麼恨意，連忿意也冰消。

王小石和溫柔仍訕紅了臉。

白愁飛只好向田純道：「雷姑娘。」

田純露出編貝的皓齒一笑：「白公子，王少俠。」

王小石這才記起要說的話：「田純，你騙得我們好苦！」他揮指着白愁飛：「尤其是他，爲你神不守舍、神魂顚倒、魂飛天外、魂飛魄散……」他大概蓄意爲自己遮羞，所以特別誇張。

白愁飛怒道：「你說什麼！」伸手給王小石一個鑿，忙解釋道：「我是對溫女俠感到抱憾，那次在江畔的話，確是我出言冲撞，害得王老三惶惶然終日，如喪家之犬，茶飯不思，寢食

難安，淚濕青衫，汗濕枕頭……」

王小石怪叫道：「你說什麼？」上前給白愁飛一個肘擊！

溫柔笑嘻嘻地道：「哈！你這個鬼，今日居然也良心發現，跟本姑娘道歉？」

田純笑道：「他們正在鬼打鬼哩。」

溫柔什麼都沒有聽出來，倒是問道：「噯，他們爲什麼叫你做『雷姑娘』？你不是姓田嗎？」

田純平靜地道：「我確是姓雷，不是姓田。」

這下可是王小石發問了：「可是我們所見過的雷媚，不是你呀！」

田純奇道：「誰說我是雷媚？」

王小石說道：「你不是雷媚？」

白愁飛正色道：「那你是誰？」

張炭長聲道：「他是我們六分半堂總堂主的掌上明珠，雷純雷大小姐。」

* * *

王小石在這頃刻間想起了許多事情。

如果田純就是雷純，而雷純就是雷損的獨女，雷損與蘇夢枕是死敵，雷損所主持的六分半堂和蘇夢枕領導的金風細雨樓又是敵對，蘇夢枕是自己和白愁飛的結義大哥，那麼，眼前的雷純，是敵？還是友？這是第一點。

據他觀察：白愁飛對雷純夢魂牽繫，但雷純却將要嫁給蘇夢枕，以緩和兩派的衝突，白愁飛現在心裏的感受，是愛？還是恨？這是第二點。

要是今天在三合樓的是雷純，而不是雷媚，蘇夢枕爲什麼派他兩人來？是弄錯了？或是巧合？還是別有用意？雷純爲什麼會出現在三合樓上？是雷損的意思，還是她個人的意旨？溫柔又爲何要淌上這趟渾水？……王小石越想越擰、越想越亂。

可是，在這衆多思維當中，有一個意念卻是特別清晰的。

那就是白愁飛的心情。

是以他馬上打哈哈說：「原來是雷大小姐，失敬失敬，沒想到我們在漢水江畔，得遇雷大小姐，跟六分半堂結緣，早知如此，我們當眞還不敢冒然出手。」

雷純道：「你們現在也是金風細雨樓的新貴呢。」她在跟王小石說話，眼睛卻望向白愁飛。

王小石笑道：「你的消息好靈通。」

「像這樣的大事，六分半堂怎會不知道呢？」雷純幽幽一嘆道：「其實我一直都注意着你們的行踪，只希望你們能早日離開京城。」

白愁飛冷哼一聲。

王小石趕忙道：「雷大小姐覺得我們不適合留在京城嗎？」

雷純道：「這是個是非之地。」

白愁飛冷然道：「我們從不怕是非。」

雷純道：「也是個血腥的所在。」

白愁飛道：「我最喜歡就是有水和血腥的地方。」

雷純道：「那也由得你。只不過任何一個人，想在此地揚名立萬，名成利就，都要先付出代價，然後腐化，逐漸失去原來面目，成爲一個無奈的江湖人。」

白愁飛道：「我本來就是江湖人。」

雷純道：「你們原來不是的……你們還有一些東西……不是的。」

白愁飛冷笑道：「不管是與不是，我們總算已加入金風細雨樓，蘇大哥會重用我們，跟貴幫對抗，你當然不想我們留在這裡。」

雷純嘆了一口氣：「隨便你怎樣說，隨便你怎樣想……我總覺得你們不該留在這裏，因爲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太不值得了。」

白愁飛道：「你是當年京城第一大幫幫主的獨生女兒，也即將是目下京師第一大幫幫主的夫人，當然有資格說不值得，我們只是赤手空拳闖蕩的江湖人，便說不出這種話來。」

他頓了頓，又道：「我最不想說的只是：我們怎麼這般不自量力，竟去漢水舟上救你，眼巴巴的自己入了彀。」

雷純不免也有些慍怒：「你們救我，我很感激，那不是陷阱，沒有你們，我便不會活在這裏。如果我要利用你們，爲什麼要偷偷溜走？我大可力勸你們加盟六分半堂。」

白愁飛倒忽然冷靜了下來：「就算你沒有要我們墮入陷阱，你還是騙了我們。」

「我唯一騙你們的，只有我的身份。」雷純悠悠地道：「你們救我，不是因爲我的身份，我們交往，也不是因爲我的身份。對不對？」

溫柔忙大聲道：「對呀。」說着怒向白愁飛瞪眼。

唐寶牛在一旁也附和着大聲道：「對啊。」

張炭見情勢有點僵，忙也道：「對極了！」

唐寶牛學溫柔看張炭的模樣，向張炭怒白了一眼，哼哼道：「人說你也說，跟屁蟲！」

張炭卻故意向窗外指去，他自己卻不看，只道：「你看！快下雨了。」

唐寶牛好奇，一面張望，一面問：「下雨？」

張炭笑道：「牛啊。街上有頭笨牛，剛剛還哼哼了一聲呢！牛在晴天呻吟，不是快下雨的徵兆嗎？」

張炭這麼一說，原本以爲唐寶牛會大爲震怒。

誰知卻沒有反應。

他倒覺得錯愕，回望卻見唐寶牛呆視街心，張口結舌。

張炭好奇，他也望向街中。

他也目定口呆。

* * *

好好的一個清朗的早上，倒眞的風雨欲來了！

* * *

因爲他們處身的所在，已不是原來的地方。

* * *

如果你看過江湖術士表演「五鬼搬運大法」，你一定會對那些人憑空可以把一些「物體」運走，感到震異。

可是張炭和唐寶牛更加震異。

他們是在三合樓上。

三合樓是在街心。

這街道是城裏熱鬧的所在，有江湖賣藝的父女，有街頭說書、街邊論相的江湖人，有剛想歇息的轎夫，還有買胭脂的闊太太，不聽話的小少爺，公子哥兒正在色迷迷的看路過的婦女，賣鷄的、飼馬的、賣豬肉的全跟他的客人或主人加入了鬧市的喧囂，還有小乞丐跟老乞丐正在大喝蓮花落，連樓下飯館也正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剛才還在樓下爭持過，正要動手，唐寶牛不放心溫柔在樓上的情形，趁張炭一個不察，溜上樓來。

可是現在全都沒有了。

怎會「沒有了」呢？

* * *

街還是原來的街。

樓還是原來的樓。

他們當然沒有被「移走」。

可是街上已無人。

靜悄悄的，街上半個人影都沒有，人人閉緊門戶，消失了人聲，連牲口都全躲了起來，整條街像成了個荒漠的世界。

詭異的世界。

鬼魅的街，甚至連天色都開始變黯。

——怎會這樣子的？

——人都到那裏去？

——發生了什麼事？

——有什麼事發生？

因爲解不開這些謎團，所以唐寶牛和張炭，一個愕住，一個怔住。

* * *

王小石和白愁飛顯然都早已注意到，所以並沒有顯得驚奇。

白愁飛仍是堅持道：「我不是說你向我們瞞着身份的事。」

雷純不解：「那我還騙過你什麼？」

白愁飛道：「你會武功，根本不必我們出手相救。」

雷純道：「我不會。」

白愁飛道：「你會。」

雷純道：「我是不會。」

唐寶牛怪叫起來：「什麼會不會，偌大的街都飛掉了，還有什麼會不會！」

溫柔這才覺察，叫了一聲，大驚小怪的俯近窗前，奇道：「怎會這樣子？怎麼會這樣子的？」

白愁飛逕自道：「你會的。」

雷純道：「你憑什麼說我會？」

白愁飛道：「因爲剛才我們在屋頂，你一聽就聽出來了。」

雷純笑了：「那是因爲我細心。」

她笑的時候，眼瞼下浮了起來，很是嬌麗可愛，「我聽到有兩聲微響，在屋頂上發出來。」

白愁飛怔了怔，道：「兩聲微響？」

王小石在一旁忙道：「對對對，我上得屋頂來，見下面是溫姑娘，步伐沈了沈，踏破了一角瓦片，你乍聽雷小姐開口，便左膝沾了椽子，可能弄出了些聲響。」

白愁飛冷哼一聲道：「那是我一時不小心罷了。」

王小石忙道：「那也是我一時不小心。」

白愁飛道：「『七煞』中的者老大是你下的手？」

雷純道：「是我。」

白愁飛道：「難怪他死得那麼奇特了。」

雷純道：「我不想他洩露我的身份，而且，像他這種人，也死有餘辜。」

溫柔則是聽了後半截，吐舌道：「嘩，假若你要殺我們，豈不是很容易？我可沒防着你啊！」

白愁飛冷冷地更正：「是殺你容易，不是我們。」

雷純淸笑道：「我又怎會殺你們呢？」她幽怨地道：「你們不殺我，已經很好的了。」

唐寶牛大叫道：「下雨了，下雨了。」

張炭沒好氣地道：「下雨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還不值得驚怪？你腦袋長到姆指上啦！」唐寶牛指天篤地的說：「好好的天色，一大清早，就天昏地暗的，你說奇怪不奇怪！」

白愁飛却向雷純道：「那次在江畔截殺你的人，確是『迷天七聖』的手下？」

雷純道：「確是。」

白愁飛道：「爲什麼？」

「我要嫁給蘇夢枕。這件婚事一旦能成，金風細雨樓和六分半堂便有可能和解，這對迷天七聖而言，是個噩耗。」雷純說：「所以他們趁金風細雨樓和六分半堂調撥大量實力互相牽制的縫隙，想把我擄劫，以牽制爹爹和蘇公子。」

白愁飛道：「『迷天七聖』不怕此舉反而引起金風細雨樓和六分半堂的不滿，而聯手對付他麼？」

雷純道：「迷天七聖深明利害，他看準在婚期未屆以前，六分半堂和金風細雨樓仍是互相對壘，不會捐棄成見，聯成一氣的。」

白愁飛譏誚地道：「對，在你的力量還沒有充份發揮以前，六分半堂和金風細雨樓是敵非友，所以迷天七聖

先要毀掉你。」

「其實就算我嫁了給蘇公子，恐怕也改變不了什麼。」雷純不理他語中的譏刺，只說：「雙雄不能並峙，一山不容二虎，金風細雨樓和六分半堂的恩怨，難免還是要用血才能洗淸。」

她說到這裏，停了停，才道：「所以，我不希望你們介入這件事情中。」

白愁飛冷笑道：「你錯了。」

他漫聲道：「這不只是你的事情，也是我們的事情。」

雷純星眸裏正漾起一層不細心便難注意到的淚光，白愁飛已道：「我們不是爲了你，而是爲了金風細雨樓。」

唐寶牛嘀咕道：「不管爲了什麼，現在都已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了，還討論爲來爲去都是爲了誰幹什麼？」

王小石道：「就是爲了這天色，才說這些話。」

唐寶牛奇道：「天色跟這些你爲我，我爲你的事又有何干？」

「關係大得很呢！」王小石道：「你可知道，在江湖上，只有一個人出現時，連天色都要爲之變暗，風雲爲之變色，日月爲之無光，人們爲之肅淸嗎？」

唐寶牛道：「那還算是人嗎？」

張炭沈聲道：「是人。」

唐寶牛問：「什麼人？」

張炭神色凝重：「一個可怕的人。」

正在這時候，嘯的一聲，窗口掠過了一枝箭。

又粗、又大、又黑、又霸道的巨箭。

* * *

這種巨箭決不常見。

箭身要比平常的箭粗六倍，箭翎用薄鋼片鐫造、箭鏃圓鈍，光是這支箭的份量，也比尋常的箭要重上九倍。

可是更詭異的是箭法。

這一箭，是自下而上，直射上天空的。

這一箭掠過窗前，是縱射而上，而非橫掠而過！

——難道這一箭射的不是鳥，而是天空上的飛鳥、白雲甚或是神明？

箭身在掠過窗前的刹那，噗的一聲，箭身又射出一支箭！

小箭！

巨箭是直射的，掠過窗前時，箭射才「爆」出另一支箭，橫射入三合樓的二樓，快、輕、疾、靈、比任何箭都輕靈、疾狠！

箭射向雷純！

白愁飛一聳肩，要去挾住來箭！

張炭一晃身，已到雷純身前，看他的樣子，是想以手中五十六個飯碗砸下這枝小箭！

只有唐寶牛什麼都來不及做，只叫了一聲：「哎呀！」夾雜着溫柔「啊」的一聲。

雷純卻疾叱道：「不要擋！」話才出口，箭已落了下來。

這枚來勢如此狠疾的小箭，竟射到離雷純七尺之遙，便自動落下。

王小石一手抄起箭矢。

雷純疾道：「請拿來。」

王小石發現箭肚上綁着一張小紙條，忙遞給雷純，雷純解開一看，只見有七個粗豪有力、劍氣縱橫的草字：

「迷天七聖已掠撲三合樓」

下款劃了一條小河。

——小河正如大海、天空一般，是最難「畫」出來的「事物」，但這人草草幾筆，就把一條小河流水的形態勾勒了出來，至少已意到韻在，顯然是個繪畫高手。

——「小河」代表了什麼？

——是人的名字？

——是組織的名號？

——是一句暗語？

——還是一句話？

王小石忽然想起，前些日子在洛陽城裏驚動一時的「殺楚」案，開始也是令人摸不着頭腦，究竟「殺楚」是什麼？

——可是「小河」又是代表什麼呢？

* * *

雷純看了紙條，即交給一名翠衣女婢，女婢接過，即燃起火鐮，燒毀了紙條。

雷純深吸一口氣，臉靨又湧現了紅霞：「眞的是來了。」

溫柔問：「誰？」

雷純道：「迷天七聖。」

王小石笑了，他又開始覺得好玩了。

「聽說在京城裏，只有蘇大哥和雷總堂主才制得住『迷天七聖』關七爺，」他道：「可惜他倆都不在這裏。」

白愁飛道：「此刻的局面，就要你和我來應付。」

王小石笑道：「我有一個感覺。」

白愁飛道：「你先說。」

王小石道：「我覺得大哥要我們對付那先前的兩人，都不是重點，現在這一場，才是主題。」他問白愁飛：「你說呢？」

「我覺得這一戰，無論蘇大哥和雷損，都沒有辦法過來插手，這是我們要面對的一戰，要名動江湖、還是聲銷迹匿，就在這一戰的結果。」白愁飛轉向雷純和張炭道：「不過，我們得要先弄清楚，我們是敵人，還是朋友？」

雷純道：「迷天七聖志在抓我，你們大可不必出手。」

白愁飛傲然道：「我是爲了金風細雨樓，不容讓關七放肆。」

雷純也傲然道：「好，在共同敵人的面前，我們當然是朋友。」

「我們一直都是朋友，」王小石趕忙道：「好朋友。」

溫柔忍不住問：「你們幾位好朋友得要告訴我一件事，迷天七聖到底是

幾個人？」

「一個。」雷純道：「不過他手下有六大高手，武功才智都非同小可。」

溫柔嘴兒一撇道：「像者天仇？」

「他？」雷純不屑地道：「他連『迷天七聖』的內圍組織也混不進去。」

溫柔哼了一聲，揚揚手中的刀，道：「我倒要看看他一個人幾顆腦袋，」忽又想起什麼事的說：「那個死雷媚，偷了我的刀鞘！」

張炭忽道：「刀鞘是我偷的。」

溫柔怒道：「你！」

雷純忙道：「雷媚想要暗殺你，我勸住了她，便着小張取了你的刀鞘，作爲警嚇，希望你能速離京城，別踩這趟渾水。」她補充道：「小張的『神偷入法』和『八大江湖術』，是武林三大高手之一。」

張炭笑道：「過獎。」

唐寶牛冷哼道：「有什麼好高興，也不過是小偷的技倆罷了。」

張炭笑嘻嘻的道：「要不是有小偷之手，又怎麼會得知一個堂堂大漢，懷裏居然揣着女孩兒家用的花手絹呢！」

唐寶牛往身上一摸，登時光火，只見張炭拎着一條絲絹手帕，端在鼻下索嗅，一時大感尷尬，怒道：「還我！」一手抓去，張炭滴溜溜一轉，唐寶牛抓了個空。

就在此時，街前街後，左右四周，蘆笛聲大作。開始只是一二聲尖銳的呼嘯，後來就越發密集，也越發刺耳，此起彼落，彷彿有無數根蘆笛，同時在耳邊作嘯一般。

一時間，四周被銳烈的笛聲充滿。

雷純和溫柔都同時向唐寶牛和張炭叱道：「別鬧！」兩人也立時停手。

天色愈來愈暗，雲愈壓愈低。

蘆笛聲愈來愈響，像一把把燒紅的刀子，剮心剜肺的割劃而來。

* * *

蘆笛破空，銳聲劃耳。

白愁飛道：「看來，他們是來了不少人。」外面天色大變，他的神色依然不變。

王小石道：「迷天七聖施展這樣的大陣仗，顯然是志在必得的了。」

張炭笑嘻嘻的道：「人多更好，更熱鬧些！」

唐寶牛忿忿的道：「你這個無恥的小偷，還不把東西還我！」

張炭揚着絲絹手帕，得意非凡的道：「有本領，就來拿啊！」

唐寶牛氣不過，又發足去追，張炭巧閃躲開，唐寶牛虛張聲勢，卻疾彈身一攔，眼看便要截住張炭，張炭及時一個斜身敗勢，唐寶牛又撲了個空，兩人相隔七尺，左衝右閃，已近窗邊。

溫柔跺足正要叫唐寶牛停手，陡然，唐寶牛和張炭突然衝破了臨街的木板牆，一個伸猿臂，一個金龍探爪，同時抓住一個人，俐落地掠了回來。

正是那名小眉小眼的夥計。

這夥計挾在唐寶牛巨幹般的臂彎裏，身上穴道又爲張炭所封制，你搶我奪，你拉他扯，幾乎一口氣都吁不出來。

可是他的神色，卻完全變了。

剛才他在店裏，還是任由人呼喝的小伙計，現在他如肉在砧上，死活由人，但他還是驕傲得像一個一將功成的大將軍。

張炭把兩排空碗最上面的一隻碗彈了彈，臉有得色地道：「你趁他們兩位自屋頂下來的時候，溜上了窗欄下偷聽，還以爲我不知道？你這三兩下翻牆越脊的功夫，要比張老爺我的『神偷入法』又差遠了。」

唐寶牛臉色一沈道：「不過在樓下吃飯時，我早已發現這傢伙賊眉賊眼，不是好東西！」

張炭板着臉叱道：「誰說是你先發現的？明明是我先發現的！」

唐寶牛怪眼一翻，道：「你想怎樣？想動手是不是？不把東西還我，看我唐巨俠放不放過你！」

「我怕！我怕！」張炭撫着胸口作狀道：「我怕死了！我怕蒼蠅吃了我一般的怕你！」

白愁飛知道這兩人話匣子一打開，準夾纏個沒完，便截問道：「你是那一路人馬？」

夥計冷然道：「你們馬上就要死了，還問來作甚麼？」他雖然被擒，但在他眼中，樓上這些都與死人無異。

白愁飛點頭道：「那麼，你就是迷天七聖的人了。」

夥計傲然道：「告訴你也無妨，俺就是迷天七聖的分舵舵主，轄守三合樓一帶。」

白愁飛道：「三合樓位於金風細雨樓與六分半堂兩大勢力分界之地，也是必爭之地，廣佈眼線，自屬應然。閣下怎麼個稱呼法？」

夥計冷冷一聲道：「憑你也配問俺的字號？」

唐寶牛和溫柔忍不住都「噗」、「嗤」地笑出了聲，白愁飛眉心煞氣一現即隱，微微一笑道：「在你眼裏，我們既然都是死人，而你的身份亦被識破，若我們死不了，你也再不能在此地混了，何必畏首藏尾，遮瞞名號？」

夥計一揚首道：「告訴你們也無妨，今天不止六聖當中有人會來，連七聖爺也可能會親蒞，你們是死定了。」他昂然道：「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水蠍子』陳漸槐是也。」

白愁飛心中一震，暗忖：「看來迷天七聖近年來大張旗鼓，趁六分半堂和金風細雨樓互拚之亂，招兵買馬，不少武林高手都收入麾下，這『水蠍子』是綠林積盜，在泗水一帶甚是有名，卻在七聖門下，當一名暗樁卡子，可見迷天七聖的勢壯聲威。」

他分分明明皮笑肉不笑地道：「原來是陳舵主，久仰大名，卻不知七聖門裏，這次來的是誰？」

只聽一個聲音陰惻惻的道：「我們已經來了，不來問我，卻來問他？」

這聲音宛在耳畔傳來，把唐寶牛和張炭都嚇了一跳，白愁飛卻立即道：「不問蒼生問鬼神，鄧蒼生、任鬼神，我正是要問你們。」

那陰惻惻的聲音一起，場中已有了極大的變化。

一個人從樓梯上疾掠上來。

一個人自窗口飛掠而入。

從樓梯上來的人和自窗口飛進來的人，一上來就跟唐寶牛和張炭交手，一眨眼間換了一招，一招七式，未待那陰惻惻的聲音說完，唐寶牛和張炭不約而同一齊放棄了陳漸槐。

陳漸槐已到了這兩個突然闖進來的人手裏，幾乎在同一時間，陳漸槐臉上驕傲之色更明顯了。

又是白愁飛哪一句話，卻令陳漸槐臉色大變。

連他也不知道來的三聖、四聖原來的名字，可是白愁飛竟一口叫了出來。

難道白愁飛在這兩人跟唐寶牛和張炭動手的一招裏，就窺出了他們的身份？

陳漸槐震動的是：三聖和四聖竟然就是鄧蒼生和任鬼神，鄧、任二人，是黑道上的好手，而且也是兩個極負盛名的殺手，跟天下著名的殺手集團：「秦時明月漢時關」、「滿天星、亮晶晶」、「神不知、鬼不覺」、「暗器王」秦點、「天長地久」、「舟子殺手」張恨守，將仇人名字寫入鰻魚腹中即能殺之的「大椎客」屠晚齊名，江湖中人也給他們兩個渾號，叫做「有法有天」。

他們會被稱上這個「外號」，聽說有兩個原因。

一是因爲他們就代表了「法」和「天」。

另一就是他們曾力抗莫北神所統轄的「無法無天」部隊，「無法無天」是金風細雨樓的精兵，但成立到今，原有三十三人，而今剩廿九人，一共死了四個人，他們每一個人的犧牲，都換來極大的代價，使金風細雨樓有極大的利益，他們每一個人都打傘出現，正合乎那一句歇後語：「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就連昨日三合樓的會戰對峙，「無法無天」部隊的出現，也牽掣了六分半堂雷恨所佈置的伏兵。

可是，鄧蒼生和任鬼神二人曾與「無法無天」卅一人交手，竟得以全身而退，並且「無法無天」其中兩名成員，便是死在那一役中。所以迷天七聖裏的三聖、四聖，就被人稱爲「有法有天」。

經那一戰之後，鄧蒼生和任鬼神，據說有半年沒在武林中、江湖上出現過，聽說他們受了相當不輕的內傷。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慕容雪琴認小唐爲義弟，老姐幼弟另有一番情趣，非旁人所知，至於岳小憐和李湘二女，更無從知道了。武林善堂興建好，又遭到火焚，燒死的武林殘障更多，小唐和羅子超認爲又是司馬天的傑作。岳小憐、李湘被藍奴救走，又遇到玄珠和嘉珞，二女應戰，兩喇嘛吃過「釣命銀鈎」和「吹鏢」的大虧，小心攻擊，正在得手……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亡命江湖

二老夜探山莊　郡主栽贓嫁禍

「因爲『武林善堂』再次被大火燒光，七百餘口，到目前爲止，似乎一個也未逃出……」神秘人道。

二女不由失聲驚呼，這眞是驚心動魄的事。

岳小憐道：「前輩說的可是眞的？」

「難道本人會騙妳們不成？」

李湘道：「七百餘口一個也未逃出，必然是有人縱火了！」

「當然！而且估計如不施毒，也不可能沒有一人倖免！」

「是的，前輩。小女子以爲必然如此。」李湘道：「以前輩的資歷和身份，也許能猜出是何人所爲吧？」

此人搖頭道：「不知道，姑娘知道？」

李湘道：「『武林善堂』第一次大火，已証明是司馬天所爲，這第二次大火，他能脫離關係嗎？」

這神秘人道：「姑娘確是司馬天之女嗎？」

「應該是的，但我不屑同流合污，所以又不願承認，他是我的父親。」

「姑娘可謂大義滅親了！但從現在起，妳必須步步爲營！」

「晚輩知道，我不容於我父，他必會殺我。」

「其實要置姑娘死地的人還有很多！」神秘客道：「像剛才的喇嘛，他們本來不敢動妳，却因妳不認武林公敵蛇蝎心腸的父親司馬天，他們也就肆無忌憚。」

「這箇晚輩也知道，另外呢？」

神秘人道：「總之，妳們要時時小心，多多思考，甚麼人非除去妳們不可？妳們的存在妨礙了甚麼人？」

二人當然不太知道，李湘道：「莫非是娜蘭？」

「娜蘭是誰？」

「她是我同父異母的姊妹。」

神秘人道：「妳們二人若在小唐身邊就無事了。」說畢，揚長而去。岳小憐道：「這人很怪！」

李湘道：「不錯！但至少他不像個壞人！」

岳小憐道：「他說在小唐身邊就沒事了，這還還用他說？」

李湘喟然道：「『武林善堂』一次大火燒死七百多人，想想看，縱火之人是甚麼心腸？此人不是該殺千刀。」

李湘道：「袁老爹在那兒，希望他吉人天相。」

岳小憐道：「剛才那位不是說一口也沒生還嗎？」

兩人相視唏噓。

岳小憐道：「八成是司馬天和大內中人所爲。」

李湘道：「最可憐是那幾個死裡逃生高手，如『天魔手』崔崧、『陰陽判』曹嚴、『血燕子』姜蘭花、『五步搜魂』尉遲春、『擊天手』熊天祥和『燕子飛』姚櫟等，他們還未逃出生天。」

岳小憐道：「湘姐，小唐會在何

處？他會不會也在……」

「不，不會的，本來他該在『武林善堂』辦理後事，但估計此刻他應該已經離開那兒了！這就難猜了！」

* * *

「漁樵遺老」汪洋和李葵一對老夫婦，正在山道上疾行，日薄西山，又是一個美好而短暫的黃昏。

李葵道：「老伴，不知道咱們今生能不能找到乾女兒。」

汪洋道：「妳要有信心，一定能找回她的。」

李葵嘆口氣道：「有時我不能不想，咱們天生命苦，躭不起一個女兒，命中註定沒有女兒！」

汪洋道：「就算命中無子女，也能找回乾女兒，除非她已經不在人世了……」汪洋一指前面樹林中道：「林中像是有個少女。」

李葵凝目望去：「是啊！還騎着馬。」

二人疾馳而前，且大呼道：「那不是女兒小憐嗎？」

追是追上了，却不是岳小憐，而是娜蘭。

娜蘭恨李湘，也恨岳小憐，見這一對夫婦把她當作岳小憐，猜想他們之間必有某種淵源。

「噢！對不起，姑娘！」汪洋道：「我們認錯人！」

娜蘭道：「不妨，但不知你們的女兒是不是岳小憐？」

「對對！正是岳小憐！」李葵大爲興奮。

娜蘭道：「我認識她，請問兩位是她……」

李葵以爲這姑娘認識小憐，而且看來很美艷動人，不大像個壞人，就對她說了一切經過。

娜蘭心道：「那丫頭的命還眞大呢！上次大概是嚇我，說甚麼妳懂『玉房秘訣』，又有甚麼『角先生』要送給我，八成是騙人……」

娜蘭這女人很壞，也許是遺傳吧。她眼珠一轉道：「兩位幸虧遇上了我，要是問別人，只怕一輩子也問不到。」

李葵道：「多謝姑娘……」

娜蘭道：「兩位前輩不必客氣，我既然知道，就一定會告訴兩位，有一次途經『無敵山莊』，看到一輛馬車停在後門外，兩個漢子架下一個少女……」

汪洋道：「莫非就是小女小憐？」

「兩位先別急，小女子當時還不知道是她，後來少女被架入後門，她才大叫着：你們不能强人所難，我叫岳小憐，是『賭海一條龍』唐杰的未婚妻，他要是知道你們綁架我，絕不會與你們干休的！」

「就是小憐！噢！乖女兒，竟然落在『無敵山莊』之中！」李葵厲聲道：「姑娘，這是多久的事？」

「大約半個月光景。」娜蘭道：「我本想救她，但晚上還未潛入該莊的後墻，即被兩個高手發現。」

汪洋道：「『無敵山莊』是西門無敵的創業之一，西門無敵成名三十年，武林中遐邇知名。」

李葵道：「此人不能算太邪，但聽說十分好色。」

娜蘭道：「那就對了！小憐很美，正是色鬼獵取的對象。」

李葵道：「說了半天，還忘記請教姑娘的芳名。」

娜蘭道：「我叫葉菊花……」

汪洋道：「不知姑娘是如何認識小憐的？」

「噢！是這樣的，我們曾住在同一客棧三天，那是因爲當時連下三天的大雪，無法趕路之故。」

汪洋也能聽出，娜蘭自稱認識小憐，却並不十分關心她，明知她已陷『無敵山莊』，也未設法營救，若非在此遇上，她八成會把此事淡忘了也說不定。

汪洋抱拳道：「多謝葉姑娘相告，我們這就去救人。」

娜蘭道：「要不是晚輩有急事在身，一定陪兩位一起！」

汪洋心道：「妳少來這一套！」道：「不必勞姑娘的駕，我們兩個要去闖闖『無敵山莊』……」

娜蘭見兩老改路而行，當眞去了「無敵山莊」，不由聳聳肩道：「誰叫你們是小憐的義父母？我恨她！」

「無敵山莊」的建築十分宏偉，不愧爲武林絕地。

汪洋和李葵到達「無敵山莊」附近，已是初更。

天上雲層甚低，似要下雨。汪洋道：「老伴，咱們找女兒心切，却也不能莽撞，妳看要不要先禮後兵。」

李葵道：「挑明了要人，他會承認嗎？如果他能承認，他會把搶來的人自後山架入，老伴，明要不如暗搶。」

「妳是說咱們救出了人，再找他算賬？」

「對！還是找女兒要緊，而且挑明了幹，咱們的人手太單薄了。」

汪洋道：「好吧！不過老伴妳可要記住，西門無敵可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咱們可不能陷在裡面。」

李葵道：「老伴，你也別怕樹葉掉下來打破了頭，我聽你的就是了，咱們也不是省油的燈！」

「當然，不過西門無敵更不是簡單的貨色。」

兩人自後馬廐處翻入，另一人也跟了進去。

這個人是誰？一猜便知。

汪洋和李葵是老江湖，加之身手也高，這「無敵山莊」中戒備雖嚴，却因此刻才一更多點，而平常又無人敢來騷擾，所以下面的護院總會虛應了事。

戒備的人手再多，只要一偷懶，那就不管用了。

二老由一更過半找起，直到三更，也沒有找到岳小憐，制住一家丁問過，說是並沒有搶過姑娘回來。

兩老以爲這人說謊，再制住一個護院的一問，也是一樣。

「老伴，有點怪呀！」

「老頭子，我以爲葉菊花不會騙咱們，他們搶個姑娘回來，當然不會告訴一些下面的人，而讓他們出去胡說。」

汪洋道：「老伴，其實那個葉菊花的來歷也大有可疑，妳看不出，那姑娘待人很冷漠。」

「可是她只不過和小憐在一個客棧中住過三天而已。」

「即使如此，三天的時間，也能交個朋友，而朋友落入匪手，竟然漠不關心的樣子！」

「先不要急，再找找看……」

跟二老進入的是娜蘭，她是換了男裝進入的，她當然不會去幫二老，只想混水摸魚，弄點黃白之物。

她出京以來，經常斷炊。以前在家中乃是過着金枝玉葉的生活，錢來伸手，飯來張口，出了遠門就不同了。

有時她到票號錢莊去，說出自己的身份，以爲可以拿幾千兩銀子使用，那知她拿不出身份証明來。

一位郡主是有身份証明的，就像皇后、妃嬪以及宗室的福晉一樣，都會發出一張牒証。

娜蘭拿不出來，有時錢莊還以爲她要冒充宗室的人，立刻報官要抓她呢！她怕痲煩只有跑了。

目前的娜蘭已經墮落到谷底了，但她却不以爲自己有甚麼不對。

至少，她不以爲比她的母親遜色到那裡去。

她的母親離不開男人，她也差不多。

此刻她找到了錢庫，巧得很，正好有人在內拿錢，而且是個年輕女人，二十五六，豐腴可人，細皮白肉，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十分迷人。

這女人發現了娜蘭道：「你是甚麼人？」

娜蘭道：「不是外人！」

這女人細打量娜蘭道：「不是外人是誰？」

「客人！」娜蘭道：「我相信妳在此拿黃金並不是……」她不說下去，故意要對方去猜。」

大眼睛的女人很會勾人，拋個媚眼道：「小伙子，只要你我心眼一活動，我包你人財兩得。」

娜蘭道：「眞的？」

「當然！你幫我拿吧，能拿多少拿多少！」

「然後呢？」

「逃走！」

「爲甚麼要逃走？我相信妳在這兒錦衣玉食，享之不盡，爲甚麼要拐欵逃走呢？這不聰明吧？」

「你不懂，小伙子，人生在世，並不僅僅是吃飯和穿衣。」

娜蘭道：「還有甚麼？」

女郎道：「還要有愛！說得露骨點，男人要有自己喜歡的女人，女人也要有自己所喜歡的男人相廝守。」

娜蘭道：「妳的看法和我完全一樣！」

「那就幫我拿吧！出去以後，我的人也是妳的了。」

顯然，她把娜蘭當作了小男人。

娜蘭俊逸，穿上男人衣服，自然英俊瀟洒，兩人拚命拿，也不過多拿了五十根大金條而已。

娜蘭很壞，由這件事就可以看出來，在他們脫出「無敵山莊」之後，還故意丟入大石，使內部警覺。不久，汪洋和李葵就被發覺了。

這兒護院雖多，却未放在二老心上。七八個齊上，二人揮刀連手之下，七八個又一齊退下。

不外盞茶工夫，傷了廿五人之多。

「二莊主來了……」不一會，有個一身華服，四十左右的中年人趕到，打量二老之後冷冷地道：「甚麼人擅闖本莊？」

汪洋道：「你可是西門無敵之弟西門昌？」

「正是。」

「你們搶來一個少女，女名叫岳小憐，藏在何處？」

西門昌一愣，道：「老傢伙，你胡說甚麼？」

汪洋道：「大約半月前，你們有沒有劫回一個少女？」

西門昌大喝一聲：「胡說！」立即出了手，道：「兩個老賊前來搶劫，却亂找藉口……」

兩老當然不知道西門昌的話乃有所指，因爲西門昌剛接獲報告，說是錢庫被人打開，八成會有損失。

只是失去了多少黃金之物，還沒有查點清楚。

兩老聽到「搶劫」兩字，更是惱火，以爲對方故意誣栽，明明是他們搶劫少女，却誣他們前來劫財。

西門昌出手，汪洋就知道名不虛傳。

西門兄弟是以一雙金斧成名，所向披靡，西門昌比乃兄自是不如，但也算是江湖中的佼佼者了。

汪洋刀法凌厲，但在金斧下，就有點施展不開。

李葵立刻也出了手，雙戰西門昌，十五六招之後，西門昌就顯然不支。他大聲道：「你們莫非是『漁樵遺老』？」

汪洋還未答話，突然有人大喝一聲道：「住口！」

來人正是西門無敵。此人的面貌一點也不像個無敵的樣子，平平實實，身材也不高，但眼神十分逼人。

「怎麼回事？」

「大哥，這二人八成是『漁樵遺老』，汪洋和李葵。」

西門無敵一看，正是他們，過去認識，但無交情，道：「兩位到本莊劫財騷擾，錢庫被劫，缺少黃金一百多條，合一千五百餘兩，必是二位的同夥。」

李葵大聲道：「老賊，你簡直放屁！我們夫妻二人別的不敢說，一生中就是不重視財貨，才有『漁樵遺老』之名，我們是來要我們的義女岳小憐的。」

西門無敵道：「你們的義女在我這兒？」

「不錯，有人看到我的義女岳小憐被你們劫來，而且自後門架入。西門無敵，把我的女兒交出來。」

西門無敵怒道：「完全一派胡言，西門無敵是何許人，豈能作這種事？你二人在此無理取鬧，莫怪我對你們不客氣了……」金斧交錯，攻出一招。

兩老知道厲害，全力揮刀而上。

一陣金鐵交鳴，兩老虎口發熱，掌心極痛。

由此可見此人臂力驚人，但他的金斧却只有十來斤重。

兩老合擊本來少有人能敵，可惜他們今夜遇上的是個特殊人物。西門無敵在武林中無敵了三十多年。

當然，並非就無人敢惹他，也並非他眞的是打出天下無敵手，而是他不惹人，敢來惹他的人却太少了。

所以他認爲，二老太不給他面子，至於失金之事，西門無敵却以爲，大概不是二老所爲。因爲二人兩袖清風，視金錢如糞土。

金斧飛瀉，在四周燈火下糾纏成一團團的金線，以一敵二居然綽綽有餘，道：「你們親眼看到我劫來了你的女兒？」

「不是，是別人告訴我的。」

「誰？」

「一個叫葉菊花的姑娘。」

「葉菊花？沒聽過這過女人。她的人呢？」

「她有事沒有來。」

「除非她能來弄清楚這件事，不然的話，你們二人要留下來……」手底下加緊，斧斧不離要害。

二老不論如何緊密配合，總是施展不開。

他們二人的刀法在聯手下更凌厲，這是因爲二人暇時常常深研聯手的招式，以便應付特殊的高手。

他們本以爲這聯手絕招對付西門無敵是有用的，看來一代梟雄確是實至名歸，非比泛泛。

金斧流瀉，團團金芒已逐漸裹定了二老。而且越來越緊，像被金芒縛住收緊一樣。

就在這時，西門昌又出了手，七掌一氣呵成，砸中了李葵兩掌，汪洋一掌，老夫婦二人絕對接不下西門兄弟聯手。

西門無敵趁機出手，兩老應指倒地。

在二老來說，這是一件很無奈而悲哀的事。他們一生也沒有栽過這麼大的觔斗，老來爲了義女受此奇辱。

西門昌大笑道：「大哥，『漁樵遺老』徒得虛名。」

西門無敵道：「誰要你出手來？」

「大哥，小弟以爲不必和他們逗着玩了！」

西門無敵道：「汪洋和李葵是上了別人一石二鳥的當，這件事根本就是虛構的。咱們明知如此，怎可結仇？」

「難道金庫被盜和他們無關？怎麼會這麼巧？就在他們入侵本山莊的同時金庫被劫？」

「你去看看秦貞那個女人還在不在了？」

西門昌一愕，嘆道：「莫非大哥以爲是她……」

「你去看看再說……」

西門昌往後面去了，西門無敵解了二老的穴道，道：「兩位八成是上了別人的當，被人家當炮仗放了！」

李葵正要大罵，汪洋立刻阻止，道：「西門無敵，我夫婦學藝不精，栽在這兒也沒有話說，可是我們的乾女兒陷在此處，却是有人親眼看到的。」

「好！就請兩位把那証人找來當場對質，果有此事，在下賠你十個乾女兒，但兩位必須冷靜。」

李葵大聲道：「你簡直是祆——」

汪洋又阻止了她道：「西門無敵，你的話我們姑妄信之，這就去找那個名叫葉菊花的姑娘，找到就帶她來對証。」

西門無敵道：「屆時一定還兩位個公道，設若証明確是那女子造謠中傷，兩位要向在下鄭重道歉！」

汪洋道：「一言爲定——」

這工夫西門昌趕來在西門無敵耳邊低聲道：「大哥，秦貞不見了，有人看到她和一個年輕而俊逸男子提了十分沉重的東西越墻而去……」

西門無敵冷峻地道：「十之八九，那個年輕俊逸的男子就是造謠中傷『漁樵遺老』，使之與我們衝突的葉菊花，武林之中，根本就沒有葉菊花這個女人。」

這工夫西門無敵下令，開大門送客。

兩老在這情況之下，也不能不佩服西門無敵的場面及禮貌，似乎和傳言有一段距離，大人物自有其風度。

「無敵山莊」派出大批人手分頭去追葉菊花和西門無敵的小妾秦貞。兩老也出了山莊。

兩人邊走邊唏噓感嘆，汪洋道：「老伴，久不履江湖，人老了，經驗也褪化了！這件事咱們總是有欠考慮了些。」

李葵道：「老伴，是不是那樣的，還不能確定。」

汪洋道：「老伴，十之八九如此，

本來我就對葉菊花那女子有點懷疑的，咱們到哪裡去找她？」

此刻的娜蘭和秦貞已在十七八里之外了。

秦貞的身手不錯，只比娜蘭略遜些。

她是個爲所欲爲的女人，只因西門無敵專於練功，在房事方面無法滿足她的大量需求而預謀捲逃。

她遇上了娜蘭，以爲找到了一個理想的面首。

「跟你私奔，居然到現在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葉成龍。」

「小葉，我走不動了，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好不好？」

娜蘭道：「妳要知道，拐款潛逃，西門兄弟必然派人窮追，我們不可不防，而此處距無敵山莊又不遠。」

秦貞道：「也許正因爲此處距無敵山莊不遠，他們才不會以爲我們隱在附近，這兒有幾間小屋，可以暫時藏身。」

這是三間茅屋，一看屋中的佈置及墻上掛的兵刃及弓箭，就知道這兒的主人八成是個年輕獵人。

「這是甚麼地方？」

「一個獵人，也是同鄉，他經常不在家，有時半月才歸，我們可以在此暫時隱居數日……」

娜蘭道：「妳和這個獵人早已私通？」

秦貞一窒，道：「你怎麼知道？」

「我可以自你的神色及表情上看出來，當妳坐在他的床邊上時，妳的眼神中充滿了激情的憧憬及回憶，但妳的目光却一直停在桌上的一支大蠟燭上……」

秦貞驚奇地道：「小白臉，你好可怕！」

「我可怕？」

「是的，你居然是個大內行！我總算找對了人。」

「妳要找個甚麼樣的男人？」

「一定要強壯，必須具備『潘驢鄧小閒』五字的第二個『驢』字，因爲這一項太重要了……」

娜蘭以爲，這女人比她還要騷。

一個女人如果完全陷入肉慾的黴逐之中，比男淫徒更可怕。

秦貞拍拍那張舖了獸皮的床，道：「試試看你比起壯男如何，他雖然看來粗野，但上了床並不怎麼管用。」

娜蘭道：「好，妳先上床寬衣吧！」

這女人眞不含乎，匆匆脫光就那麼四仰八叉地一躺。

娜蘭打心底噁心，男女間雖然就是那麼回事，說穿了一點神秘也沒有，但人畢竟和其他動物有別。

人類有自尊，人類追求的慾雖和禽獸一致，但過程和手段則完全不同。因爲人類是靈性的動物。

人類以含蓄的語言、動作以及表情傳達了內心的所欲，技巧地溝通而兩情相悅，然後達到目的。

但秦貞所表達的完全是獸性的，原始的。

秦貞本來閉着眼睛，等待一個像衝鋒陷陣似的激情場面，但是，久久沒有動靜，睜眼一看，小伙子站在床前打量她的胴體。

「寶貝，你看甚麼？」

「看妳的身體。」

「我的身體是一流的，我的經驗也是一流的，寶貝，妳只要上來馬上就會永遠也不想下去了！」

「是嗎？」

「怎麼？你不信？」

「我是不信，妳先表演給我看看！」

「表演？我一個人怎麼能唱獨脚戲？」

「當然也能。」

「寶貝，快別吊胃口了！時間寶貴呀！」

「妳的外貌還湊合，但胴體粗劣，一看就知道，沒有一般女人軟柔細膩的感覺。」

「你……這麼挑剔？」

「當然，妳以爲我是甚麼人？我要是個男人，像妳這種爛污貨，倒貼我幾百兩銀子我也不要！」

「你……你不是男人？」

「妳眞差勁，男人女人都分不出來！」

「你這個爛女人！小娼婦，竟敢戲弄我——」自床上蹦起來就猛踢娜蘭的前胸。

這動作在男人心目中很惹火，但在娜蘭看來却很噁心，橫移一步，一抓一撩，「蓬」地一聲把她摔在床上，立刻制住了她的穴道。

秦貞大罵道：「原來妳也是個小婊子，比我還爛！」

娜蘭心道：「也許，至少我媽比妳還爛！」

秦貞道：「妳爲甚麼要對我這樣，我對妳不錯呀！這些金子我本來要送妳一半的。」

「我自己爛污，却又不喜歡爛污的女人，妳懂嗎？因爲妳的下流和爛污，像放在我面前的一面鏡子……」

「妳胡說甚麼？我對妳好，反而恩將仇報！」

「我最敬佩守節的女人，而且我一看一個女人的身體，就能確知她有沒有和男人做那件事……」

「女人遲早都會和男人做那事呀！」

「不錯，但却大有不同，像你這樣的女人，有很多男人不屑一顧，因爲他們會嫌妳骯髒！」

「我骯髒？×你娘！妳不骯髒？」

秦貞顯了原形。

她本來就是這麼一個女人，出身卑微，母親是一個大鎮上的媒婆，也是個拉皮條的色情媒介人物。

甚至乎她們的家常常出租，作爲野鴛鴦幽會之所。因而秦貞在五歲時，就看到了男女的激情。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當然不知道兩個赤裸的男女在床上糾纏，狂熱地翻滾是在作甚麼？

因此，她大哭着告訴她的母親，說房中兩人在打架。

自那次以後，她不知看到過多少次。有野蠻的，有斯文的，有隱秘的，也有開放的，連門都不關。

見多了之後，到了青春期就會幻想、憧憬及嚮往，甚至學樣，在這情況下學壞還不簡單？

只不過鄰家那個男孩大牛第一次向她示愛的方式却很絕，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曠古未聞的。

他在紙上畫了一個「東西」，和眞的一樣大小。

大牛似乎常常畫那「東西」，所以畫得十分傳神，粗大、碩壯，就像勃然而起的眞貨一樣。

他居然要秦貞在那紙上也畫上另一種「東西」。

秦貞當然不會畫那東西，也不會畫，却很欣賞大牛的大膽和實在，不久他們就開始了來往。

因此，秦貞打掉了五個孩子。如果都生下來，她應該是五個孩子的媽媽了。

「我要走了！」娜蘭提起了兩包黃金，道：「關於這些金子，我不能不對妳表示一點謝意……」

「妳……妳這小娼婦不得好死……妳總要爲我留下一點對不對？妳不能那麼絕，那麼狠心……」

娜蘭也很絕，拿起一根金條掂了一下，往她身上某部一送，秦貞尖叫了起來，娜蘭已大笑着走了出去。

「爛婊子……小娼婦……妳不得好死……快點給我拿出來……哎呀！我受不了哩……」

娜蘭的行爲連她自己也難以理解，她玩世不恭，她要放浪形骸，事實上她嘲弄別人就等於嘲弄她自己。

因爲任何一個稍有自尊及教養的女人，絕不會說出那種話，也不會做出那種事來，那是自我作賤。

娜蘭雙手各提了一個大包，各有數十根大金條。

世上的確有些巧合的事，娜蘭奔行半天，在一個大鎮外附近，遇上了「漁樵遺老」夫婦。

本來兩老還不認識她，因爲她是男裝。

由於娜蘭作賊心虛，急忙改道而行，她忘了自己改了男裝，可以故作不識，所以兩老立刻起疑，李葵道：「老伴，這個年輕人好面熟！」

汪洋道：「不錯。」

「在甚麼地方見過？」

「應該是不久前在哪裡見過！」

李葵突然一拍前額，道：「老伴，我想起來了，她可能就是葉菊花，騙我們前去要人，使我們栽在『無敵山莊』的小女人！」

「對！不錯，正是她……」

二人兩個起落就迎面攔住了娜蘭。她本以爲兩老想不起來是她，如她不是爲了這黃金，逃走是來得及的。

李葵臉紅脖子粗，指着娜蘭道：「老天有眼，讓我們很快就找到了妳這個小害人精！」

娜蘭愕然道：「兩位老人家是……」

汪洋道：「渾帳！事到如今妳還想狡賴。」

娜蘭道：「小女子不認識兩位老人家，請不要認錯了人，纏夾不清好不好？」她故意使嗓門粗些。

李葵忍無可忍，立刻撲上。

娜蘭身手了得，立刻閃開道：「大娘不能以大欺小！」

「甚麼以大欺小，妳這壞女人簡直不是東西！」再次攻上，娜蘭只好丟下黃金應付，毫不遜色。

娜蘭和齊天樂有一手，也跟他學了不少的精粹招術。

甚至她也跟「小白龍」高永學過。其實最有用的是跟司馬天學的，只是她不太用功而已。

李葵攻了七八招，並未佔多大的便宜。

「老伴，妳退下，我來收拾她！」

李葵退下來，汪洋出了手，他比李葵的底子深厚得多，運用招式也更得體，十招後娜蘭就有點不支了。

才二十七八招，一掌拍中娜蘭的「儒臂穴」，搖搖倒下。

「說，妳爲甚麼要愚弄我們，叫我們前去結寃？」

娜蘭以爲，只有矢口否認才有希望。

她知道二老是好人，她不承認，他們對她就沒有辦法。她道：「兩位老人家爲甚麼要對付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

「這傢伙太油滑，讓我先給她點苦頭嚐嚐！」李葵走近一捏她的奶頭，娜蘭尖叫了起來。

「說不說？」李葵又要捏，娜蘭道：「我們根本未見過，你們要我說甚麼？你們不能無理取鬧呀！」

李葵氣極，在她的奶子上跺了一脚。

娜蘭痛得一頭大汗，李葵又提起脚，娜蘭終於忍受不住道：「前輩別跺，我說就是了……」

「還怕妳不說！」

娜蘭道：「我也是聽別人說的，說是『無敵山莊』搶了個少女回去，所以那天兩位一問，我就對二位說了。」

「胡說！」李葵又要踹她，這工夫忽然來了兩個人，竟是「小霸天」齊天樂和「小白龍」高永。

兩老對兩個年輕人不熟，因爲他們隱退了多年。

這兩人都算是武林中的後起之秀。

娜蘭大聲道：「高永、齊天樂，快來救我！」

這兩個人一個是司馬天之徒，也是他的內姪，自然會救娜蘭，況且高永一直還把娜蘭當作寶貝呢。另一個和娜蘭有一腿，當然也會救他。

齊天樂道：「你們兩個老東西爲甚麼欺負她？」

汪洋道：「小友何人？」

「我就是『小霸天』齊天樂，像我這麼出名的人你們都不知道，可眞是少見多怪了！」

李葵道：「我看還是不夠出名，眞的出名我們一定會和道。」

齊天樂道：「老虔婆，妳好大的膽子！」

李葵道：「我的膽子還不算大，你們要不要聽聽事情的經過，這個小女人太不像話，欺人太甚了！」

於是李葵說了受騙的經過。

高永和齊天樂互視一眼，他們當然相信，以娜蘭來說，她一定會作出這種事來的，高永道：「請問兩位的大名是……」

「老夫汪洋，這是老伴李葵，江湖朋友直呼『漁樵遺老』而不名！」

齊天樂道：「原來是你們二人。算了！你們二人把人交給我們，我們也不難爲你們。你們請吧！」

李葵冷笑道：「你倒是會放輕快屁！愚弄了我們，讓我們丟了人，就這麼幾句話就算了？」

「怎麼？」齊天樂道：「你們還不死心！」

「當然，還要這女人嚴重道歉，甚至還要跟我們去『無敵山莊』，當面作証澄清這件誤會！」

齊天樂道：「誰有這麼多的時間陪你們玩，你們兩個老雜碎再不走，可要倒楣！別不知好歹呀！」

李葵「嗆」地一聲撤刀攻了上去。

齊天樂閃過，不由一凜，這刀勢相當凌厲。

李葵連攻七八刀，雖未傷到齊天樂，却也不怎麼輕鬆。

高永撲向汪洋，兩人都竟出了兵刃。高永的劍，汪洋的刀各有千秋，劍招絕奇，刀招綿密而紮實。

所以二人要勝對方都很難。

至於李葵和齊天樂的情況却不大樂觀，因爲李葵的內力和膂力都不如對方，五十招後，已稍落下風。

武功和學問一樣，有多厚多深一點也不能勉强。

汪洋不免焦急，估計百招左右，老伴會失招落敗。

其實八十招左右時，李葵就先挨了一脚。

九十招左右，又被齊天樂掃中了一劍，這一劍雖然只是划中了背上的皮肉，鮮血也不免透衣而出。

汪洋更加焦急，但要想勝高永也不容易，他們隱居這麼多年，不知江湖上的情況，這些年輕人居然如此了得。

當李葵的刀被齊天樂震飛時，汪洋大叫一聲「不要傷人……」聲音焦急而又悽厲。

但是，他的喊叫却沒有齊天樂的劍快，「颯」地一聲，利劍自李葵左肘處掃過，一隻斷手飛了出去。

這是一幕驚心動魄的景象。汪洋看得十分清楚。

正因爲他看得清楚，夫妻連心，不免分神。高永一劍掃中了他的左腋，衣破血出，跟蹌退出時，却不顧自身利害，撲向李葵。

但是，李葵斷了手，齊天樂似乎還不想罷手，陰笑着一劍平刺，似想透心而過。而此刻汪洋也正好撲到，大吼聲中向齊天樂砍出一刀。

齊天樂只好收劍，汪洋抱住了李葵，點穴爲她止血。長身而起。

但是，抱個人總不如不抱人的快，齊天樂迎頭攔住。

汪洋切齒道：「小賊，作人不可太絕！」

齊天樂那管這一套，掄劍就刺，這工夫「小白龍」高永已解了娜蘭的穴道，就在這時，嬌叱連連，兩條人影疾射而至。

「嗆」地一聲，齊天樂的劍被格開。

來人正是李湘和岳小憐。岳小憐欠二老的大恩太多，悲忿之下，立刻射出兩枚「吹鏢」。

齊天樂絕未想到一照面就射「吹鏢」，其中一枚釘在他的頸上。李湘更不留情，拍出一掌未中高永，一扭身，「釣命銀鈎」倏出。

高永更未防這一手，一隻巨鈎鈎中了他的眼角處的皮，一掙之下，立即裂開，鮮血疾淌，而李湘還在攻擊。

高、齊二人一看不妙，立即招呼娜蘭逃去。

李湘和岳小憐要不是因爲二老重傷，絕不放過二人。立刻奔到二老身邊，岳小憐悲聲道：「爹……娘……女兒不孝……才使二老受到不幸和牽連……」

「好好……小憐……」李葵雖然斷了一手，面色慘白，仍然擠出一絲笑意，道：「找到妳就好了……那怕娘再少一隻腿也沒關係……反正乖女兒會作我的拐杖……」

汪洋道：「老伴妳別說話，我要爲妳療傷。」

李葵顫抖着道：「這兩個年輕人是甚麼人？爲甚麼這麼狠毒，我好了之後，要帶着這隻殘手去找他們！」

「娘！一定照您的意思去作，不去找他，我岳小憐妄爲人子。」

* * *

娜蘭和高、齊二人在三十里外落

了店。

他們身上都有點傷，要停下來治療一下。

由於二人爭風吃醋，不免語言上衝突，你看我不順眼，我看你彆扭，娜蘭道：「好！你們兩個就較量一下吧！」

「好！」齊天樂道：「比拳掌還是比兵刃？」

高永道：「比甚麼我都樂於奉陪！」

娜蘭道：「比耐力，看看誰能挺得最久。」

高、齊二人道：「怎麼挺，妳要示範才行。」

娜蘭道：「只有這玩藝我沒有辦法示範。」

二人恍然，「小白龍」高永爲人不像娜蘭及齊天樂那麼離譜，道：「娜蘭，不要太走偏鋒！」

娜蘭冷笑道：「你不敢比就算了，我就知道，齊天樂比你有用！我才不會勉强你哩！」

高永道：「這是甚麼話，甚麼事我不敢作？」

娜蘭道：「動嘴皮子有甚麼用，你們比呀！」

齊天樂自告奮勇，不一會下體上就沒有衣服了。甚至立刻勃然挺起，堅如鐵杵，爲了証明他夠挺夠硬，還把門上一把大鐵鎖掛在龜頭上。

的確，這鐵鎖有半斤多重，掛上去並未垂下來。

根據歷史記載，秦始皇的老娘的面首嫪毒，據說能挑起一輛桐木小車。雖然桐木頗輕。(按其質輕可作木筏及木屐等)，但既爲一輛小車，重量絕不止三五斤重吧？

那時宰相呂不韋，年老體衰，而太后仍然頻頻召他入宮取樂追歡，呂不韋一來怕少主(始皇)看破，二來體力已經不勝負荷，於是李代桃僵，想出一策。

那就是以嫪毒取代。

據說嫪毒本爲一浪子，那話兒奇大盈尺，軟的時候也要掖在褲帶上，以免凸梆梆地自外面看出來。

硬的時候褲子如飽帆滿篷般地突起來。

太后還和嫪毒生了兩個兒子呢。

高永本不會這麼幼稚輕狂，當衆出示下體。

只不過年輕人怕激，又爲了討娜蘭的歡心，他把娜蘭的一柄長劍挑了起來。娜蘭連連拍手叫好。

光是挑起來還不算，一定要持久才行。

娜蘭上床睡了，二人還在熬下去，看看誰最耐久。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不是親眼所見，誰相信「小白龍」會作出這種事，兩個人較上了勁，娜蘭在床上傳來了鼾聲。

高、齊二人一齊向床上望去，再回頭看看自己，不由一臉慚色，自負甚高的他們，這算幹甚麼呢？

「俠義」二字可以放在他們二人頭上嗎？

高永嗄然道：「齊天樂……」

「高永……」

「齊兄……」

「高大哥……」

「齊兄，以前我一直視她爲天上的星星，但自出京以後，逐漸發現，她已經荒腔走板，有些行爲簡直不成體統了。」

「不錯，以前我還能原諒她，像今夜的事，這那裡是一個少女所能作出的事，若我們聽她擺佈，還算一個男人嗎？而娜蘭的行爲，又和最下三濫的妓女有甚麼分別？」

的確，看看自己的行爲，二人吐了口唾沫，放下刀和巨鎖，理好下衣，各拿了幾根金條絕裾而去。

* * *

小唐等和「回春散人」羅子超分了手。

他們約定重聚地點，且叮囑三少要特別小心。

因爲陰謀者絕對不會獨留他們的活口。

小唐對羅子超說過，不管武林善堂兩次大火燒死了多少人，他決定在有生之年，再次重建善堂。

羅子超對他的勇氣十分讚佩，但不敢苟同。

因爲在目前來說，沒有人能保証善堂能屹立多久，不再出紕漏，當今武林中又有誰敢出來主持。

但小唐說，只要有足夠的銀子，他敢主持。

他相信岳小憐或李湘會說他是傻瓜。

他不在乎別人說他甚麼，正如以前也有人說他是個賭場的老千，混混，甚至也有人罵他流氓一樣。

只要他心安理得，只要他知道進賭場是爲了贏錢，贏大量的銀兩却是爲了善堂就夠了。

他和袁懷恩及胡蟬一路下了黃山去找二女。

現在他知道，他們這些年輕人有多孤立危險了。

天下雨，小唐等三人被困在山路中一座破廟內。沒有事作，三個人只好練功，小唐教他們拳掌，袁懷恩教他們射法。

天也快黑了，雨還沒有停。胡蟬道：「該獵點甚麼果腹了！要不就冒雨趕路到鎮上去。」

小唐道：「到鎮上至少還有十來里路。」

袁懷恩道：「咱們弄了吃的就在此過夜了吧！」

他拏起巨弓撫弄着弓弦，不一會廟外就來了三隻兔子，袁懷恩眞絕，搭上箭「颯」地一聲，小唐不由大爲折服。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余顧南因開罪耶律淳而被囚禁於石室內，還被判罰勞役一年，幸好耶律淳念在他曾救過耶律玉，遂安排他當西席，教導耶律瓊、耶律玉兩姊妹，每星期還有一天休息，可出王府遊玩，並把他由石室「轉解」到廂房居住；今天正是余顧南的休息日，他想起還被囚禁在石室中、也曾當過西席的許文信，於是跑去探望他……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孤雛

少年獲贈三絕學　武藝更上一層樓

余顧南一怔，半晌才道：「許老兄，小弟可不是開玩笑的！就不知中京有甚麼好東西買！」

許文信道：「許某與你開玩笑的！對啦，你的千字文教得怎樣？學生還聽話麼？」

余顧南將情況簡略地告訴他一下，道：「想不到耶律玉的母親這般好看，以前小弟還以為女番婆，都是那一副容貌，見過她方知大謬不然！你以前見過她麼？」

許文信臉上浮現出一種複雜之極的神情，目光一亮，但隨即閃過一絲痛苦之色，掠過余顧南的臉，落在墻角，語氣有點激動地問：「她怎樣啦？」

余顧南又是一怔，呆呆地道：「她……很美麗，沒有甚麼架子，看來挺好說話的，聽說她外祖母是漢人……」

「不是外祖母，是祖母！」許文信道：「我問你，她是胖還是瘦，是快樂還是憂愁，耶律淳對她還像以前那麼言聽計從麼？」

余顧南心中暗暗奇怪：「許文信對蕭德氏似乎十分熟悉……咦，莫非他跟德妃祖母有親戚關係？一定是如此，難怪他肯入王府當西席。」

許文信見他不答，突然回頭沉聲道：「你沒聽見許某的話？」

余顧南忙道：「小弟是在斟酌詞句……我以前未見過她，不知她瘦了還是肥了！她是王妃，還有甚麼憂愁的？聽人說耶律淳十分寵愛她哩！許老兄，你認識她？」

「與你一般，見過她幾次！」許文信語氣忽然轉道：「她跟你說些甚麼話？」

余顧南將經過複述一遍，又道：「許老兄，你難道不想離開這裡？不如由小弟替你想想辦法吧！」

許文信聲音忽然轉厲，道：「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你千萬莫自作主張！否則你是許某的仇人！」

余顧南暗道：「此人脾氣古怪，以後說話還須小心！」

許文信自覺適才語氣太重，乃稍放鬆。「余老弟，你跟齊雲高學了多久的武功？」

「小弟拜師雖久，但因種種原因，實際只隨家師學了月餘的武功，家師一身本領，小弟學不到百分之一，慚愧之至！」

「這又如何能怪你？」許文信道：「此刻無人，你何不將所習之武功演習一遍？」

余顧南認定他是武林高手，聞言大喜，長身抱拳道：「小弟獻醜！請老兄指教！」言畢將「飛雁摘日掌」演習了一遍。

許文信看後點點頭，道：「若不知情者，將罵你飯桶，枉為齊雲高之弟子，但若論你只跟他習了月餘的時間，則天賦之高出人意表，尤其是內功

方面，更不似是一個少年人！齊雲高後繼有人了！」

余顧南收拳道：「聽老兄之言，似乎是家師的朋友，你到底是誰？」

「我便是我，也就是許文信！令師譽滿武林，認識他的人不少，一定要朋友才認識？」

余顧南見他如此推崇師父，心頭十分高興，道：「若小弟沒有走眼，老兄在中原武林中亦必是響噹噹的大人物！」

「我的事不談，你還有甚麼事？沒有的話請走吧，許某要休息了！」余顧南只好告辭。他見人便問路，終於來到大門口，一個守衛給他一塊腰牌。

余顧南不知作用，握在手心，誰知那守衛道：「呆子，你不將腰牌掛上，人家不知你是王府的人，將你抓去當奴隸，豈不冤枉？」

余顧南才把腰牌掛在腰上，向大街那裡走去，他邊走邊沉思，不由又想起許文信來！

許文信雖有點不近人情，但身上卻透出一股魅力，令人很想接近他，余顧南經過是次交談，更認定他非常人，暗問自己：「他到底因何進王府的？」

正在沉思間，耳畔忽聞一個字正腔圓的中原口音道：「客官，裡面還有位子，您請進內嚐嚐敝店的地道中原菜！」

余顧南一抬頭，見一位飯館的小二正在門口招徠，余顧南見店內頗為乾淨，此刻午時已過，座位頗多，便走了進去，問道：「有甚麼好東西？」

「小店最馳名的是叫化鷄，客官來一隻試試好不好？」

余顧南點頭答應，見店內的食客不是漢人，便是遼軍的下級官兵。那些遼兵高談闊論，聲震屋瓦，漢人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只敢低聲傾談。那叫化鷄炮製頗為費時，待那些遼兵散去才送上來。小二十分健談，見沒有客，就坐在他旁邊搭訕。「客官，你面生得很，莫非剛由那邊過來？」

余顧南道：「在下雖剛到中京，但離宋已年餘！」

「那也是新客，未知那邊情況怎樣？百姓生活可安定？」

余顧南道：「叫化子越來越多，你說情況如何？」

小二嘆了一口氣：「咱們也是因為在那邊活不下去，才遷到這裡來！呶，那掌櫃便是家父，咱六歲時，他便帶咱們一家大小來此了，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總算弄出這家飯館來，家父年紀大了，很想回去頤養天年，客官仙鄉何處？」

「在下乃河北人氏，你呢？」

「咱們是河東人氏，那年黃河泛濫，沒有生計，所以來此地求生！唉，寄人籬下這滋味實在不好受！」

余顧南也嘆了一口氣，道：「在此固然受氣，在那邊何嘗不受氣？朝內的狗官固然多，其家人仗勢欺人的亦不少，家母便是這般被迫死的！」

小二長身搖頭歎息：「難道天下無一處安樂窩？若非朝廷腐敗，貪官污吏成羣，弄到民不聊生，又怎會有這樣多人甘願來這種鬼地方？想起中華數千年文化歷史，人才輩出，居然被人數少的蠻夷打得簽訂城下之盟，也真無能！客官，您不知道咱們堂堂大國子民，反在蠻夷小部面前抬不起頭來，心中之窩囊，實在難以形喻！」

余顧南亦頗有感慨地道：「蠻夷性格强悍，雖然人少，卻能團結，我宋人上下難以同心，雖人多反成包袱！」

小二道：「若果老子是皇帝，便先殺盡貪官污吏，以收民心，非如此國家無以强盛！」

余顧南心頭一動，暗道：「做皇帝那是白日做夢，要殺貪官污吏，却不太難，只要功夫學到家，為民除害，為國除奸方不枉為人！」

小二唏噓一番之後，便去打掃店面，余顧南覺得其叫化鷄做得實在好，不似他以前在丐幫吃過的，乃着小二再製一隻。「這是在下要送給朋友的，外加一瓶酒，請替我包好，稍後再來取。」

余顧南付了賬，信步在京城內閑逛，這遼京雖然繁盛，但比之宋之洛陽猶大大不如，他又感慨了一番，回飯館取了叫化鷄和酒，在日落之前回府，先交了腰牌，到囚室外，把酒和鷄交給老張，道：「老張，請你替我交給許文信！」

老張一副垂涎欲滴之態，道：「余先生待他這般好，不知他領不領情！」

余顧南拿了一吊錢給他，道：「下次買一隻送給你！」

老張忙道：「先生幸勿誤會，小的絕無此意，不敢叫你破費！」余顧南一笑置之，返回西廂練武。

再過五天，又是休假日，余顧南再到囚室，老張似早有預料，一早已將「猴猻」他們趕出去勞役，只留下許文信一人。「多謝你上次那一隻叫化鷄，還有那一瓶酒，可惜酒太少了，未能盡興！」

余顧南道：「老兄若未盡興，今日小弟再請你喝一罈！」

「不必了，許某不喝酒了，所謂酒入愁腸愁更愁！」許文信問道：「你今日來，是請教某有關論語的見解？」

「非也，在下來請教老兄一個大問題，咱們學武除了强身健體之外，目的何在？」

許文信一愣，道：「這問題令師沒有跟你論及？嗯，那就不能一概而論了，有的學武是求名利，有的只求一技傍身，他日用以糊口，更有人希望鋤强扶弱，為民除害，以匡正義！」

余顧南又問：「老兄學富五車，深明道理，自然不會只求他日糊口和追逐名利吧？」

許文信臉色一變，澀聲又問：「你

今日問這些到底有何用意？莫非對許某有所懷疑？」

余顧南急道：「老兄千萬莫誤會，小弟絕無此意，只是那天跟一個店小二談起國家大事，有所感觸而已！」當下把那天與店小二的交談經過，告訴許文信。

許文信身子突然一震，喃喃自語：「我整天困在此處，所爲何事？學武不爲民除害，不爲國除奸，又何必吃那許多苦頭？」

余顧南心中奇怪：「難道他連這顯淺的道理也不曉得？」他心中雖然奇怪，卻不敢問。

許文信雙眼倏地一亮，目注余顧南，道：「多謝你提醒許某，許某無以爲報，今就授你三招刀法作謝。你先將口訣記熟！」他不等余顧南答應，便將口訣唸出來。他一口氣唸了三遍，道：「你且背給我聽聽！」

余顧南背得一字不漏，許文信大喜，道：「孺子可教，咱們如今便開始！我手中雖然無刀，但手掌作握刀狀，你若能看得仔細，回去再揣摸一下，便能體會！」言畢開始示範。

余顧南自小即嗜武若狂，有此良機，自然不肯放過，於是聚精會神默記每一個細緻的動作。許文信甚有耐性，示範了三次，然後要余顧南練與他看，再逐作糾正。許文信那三招刀法，變化繁複，難得的是乃不失其威猛，余顧南知是絕學，心頭更喜。

兩人在囚室內不知時日已過，直至後來老張拍門，送飯進來，方知已過午時，兩人吃過午飯之後，許文信再授第二招，直至臨近日落，兩招刀法的基本動作才算記熟，至於其中之精義，自須日後方能體會了。

許文信道：「你回去吧，五日後再來，但不可將此事告訴任何人！」

余顧南滿口答應，問道：「老兄，你這套刀法叫甚麼名字？」

許文信道：「他日你有機會見到令師，他一看當能知道，許某只能告訴你第一招名『龍躍於淵』，第二招名『見龍在田』，回去詳加揣摸，有助理解。」稍後又問：「你讀過易經嗎？」

余顧南搖頭問道：「這套刀法與易經有關？」

許文信點點頭：「這套刀法創意來自易經第一卦——乾卦，每一招與卦辭爻意都有關係……下次再談，快回去吧，以免人家生疑！」

余顧南回去之後，因他那柄玄鐵寶刀已被扣押，所以只能以棍代刀，練了一夜的刀法，但覺這兩招刀法，比以前所見所學的，威力都要高出許多，自己所創的，與之一比，更加狗屁不如！

次日上午，他上了課之後，耶律玉又來瞎纏，余顧南於是拿了孫子兵法，道：「我得去向許老師請教，無暇陪你，你若無處可去，便留下來練練毛筆字吧！」言畢頭也不回地走了，耶律玉氣得直跺足，又莫奈他何！

許文信見余顧南來了，因猴孫和老王在場，連連向他打眼色，余顧南也知不方便學武，只好打開經書請他教自己讀孫武兵法。

其實孫武的著作引用的例子甚多，絕不枯燥，談論書中所引用的例子，難免牽涉到其歷史和軍事背景，因此在許文信娓娓道來之下，聽得余顧南興趣盎然，直至吃午飯時才告辭。

許文信低聲道：「以後休假日才來，除非有特別事故！」

余顧南覺得孫子兵法實在是部寶書，乃道：「那平時小弟來聽你闡述孫子兵法吧！」好不容易才挨到休假日，余顧南正想去囚室找許文信，誰知耶律玉卻全副武裝來找他了。余顧南不耐煩地道：「今日休假，你來作甚？我無空陪你！」

耶律玉道：「正因爲是休假日，所以才找你一齊去打獵！告訴你，今日去打獵的人不少，你千萬不要讓人小覷，也不可拒絕，以免人家以爲宋人都是膽小鬼！」

「胡說，這只是你自己瞎扯罷了！」

耶律玉認眞地道：「不是，那是王兄來請你一起去的，父王也去，除了府內的人之外，還有幾位將軍！」

余顧南想起耶律喜那副嘴臉，心中有怒，便道：「也罷，就跟你去一趟，免得讓蠻夷小覷！不過如果事後讓我發覺你是騙我的，哼……」

耶律玉臉色一變，慍道：「你稱咱們是蠻夷？哼，莫以爲漢人便了不起！自晉以來，你們便不斷被所謂蠻夷打得大敗而逃！」

余顧南一挺胸，道：「但最後取勝的仍是咱們！蠻夷幾時入主過我華夏上國？」

「那只是靠人多而已，說不定終有一天有外族入主華夏！只要他們的人口越來越多，便絕對有可能！你看，如今在敝國的宋人不是越來越多麼，即使由外族入主華夏，亦未必就是壞事！」

余顧南怒道：「放屁！假如咱們侵略你們，不知你有何感想？」

耶律玉道：「只能夠接受現實！一個人口土地都比人大的國家，反被弱小的打敗，証明這個國家有問題，嘿嘿，假如你們的軍隊上下齊心，你們兵將都英勇善戰，有可能被打敗麼？正如你們學武的人，如果敗於對手，只能怨自己學武不精！」

余顧南聽後，心中十分難受，可是細想一下，又覺得有點道理。就以金庭樑來說，他只不過因爲有親人在朝內當官而已，便可魚肉鄉井，國家有難時，有多少個肯爲她洒熱血拋頭顱？

耶律玉怕他下不了台，忙道：「這種事的是非難以說清楚，誰有空去想它？走吧！」

不知爲何，余顧南忽覺自己在耶律玉面前矮了一截，這是從未試過的！他換了一套緊身衣靠，尾隨耶律玉之後，來至庭院中，只見耶律淳、耶律喜和家丁家將們已在等候。耶律喜一見余顧南便罵了一聲：「王妹，你爲了帶這個膽小鬼而累得父王久候，該當何罪？」

耶律玉撇撇小嘴，道：「王兄不要吹毛求疵了，人家也得要換衣服！」耶律淳示意出發，當下即有人拉了一匹馬過來。一行二十餘衆呼嘯出城，向北急馳。

俄頃已至一森林前，但見那裡已有十多個遼人在等候，余顧南認得其中兩個是蕭糾里和蕭撻不野。蕭糾里道：「王爺您來遲了！」

耶律淳笑道：「臨行時爲小事所阻，今晚孤王請客陪罪，來，開始吧！」當下衆人策馬入林，耶律玉將一副弓箭交給余顧南，再給他送上一柄刀。

余顧南見那是自己的玄鐵寶刀，心頭大喜，由衷地道：「謝謝你！」

耶律玉嫣然一笑，道：「只要你知道我對你好就行了！嗯，你必須多打射一些鳥獸，才不會讓人看不起你！」余顧南雙脚一挾，催馬入林，已不見了其他人，耶律玉急道：「快去，要不野獸被他們趕掉，今日便沒有成績了！」

余顧南一仰頭，道：「上面不是有一頭鷹嗎？」他抽箭拉弓，颼的一聲，發出一箭，誰知箭未至，那鷹已振翅飛了，余顧南正在暗暗可惜，說時遲，那時快，猛見耶律玉引弓一發，一箭便將那頭鷹射了下來。

耶律玉催馬追前，邊呼道：「余先生好箭法！」

余顧南一怔，隨即覺得滿不是滋味，遼國女子的箭法比大宋男子還好，難怪遼國膽敢侵犯宋境！當下喝道：「你胡嚷甚麼？大丈夫男子漢不望借女子立威！」

耶律玉剛拾起死鷹，本想拋給他，聞言只好放回自己行囊中，委屈地道：「人家也是爲你好，你不領情也就罷了，呼呼喝喝的，當姑奶奶是甚麼人？」

余顧南不理她，拍馬向林內馳去，他一心想射幾頭鳥兒，誰知一隻也射不中，反而耶律玉又多打了兩頭。取律玉怕他下不了台，又恐王兄譏笑他，便安慰他：「小余，射這種飛禽沒甚麼意思，咱們去追捕猛獸吧，那才好玩！」

余顧南道：「我用不着你可憐我！」

耶律玉怒道：「誰可憐你？有本事的人一定要可憐沒本事的？何況你不習騎射，射不中又有何奇怪？」

余顧南被她搶白了一番，心頭難受，却立定主意，有機會還要學習馬上的騎射功夫，姑且忍一口氣，尾隨耶律玉之後催馬前進，一路馳去均不見有人，大概其他人走向另一邊了。

奔馳了一回，耶律玉突然將馬勒住，指着地上道：「你瞧，地上有蹄印。」余顧南循手望去，果見地上有一排蹄印，心頭一陣興奮，正想這次可有顯露武力之機了，耶律玉道：「這是野豬的印，莫以爲牠是豬，其力大且凶暴，加上犬齒尖銳，實不下於一頭老虎，必須小心！」

耶律玉一副如臨大敵的神態，催馬慢行，邊找踪跡邊注意周圍的動靜，蹄印沒入在一叢齊腰高的野草中，耶律玉回頭道：「你且守在這裡，我去後面看看，假如沒有蹄印，便証明牠在裡面。」言畢策馬繞過草叢前進。

余顧南覺得她小題大做，待她去遠，拍馬向草叢馳去，說時遲，那時快，野草一陣急晃，一團黑影衝了出來，馬兒吃驚，驚嘶一聲，人立而起，那團黑影「蓬」的一聲，撞在馬腹上！

馬兒立足不穩向後翻倒，幸好余顧南反應快，及時甩蹬離鞍滾落地上，使自己不被馬匹壓住！就在此刻，那團黑影在其身邊竄過，余顧南眼明手快，一拳擊出，打個正着，聞一聲嚎叫，但自己的手臂也被震得一陣酸痲！

那團黑影一個轉身，向余顧南衝去！余顧南此刻才看清楚那是一頭巨大無比的豬，但見兩雙犬齒長長突了出來！

那野豬來勢洶洶，余顧南這才有點吃驚，急切之間，既來不及長身，亦來不及抽刀，只好擰腰滾開，不料那野豬體形雖大，但反應極快，一回身，又向余顧南衝去！

好個余顧南，臨危不亂，雙掌在地上用力一撐，身子急飛而起，野豬恰好在他胯下衝過，身子降下，剛好坐在野豬背上，那野豬受此戲弄，狂性大發，一仰身，又將余顧南掀翻！

余顧南知道要糟，一落地雙掌又用力一撐，身子再度離地而飛，左臂凌空舒出，抓住一枝樹枝，曲腰翻上去！野豬一躍咬不着，忽然頭一低，以頭背撞向樹幹。

「蓬」的一聲巨響，那樹被野豬一撞，前後搖個不停，余顧南幾乎跌下去，連忙緊握着樹枝，雙眼緊瞪着野豬，再不敢有絲毫大意！

野豬一撞，未能將樹撞倒，便利用其長長的犬齒，用力刨樹，刨得沙沙直響，只聽得余顧南汗毛直豎，這才曉得厲害！

就在此刻，又聞一陣馬蹄聲傳來，余顧南知道耶律玉聞得聲響趕回來，暗自尋思：「我這副窩囊相若落在其眼中，還不將我大宋子民瞧扁了？」心念一起，勇氣頓增，倏地抽出玄鐵寶刀來，自樹上跳下去，喝道：「孽畜，你有本事的便過來吧！」

語音未落，野豬已嚎叫一聲，轉身向他衝去，其快如風，其勢凶猛！

余顧南緊瞪着其來勢，待牠至身前才輕輕向旁跳開，揮刀向牠砍去。

這一刀使得太急，劈在空處，那野豬凶性大發，身子一掀躍高轉身又向余顧南撲去！與此同時，取律玉已趕至，見狀大驚叫道：「小余小心！」

余顧南見野豬撲過來之勢如此快捷，大驚失色，生死繫於一線之際，求生之慾陡生，寶刀隨勢劈出！「吧」地一聲，刀砍在野豬腦袋上，不見有血，余顧南更驚而退！

誰知野豬身子驟降，數百斤重的身體壓在余顧南身上，登時將他壓倒在地，一對白皚皚的犬齒，近在眼前。余顧南驚嚇之下，幾乎暈闕過去，耶律玉立刻在馬上射去一箭，正中野豬，但野豬竟然毫無反應，余顧南才知道牠已經死了，原來他剛才心急之下，不由自主便使出近日來苦練的刀法，『龍躍於淵』，這一招破其來勢，用得恰到好處，把野豬砍個正着，又因玄鐵刀未開刃，皮肉雖不破，却已將野豬腦骨擊個粉碎！饒得牠凶殘驍勇也得喪命！

當下耶律玉跳下馬，抽出刀來，慢慢走前，余顧南用盡平生之力將野豬推開，故意冷冷地道：「你懂甚麼？牠早已死……」

耶律玉忽如乳燕投林般撲進余顧南懷內，喜極而說：「剛才嚇壞我了，我眞傻，早知你必是位英雄，還要替你擔心！」

余顧南鼻端嗅到她身上一股幽香，覺得怪好聞的，英雄感突生，傲然道：「我還以爲你不把咱們大宋子民放在眼中！」

耶律玉嬌羞地道：「宋國雖然有許多孬種，不過你却是英雄，將來年紀大了，還一定是位大英雄！」

「不錯，我要將你們遼人殺得聞風而遁！」

耶律玉又驚又怒，倏地離開余顧南懷抱，斥道：「你在做甚麼夢？莫忘記你一條小命還揑在咱們手中！」

余顧南話說出了口不能反悔，只好硬挺到底，道：「我命在此，你有本事的便取去吧！」

耶律玉臉色青白，久久都做不得聲，良久才嘆了一口氣，道：「妳眞的是我命中的煞星！只是剛才那種話，千萬別對別人說，否則連我也保不了你！來，咱們將野豬抬上馬！咦，你的馬足踝已斷了！」

余顧南回頭望去，果見坐騎縮起了一條腿，三條落地的馬脚不斷地顫動着，似乎十分痛苦，忽見耶律玉抽刀向馬頭急砍下去。

余顧南喝道：「你幹甚麼？」話未說畢，血光乍現，馬首已經落地，馬頭斷了血如噴泉，馬兒砉地一聲倒地！

耶律玉若無其事般提起左脚，以靴底拭去刀上之血，邊道：「這是免除牠的痛苦，有何不對？你不知道馬兒的脚一斷便沒用了！」

「難道脚骨斷了便不能醫？」

「醫好之後也不能再上戰場，要來何用？我若是馬兒，在此情況下也望早日解脫！」

余顧南不能苟同，却不想跟她再爭論這種事，只見耶律玉取出一雙牛角號來，嗚嗚地吹了起來，吹了一回，然後與余顧南合力將那頭死豬抬上其馬上，她一手拉韁，一手扯着余顧南的袖管，往來路走去。

走了一陣，便見幾騎急馳過來，却是王府的家將，問道：「小郡主，您沒事吧？」

取律玉道：「不知你們在那裡，所以吹號角聯絡，父王可有收獲？」

一個家將道：「王爺射殺了一頭小鹿！這野豬是小郡主獵的？果眞是巾幗不遜鬚眉！」

耶律玉指了余顧南，道：「是余先生用刀擊殺的！」

衆人都有點難以置信，一個道：「爲何不見有血？」

「余先生將牠腦骨擊碎了！可笑我還以爲牠未死，射了牠一箭。」

說語間，耶律淳和耶律喜也回來了，耶律淳高聲問道：「玉兒可有成績？」

「父王，女兒只射了幾頭鷹，但余先生則打死了一頭野豬！您看，足足有三四百斤！」

耶律喜望着余顧南，一臉不信地道：「王妹可有替他吹噓？野豬身上爲何有箭？」耶律玉便將經過告訴他。取律淳連聲讚好，道：「今晚分你二十斤肉！」余顧南連忙道謝，並說是託王爺及郡主之福，耶律玉見他改變態度，芳心大喜，當下再在附近射獵了一會，便回去了。

一回到王府，余顧南立即回房更衣，他恐耶律玉再來糾纏，匆匆吃了午飯便去囚室。許文信已等得不耐煩，余顧南忙將經過告訴他，許文信嘆了一口氣，道：「你也太大意了，若不是恰好施了那招『龍躍於淵』，後果實不敢想像！」

余顧南道：「以後自然會小心，而且小弟也無興趣陪他們去打獵！」一頓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又道：「啊，不對！你認識家師，就年紀和資歷來說，都與家師平輩，我實不能自稱小弟！」

許文信笑道：「想不到你只讀過幾本書，也這般迂腐！咱們各交各的。來，如今待許某授你第三招，『飛龍在天』！」他依然先示範三遍，再讓余顧南演習，然後逐個動作指導糾正。這一招比之前兩招難度增加頗多，到日落時，余顧南尚未練熟。

、許文信道：「下次休假日再來吧！」余顧南回去之後，小花送來二十斤燒烤好了的野豬肉，余顧南只留下一點，叫小花拿去給老張，送給囚室內的囚犯享用。

余顧南單人匹馬打死一頭野豬的消息，王府上下全都知了，那些遼國侍衛對他都刮目相看，見面也肯搭訕，余顧南想不到去打獵居然有此好處。

如此過了三日，下午耶律玉先來，喜道：「先生，明天咱們放假！」

「這是甚麼原因？不是說好是五天放一天假的？」

「原來你還不知道，今日父王上朝，皇上加封父王爲越國王，祖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明日先到祖父家慶祝，後天在咱們府內，所以多放一天假！」

余顧南樂得少教一天書，耶律玉忽然壓低聲音：「小余，後天你若見到蕭奉先的兒子蕭達，可得小心！」

余顧南訝道：「我與他無仇無怨，何須提防他！」

耶律玉雙頰忽然泛起紅潮，低聲道：「蕭奉先一直希望我做他的媳婦，難道你不知道？」

余顧南明知故問：「這與我何關？他連未來媳婦的老師也妒忌？你告訴他，請他放十二萬個心就是！」

耶律玉似被人揷了一刀，惱羞成怒，厲聲道：「他有甚麼不放心的？他未婚妻又不會看上一個囚犯！」

余顧南也生氣了。「我既然是囚犯，以後你莫叫我先生！我也不教書了，你索性將我送進囚室吧！」

「你以爲姑奶奶沒這個膽量？」

門外忽然傳來耶律瓊的聲音：「誰是姑奶奶？」門「呀」地一聲打開，進來的，果然是耶律瓊，耶律玉一時下不了台，一陣風般衝了出去，余顧南也頗覺尷尬，轉身過去。

耶律瓊在桌前坐下，語氣平靜地道：「余先生，舍妹常使小性子，你是先生有大量，尚請包涵，若與她一般見識，傳出去有失先生身份！」

這幾句話軟中帶硬，聽在余顧南耳中，如雷轟頂，心中立即想起耶律玉對她的評價，暗罵自己：「我爲何這般笨蛋，無端跟那小妖女嘔氣，差點斷喪了自己的前途！」當下猛吸一口氣，轉身坐在耶律瓊對面，道：「郡主說得是，以後再不會發生這種事了，如今咱們開始吧，今日學爲政篇！」

＊　＊　＊

次日，耶律氏姐妹果然不來上課，余顧南又去囚室時，在外面遇到老張。老張一見到他便道：「你且等等，待小的帶他們去剪花樹，明日有一番熱鬧哩！」余顧南讓過一旁，待老張帶走老王和「猴猻」才進內。

許文信見到他竟訝然問道：「今日怎地不用上課？」

「因爲耶律淳被加封越國王，其父被封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故耶律淳率其子女去道賀，明早則輪到別人來道賀，耶律淳將會設宴款待大臣，明日還是休假日，聽說明日你們也會被放出去慶祝呢！」

許文信臉色大變，雙手落在其肩上，用力搖晃，道：「他們放我出去？可是眞的？」

余顧南十分奇怪，高聲道：「老兄，小弟怎會騙你？」

許文信似乎冷靜了下來，鬆了雙手，倏地長身道：「咱們再來練第三招刀法，你先瞧我使一遍。」他由第一招開始，使至第三招，而第三招則使兩遍，以示余顧南。

余顧南先使了一遍第三招，許文信指點過兩次，即感滿意。於是余顧南即由第一招開始演習一遍，許文信喜道：「好極了，動作已無問題，只須勤加練習和運用，即能完全掌握，這套刀法共有九招，許某賴以成名，你學了三分一套，遇到尋常敵人已可自保！」

余顧南見天色尚早，遂問道：「老兄，刀法之要訣在何處，請你指教。」

「所謂槍如游龍、劍如飛鳳、刀如猛虎。刀法首要乃一個猛字，勇、猛、狠齊全，已得個中三昧。」許文信毫不藏私地傾囊以授。「刀背爲天、刀口爲地、護手爲親、柄中爲君、柄後爲師，以天地爲師，君親師爲助，是謂『天地君親師』，而刀法又以展、抹、鈎、剁、砍、劈這六字訣爲主……與劍法之輕靈快捷多變大相逕庭！」

余顧南將許文信的每一個字都記住。最後又將自創的刀法展示於許文信眼前，許文信笑道：「其志可嘉，但未得其法，用之却敵，徒添危險！」

言畢又在余顧南面前使起刀法來，「你瞧清楚，這幾招是山西『五虎斷魂刀』法……接下來的是少林刀法……江南的柳家『迴風刀法』、東海的『破浪刀法』……」他一口氣使了十多個門派的刀法，並詳述其優缺點，使余顧南對刀法有了較全面的認識。

許文信又道：「刀法招式是死的，人是活的，高手過招既比武又鬥智，缺一均不可！一個人博學方能料敵機先，方能預料對方底下大概要使什麼招式，以達到什麼目的，從而事先有了防備，如此方能取勝！」

余顧南嘆息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誠哉斯言！」

「不敢當，天下間能人甚多，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老弟年紀輕輕，前途無限，幸勿驕傲自滿！」

「小弟衷心受教！」

許文信又道：「你看老張這人如何？」

「狐假虎威，十足的猥瑣小人，不足道也！」

許文信不以爲然地道：「我看未必，此人深藏不露，也許武功不在某之下，他甘願在此當個守牢人，又故意裝出一副奴才相，未知目的何在？」

余顧南大吃一驚，脫口道：「你說他也是個高手？」

許文信頷首道：「許某自信不會看錯，所以你以後必須小心提防，甚至

猴猻和老五也非尋常人等！」余顧南呆了半晌才定下神來，心中實難相信。不過又不敢懷疑許文信的眼光，只覺自己實在還嫩得很！

余顧南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老兄可曾聽過『西天老魔』拓跋齊天的名頭？此魔武功比之『東雁西鴻，南龍北虎』又如何？」

「拓跋齊天武功另闢蹊徑，且內力深厚雄渾，論功力絕不在宇內四大高手之下，只是他練的是邪功，所以西邊第一高手這名銜，便讓給了翦仲台！」

「翦仲台是好人還是歹人？」

許文信不覺失笑起來：「好人歹人，許多時候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評價，很難說得清，不過翦仲台學的卻是正宗的內功心法，所使的招式亦光明正大。」

「比之家師，誰的武功較高？」

許文信含笑道：「四大高手，曾在華山比試過，亦各有所長，很難分出勝負，但若以練功最勤來衡量，也許近來翦仲台已稍勝其他三人半分！」

「未知南龍北虎又是什麼人？」

「北虎乃『白額虎』趙魏漢，南龍乃『南海神龍』信水君，以刀法馳名武林！翦仲台的成名兵器乃一把半月形似的刀！」

余顧南興緻勃勃地問道：「許老兄，你的刀法比之信水君，誰的較高？」

許文信臉色一黯，隨即大笑，道：「大概在伯仲之間；沒有比過，即等於未分高低！」

余顧南由衷地道：「小弟雖未見過信水君的刀法，但相信老兄必不會輸給他！」

許文信一笑置之，忽然對余顧南自創刀法之事甚感興趣。余顧南道：「家師謂本門傳下來的成套劍法掌法不多，每一代弟子均有所創新，所以也希望小弟能有所創造，否則天賦再高，也難望青出於藍！」

許文信道：「你再將你自創的招式，慢慢使一遍給我看！」

余顧南忸怩地道：「小弟無知，致做出此令人失笑的事來，如今你……」

許文信截口道：「如今某想跟你研究一下！」余顧南知道所謂研究，其實是指導，不由大喜，遂厚顏再使一遍，許文信覺得比較似樣的，便詳加指點，使余顧南獲益不淺，直至日落前才棧戀不捨地離開。

次日一早，余顧南又去囚室找許文信，只見鐵柵打開着，老王和猴猻已不知去向，只有許文信一個在等他。余顧南道：「老兄，你不出去走走？」

「昨日未了之事，今日須抓緊時間繼續下去！」

余顧南學武心切，沒有仔細嘴嚼這句話的含意，以及許文信異乎往日的神情，因而立即興緻勃勃地將昨日經他指點過的招式，演習一遍，許文信點頭道：「你學得很勤，可惜這幾招刀法，中間缺少聯繫，未能成套，只好留待你以後自己改進了！」一頓又道：「請將令師的劍法使幾遍。」

余顧南道：「家師的劍法，小弟學不全，後面那些根本不能理解！」

許文信道：「不妨，只須盡力即可！」余顧南依言施展，許文信直至他連施七八遍才令他停手，然後席地而坐，閉目沉思，似在思索劍法中的破綻。

余顧南暗吃一驚，忖道：「不好，若讓他尋出師父劍法中的破綻，他日他與師父爲敵，師父豈不是要……」心念未了，又暗罵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許老兄若是這種人，又怎肯授我刀法？」當下道：「老兄，師門劍法深奧精妙，小弟所習有限，難免錯漏百出……」

許文信揮手止住他說下去，又閉目冥思。余顧南心頭忐忑，過了一會，許文信興奮地道：「行了，你瞧清楚！」

余顧南立即聚精會神觀看，只見許文信使的那一招十分繁複，他要一連使了七八次，余顧南才記了個大概。

「這一招乃融化了你自創的刀法、某的刀法，還有令師的劍法在內！哈哈……此乃許某今生最得意之作，多謝你的啓發！來來，快過來學習，咱們便將此招定名爲『雷霆一擊』！」

余顧南興緻勃勃地隨他習了十來次，許文信才滿意，余顧南限於經驗，無刀在手，一時尚難體會出其奧妙及威力來，但許文信却喜得搔頭抓腮，就像小孩子過新年般高興。

「許老兄，何不多創幾招？」

許文信雙眼一翻，道：「你說什麼？創造一招威力奇大的招式，你以爲跟吃飯那般簡單，心情高興就可以多吃一碗？幾許人花一生心血，都創不出一招半式來！許某能悟出這招『雷霆一擊』，於願已足！來，咱們走吧！」

余顧南微微一怔，問道：「去那裡？」

「今夜有宴會，許某須先做幾件事，一是剃掉鬍子，二是洗澡，三是換新衣！」許文信拉着余顧南出囚室，向老張借了把剃刀，就蹲在地「沙沙」地刮剃起來。俄頃，地上堆滿了鬚毛，許文信用清水洗了個臉，轉頭問道：「小余，某剃得乾淨否？」

余顧南目光一及，忽然怔住了。

許文信道：「你認不得我？」

許文信刮掉鬍子，看來年輕了好幾年，而且出奇地俊朗，十足是位英氣勃勃的美男子，余顧南嘆息道：「小弟眞的認不出來，原來老囚剃掉鬍子是這般好看的！」

許文信微微一哂，抓起水桶去洗澡了，老張喊道：「澡堂那裡有新衣服，你換了衣服才回來。」余顧南今日練武出了一身汗，心想也得回去洗個澡，忽然老張低聲道：「余先生，且慢！」

余顧南不耐煩地回頭問道：「什麼事？」

「你知道許文信爲何會來這裡麼？」

余顧南反詰：「難道你知道？」

「他一定是爲了女人！」老張走前一步，神秘兮兮地道：「你得小心他，此人神秘莫測，而且有一身武功，却假裝不懂，必有所圖！小的恐你受連累，所以特地提醒你，要小心哇！」

余顧南心生反感，冷笑一聲：「你自己如何？你何當不是也有一身武功，爲何如此委屈自己？到底有何圖謀？」

老張臉色一變，苦澀地一笑，道：「余先生不相信小的，也就罷了，就算小的跟你開玩笑！阻延你回去，小的心中不安……」余顧南不等他把話說完便扭頭走了。他回到西廂，立即着小花去打水洗澡，自己則在廳內練習雷霆一擊。

未幾小花回來，道：「先生，總管着你在戌牌之前便須到廳外的庭院，參加慶祝會，還希望你……言詞舉止要注意，以免自討苦吃！」

余顧南輕哼一聲，忽然回頭問道：「小花，今晚宴會有沒有你的份兒？」小花放下澡盆，點點頭出去了。

余顧南仔細地洗了個澡，換了一套乾淨的衣袴，走出寢室。

小花又道：「適才小郡主派人來通知，請你進廳赴宴，說你是王府的西席，不能與下人在一起！」

余顧南輕哼一聲，道：「領情了！」誰知耶律玉居然派了白珠來接引他。「若要余某在廳內吃喝，我寧願不去了！」

白珠「哎」了一聲：「余先生，你這不是故意跟咱們做下人的過不去麼？何況這是王妃的意思！人家也是瞧得起你，才請你在廳內進宴，你是讀過書的人，又來自禮義之邦，怎地還會將人家的好意當作歹意？」

小花亦道：「先生，王妃確實是一片好意，而且庭院裡的人都是些下人，平日已經十分粗魯，喝了酒之後，更不知道會說些什麼話，因此而斷喪了自己的前程，豈不寃枉？」說着又轉頭向他打眼色。

余顧南心中另有顧忌，道：「喝他幾杯酒，說不定又要我跪下來拜謝，余某誓死不從！」

白珠忙道：「余先生請放心，王爺對你也很器重，不會再迫你，再說你不下跪，他自己也下不了台，又焉會冒險迫你？」

余顧南想了一下才道：「我且相信你，如此請白珠姐姐帶路！」當下白珠引他離開西廂，一路上但見府內的人都換上新淨的衣裳，人人臉上都充滿喜悅之色。

迎面走來帳房先生，將一錠銀子交給白珠，請白珠給余顧南道：「先生，這是你的賞錢，人人有份的！」

余顧南略一猶疑，收了那錠銀子，也不道謝。未幾至大廳，白珠引余顧南坐在靠角落的一個座位上，她自己則退了出去。

余顧南見廳內只有寥寥三兩個賓客，不見耶律淳父子，料宴會時間尚早。過了頓飯工夫，才有賓客至，門邊的樂師，立即「的的答答」地吹奏起來。

再過兩盞茶工夫，廳內的人漸多，有許多看來甚是面善，料上次宴會亦有出席。戌牌未屆，廳內所有的座位，已全坐滿，這時候外面才响起鞭炮聲。

余顧南轉頭望出去，見庭院已坐了不少下人，但却找不到許文信。忽然耳際响起一個宏亮的聲音：「越國王偕王妃、王子和郡主駕到！」

刹那間，大廳內人聲杳然，只有悠揚的胡琴聲，但見耶律淳夫婦、耶律玉姐妹和耶律喜自內堂過道步出大廳，廳內賀客全都長身而起，阿諛之詞不絕於耳。

耶律淳道：「多謝諸位卿家，請坐！」衆人坐下之後，耶律喜又吩咐下人送酒上來。有了酒，氣氛才漸告活躍。

酒過三巡，耶律玉問道：「王兄，你今日準備了什麼餘興項目？」

耶律喜雙掌連擊三記，後堂湧出一羣妙齡歌伎，在廳中甬道上載歌載舞，耶律淳樂得呵呵大笑。余顧南忽然發覺蕭德氏笑得有點勉强，目光不時投向廳外。

余顧南心中暗暗奇怪，忍不住轉頭望出去，可惜由於他離大門和花窗較遠，外面的情況看不清楚，不知王妃蕭德氏何故望廳外。

歌舞告一段落，又有四名彪形大漢出來表演摔跤，蕭德氏忽然轉頭輕聲對丈夫說了兩句話，耶律淳微微點頭，蕭德氏便長身離座，後面的侍女即上前攙扶，走進過道。

耶律玉在丹墀上不斷向余顧南送秋波，余顧南只當作沒看見，雙眼瞪着那四名大漢，心中却恨不得宴會早點結束。忽然想起老張的話來，暗道：「許文信眞的是爲了女人而來的？是爲了什麼女人？還有，他分明是名高手，爲何不曾聽聞過其名？」

他胡思亂想，心不在焉，總覺得許文信十分神秘，忽然心頭一動，忖道：「許文信剛才剃掉鬍子，又去洗澡更衣，難道他眞的是爲了女人才肯留在王府監獄內，而這個女人也在王府？咦，今天他跟我說話，語氣有點不對，似乎以後不能再見，莫非……」

心念未了，忽然過道那裡衝出一條漢子，臉上蒙着布，一躍而上丹墀，旁邊那幾個侍衛只留意摔跤，料不到有人敢如此不敬！（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老者撐着小船送了趙長生過河，知悉趙長生要上「吊人山莊」捉拿丁仲仁後，對他提出告誡，叮囑趙需提防「西江夜鼠」尹小紅以及莊內羣鼠；並教了趙一套馭鼠救命步法。趙闖入莊內，却被一女子發覺，並扮鼠叫把他引入陷阱，女子見趙長生長得不錯，沒有吊死他，却要求趙爲她解悶。女子推開洞門，却把趙長生嚇得目瞪口呆……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飛・圖

英雄無奈

施旋風步爲脫險　侍候老人圖解毒

直到女子把趙長生擲在一張舖着厚厚軟軟的大床上，他才清醒一半！

趙長生實在不敢相信，「吊人山莊」地洞中還會有這麼華麗的地方，只見……

壁上掛着湘繡仕女圖，圓圓的玉石桌上油燈還是金子的亮光光，有一隻鑲銅邊大木箱靠放在牆角一邊，附近還有個壁櫃，上面放的是古董瓷器，一張大床不算大，睡上兩人也不擠，床上的緞被三大床，有個枕頭五尺長，上面還繡着一對野鴛鴦！

趙長生被拋在大床上，不由自主的翻個身，那女子立刻自桌上取過燈，對準趙長生的臉細端詳，就好像她在爲趙長生看痲衣相。

她還伸出一手托起趙長生的下巴，看個仔細……

她還評頭論足的道：「乍看好像個大煙桿，也像是個癆病鬼，再看又像三天沒有吃飽，唔！你這一對眸子……還有這張薄薄的唇，直不楞的兩耳朵，嗯，青虛虛的粗鬍子，倒也有另一番男兒氣概，這就是男性美。」

趙長生無奈何的不開口。

他還能說甚麼？他如今正是那句令許多人無奈的話：「人爲刀俎，我爲魚肉。」

女子又把燈光照在趙長生的下巴上，笑道：「倒也經得起瞧的了，你是越看越中看，我也越看越喜歡，幸虧沒有把你吊在前廳的大樑下餵老鼠，那多可惜呀！」

趙長生聽的不是滋味，低聲的道：「姑娘，妳打算對在下怎樣？」

那女子吃吃笑，道：「吃了你！」

「妳要把在下吃掉？」

「我就要開始了……」

「生吃活剝，妳也像老鼠一樣撕吃在下？」

「你猜對了，唔……倒還未曾問你，叫甚麼名呀？」

她眞的動手了，只不過她伸手在趙長生的臉上搔着他那漸冒出頭的鬍子……

鬍子越短越刺人，有許多女人喜歡把嫩臉貼着男人的鬍子蹭，過癮嘛。

這女子沒用嫩臉蹭，她用掌心磨蹭着。

趙長生不閃躲，因爲他正在動腦筋。

他動腦筋是想逃出此地，因爲他想着明天就是年三十，他不能誤了結婚日子。

趙長生此時退而求其次了，就算找不到丁仲仁，也想着先結了婚再來抓，只要丁仲仁在「吊人山莊」上，他就有辦法把丁仲仁捉回去。

趙長生到了這時候不得不如此打算，只可惜他的打算又太遲了。

這世上有許事情都應該退而求其次，如果都能退而求其次，江湖就會平靜不少，只不過江湖上的楞頭青人物太多了。

趙長生就發覺自己楞頭青，爲甚麼不先結了婚再來追拿丁仲仁？他甚至以爲自己不該千方百計的過黃河！

但當他想到丁仲仁殺了幾個撐船人的時候，他立刻又不後悔了。

趙長生面對着巧笑又得意的女子，道：「妳應該懂得禮貌的，是嗎？」

那女子的手仍然在趙長生的鬍子上磨蹭着，道：「甚麼樣的禮貌呀？」

趙長生道：「想知道別人姓名，就先自我介紹，妳還不會說出你的名字。」

吃吃一聲浪笑，那女子道：「我要辦正經事了，還不知道彼此互通姓名……」

趙長生道：「只有嫖妓是不會彼此互通姓名的。」

那女子又是一笑，道：「你不是嫖客，我也不是妓女，所以我們應該知道對方的名字。」

她把俏嘴湊近趙長生的耳邊，低聲的道：「我叫夏荷，你呢？」

「趙長生。」

「趙　長　生……　趙……　長……生……」

趙長生道：「妳聽過我的名字？」

夏荷立刻直起身子，帶着幾分吃驚的道：「也是剛聽到的。」

趙長生道：「那個提我名字的人一定叫丁仲仁？」

夏荷道：「不錯，丁仲仁就在我們這裡。」

趙長生道：「我就是捉拿此人才來的。」

夏荷道：「你怎麼知道丁二爺在我們這裡？」

趙長生當然不會說出是河上老人告訴他的，因爲他不想給老人添痲煩，別人幫了忙，反倒給別人增加痲煩，那是他不願意做的。

他淡淡的道：「這附近沒有別處可去。」

夏荷道：「你只不過是個小小保鏢而已？」

趙長生道：「不錯，我只是個小小保鏢，但却也受了官家之託，師父之命，我非抓他不可，更何況姓丁的心狠手辣，過了河反把幾個撐船的殺死，我饒不了他！」

夏荷道：「如果你不苦苦窮追不捨，丁二爺是不會下手殺人的。」

趙長生怔了，夏荷的話令他無話可說，這就是「狗急跳墻，鼠急咬人」，丁仲仁就是這樣。

夏荷見趙長生不開口，雙目盡是凶芒，便冷笑道：「如今丁二爺成了莊主的入幕之賓了，趙長生，爲你自己的命打算吧！」

趙長生道：「妳要把我交給妳們的莊主？」

夏荷一笑，道：「那將由你決定了。」

「怎麼說？」

「且看你的表現如何？」

「我不懂！」

「你就會懂的，趙長生，你馬上就知道了。」

她已將趙長生雙足拉向床的一邊，足上的繩子拴在床下橫樑上，又把趙長生的雙手用繩子拴在床頭邊橫樑，她開始行動了。

夏荷把燈放在桌子上，攏一攏頭上的長髮，便開始在床邊的銅火盆上加了許多炭火。

地洞中相當暖和，外面雖然大雪蓋地，西北風吹得嗚嗚响，但地洞下面一片暖洋洋，如今夏荷又把火盆加上炭火燃燒起來，更是熱烘烘的好不舒服。

趙長生自從進得洞來就覺得暖和多了。

炭火升起，夏荷解衣，她那面上笑嘻嘻，就好像她是趙長生的新娘子。

趙長生的眼睛睜大了，他期期艾艾的道：「夏姑娘，妳要幹甚麼？」

夏荷吃吃笑道：「男女在一起還會幹別的，不就是男女之間的那回事。」

趙長生道：「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妳……」

夏荷吃吃連聲笑，道：「那是在大街上，關上門便皇后也一樣，除非不是人。」

趙長生道：「我被妳綁成這樣，又怎能……」

夏荷已在脫褲子了，她坐在床邊上脫褲子，那兩條大腿眞是白，就好像兩根大象牙。

她側身面對趙長生，道：「不用你操勞，你只等着舒服就行了。」

趙長生道：「如此綑綁，在下實在難以有所表現，到頭來妳一定很失望。」

「我失望，你便死定了。」

「我不想死，所以你至少得把我的雙臂鬆一鬆。」

夏荷冷冷道：「少打歪主意。」

趙長生道：「妳可以不必解開我手腕上的繩子，但只要把繩子放長一點，至少能叫我摟住妳吧。」

夏荷道：「把我摟死？」

趙長生道：「天下從不曾有男人把女人摟死的傳說，就好像一百多斤重的大男人壓在一個三四十斤重的小女人身上一樣，永遠壓不死的，妳聽過有女人被男人壓死的嗎？」

夏荷道：「倒是實情。」

趙長生又道：「有許多女人就喜歡被男人摟得喘不過氣才過癮，更多的女人喜歡男人壓得死去活來還叫舒服，如果妳不信，一試便知！」

夏荷笑笑，道：「你這話可能是眞的。」

她頓了一下，又道：「丁大爺那麼高大，壓在莊主身上，我們莊主還吃吃笑，莊主的身子就比我小一號，可是……」

趙長生道：「女人天生不怕壓，女人天生也不怕男人用力抱，妳馬上就知道！」

夏荷去扯開趙長生的褲子，引得趙長生大叫，道：「妳幹甚麼？」

他眞想拉張棉被蓋上身，只可惜他不能動。

夏荷動了，她還吃吃笑道：「我就暫且替你稍稍放鬆一尺長，你可別動歪腦筋。」

趙長生心中大罵，聞言，便立刻道：「歪腦筋被妳用盡了，我無奈何！」

果然，夏荷把床頭燈拴的繩子鬆一尺，這樣足夠趙長生的雙臂套過她的頭了。

趙長生上身的衣袍也解開了，好軟的一張緞被蓋上他的身，也把夏荷蓋在被子裡。

眞夠味，夏荷瞇起眼睛來，雙手在被子裡用力抓，就好像混水摸魚。

趙長生用力把綁着的雙手套在夏荷的頭上，差幾寸不能套上夏荷的脖子。

趙長生暗中運內功，功力貫在右手食中二指上，他把夏荷的頭摟到自己的下巴上，低聲問道：「沒摟痛妳吧，夏姑娘。」

「唔……嗯……」

夏荷正在被子裡面變得溫馴，對於趙長生的話根本未聽進去，只是「嗯」了一聲。

趙長生感到憤怒，他可不管那麼多，右手食中二指猛一戳，正戳在夏荷腦後玉枕穴上面。

「啊」一聲煞風景，因爲正在行動的夏姑娘不動了。

宮和順的五個徒弟當中，只有趙長生習過點穴功，可也從來未用過，想不到他在此時用上了。

夏荷被點穴昏死在趙長生的身上，趙長生挺着肚子猛一頂，便把夏荷連同緞被頂滾到床裡面。

趙長生立刻掙扎着雙手的繩子，他的雙腕幾乎變成紫色了，因爲他越撐，繩子也越緊。

他的刀本來反插在背後的，這時早被夏荷抛在一邊了，趙長生側頭看着刀，他好像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他只差兩寸就可以把手腕接近自己的嘴邊，但就是那繩子綁得十分技巧。

趙長生忍住痛，也只能把繩子再接近嘴邊一寸。

就在他無計可施的時候，他發覺夏荷的頭上有隻亮銀簪，趙長生用力把雙手移向夏荷，他心中自責，爲何把她頂得那麼遠！

所幸大床不大，他終於用兩根指頭把那銀簪挾在手指中間。

那是一根三寸長的銀簪，一端還鑲着寶石，趙長生把簪子尾端小心的送入口中咬住，他用力的咬緊，就好像釘在口中一樣。

他把雙腕送上去，一點點的挑弄着腕上的繩索，他從外往內挑，把繩索先放鬆，然後把繩頭自圈套中挑出來，那眞是費了他九牛二虎力氣，等到他把第一道繩圈挑開來，他已滿頭大汗了。

趙長生眞怕這時候會來人，那將對他十分不利，因爲他還有兩個圓圈的繩索要弄開。

他看看身旁的夏荷，因爲他明白自己的點穴手法並不十分地道，如想熟練點穴功，那得十年以上的苦練！

趙長生只練了五年，還早呢。

只不過他很幸運，倒楣的人一旦轉機，便自覺很幸運。

趙長生終於解開了雙腕上的繩子，便立刻彎腰而起，解去雙腳上的繩子，他笑了。

趙長生彎腰拾起自己的刀，又伸手把被子替夏荷蓋好，這才匆忙的走出石室。

他又燃起了抓丁仲仁的念頭。

當然，他也勾起了明日新郎的希望。

趙長生的精神可大了。

就要當新郎的人精神當然大，趙長生執着鋼刀站在通道中央兩邊看，他認準了來時的方向，便順着通道往另一方向走去。

趙長生這一回走的十分小心，他不能再落入機關，他現在才明白這些地洞中有機關。

趙長生走了五七丈遠，忽然遠處傳來腳步聲，那是人走路的聲音，趙長生看看附近沒有地方躲，立刻又奔回夏荷的石室中，躲在桌子背面。

趙長生也看向大床上，夏荷還在昏睡着。

這時候趙長生才知道自己的點穴手法也不賴！

然而趙長生却不明白，他下手是多麼重，處在那種情況下，他只有盡力施爲，難免重了些。

江湖上如果是點穴能手，出手不但準確，而且輕重也有分寸，捏拿得隨心所欲。

但趙長生還達不到這種修爲境界。

趙長生剛學會點穴，夏荷就睡得口流清水。

一個人的玉枕穴被點中，流口水是自然現象，誰若不相信，不妨試一試。

此刻，腳步聲響着響着到了石室門口，邊聽得一個女人聲音：「咦！」

腳步聲進來了。

趙長生也看見那女人的一雙腳，那褲子也是水綠色。

「夏姑娘怎麼把門打開着，眞好睡，吃午飯了還不見起來，莫非是逗那羣鼠逗累了不成？」

有一股香味從桌面上飄進趙長生的鼻子裡，趙長生立刻覺得餓了。

他一天未吃東西了。

但更令趙長生驚訝的，乃是這女人的話，難道外面已經正午時分了？

自己剛進地道不久，算時辰只不過一個多時辰，頂多不會超過兩個時辰，怎會是午時了？

其實趙長生那裡會知道，「吊人山莊」上的人，早就把時辰弄顚倒了。「吊人山莊」黑天就是大白日，半夜才是正午時。

老鼠只有在夜間活動，「西江夜鼠」尹小紅白天是不會露面的。

* * *

那女人把一夜吃的分放在桌面上，她還走近大床前喊夏荷：「夏姑娘，起來吃飯了，等一會田姑娘，王姑娘，白姑娘要同你一起去見莊主了。」

床上的夏荷沒有動，那女人伸手推一把，又道：「快起來吃飯了，眞好睡。」

那女人只推了大床上的夏荷一下便回頭往室外走，邊自吃吃笑道：「小妮子大概想男人想歪了，還把褲子也脫掉，室門開着也沒男人，莊主的客人怎會來？嘻……」那女人走了，由腳步聲趙長生就聽出來了，那是繞向左面彎道去了。

趙長生站起來了。

他看着桌上放的一份食物——兩個餡餅一碗粥，青菜豆腐兩個蛋，眞簡單。

趙長生就覺得不夠吃，因爲他一頓能吃兩斤大餅三碗牛肉湯，這些全由他一人吃，也只是個半飽。

趙長生不能坐下來細嚼慢嚥，伸手就是兩個蛋，囫圇着一下子送進嘴巴裡，端起碗一口就是大半碗小米粥，餡餅小菜一齊吃，合起來也只有兩大口。

也只是眨眼之間的功夫，桌上的東西統統下了肚。

他對床上的夏荷看了看，心中還有點抱歉。

他得馬上去找丁仲仁，因爲那女人說外面已經午時了，當然也是年三十，是他大喜的日子，他必須盡快去找丁仲仁。

趙長生又奔出石室外，這一回他的精神更大了，吃飽了當然精神大。

他繞向左面，因爲左面是剛才那女人的去路，只要是去路，便一定有出口。

趙長生的打算是先弄清出口，有個以防萬一的退路。

趙長生只走了二十丈便發覺前面竟然有三條地道，狡兔三窟，鼠比兔還狡，當然有更多的窟了。

他站在三條通道上仔細琢磨，不知要走那一條才是他應該走的路。

有人說：「三條大路走中間，準沒錯。」

但趙長生此刻不作此想，因爲這兒是鼠窟，三條通路走中央，一定會上當。

他明白，在這時候上當一定沒命，趙長生當時就猶豫不前的停下來了！

只不過趙長生也覺得奇怪，爲甚麼「吊人山莊」上的男人都在莊外面，莊子裡面確實未見過一個大男人。

「吊人山莊」的男人確實不準隨便進入莊內，那是尹小紅的規定，也因爲「吊人山莊」的外圍地道與內部地道不相連接，男人想進山莊，必須從上面走進來，經過查問方才可以進入內道見莊主。

這也有個主要原因，那便是「吊人山莊」上養了幾千隻大小老鼠，若是男人進進出出，一定會嚇着老鼠。

「吊人山莊」的鼠命比人命還值錢。

最少在尹小紅眼中，鼠命可貴。

趙長生當然也想不通這一層，他想不通的事多着呢，因爲他看着牆壁上的油燈一盞盞都是金子罩底，便燈座也是金子的。

尹小紅如此派場，倒令趙長生想不通，當然，這些金子一定不是尹小紅以正當手段得來的，這一點，趙長生却十分肯定。

趙長生不走了，他反正已經吃個半飽不餓了。

他發現附近頂上有個缺口，那地方正好藏個人，更何況那地方是死角，牆上的燈光照不到。

趙長生輕輕將身彈起，便立刻擠進那個缺口裡。

眞舒服，斜着身子躺進去，還可以閉目養神。

趙長生早就累了，他閉上眼就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趙長生被一陣足音驚醒過來了。

他也立刻聽到一聲尖尖的女子聲音：「夏荷這丫頭到現在還不見人影，田梅，妳去把唐洪，郭武二人找進來，年三十總得照例分些油水給大伙！」

只見一個身着粉紅棉襖的姑娘應着道：「是，莊主，我馬上把兩位總管召來見妳！」

趙長生瞪着眼睛不吭聲。

趙長生是個相當有頭腦的人，宮和順心目中的趙長生不但能吃苦耐勞，更是個肯用頭腦的人。

宮和順不以相貌取人，如果宮和順的五個徒弟站在一起比長相，趙長生必然倒數第一。

宮和順不以貌取人，所以他把女兒宮小芳許給趙長生。

有其父必有其女，宮小芳也欣賞趙長生的幹勁。

能嫁給肯吃苦的男人，這個女人一輩子也不會餓肚子。

只有糊塗女人才會找個小白臉倒貼。

江湖上還眞有不少這種女人。

「西江夜鼠」尹小紅不會倒貼男人，尹小紅是個現實的女子，因爲當丁仲仁拚命似的奔到她的山莊上，丁仲

仁又告訴她，丁百仁已經被殺的消息之後，尹小紅並未有太大的傷心，雖然她與丁百仁在江湖上是一雙火辣辣的姘頭戀人，但尹小紅說的對：「人已經死了，傷心何用，留下的乃是我們活着的人能爲死者討回些甚麼。」

丁仲仁不能指望着尹小紅能爲他替兄長報仇，他只要能有個落脚之處，然後再設法爲大哥丁百仁報仇。

尹小紅當然會留下丁仲仁，兩個人一拍即合，而且又是合作的十分愉快。

此刻，地道那面傳來紛亂的足音，顯然不只一個人。

趙長生仍然躲在暗處不下來，他知道那個叫田梅的姑娘去找人回來了。

果然，從右面的一條通道中匆匆的走來三個人——一女兩男。

那女的走着，還指手劃脚的道：「莊外面還平靜嗎？」

有個壯漢忙應道：「西北風刮得嗚嗚響，一個人影也沒有，靜得很。」

另一高個子接道：「誰敢亂闖我們『吊人山莊』？活膩了不是？」

田梅道：「快過年了，小心無差錯，別分了花紅忘了戒備，盡在地洞中賭翻了天。」

三個人從趙長生的附近走過去，趙長生連個大氣也不敢喘。

此時這三人匆匆的往左面通道走去，趙長生大感慶幸，因爲他剛才未走向中間那條路。

不旋踵間，左面通道上傳來談話的聲音，約莫不會有十丈遠。

趙長生細心的正在琢磨，忽聞得女子尖聲道：「去轉告大伙兒，今年雖然斷了一條好財路，我還是照例加發每人十兩銀子，每人連同花紅，一共是一百一十兩，足夠他們折騰的了。」

「謝謝莊主。」

又聞得另一人，道：「莊主，是那條財路斷了？」

尖聲傳來，道：「汴梁城老鳳祥金子店，你們沒看到丁二爺現了原形回到咱們這兒來了！」

一頓之後，那尖聲又傳來，道：「斷是斷了，可是送來一件天大的好消息，如果這件事再辦成，我每人送妳們一千兩銀子。」

一個粗重的男聲傳來，道：「莊主，妳請盡快的吩咐，兄弟們卯上也要把事辦成。」

尖聲傳來，道：「過了年再說，快回到莊前面，且記休叫人闖進莊裡來。」

「莊主放一百二十個心，誰敢闖進吊人山莊，爺們剝他的皮活生生的餵老鼠。」

於是，又匆匆的傳來脚步聲，趙長生仔細看過去，一高一壯兩個漢子，二人手上各擔着個布袋子，從布袋子的形狀看，趙長生以爲這兒的男人至少也有四五十個人之多，也許五六十人吧。

兩個漢子後面跟着那個叫田梅的姑娘，田梅邊走邊對二人道：「丁二爺說有個保鏢的在追他，我們雖然不怕，可是要過年了，不想觸霉頭，如果那個保鏢的找到這裡來，你們就下手收拾他。」

高個子回頭點着頭，道：「這還用四姑娘吩咐，各路陷阱早備好了，那人敢來我們捉活的。」

三個人一路說着往右面通道中轉去了。

趙長生又等了一陣，確定不會再來人，便躍身落在通道上，他先向後看，然後往左邊走——走的很小心，一點聲音也沒有。

趙長生也明白，鼠耳最靈，鼠的嗅覺更靈，他不能稍存大意。

他早已從聲音中判斷出聲音來自十丈左右，也許十丈多一點。

趙長生一共走了二十大步，果然附近傳來嘻嘻哈哈聲音，那聲音趙長生一聽就知道不對勁。

他把耳朵貼在石壁上仔細聽，他也不由得吃一驚，因爲有個聲音正是丁仲仁的。

「老鳳祥眞是一塊肥肉，這幾年我用偸天換日手法弄走了不少眞金，我知道，我大哥的家當大部份放存在妳這兒，我說小紅，至少也有個千二八百兩的了。」

「你是弄了不少金子，只不過那件寶物未到手，還需要你多加指點了。」

「我知道老鳳祥第一道地窖位置，再往內便不清楚了，何況我也沒有妳們那種鑽窟窿打洞的本事。」

趙長生全身一哆嗦，他自忖：「這女人在打那件金絲甲的主意了。」

忽聞得女子一聲巧笑，道：「乾了這一杯，我們不是應該親親了？」

「乾。」

趙長生聞得酒杯碰撞聲，緊接着又傳來一聲女人笑：「哈！喜歡甚麼就挾給你。」

「唔……妳這裡雖是暗無天日，可比外面妙多了，哈……」

「只要你高興，我們長久在一起。」

於是，傳來的是杯筷聲與嘻笑聲，想是丁仲仁與尹小紅二人正吃得痛快。

稍停，尹小紅的聲音傳來，道：「丁老二，你大哥的毛病我知道，太行山區他還有幾個女人侍候着。」

丁仲仁笑聲傳來，道：「我大哥最喜歡妳一人。」

尹小紅道：「你怎麼知道？」

丁仲仁道：「我大哥大部份寶物都交在妳手上。」

於是，傳來尹小紅一聲尖笑。

笑聲很短，卻又聞得尹小紅冷沉的道：「可惡……」

丁仲仁道：「是的，可惡，我不會罷手的。」

尹小紅的聲音更冷酷，道：「這個仇你丁老二打算怎麼去找回來？」

丁仲仁的聲音似梟鳴，是：「我不會叫他們過太平日子的，小紅，我會善罷甘休嗎？我會是省油燈？嘿……」

不旋踵間，又傳來一陣打情駡俏聲。

趙長生心中已燃起無名火，他急得在墻上亂摸，他明白，如果此刻他偸襲，他一定可以抓住丁仲仁。

他要抓的人就在附近，只可惜他無從下手。

此刻，他也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受，他已經急得在墻上敲敲打打了。

趙長生在牆這面急得直跳脚，就是找不到如何進入墻裡面的機關——老鼠洞內機關也重重。

* * *

再是急，趙長生心中也明白一件事情，那便是丁仲仁既然是丁百仁兄弟，武功一定不可忽視。

宮和順也談過，忽視敵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趙長生的刀握得緊，只要照上面，他立刻出刀先砍丁仲仁的雙腿。

只要制住丁仲仁，餘下的尹小紅只不過是個女人。

他以爲女人最好對付，卻不料他的估計全錯了，尹小紅乃「吊人山莊」莊主，她比丁仲仁還難纏。

忽又聞丁仲仁粗聲道：「小紅，妳眞的有把握弄到那件寶物？我實在不敢相信。」

尹小紅道：「只要寶物存放在老鳳祥的地室中，我就有把握拿到手，而你……哼……」

丁仲仁忙接道：「我在老鳳祥卧底七八年，只幹上個二把式，可也盜換了幾千兩金飾，差强人意了。」

趙長生這是第二次聞得二人提起老鳳祥之事，但他却忙着找機關，現在……

現在他站在壁燈下面托着腮在思忖，眞奇怪，爲甚麼找不到機關？

他抬頭看看那盞燈，不由得伸手拉拉燈下的緫子，突聞得一聲「叮噹」響傳來，緊接着，尹小紅的聲音傳來，道：「有甚麼事嗎？」

這是問下面人的口氣，趙長生立刻明白這燈緫乃是與裡面連絡的機關。

趙長生硬起頭皮，道：「有急事報告。」

「甚麼急事？」

「有人闖進來了。」

於是，傳來一陣穿衣聲音，趙長生也急了，如果等他們穿妥衣服再開門，那可得有一場拚。

他覺得大好的機會不能錯過，立刻又叫道：「莊主請快開門。」

只這一句話，裡面的尹小紅已叱道：「大膽狂徒，竟然闖到老娘門口來了。」

趙長生吃一驚，他不知道自己剛才一句話說漏了嘴，只因爲他這兒不叫開門，向尹小紅報告的人均要稱地府。

老鼠住的地方是不會有門可開的。

「你是誰？」

趙長生道：「出來妳就知道了。」

「你果然不是我吊人山莊的人，可惡。」

丁仲仁的聲音傳來，道：「莫非是那個瘦不拉脊的宮和順大徒弟追到這兒來了，這臭小子！」

趙長生立刻接道：「丁仲仁，你乖乖的跟我回汴梁，我不想在這兒殺人。」

「媽的，果然是那臭小子，小紅，妳躺着，丁二爺出去打發他，火星老爺不放火，他小子不知道神靈。」

突聞得尹小紅吃吃笑道：「先叫他忙忽忙忽，我再出去收拾他，小子不識相，攪和老娘的興頭。」

便在她的話聲裡，暗影中忽然一片黑呼呼的小東西向趙長生奔過來。

趙長生站在燈下看得清，幾十隻大老鼠隻隻都有一尺那麼長，吱吱啾啾的往他身邊撲過來。

暗中也有吱吱叫聲，那當然是尹小紅在暗室中發出來的馭鼠聲音。

大老鼠聽得尹小紅的尖聲，一隻隻就好像發了瘋。

發瘋的老鼠是不要命的，發瘋的任何東西都嚇人，趙長生的刀出手了。

只不過他在劈砍一陣之後，兩條腿已被老鼠咬了七八口，他的褲管也被咬破了。

趙長生不得不往後退走。

他退得快，但那些經過調教的大老鼠也不慢，趙長生就是弄不明白，這些地洞中一無所有，怎麼會突然冒出這麼多的大老鼠，而且隻隻都比地面上的老鼠大。

趙長生手忙脚亂的往後退，這時候他再也沒有機會去抓丁仲仁了。

他退往右面的那條通道，因爲他早已看清吊人山莊的兩位總管是由那條通道退出去的。

趙長生奔到地道盡頭了，他有些發急，因爲如果那兒找不到出口，他就得同追上來的老鼠大戰一場。

他也知道自己沒有時間找出路，大老鼠就在他後面，而且有些還是跳着追。

就在一盞壁燈下，趙長生順手拉動燈下垂的那根燈緫子，立刻聞得附近嘩啦一聲響，洞左面露出個尺半寬的小圓洞。

趙長生心中暗自一喜，立刻從小洞中奔出去，回頭看，只見那圓洞又消失不見了。

大老鼠一隻也未追出來，趙長生這才發覺自己站在一片灰暗的大廳上。

大廳上的傢俱仍然東倒西歪的放

置着，就好像這兒多年已無人住過一樣。

再看看院子裡，也是雜草處處，大雪掩不住那種荒涼與淒寂。

其實他不知道，只有這種環境，才是馭鼠的好地方，尹小紅就專門製造出這樣的環境養老鼠。

趙長生正自發楞中，忽聞風聲傳來。

大廳上不該有風聲，他立刻半旋身退出一丈遠，只見一隻粉臂向他的面皮上抓來。

尹小紅出手如電，趙長生躲的也不慢，二人只一錯身過，趙長生已撤出一片刀芒，不料尹小紅未再撲。

尹小紅吃吃冷笑，道：「你就是宮和順的徒弟？」

「我叫趙長生。」

「我看你叫趙短命，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你改名吧！」

她的話聲猶在，「咻」的一聲已到了趙長生的右面，只見她雙手交互拍擊，二十一掌幾乎同時出現，好一片掌影罩過去。

趙長生斜劈七刀都落空，左足旋踢快如風，却不料尹小紅的小而又嬌的身子似無骨，彎彎曲曲的閃過趙長生的大腿，已在趙長生的大腿上咬了一口。

尹小紅的動作快似鼠。

趙長生以爲比鼠還快十分。

隔着褲子被咬一口，趙長生頓覺大腿有些痳痛。

單只是痛還沒關係，如果還帶痳就危險了。

趙長生忽然想起河上老人的話：「鼠牙有毒，入骨三分吶！」

尹小紅擰腰回身似鼠躍，她發出吱吱叫，那身法就如同個發了瘋的花老鼠。

她還嘿嘿冷笑的道：「再咬你三口，你就活不了。」

她出掌，却令敵人不得不出招抵擋她的掌勢，但她却是口中的利齒最令人頭痛。

女人利齒，天下男人受不了，何況尹小紅用利齒咬人，趙長生幾曾遇上這種陣仗。

尹小紅的撲擊是無懈可擊的，趙長生出刀受阻於無形，而尹小紅的另一掌已拍中他的右腕，眼見就要拍落手中利刀，而尹小紅的俏嘴張得幾乎可以塞進一個拳頭，滿口利齒盡露，對準着趙長生的鼻子咬來。

趙長生非躲閃不可。

趙長生已開始閃躲了，只不過他躲了一半不躲了，因爲他要想逃過敵人這一咬之勢，唯有使出河上老人的那一招怪步法。

河上老人曾經對他說過，那是一招逃命步法。

趙長生不信邪，大吼一聲鋼刀斜劈反手切！他閃過右腕的被抓，也躲過面上被咬，他施展的是宮和順的絕學「力劈華山」。

尹小紅「咦」了一聲，只一個旋轉，手上已各持着兩把雙刃利刀。

利刀不長，但刀把上却多了一個叉。

她不等趙長生有所反應，立刻挺進削拿，顯然她要鎖掉趙長生手中鋼刀了。

趙長生又是一刀劈，他劈在敵人的刀身上，立刻覺得有一股力道令他的鋼刀不能動彈。

他抽刀，忽見敵人的另一尖刀指向自己胸前。

趙長生吃憋了，他立刻推動刀把迎上前，不由自主的來一個右腿往左旋身前撲，看上去他好像要摟抱敵人似的，却也躲過敵人那穿胸一刀。

趙長生用的不是宮和順教的步法。

他施展出河上老人的那一招救命步法。

他也及時的脫出那片光焰，倒把尹小紅怔住了。

趙長生也不再抽刀了，他鬆開手拔腿就往外面躍，就在尹小紅的一怔之間，趙長生已越過莊院的墻，沒命的往雪地奔去。

尹小紅吃驚的道：「這小子怎會仇一龍的旋風步？仇一龍不是早就死了嗎？」

就在這時候，忽見三條人影自黑暗中奔過來。

「莊主，甚麼事？」女子的聲音。

另一女子也急問：「莊主，好像一條人影逃出去了。」

「菊兒，蘭兒，把唐總管郭總管叫來。」

兩個女子分別往前後莊奔去。

不旋踵間，一個女子「咦」了一聲，道：「莊主，怎不見夏荷？」

「去看看，她在幹些甚麼。」

那女子也匆匆的走了，尹小紅走到大廳門下長廊上，她還爲趙長生剛才那一招在百思不解。

她應該叫丁仲仁同她一起出現的，但她自信足可以擒下趙長生。

尹小紅以爲，就算是宮和順親來，她也能捉住姓宮的。

但尹小紅却在趙長生的這一招上住手了，她甚至連追趕的勇氣也沒有了。

*　*　*

於是，「吊人山莊」的兩大總管匆匆的奔進來了。

郭武與唐洪二人立刻上前施禮，尹小紅冷冷的道：「敵人摸到我的洞府外了，你們還在賭牌九，要你們幹甚麼用？」

郭武忙道：「弟兄們眞的沒發覺甚麼動靜。」

尹小紅冷視着唐洪，道：「前莊也沒有發現甚麼？」

唐洪吃吃的道：「天快黑的時候有

個楞頭青走到前莊，早被弟兄們趕走了。」

尹小紅怒叱道：「爲甚麼不向我報告？」

唐洪道：「弟兄們以爲過年了，何必驚動莊主清靜，何況那人又逃走了。」

尹小紅道：「逃到我的內洞府了。」

唐洪道：「莊主捉住他了？弟兄們把他剁了餵老鼠。」

尹小紅道：「逃了！」

唐洪急問：「往那裡逃了，我們追！」

尹小紅怒道：「追個屁，你們那點本事我清楚，鑽窟窿打洞是好手，武功還差得遠，回去叫他們多留意，這一回我不追究，過完年我有事要他們做。」

兩個總管一聽，如獲大赦，立刻恭謹的行禮退出。

便在這時候，只見一條人影自地道中奔出來，那黑影邊跑邊大聲叫嚷，道：「不好了，夏荷出事了。」

尹小紅立刻抓住那人問道：「荷兒怎樣了？」

那影子正是「吊人山莊」四金釵老大田梅，她急急的對尹小紅道：「莊主，夏荷躺在床上流口水，也不知中了甚麼邪，推也推不醒，褲子也未穿。」

尹小紅帶着三個姑娘奔進地道中，匆匆的進了夏荷的住處，只一看，便冷沉的道：「被人點了穴道。」

「誰？」田梅急問。

「這人太可惡了。」王蘭與白菊齊聲吼。

尹小紅咬牙咯咯响，道：「就是剛才闖進來的那小子，有一天我一定連他的骨頭咬碎。」

說着，尹小紅一掌拍在夏荷的玉枕穴，立刻又是一陣推拿，但聞夏荷嚶嚀一聲直起身來。

夏荷發覺莊主等圍在床前，想起剛才同趙長生那一幕，她不開口了。

她只臉紅，輕輕的叫了聲：「莊主。」

尹小紅當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不由沉聲道：「妳們也老大不小了，想吃腥是嗎？那得眼睛放亮，別偷腥不到蝕老本。」

尹小紅走了。

她還沒忘記洞府中還有個丁仲仁在候着她前去繼續「辦正事」。

*　*　*

趙長生逃出「吊人山莊」的時候，才發覺他的大腿已經腫得像是一隻大象的後大腿，不但粗而且泛着黑。

他的刀沒有了，走起路來就好像只有一條腿在動，因爲另一腿已無感覺了。

果然是鼠咬一口入骨三分，鼠牙有毒會要人命。

趙長生當然不想死，他還等着回去當新郎呢。

一個就要當新郎倌的人，當然珍惜自己的生命。

趙長生也不能像個鬥敗的公鷄似的回轉汴梁城，那會令師父感到失望。

趙長生從不會令宮和順對他有絲毫的失望，於是，他想到了河上老人。

河上的老人曾對他說過，一旦被鼠咬，快點回到他小船上，老人還會醫治鼠毒。

其實，趙長生此刻幾乎已到絕路，他除了去找河上的老人之外，甚麼地方也去不成。

趙長生看看天，東邊早已泛白，他心中明白，自己如果不是在夏荷的洞室中吃了那些東西，他只怕此刻連奔跑的力氣也沒有了。

他永遠也想不到，尹小紅的武功會那麼的高，一個女人的武功竟然高得如此嚇人，再加上馭鼠本領，江湖上只怕沒人敢走進「吊人山莊」了。

趙長生就覺得，丁仲仁眞的躲進了個安全地方。

*　*　*

趙長生咬緊牙關往前奔，所幸天色雖還陰沉沉，但大雪早已不下了。

遙遙的，前面長河如帶，趙長生已全身打哆嗦，那條被尹小紅咬中的大腿，已經把褲管憋破，紫黑色的皮肉也露出來了。

趙長生眞擔心這條大腿會報廢。

如果河上老人宣佈他的大腿無救，他寧願死。

奔行是吃力的，但趙長生的希望却是放在河上的小船，河上老人說過要等他的。

於是，一大片蘆葦出現了，趙長生發現那條小船果然在岸邊附近停着。

小船上沒有人，但趙長生知道老人家在艙中睡覺。

趙長生幾乎從岸邊的冰上爬上小船的。

「回來了？」

趙長生連回答的力氣也沒有了，他只是哼着。

「吃足苦頭了？」

趙長生爬在船板上大喘氣。

他心中在想：「快救我呀，何必罵人。」

老者仍然睡在小艙中，道：「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眞是半點也不差。」

趙長生拚力的叫了一聲：「救……我……」

老者仍然未動，只是淡淡的道：「跟着宮和順學的兩把刷子，差遠了。」

趙長生如果沒有被咬，他會立刻走路，老者對他師父這種口氣，他是無法忍受的。

他無奈的又道：「救……我……」

老人這才坐直身子，道：「救你，

當然要救你，你活着回來，我自然要救你，這是我老人家說過的話，只不過我有條件。」

趙長生抬頭，他無力的眼神直視着模糊的影子，道：「甚……麼條件？」

老人道：「學了我的本事，爲我去宰兩個人。」

趙長生道：「是惡人？」

老者道：「失信的小人當然算惡人。」

趙長生點頭，道：「我不會出刀……殺好人……」

老者道：「你答應了？」

趙長生又點頭，道：「我……答應……」

老者吃吃笑，道：「還有個附帶條件……」

趙長生道：「快……說……」

老者道：「本事未學成，你不得離開老夫，汴梁城你是不能回去了。」

趙長生一陣遲疑，他想着，天下還有這種規矩，就算吃糧當差，也還有幾天放假吧。

老者見趙長生猶豫，嘆口氣，道：「算了，你太死心眼了，令我失望。」

「我答應。」

趙長生立刻回答，他眞的山窮水盡了。

老者撫掌大笑，道：「你這種人說出的話一定守信用，老夫不必叫你起誓賭咒，老夫這就救你。」

只見他掀起一塊船板，伸手取出一包濕濡濡的東西，有一股臭味衝鼻，聞之令人作嘔。

是泥巴，但裡面滲着綠油油的糊狀物，老者把這些東西放在趙長生面前，他看看趙長生的大腿傷處，便立刻笑道：「小子，你不該出腿去踢，你應該抽腿迴旋，那樣你就搶得主動了。」

老者的話就好像他在現場看到一樣，令趙長生吃驚的道：「老先生高明。」

老者道：「不高明，我若高明也不會遭人暗算了。」

趙長生本想問老者遭何人暗算，只不過他已無力開口，他有些口乾舌燥。

老者把他的傷處洗了一番，立刻把那包臭東西敷蓋上去，有一股沁心砭骨涼意令趙長生一哆嗦。

老者看看天色，道：「你睡吧，醒來吃條活鯉魚。」

* * *

趙長生眞的睡着了。

他也做了個好香好甜的美夢。

趙長生夢見自己當新郎，宮小芳就坐在他的身旁。

二人坐在牙床，銅羅帳下眞情露，那宮小芳含情默默的把張嫩臉貼在他胸前，那麼細聲細氣的道：「師兄。」

趙長生伸手托起宮小芳的俏下巴，道：「師妹。」

宮小芳半閉起雙目，俏嘴半張又閤的道：「師……兄……」

趙長生立刻把嘴巴壓上去。

唔！濕濡濡的，而且還滑溜溜的，只不過……

突聞得一聲怒叱，道：「餓急了是嗎？生魚也吃呀！」

趙長生醒來了，他發覺臉的一邊有條活鯉魚，自己的嘴巴原來吻上魚嘴了。

他苦笑，當然沒說甚麼。

他也覺得舒服多了，大腿上眞輕鬆——消腫了。

便又聞得老者道：「做點事情活動活動，也免得你的腿上肉壞死掉就慘了。」

他叫趙長生殺魚，煮魚，還要端一半侍候他，趙長生當然一切照辦。

趙長生撕吃着半條魚，他的心事可大了。

今天大年三十，和順鏢局一定很熱鬧，因爲整個鏢局的人就等着他回去同宮小芳結婚。

趙長生自然也體會到師父宮和順一定等他等得焦急萬分，如果鏢局的客人到齊而獨缺新郎，這光景一定很尷尬，師父他老人家也一定氣結。

趙長生此刻就算想走也走不了，因爲他的傷處不痲了，但痛得實在吃不消。

痛是好現象，這表示傷口處的肌肉還是活的，如果消腫而無知覺，那地方的肉就得割掉。

趙長生看看小艙內的老者，他期期艾艾的道：「老先生，你就要傳授我些甚麼了，可是在下尚不知你老的大名，這未免太……」

粗啞的聲音中帶着凄涼，老者放下木碗，道：「老夫姓仇，你如果親熱的呼叫，不妨叫我大叔，如果不習慣，仇大叔也可以。」

趙長生道：「我叫趙長生，大叔，你就叫我長生吧。」

一聲苦笑，仇老頭道：「你的名字起得很好，只不過很不適合你的職業。」

趙長生一怔，道：「名字同職業也有關係？」

仇老頭道：「你跟着宮和順幹那刀口上舐血的日子，也想長命百歲？」

他頓了一下，又道：「當然，你如果學了老夫的絕藝，也許你就能長生了。」

趙長生道：「大叔的日子並不舒服。」

仇老頭立刻吼道：「這是老夫疏忽才中人暗算，否則，放眼江湖，難有幾人出我之右。」

他忽然又嘆了一口氣，道：「長生，江湖事往往詭異險惡，錯綜複雜而又撲朔迷離，非親身經歷而難以體驗，有的事犯了疏失，或有挽救的機會

，有的事一遭錯失，便永無回頭之日，所以，因果之道全憑個人去體驗，而且謹愼的辨識，小心的應付，抱着萬無一失去面對萬事，方才能屹立不搖於濤濤江湖之上，大叔的這番話，也算是送你的見面禮了。」

趙長生當然知道仇老的這番話，宮和順也時常諄諄告誡他師兄弟五個人，只不過此刻聽來倒有些凄涼感。

趙長生道：「人心世道，險阻艱辛，大叔不但有感而發，也是親身體驗，眞可惜在下傷得不輕，否則一定揹着你去汴梁，鏢局子不缺你老一個人吃飯，長生一定侍候你老一輩子。」

仇老眼一瞪，道：「我隱居河上十七年，怎肯輕易再露面？不但不能去汴梁，還得馬上換地方。」

趙長生道：「大雪雖停，天寒地凍，我們爲甚麼要換地方？」

仇老搖搖頭，道：「長生，你差得遠矣，這就是你疏忽的地方了。」

趙長生吃驚的道：「怎麼說？」

仇老道：「我問你，你是怎麼逃出『吊人山莊』的？」

老人家上身坐直，喘了一口大氣，又道：「你一定用了我教你的那一招，是嗎？」

趙長生確實用了仇老教他的那一招方能脫出尹小紅的追殺，當時他只是抱着危機中故且一試的心理，此刻仇老這一問，趙長生立刻點頭，道：「不錯，在下是用了大叔的那一招方才逃出來的。」

仇老沉聲道：「這不就結了，你用了我的那一招，就會引起尹小紅的疑心，那個女人的心眼最精明，她一定會找來的，到時候我們兩個人都沒命。」

趙長生驚道：「那個女人眞的能找來這裡？」

仇老道：「老鼠的鼻子比狗鼻子還尖。」

趙長生還眞有些不相信，「吊人山莊」距離黃河岸少說也在七八十里外，尹小紅那女人再是厲害，她能找到這裡來，太不可想像了。

仇老推開木碗，又道：「老鼠只在夜間行，尹小紅那女人就被人稱做『西江夜鼠』，她的手下鼠輩，還眞有幾個夜行高手。」

趙長生道：「大叔，我發覺『吊人山莊』的人都住在地道中，那麼大的房子裡都是亂七八糟不住人，反而住了幾千隻老鼠。」

仇老眼一瞪，道：「何止幾千隻，我還可以告訴你，『吊人山莊』上的地道開鑿，原是一件大工程，你知道吧，山莊後面的橢圓山坡地方原是個草坪，能夠形成山坡，也是由地道中挖出的土堆高的。」

趙長生驚訝的道：「那得用多少土堆呀？」

仇老道：「所以地道也很大。」

「吊人山莊」上的地道是相當的大，只莊前面大漢們住的地道就不知有多長了。

趙長生發覺江湖上稀奇古怪的事，他知道的實在太少，便不由問道：「大叔，你知道的眞不少，大叔，你的大名是……也許我曾聽過吧……」

仇老頓了一下，道：「我好像叫仇一龍吧！」

趙長生幾乎想笑，天下竟有難以認定自己名字的人，這個人太糊塗了。

仇一龍道：「十七年未與人談過話，十七年也未提過自己的名字，你若不問，我還眞的忘記了。」

趙長生一笑，道：「天就要黑了，大叔，我們是不是眞的要換個地方？」

仇一龍道：「你還未曾告訴我，你在吊人山莊上遇到你要抓的人沒有？」

趙長生點點頭，道：「遇是遇上了，只不過光聽到那人聲音，未見其面而已。」

仇一龍道：「如果你要追拿的人在吊人山莊，那尹小紅也許以爲你無意間使出那一招來……不過，爲了安全，我們還是換個地方。」

* * *

趙長生的一條大腿被尹小紅咬一口，想不到痛得他一夜睡不好。

仇一龍把小船繫在一個小灣岸邊，他老人家正坐在船頭上運內功……

他必須每天運功通穴脈，十七年來未曾間斷，如果他一天不運功，他就會吐血。

仇一龍不是爲了練功，而是爲了抵抗心胸間的那股子無法宣洩的逆氣，只因爲他中了「南山蛇王」米田冲的「獨門點穴手」、「戳心逆血指」。

仇一龍如果想活下去，他便只有每天早上運上一個時辰的內功去療他的內傷。

他已經苦了十七年。

他也一直想報這一指之仇，只可惜他一點機會也沒有，因爲他的內傷憑誰也治不好。

仇一龍却明白一件事情，那便是他的刀法，「旋風刀法」天下無敵，只要能找個令他信得過的人，將這一套刀法傳授，他就有希望報仇。

他找到了趙長生，也說動了趙長生留下來了。

仇一龍很高興，他很久未曾如此高興了。

他坐在船頭上剛要閉目，突然間吃一驚，因爲河面上冰涼的水上出現三隻大老鼠。

老鼠會游水，大海也不怕。

仇一龍驚呼，道：「這娘們眞厲害。」

小艙中剛爬出來的趙長生驚問道：「大叔，你老發現甚麼了？」

仇一龍指着水面，道：「老鼠來了。」

（未完・五）

上文提要：

溫如玉和龍門幫倪汝霖等人被白衣教和五毒教聯手截擊，溫如玉本是五毒教主，五毒教的區姥姥自然放她一馬，故很容易的脫困，但始終沒有取到毒蠱解藥，史南溪奉幫主命來支援接應……夏侯律雖然歸順魔教，但最後亦乘機離開魔教潛逃，在途中發現了白骨神君、甘嬤嬤、小英英等人，他們正在發生打鬥……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鋤奸湔雪私仇　游說收爲己用

但再仔細一瞧，但見四週白影晃動，輕輕一轉，居然把灰衣老嫗那招凌厲無匹的攻勢，硬生生逼了回去！

房中的白骨神君並沒現身，但他却有如目睹一般，厲聲喝道：「甘婆子，老夫已經知道妳是誰了，妳身邊那個小女孩，可是蕭鳳崗、紫雲英的孽種？哈哈！在白骨七煞手下，憑妳微末之技，那能逃得出去，還不把小孽種留下？」

夏侯律不知白骨神君口中說的蕭鳳崗是誰？但他知道紫雲英就是「紫雲東仙」，當年「三君雙仙」中的紫雲仙子！

聽他口氣，那小女孩就是紫雲仙子的女兒！

他自然聽人說過，三十多年前的往事，白骨神君暗戀紫雲仙子，但紫雲仙子後來嫁給了一個叫九孔鐵笛的人。

白骨神君一怒之下，幾次找九孔鐵笛尋仇，都未得逞，最後一次，約了北溟眞君和赤髮仙子助拳，激戰一晝夜，還是敗在九孔鐵笛之下，白骨神君在這一仗中，還被破去一身武功。

哦！他口中的蕭鳳崗，莫非就是九孔鐵笛？

灰衣老嫗甘嬤嬤大聲喝道：「白長春，那你就瞧瞧老婆子的厲害！」

屋面上笛聲愈來愈是勁急，刺耳椎心，一片殺伐，四個白衣人一聲不作，倏然進退，身形閃動，四週宛如起了一層白霧，把灰衣老嫗圍在中間。

夏侯律原是城府極深之人，心中暗想：「白骨神君昔年被九孔鐵笛破去一身武功，從他坐在特製小車之上，要憑藉車輪推動，才可行動，可見武功並未恢復，敢情全仗七個白衣人保護。」

而且這七人號稱「白骨七煞」，極可能都練成了某種陰功，因爲從他們的神情舉動上，就可看得出來。

自己原是把他當作師弟尋來，如今既然知道並非令狐宣，就不用再呆下去了。心念一轉，正待悄悄退走，但一眼瞧到東門子艮和楊開源等人，還是木然站在窗前。

心中驀然一動，暗想：「如果華山、崆峒兩派，被白骨神君擒獲，威脅利誘下，說不定會投到白衣教去？」

這兩派的人對自己大有用處，自己如能把他們及時救出，再有解蠱之葯爲餌，不難收爲己用。

何況此時四個白衣人和灰衣老嫗打得甚是激烈，自己暗中替他們解開穴道，自非難事。

心念疾轉，那還怠慢，暗暗提聚功力，猛的振腕連點，一面以傳音之術喝了一聲：「諸位道兄，還不快退？」

他透骨陰指已練到收發由心之境，這一振腕疾發，幾縷無形之風遙遙點出，東門子艮白衣崆峒，身軀陡然一震，穴道頓解，耳邊同時聽到喝聲，分明有人暗中相助！

白衣崆峒倏退三步，低聲道：「東門道兄，走！」

東門子艮、仙人掌左浩、崆峒二蕭，也毫不怠慢，同時跟踪上屋！

當他們堪堪縱上屋簷，抬頭瞧去，只見屋脊上，不知何時，早已站著一個臉無血色，雙目陰沈，身穿白麻長衫的人，一聲不作，守在那裏！

白衣崆峒一眼瞧出那正是白骨神君手下七個白衣人之一，不由心頭大怒，咧嘴一笑，也不說話，揚手就是一拳，朝白衣人虛空搗去！

要知他這一拳，正是崆峒派馳譽武林的「空[illegible]拳」，江湖上俗稱百步神拳，乃是內家上乘拳術，傷人於數丈之外，他此刻怒極而發，一團暗勁疾如風輪，雷奔而出，直向白衣人當胸撞去！

這原是電光石火之事，但聽「噗」的一聲，勁直拳風擊個正著，宛如擊在敗革之上，那白衣人依然死眉活眼的站在那裏，紋風不動行若無事！

楊開源數十年修爲，這一拳就是擊在石頭上，也得震個粉碎，他心頭狂駭，口中不期輕噫一聲！

東門子艮看出情形不對，迅速從肩頭掣出長劍低聲道：「楊兄注意，兄弟聽說昔年白骨教有一種『白骨行屍』之術，已非拳掌所能傷得，咱們要小心應付才好！」

這一瞬間，仙人掌左浩也掣出長劍，崆峒二蕭同時一左一右跨前一步，站到師兄身邊。

白衣崆峒長笑一聲，道：「可惜兄弟從不使用兵器，嘿嘿，兄弟倒不信他是個鐵打金剛……」

話聲未落，只聽不遠處忽然傳來一陣陰森刺耳的冷笑，接著有人說道：「白骨七煞，原來是行屍走肉之人……」

那話聲似由左側陰暗之處傳來，但聲音隨著上升，搖曳而去，說到最後一字，業已飛出八九丈外，飄忽得使人不可捉摸！

白衣崆峒、東門子艮隨聲瞧去，那能瞧得人影，但這聲音聽來極熟，正是方才解開自己幾人穴道，傳音示警之人，一時不禁相顧失色！

原來這發話的人，正是無影人魔夏侯律，他振腕發指，替東門子艮等五人解開穴道，以傳音之術，要他們趕快離開。

但就在點出「透骨陰指」，身形稍微一動，心靈陡然有警，好像自己兩側，已有敵人逼近！

他一身武學，已得魔教「陰魔經」神髓，耳目是何等靈異，十丈之內，別說是人，即使一枚繡針之微，都無法瞞得過他！

但這會從心靈上發生的警兆判斷，敵人欺近自己左右，竟然不足五丈！他這份震驚，當眞非同小可，目光迅速向左右掠去，這那還有假？

自己左右兩側相距不到五丈，果然悄無聲息的站着兩個身穿白麻長衫之人，目光慘慘，一左一右，朝自己緩緩逼來！

他們舉步之間，形如鬼魅，不但沒有絲毫聲音，甚至連長衫下襬，都不見絲毫擺一下！

夏侯律也算得是見多識廣之人，但瞧到這兩個白衣人鬼魅般行動，心頭也不覺微生寒意！

但他又是何等人物，心頭縱然震駭，目光一瞥之間，右腕揚處，兩點「透骨陰指」風，已分向兩人眉心點去！

他當眞出手如電，奇快無比，只聽「禿」「禿」兩聲輕響，「透骨陰指」例無虛發，但兩個白衣人却恍如未覺，依然舉步如故，緩緩逼近！

這下，可把夏侯律瞧得心頭猛震，驚駭之餘，忍不住凝目瞧去！

一點沒錯，兩人眉心穴業已下陷，明明已被自己「透骨陰指」點中，腦骨經指風透過，碎了黃豆大小一粒，何以木然無覺，並未倒下？

想到這裡，猛然心中一動，莫非他們不是血肉之軀？

夏侯律只覺一陣毛骨悚然，不待兩人逼近，立即施展「木石遁形」身法，身形一晃，宛如一縷輕煙，隨風而起，口中陰笑一聲！「白骨七煞，原來是行屍走肉的人……」

他這句話，乃是以魔教「傳音散聲」之術所發，是以東門子艮、白衣崆峒等人，但覺聲音飄忽，不可捉摸，瞧不到他的人影。

就在夏侯律話聲乍歇，那兩個白衣人在倏忽之間，失去對方人影，口中不由同時低嘯一聲，兩道白影也冲霄而起，正待追去！

房中的白骨神君也同樣發出一聲低嘯，接着道：「放他們走吧，華山、崆峒兩位道友聽着，你們如果心有不服，老夫在赤欿山下，設了一座陣法，準備廣會天下英雄，三個月內隨時候教。」

他低嘯才起，攔在屋脊上的那個白衣人，便向後退走。當時騰空飛起，追索夏侯律的兩個白衣人，也倏然隱去。

只有右邊脊上，笛聲如潮，白影翻騰，還打得甚是激烈，只不過包圍圈已在逐漸縮小，看去那灰衣老嫗武功雖高，却也無法支持多久！

白衣崆峒聽說白骨神君在赤欿山下，設了一座陣圖，有隨時候教之言，正好藉機下台，伸手摸摸下巴，咧咀大笑道：「神君既然有此雅興，兄弟自然要去見識見識！」

東門子艮知道白衣崆峒心計過人，他出口答應，想必另有計較，也一揮手上拂塵，朗聲道：「無量壽佛，貧道久仰白骨神君威名，既蒙相邀，自

當一瞻盛況！」

兩人一搭一擋的說着，但房中的白骨神君却不再理會他們。

白衣崆峒陰惻惻乾笑了兩聲，道：「道兄咱們走！」

東門子艮側臉向右側屋面，瞧了一眼，便自相偕離去。一路上，誰也沒有說話，越過橫街，回到客店，東門子艮吩咐師弟和崆峒二蕭先行回房，自己却跟着白衣崆峒身後，走入他的卧室。

白衣崆峒楊開源淡淡一笑，回頭道：「道兄還有甚麼見教嗎？」

東門子艮道：「白骨神君重出江湖，楊兄不知有何高見？」

白衣崆峒咧咧咀道：「白衣敎兩個小丫頭在江湖上攪了半天，老的此時不出，更待何時？他聲言要在赤燄山下設一座陣圖，可能已和冉無天聯成一氣。」

東門子艮修眉微皺道：「楊兄說得不錯，只是這兩個老魔頭聯成一氣，恐怕不是咱們所能對付？」

白衣崆峒道：「誰說要咱們去對付他？」

東門子艮道：「楊兄方才不是一口答應下來，要去會會他嗎？」

白衣崆峒大笑道：「那麼道兄方才不是也答應去了？哈哈，其實白長春的主要目標，另有其人，咱們不過是賓中之賓，咱們去了，也不過湊個熱鬧而已。」

東門子艮道：「楊兄說的，自然是九孔鐵笛和紫雲仙子了，但咱們都中了白衣敎毒蠱，情勢所逼，豈能袖手旁觀？」

白衣崆峒笑道：「身中白衣敎惡蠱的人，何止咱們兩人？從白長春今晚的口氣聽來，兄弟却有兩種看法，他們先前暗施手脚，把武林中許多知名人士全下了惡蠱，目的是想脅迫大家爲他所用，一致對付九孔鐵笛。但目前情形似已不同，白長春和冉無天聯手，提前發動，設下陣圖，口中雖說廣會天下英雄，其實對中蠱之人，已換了另一種威脅之意。就是說你們中蠱之人，要三個月之後，蠱毒才會發作，在三月之內，你們想和白衣敎爲敵，就是自尋死路，他設陣目的，只是對付九孔鐵笛和紫雲東仙，只要你們不和他爲敵，三月之後，等到白衣敎開壇日期，也許會當衆奉贈解葯，也說不定。」

東門子艮稽首道：「楊兄觀察入微，實非兄弟所及，只是咱們該如何呢？是不是仍要前去苗疆？」

白衣崆峒搖搖頭道：「前去苗疆之議，目前已經不需要了，由今晚的情形看來，白長春並無和咱們爲敵之意，而且那個隱身暗處，解開咱們穴道之人，似乎也有和咱們聯合之意。」

東門子艮霍然道：「楊兄認爲那人是誰？」

白衣崆峒道：「這個兄弟想不出來，只是此人身手之高，決不在狠奇里、郝公玄、逢巨川，程元規等人之下。」

東門子艮不解的道：「楊兄何以說他有和咱們聯合之意？」

白衣崆峒咧咀大笑道：「這道理極爲明顯，他既非老狠神、郝公玄、逢巨川、程元規四人，又不是白長春一黨之人，也不是紫雲仙子一路，武功極高之人，江湖上已可說絕無僅有。何况目覷右邊屋上紫雲英的老嫗形勢危急，不出手相助，反而解救咱們幾人，自有聯合咱們之意。」

他說到這裡，目光微微一偏，一面暗暗凝神靜聽窗外動靜，一面朗朗說道：「目前江湖上，除了白衣敎和火燒觀聯手之外，龍門幫程元規，拉攏厲山雙煞，聯合少林寺，據說和毒神逢巨川也已互通聲息，咱們華山、崆峒不在這兩大陣容之內。狠奇里狂妄自大，勇而無謀，勢難和咱們合作，郝公玄不但目前已口頭應允，而且有黔幫沙無忌的淵源，自無問題，如再有這位高人加盟，咱們不難另樹一幟，在莽莽江湖，和白衣敎，龍門幫，爭一日之短長哩。」

東門子艮原是一個毫無見地之人，聽白衣崆峒滔滔而言，不禁心頭一喜，正待開口，陡聽窗下有人大笑一聲，接口道：「楊兄高論，正合兄弟之意！」

人隨聲入，一個高大身形，一脚跨了進來。

東門子艮臉色一變，正待回手掣劍，白衣崆峒一把拉住，笑道：「道兄怎地忘了，這位老哥，正是方才出手施救咱們的高人！」

那人一身黑袍，雙目如炬，此刻早已拱拱手陰笑道：「那裡，那裡，兄弟夏侯律，咱們在石鼓山曾有一面之緣，楊兄有意合作，兄弟實感榮幸。」

白衣崆峒想不到方才出手解救自己的會是夏侯律，心頭微微一怔，連忙拱手還禮，咧咀笑道：「夏侯老哥折節下交，兄弟求之不得！」

東門子艮終究身爲華山掌門，出身正派，覺得自己和無影人魔夏侯律聯手，感到不妥，但此刻眼看白衣崆峒這般說法，只好稽首道：「貧道久仰夏侯律施主盛名，今日一見，果然名下無虛！」

夏侯律喉間發出一陣格格陰笑道：「楊兄方才縱論江湖大勢，却把狠奇里撇之出去，狠奇里一身武功，詭異莫測，咱們有意聯手合作，此人倒不失爲一大助力，不是兄弟誇口，他身中『無形之蠱』，如果不向白衣敎低頭，就非加盟咱們不可。嘿嘿，目前除了那姓白的丫頭，普天之下，眞正能解終身毒蠱的，只怕已只有區區兄弟一人了！」

白衣崆峒、東門子艮最感棘手的，莫過於身中白衣敎毒蠱，受制於人，一聽此言，不禁大喜過望。

何況他們兩人原也存有稱雄江湖的野心，臭味相投，利害攸關，自然一拍即合。

＊　＊　＊

赤燄山西北，有幾座土丘似的小山，方廣不到兩里，山嶺起伏相連，當地人把它叫做饅頭嶺。

如今這饅頭嶺四週，旗幟蔽天，紅雲似火！

嶺上東、南、西、北四方，各有一座旗門，山勢平坦而下，中間一片盆地上，旗旛隱隱，另有八座門戶。

正中間一座宮殿式的漆柱高台，台分三層，每層有三丈來高，聳立在一片旗海之中。

這就是火德星君冉無天要廣會天下英雄的「火燄大陣」了！

「火燄大陣」的中心，就是那座高台，那高台是在山嶺中間的盆地之上，如果從外面看去，除了山頭上的旗門，和四週林立的火龍旛之外，根本就看不到中間。

「火燄大陣」的南首，一片空地上搭蓋着一排涼棚，兩邊附設馬厩，棚內陳設了許多坐椅，是專供聞風趕來的武林同道休息之用。

涼棚右側，一塊木板上，張貼着一張佈告，那是由白骨神君白長春、火德星君冉無天共同具名的，寫得冠冕堂皇，口氣極大，上面寫道：

「溯昔黃山論劍，羣賢畢集，八荒景從，藝有所專，開武林數百年懷技自珍之秘，功有獨到，立江湖各門派觀摩切磋之風，吁嘻盛哉！

後三十年而有泰山之會，各門俊彥，山林奇士，莫不聞風而集，足以先後媲美，再三十年而迄於今，拭目江湖，濟濟多士，何讓於疇昔？而勝地無常，盛會不再，良可慨也！

某等有鑒於斯，爰在峴山之陰，設白骨微塵都天燄火之陣，非敢炫奇，蓋亦廣徵同好，三續盛會已耳，願天下豪傑，盍興乎來。」

白骨神君白長春 火德星君冉無天 同啓

下面是「入陣須知」共有八款：

「一、入陣之人，可自由選擇東南西北四門入內，人數不拘，隨身可攜帶兵刃暗器。

二、凡能通行全陣，直趨中央白骨神壇，取得紫金印者爲第一等，數人同時抵達者，以取得金印者爲第一，餘爲上賓，另由白衣敎聘爲最高護法，地位與敎主同，不願就者，奉酬黃金萬兩。

三、通行全陣，未能至白骨神壇者，爲貴賓，另由白衣敎聘爲護法，或酬黃金五千兩。

四、通行陣中兩門以上者爲貴賓，另由白衣敎聘任，或酬黃金千兩，明珠百顆。

五，入陣之人，應衡量本身所學，如自認無法通行，或遇危急之時，應立即停止，並高呼「神君」或「星君」名號，自有人接應，可全身而退。

六、入陣之人，未按上項規定，中途如有傷亡，概不負責。

七、入陣之人，妄圖逞強，毀損陣中設施者，視同敵人。

八、入陣之人，妄圖逞強，陷落陣中者，亦視同敵人，俟收陣後發落。

本陣以一月爲限，逾期收陣。」

白骨神君和火德星君是當年「三君雙仙」中的人物，他們聯合在赤燄山下設陣的消息，是何等重大，整個江湖都爲之轟動。

武林中人，自小聽人說過「三君雙仙」名號，從沒見過其人的，誰不想瞧瞧盛會？從四面八方趕來的人，自然像潮水般湧至。

這比六十年前黃山論劍，三十年前泰山大會，還要熱鬧，因爲那兩次大會，只是各派論技，而這一次的「火燄大陣」，是許多一流人物，被白衣敎暗施蠱毒之後的又一行動，似乎是向老狠神狠奇里，神鈎眞人郝公玄、毒神逢巨川、陸地神龍程元規等人示威。

但另外據一些熟悉江湖掌故的人的口中，露出來的口風，好像白骨神君此次出手，更和五十年前，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的紫雲仙子紫雲英有著一段公案。

那麼這一場大會，數十年來，武林中久著盛名的人物，幾乎全數會到，因此，它的轟動程度逾廣，慕名趕來的人也愈行擁擠。

這是擺下「火燄大陣」的第三天！

赤燄山方圓數里，已是人頭攢動，通往山脚的大路上，也被成千成萬的江湖人物，擁擠得像一條長龍！

突然，這條長龍的尾部起了一陣騷動，像波浪似的向兩邊分開，許多人身不由主莫名其妙退讓出路來，心下全都一凜！

縱目瞧去，只見五個生相慓悍，裝束奇特大漢，一路像趕羊似的，把大家驅開，讓出中間的路來！

這五個大漢，一式頭戴羊皮帽，身上穿一襲長僅及膝的灰色棉袍，腰束麻繩，斜插一柄狼牙棒。

瞧他們這身打扮，顯然不是中原武林中人，但他們却是如狠似虎的趕著閑人！

要知到這條路上來的人，多少也都會上幾手，這般被人驅著，誰也忍耐不住，有人已經怒喝出聲，也有人擄袖作勢，準備動手，但只要和大漢稍一接觸，無不立被摔了出去。

「啊，是老狠神，老狠神來了！」

人叢中有人大聲驚呼！

這一聲比甚麼還靈，大家紛紛自動讓出路來，千百道目光同時朝五個大漢身後瞧去！

老狠神比誰都好認，瘦小身材，頭上戴著羊皮帽，身穿半截黃麻長衫，背負奇形長劍，尖腮臉上，生著幾根狠髭，目光陰鷙，嚴肅得沒有一絲

笑容，遠遠望去，當眞活像一頭老狠，他雖是緩步而來，但每一跨步，足有七八尺光景！

和他並肩同行的，是一個灰袍椎髻的蒼鬚老道，骨瘦如柴，身形頎長，肩頭斜揹一柄似劍非劍帶有雙鈎的怪兵器，那是神鈎眞人郝公玄，他在江湖上可說輩份極高，因此許多黑道中人，瞧到郝公玄立時同時歡呼：「郝眞人！郝眞人！」

神鈎眞人郝公玄飄然而行，雙目神光如電，朝招呼他的人頷首微笑。

人潮洶湧的朝兩邊讓開，絲毫無阻，一會工夫，業已行近涼棚，老狠神一眼瞧到棚石佈告，不由响起一聲狠嗥般大笑，回頭道：「郝兄，冉無天好大的口氣！」

神鈎眞人自然也瞧到了，他修眉微微一皺，咀皮微動，却以傳音之術說道：「冉無天和白長春聯手，看來這座白骨微塵都天火燄大陣，確實不可小覷呢！」

老狠神道：「這眞是鬼畫符，憑冉無天、白長春兩人，也未必勝得過咱們，多豎上幾桿旗，還唬得倒誰？」

說到這裡，朝漠北五狠揮揮手，吩咐道：「你們過去通報一聲，叫冉無天出來見我！」

漠北五狠中的老大白狠答應一聲，朝前走去。

郝公玄遲疑了下，道：「狠兄，今兒個早晨……」

老狠神不待他說完，大笑道：「郝兄是說糊塗狠撿來的那張字條，『火燒山下火燒陣，若要破陣等老孫』？哈哈，郝兄也是成名數十年的老江湖了，還相信這些無稽之談，咱們眞要困在陣裡，天下只怕誰也破不了陣！」

說話之時，業已緩緩走到小山脚前，白狠早已超前幾步，高聲喝道：「家師老狠神，高黎貢山郝眞人，依約赴會，請火燒觀大觀主冉星君答話。」

話聲方落，只聽小山頂响起一陣「叮」「叮」清磬之聲，接着南首旗門傳出悠揚細樂，樂聲中走出尾火虎傅元通，室火豬褚大山，咀火猴侯方三人，他們在旗門前面分左右站停，接着是一對身穿紅衣的小道童，一個手捧天方劍，一個手捧天蓬尺，同樣一左一右在旗門兩邊站定。

細樂及時而止，火德星君冉無天，接火天君常延壽各執火紅拂塵，緩緩從旗門中迎將出來！

老狠神嘿然冷笑道：「冉無天排場倒是不小！」

火德星君、接火天君已自沿着新舖的石階，朝小山脚下走來，兩個小道童和三個門人相繼跟在身後，緩步而下走到山下迎賓牌坊，才行停步。

火德星君冉無天朝兩人打了個稽首，朗笑道：「兩位道兄果是信人，貧道迎接來遲，還望恕罪！」

郝公玄還禮道：「道兄好說，狠兄和貧道只是踐約而來。」

火德星君又道：「貧道和白骨神君同設此陣，方才白神君要貧道向兩位致意，他因行動不便，未克親自下山迎迓。」

老狠神狠嗥般大笑一聲，道：「五日之前，冉道兄還說毋須約人助拳，原來請了一位紮硬後台！」

火德星君臉上微微一紅，勉强笑道：「貧道和白神君聯合設立白骨火燄陣，乃是賡續三十年前黃山之會，豈是爲了和兩位訂約？」

老狠神乾嘿道：「那麼冉道兄是早有存心，想把咱們誘入陣去，嘿嘿，這點邪門玩意，還不在狠某眼裡。」

接火天君常延壽冷冷的道：「狠老施主是否想入陣一試？」

老狠神大笑道：「不錯，狠奇里既然來了，順便就去破了陣也好。」

火德星君臉上微微一變，道：「狠兄武功入化，貧道早有耳聞，但要想破陣，只怕未必！」

老狠神瞧了神鈎眞人郝公玄一眼，大笑道：「冉道兄這般說法，咱姓狠的倒非去闖上一闖不可了，不知郝兄意下如何？」

郝公玄雖覺這座陣圖，既由白骨神君和冉無天兩家聯手出面，其中必有奧秘，但老狠神既然說出口來，自己豈能示弱，這就撚鬚笑道：「咱們原是踐約來的，狠兄既有興趣，貧道自然奉陪！」

說到這裡，又以傳音入密說道：「白長春和冉無天聯手創立此陣，而且居然敢口出大言，要廣會天下英雄，其中必有厲害埋伏，兄弟之意，狠兄五位高足，最好叫他們留在山下，萬一動手，也可以少去不少顧慮，狠兄覺得如何？」

老狠神大笑一聲，點頭道：「好，好，郝兄既然同意，咱們這就上去！」

一面回頭朝漠北五狠喝道：「爲師和郝眞人應約而來，用不着你們，給我退到山下去等候。」

漠北五狠原想跟着師傅入陣瞧瞧，此時聽師傅這般吩咐，五人不由面面相覷，那敢違拗，躬身應是，一齊朝山下退去。

旗門中奏起迎賓之曲，火德星君拂塵一揮，他身後三個弟子迅速退入陣去，然後擧手肅客，和師弟接火天君陪同老狠神、郝公玄兩人，徐徐朝陣中走去。

* * *

這是月黑風高的晚上，田野一片昏黑！

從仙踪集通往善後集的一條小徑上，正有兩條人影急疾奔走，口中不住的吹出「嗚」「嗚」之聲！

他們經過之處，就有颯颯異聲隨着而起，這聲音愈來愈响，既不似狂風掃葉，也不像流水激石，只是由許多細碎聲音交織而成，遍山遍野，風馳電捲！

林間的樹枝，不住搖晃，落葉片

片，山徑上的碎石，不住滾落，此情此景，如果引用歐陽修秋聲賦上：「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澎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當眞再恰當也沒有了！

這到底是什麼呢？朦朧月色之下，漫山遍野，那是成千成萬條毒蛇，蛇頭攢動，爭先恐後，蜿蜒東去！

在蛇羣之後，還緊跟七八個人，其中一個身穿綠衣，面蒙綠紗的，正是白衣教的綠衣侍衛打扮，其餘的人都是一身黑衣，手持長桿，口中不時發出低沉的呼叱，他們畜夜押着蛇羣，一路急趕，正是白衣教爲了配合「火燄大陣」，才把這些毒蛇從白石谷驅來。

「嗤」，前面不遠突然放起一道火花，冲天而上。

走在蛇羣前面的兩人，一個是白衣教綠衣侍衛，另一個是蛇羣領隊錢七，他們正當放足急奔之際，驟覩火花，綠衣侍衛微微一怔，立即一擺手，吩咐道：「前面有警，你趕快制止蛇羣前進！」

錢七不敢多問，立即一橫手上長桿，口中低低吆哨了一聲，五毒教的毒蛇是久經訓練，他一聲吆哨，蛇羣果然立時停止。

這一瞬之間，只見前面樹梢上，忽然墮落一條高大金影，喝道：「前面已有强敵阻路，教主命令速將蛇羣驅入右側林中！」

綠衣侍衛原是奉教主之命，要把蛇羣在天明之前趕到赤燄山下，如今突見金衣護衛在此現身，命令把蛇羣驅入林去，心中不禁起了懷疑。

暗想：「近來屢次有人假冒教主和金衣護衛，對方此擧眞假難辨，莫非其中有詐？」心念疾轉之際，凝神一聽，果然前面路上，隱隱傳來兵刃交擊和敵我叱喝之聲。心中更覺疑信參半，一面躬身道：「總座吩咐，卑職自當遵命，只是卑職奉命，必須在黎明之前……」

金影飛魔卓然而立，從蒙面金紗射出炯炯目光，宏聲道：「這個老夫自然知道，咱們此一消息，不知如何洩漏，目前龍門幫派出高手，會合五毒教教主，企圖半路攔截，教主業已親自趕來，你火速把蛇羣驅入林去。」

綠衣侍衛聽他口音，果然是邵大宇的聲音，但心中仍是有點遲疑不決！

金影飛魔似乎看出他的心意，冷嘿一聲，伸手摘下面紗，嚴厲的道：「你好生大膽，難道老夫還有假的不成？」

他這一摘下面紗，月光之下，露出一張慘白透青的面孔，濃眉如帚，綠衣侍衛看清邵大宇的面目，那還有假，立即惶恐的道：「總座息怒，卑職不敢，卑職遵命！」

一面連忙回頭揮手道：「錢七，快把蛇羣驅入林去，快！」

錢七答應一聲，口中「嗚」「嗚」吹了兩聲，蛇羣開始蠕動，朝右側一片深林中游去。

金影飛魔臉上絲毫沒有表情，徐徐掛上面罩，突然伸手一探，一把扣住綠衣侍衛脈門。

綠衣侍衛驟出不意，連掙扎的餘地也沒有，只覺脈腕驟緊，那裡還用得出力道，口中驚呼道：「總座……」

金影飛魔起手指落，點了他穴道，一面低笑道：「老夫人稱千面怪俠，你認錯人了！」

這時林中閃出一個頭赤髮，身穿白衣的人，嬌聲笑道：「倪老前輩，得手了嗎？」

倪汝霖點點頭笑道：「成了，只是後面還有一個哩！」

* * *

赤燄山東北，地名叫做峽關，兩邊峻峯如峽，中間一條通道，這是由全椒縣通往和縣的必經之路。

這是夜晚二更時光，蟾彩流光，峽關並不寬敞的山徑上，一片沉沉暗影，闃寂得有如死谷！

但此刻却有一行人，緩緩走來！

他們似乎都各自矜持着身份，走得極緩，但如果稍爲留意，他們走得緩慢，只不過是姿勢而已，其實每個人足不揚塵，有如行雲流水，走得相當快速！

這一行人正是昨晚才締結新盟的無影人魔夏侯律，華山東門子良、白衣崆峒楊開源，和仙人掌左浩、崆峒二蕭，以及華山門下四個弟子。

他們爲了企圖拉攏老狠神和神鈎眞人，才一路趕來，正當他們走到一半光景，瞥見左側山谷中，隱約閃鑠着綠陰陰的燐火！

那燐火好像凝結在一棵大樹身上，仔細瞧去，那是一行閃鑠發光的大字：

「夏侯律還不束手就縛」

夏侯律走在最先，自然第一個瞧到，不由仰天發出一聲陰嘿，喝道：「什麼人敢戲弄老夫？」

雙掌揚處，一陣陰寒掌風，直向樹上劈去，他功力果然深厚，相隔還有六七丈遠，居然喀喇一聲，大樹應掌而折！

只聽林中有人輕咳一聲，道：「夏侯律，身陷絕地，是否膽怯了？」

夏侯律怒笑道：「尊駕何人，躲在暗處搗鬼？」

那人道：「我就在這裡，等你送上門來。」

夏侯律爲人城府極深，但當着兩位掌門，人家當面叫陣，豈肯示弱，厲笑道：「區區樹林，夏侯律何懼之有？我倒要瞧瞧你是誰？」

白衣崆峒只是冷眼旁觀，沒有作聲。

東門子良忍不住道：「夏侯老哥且慢，此人行徑鬼祟，說不定有什埋伏

，要去，咱們不妨同去瞧瞧。」

那人又道：「夏侯律反覆小人，作惡多端，兩位一派掌門，何苦淌着這趟渾水？」

夏侯律氣得目射異光，仰天大笑道：「兩位道兄只管請在這裡稍候，兄弟不把這厮擒來，誓不爲人。」

話聲出口，右手凝足「透骨陰指」，左掌當胸，緩步從容朝谷中走去。

東門子艮因雙方新締盟約，正待開口，被白衣崆峒輕輕扯了扯衣袖，只好噤住。

夏侯律跨入林中，凝目瞧去，但看樹影蓊，不見有人，心中大怒，喝道：「夏侯律送上門來了，你到底是誰，還不給我滾出來？」

連喝兩聲，依然無人答應，彷彿那說話之人業已離去，他緩緩搜索前進，只覺這片樹林甚是遼闊，又走了一陣，仍然找不到有人！

心中更覺怒惱，尤其東門子艮和白衣崆峒等人，果然只在林外站停，並沒進來，不禁暗暗冷笑，你們和我合作，原來只是爲了終身蠱解藥，嘿，我夏侯律豈會輕易就把解藥送上？

心念轉動，驀一抬頭之際，陡見前面不遠一棵大樹上，又有閃鑠發光的一行大字，寫着：

「夏侯律畢命於此」

這下，當眞把他激得大怒，狂笑一聲，一掌又把大樹劈爲兩截，但就在他狂笑出聲之際，林外四週，忽然響起一片吹竹之聲！

夏侯律耳朵靈敏，方自一怔，驟聽四週同時響起沙沙異聲，往自己立身之處圍來，心知不對，立即一提眞氣，躍退數丈！

但已經遲了，只覺在這刹那之間，嗅到一陣濃重的腥羶之氣，舉目瞧去，身外四週正有成千上萬條毒蛇，奔騰竄躍，朝中間游來，遍林盡是蛇聲！

此時林黑樹密，目光瞧不到遠處，方待縱身躍起，瞥見一條人影，疾風颯然，從樹梢飛墮，大喝一聲：「夏侯老賊還不拿命來？」

劍風森森，迎面劈到，夏侯律聽出來人竟是南嶽門下的陸翰飛，不由大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你這小子！」

左掌微偏，朝劍身上劈去，右手振腕一指，疾點出去。

陸翰飛冷哼一聲，左手揮處，「先天氣功」宛如一堵無形氣牆，擋住對方一指，左手玄龜劍微一撥動，改刺爲削，斜取對方左肋！

夏侯律只覺自己指風宛如戳在一堵銅牆之上，回震之力極强，心頭驀然一震，暗想：「這小子幾日不見，內功又精進了許多，連自己透骨陰指，居然都傷不了他！」

他心念轉動，發覺四下毒蛇業已游近，眼看對方好像不怕蛇咬，當然是五毒教預先給了他蛇藥，自己在蛇羣之中和他動手，決難討得便宜。

心念一轉，不待陸翰飛攻到，陰嘿一聲，身子離地三尺，提氣疾退，朝左方閃去，他動作奇快，一下掠退五丈來遠，身未站停，陡見眼前白影晃動，有人嬌叱道：「赤髮仙子在此，你給我退下！」

十道尖風勁急無儔，朝身前襲到！

夏侯律百忙之中，當胸左掌，立時揮了出去！

雙方指掌乍接，夏侯律頓時覺出不對，對方十縷尖細指風，居然大有透過自己掌風，直逼而來之勢！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對方自稱赤髮仙子，莫非這是「五行十絕指」？心頭一凜，身形微墜，只覺脚底踏在一條蛇頭之上，慌忙一提眞氣，向後疾退！

「夏侯律老賊，今晚讓你逃出手去，我就不是南嶽門下！」

陸翰飛人隨聲到，一道灰黯無光的劍影，從側攻到！

夏侯律一身武功已臻極頂，那會怕了陸翰飛？他怕的是黑暗之中被毒蛇咬上，因此顧不得還手，身形不敢落到地上，施展木石遁形身法，懸空朝後疾飛，只要衝出林去，就可和任何人放手一搏！

「楚姐姐，快，來了！來了！」

一個嬌脆的聲音響起，身側立即有一股奇寒刺骨的陰風，隨勢湧來！

夏侯律何等人物，掌風還沒上身，他便已發覺這是陰山最厲害的「九陰神功」，心頭不期又是一怔，心想：「今晚這片林中，到底隱藏了多少高手？」

他連轉念的時間都沒有，自然也沒去研究這拂出的「九陰神功」究竟有幾成功力？就在這一瞬間！

「叮！」又是一聲清叱，眼前奇亮，一片晶瑩玉光，迎面打到，這片玉光瞧去宛如一支軟鞭，但手法奇奧，自己根本無從化解。

當然，這是楚湘雲使的白玉連環，金玉雙奇白衣劍侶的奇妙招式，連當年魔教法王都敗在斧環之下，他如何能擋？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啪」的一聲，左肩已被玉環擊中！

楚湘雲終究功力不足，雖然傷不了他，也把他打得肩頭一陣痠痲，眞氣微洩，身不由己往下一落！

這一落不打緊，滿林毒蛇那會閒着，他身形微落，猛覺右脚踝上，已被一條毒蛇咬住！

夏侯律心頭大駭，急忙運氣閉穴，筆直朝上竄起，伸手一拉，拉住蛇身，往外一丢，縱上樹梢！

這時樹梢上，正有兩個人並肩站着，一個儒生打扮的，正是龍門幫護法千手儒俠史南溪，另一個却是假扮金影飛魔的千面怪俠倪汝霖！

夏侯律這時無心戀戰，怒嘿一聲，振腕就是兩指，朝兩人點去，但他指風未出，只覺頭腦一陣昏眩，身子往下一沉！

「惡賊納命來！」

陸翰飛正從身後追來，眼看夏侯律捨了楚湘雲、冷秋霜騰身向樹上竄去，一時情急，抖手打出三支亮銀袖劍！

這三支小劍，發得正是時候，噗！噗！噗！一齊擊中背心，夏侯律背上一陣劇痛，喉頭悶哼一聲，但他一個身子，却猛力向上竄起！

千手儒俠還不知道他身中蛇毒，背受重創，啪啪兩聲，把他一個身子凌空震出三丈開外，啪噠一聲，落到地上，身子一動不動！

千面怪俠瞧他背上插着亮銀袖劍，不由哈哈笑道：「史老哥，他已經死了！」

話聲未落，陸翰飛、楚湘雲已閃身搶出，同時仰天哭道：「師傅，弟子總算替你老人家報了仇了！」

＊　＊　＊

「火燄大陣」，從老狠神、郝公玄入陣之後，山下的人，但見嶺上紅雲似的火龍旛紛紛展動，宛如一片火燄，因爲涼棚和小山相距還有一段距離，而看熱鬧的人還被攔在涼棚十丈以外，是以大家除了只看到嶺上旗旛搖動，聽不到什麼聲音。

尤其「火燄大陣」的中心，設在山嶺包圍的盆地中心，更瞧不到陣中動靜。

漠北五狠因師傅已有吩咐，不敢違抝，一齊退到涼棚中坐下，自有火燒觀的道人替他們送上茶水，偌大的一片涼棚，只有他們五人坐在那裡，再也沒有別人。

因爲涼棚是火燒觀招待來賓休息之處，旁人自然無法進來。但坐在棚中，也瞧不到什麼，漠北五狠只是悶悶的瞧着嶺上旗旛而已。

這時前山大路上擁擠的人羣中，又有人高聲歡呼：「龍門幫程幫主到啦！」

「啊，白帝西毒也來了，那是他三姨娘黑鳳仙！」

人潮自動朝兩邊分開，但見二十多匹駿馬，蹄聲得得飛馳而來，最前面兩匹馬上一邊是一個紫臉長鬚、環眼重眉的老人，另一騎上是一位相貌清奇，方面大耳，白髯過胸老人，他們正是毒神逢巨川和龍門幫幫主陸地神龍程元規。

稍後三騎，却是一對身穿黑衣，形如殭屍的老夫妻和一個黑緞衣裙，胸繡丹鳳，秀髮堆鴉，嬌艷如花的麗人！

這三人簡直不能走在一起，因爲那黑衣麗人愈是嬌美，兩個殭屍模樣的老夫妻，就愈顯得猙獰醜惡！

這三個人，江湖上人一眼就可以認出，那麗人是毒神逢巨川的寵姬黑鳳仙虞三娘，一對殭屍模樣的人，更是兇名遠播的惡煞，厲山雙煞：旋風煞木通、陰風煞柯靈。

這五匹馬後面，則是二十騎勁裝緊紮的大漢，正是龍門幫的健兒。大家都在涼棚左近一片空地上下馬。

陸地神龍程元規好像正在和毒神逢巨川、厲山雙煞等人商量着什麼，龍門幫健兒，却紛紛從馬上取下行李，在那片空地上架起三座大帳篷，大家就進入帳去。

傍晚時分，少林代理掌門靈岩大師親率十八羅漢趕來，陸地神龍親自把他們迎了進去。

入晚之後，又有二十來匹快馬飛馳趕到，那是千手儒俠史南溪、千面怪俠倪汝霖、奪命飛環邢長林、水底溫侯宋春山、杜志遠、陸翰飛、黑娘子倪采珍、赤髮仙子溫如玉、楚湘雲、冷秋霜、毒砂掌洪長勝。

另外還有史南溪、倪汝霖兩人代幫主邀請而來的華山東門子艮、仙人掌左浩、崆峒派楊開源、崆峒二蕭蕭佐、蕭佑、黔幫幫主獨角龍王沙無忌等人。

陸地神龍程元規得到通報，親自迎將出來，把東門子艮等人肅入帳篷。

大帳上，炬火通明，照耀得如同白晝，中間擺下品字形三席酒筵，算是替大家接風。

大家依次落坐，酒過三巡。

首先由千面怪俠倪汝霖起立，報告兩次易俘經過，接着又由千手儒俠史南溪報告馳援白石谷情形，以及如何計截蛇陣，及設伏攔襲夏侯律，從他身上取到白衣教「終身蠱」解藥，報告完畢，從懷中取出一個磁瓶，送到程幫主面前。

陸地神龍聽說解藥已得，不由撚鬚大笑道：「諸位辛苦，諸位辛苦，陸老弟手仭大仇，尤足大快人心！」

說到這裡，立即打開瓶蓋，傾出三粒藥丸，分贈毒神逢巨川和東門子艮、白衣崆峒三人，然後正容說道：「目前解藥已得，蠱毒可解，只是白骨神君和火德星君沆瀣一氣，設下『火燄大陣』，據說此陣非同小可，如無妥善破陣之法，不宜輕易犯險，兄弟在下立下帳篷，便是受賽孫臏令狐宣之囑，志在勸阻不明底蘊的人入陣……」

白衣崆峒奇道：「程幫主說的賽孫臏令狐宣，莫非石鼓山之役，佯死不成？」

陸地神龍點頭笑道：「楊兄說得不錯，賽孫臏神機莫測，諸如溫姑娘騙取延緩蠱毒發作之藥，寧不歸、公羊叔兩位奇人計取朱菓，以及兩次易俘和兄弟此來，都是受他指點行事。」

他微微一頓，又道：「只是方才兄弟趕抵此間之前，據說老狠神和郝眞人業已入陣去了，到此刻已有半天工夫，不但陣中不見絲毫動靜，兩人也居然一去不返，如以老狠神和郝眞人的武功，決不至於陷於陣中，此事實在使人難以置信。」

（未完．卅五）

上文提要：軒轅窮和秦鵬飛等乘馬車趕去找魏霸天，想奪取太陽眞解，河朔七煞也來搶奪，却被魏霸天殺掉，嚇退了亡魂谷中的千百名高手，却嚇不退軒轅窮，魏霸天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同他同來的羅詩捧出太陽眞解，說明他們得到的是假册子，經過驗證，當衆撕毀，方瑟此時趕到，亦將此事和李庸喬裝之事揭穿，李庸見狀，將方瑟帶到亡魂谷內想將他殺掉……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可飛・圖

紫電青霜

亡魂谷獲奇遇　老俠士贈劍笈

方瑟立足仍未穩，紅燈老祖李庸的第二招又已到達胸前。

憑紅燈老祖李庸的功力，若是眞心想取方瑟的話，根本就用不着第二招，慌亂中方瑟那能深慮及此，一見對方掌勢攻來，情不自禁地一晃肩，重又倒退數步。

一連三次後退，距離那片食人樹已經不足三丈。

紅燈老祖一見狡計得售，不禁縱聲狂笑道：「哈哈，方瑟小兒，既然你自己不肯進去，老夫只好再送你一程了！」

話音落處，抬手一掌推了過去。

方瑟回首一望，頓時恍然憬悟。

就在此時，紅燈老祖的掌風已然罩體。

他這一掌的掌風，顯然與一般的招式不同，柔韌平和，悄無聲息，簡直叫人難以覺察。

就因爲如此，所以等到你覺察的時候，已經事成定局無法挽回。

方瑟此時就是這個情形，只覺那柔韌的掌風裹着自己的身形，眨眼飄出六丈。

他立足之處，距離食人樹的樹林尚不足三丈，現在憑空飄出了六丈，換句話說，他已經深入食人樹的樹林三丈有餘。

方瑟曾經親眼看到那隻蒼鷹的下場，此時身歷其境，那能不駭？那又能不慌？

但是，就在他心駭驚慌之際，紅燈老祖李庸的掌勁已然消失，方瑟的身形在空中極其短暫地一頓，緊接着便向那些食人樹的樹梢上落下。

一陣驚心動魄地嘶嘶銳嘯過後，千百條柔韌如蛇的樹枝，突然間迎了上來。

方瑟避無可避，只覺膝上一緊，兩腿首先被食人樹的樹枝纏住。

緊接着，脚踝、手腕、腰、臂，幾乎全身上下，轉眼便被食人樹的樹枝纏遍。

方瑟用盡全身之力，猛地一掙。

怎奈這些食人樹的樹枝柔韌異常，非但掙扎不脫，而相反的愈是掙扎得厲害，愈是纏得緊，活脫脫就像一隻落在蜘蛛網裡的蒼蠅。

方瑟驚駭欲絕。

可是，紅燈老祖李庸却看得大爲得意道：「哈哈，方瑟小輩，你現在該開始後悔了吧？嘿嘿，可惜現在後悔已經遲了！」

方瑟大罵道：「李老魔，小爺作事從來就不後悔，有種你就殺了我！」

紅燈老祖大笑道：「殺了你？哈哈，方小輩，殺了你豈不太便宜你了？老夫要慢慢地看你掙扎，看你哀號，你和那隻老鷹不同，至少你還可以挨過三天，三天過後，嘿嘿，用不着老夫動手，你也活不成了！」

方瑟聽得心下一寒，更加怒罵道：「李老魔，你這卑鄙的畜牲，簡直沒

有人性！」

方瑟一心想激怒他，讓他給自己一個痛快，可是，紅燈老祖非但不怒，反而樂得大笑道：「哈哈，方小輩，你打錯主意了，老夫要看的就是你這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樣子，想要我殺你怎能辦得到！」

方瑟想到了腰中那把軟劍，當下集聚了全身的眞力，手臂猛向內收。

他希望收回手臂，拔出軟劍，也許可以用軟劍斬斷食人樹的樹枝。

可是，他枉自用盡了全身的氣力，手臂一分一毫也動不了，反而惹得紅燈老祖大笑道：「哈哈，方小輩，還不死心麼？告訴你，老夫在這裡殺人無數，從來就沒有一個人能夠由食人樹的樹林中逃得出來的，你不掙扎還可以支持三天，如果要再枉費眞力的話，恐怕兩天就要去酆都城中報到了！」

方瑟聽後，知道生機已絕，既然一定要死，那就快點死吧，多活個三天兩天又有甚麼意思！

一念及此，正打算嚼舌自盡……

想不到就在此時，突聞耳畔傳來一聲奇異的銳嘯。

紅燈老祖李庸一聽，神情突然一動道：「嘿嘿，又是甚麼人在與老夫作對？哼，方小輩，老夫這就去將他捉來，和你做個伴兒！」

話畢雙肩一晃，撲入身後的岩洞，轉眼人踪不見。

這老魔雖然走了，可是方瑟依然掙扎不脫，漸漸，全身骨節開始酸痛。

方瑟心裡明白，這情形的確支持不久，只要自己眞力耗盡，勢必要爲這些怪樹所吃了。

就在他心中惶急，無計可施之時，突聞耳畔傳來一陣蒼老的聲音：「嘿嘿，年輕人，像你這樣的年齡，假如無聲無息地死在這裡，豈不太可惜了麼？」

方瑟聞聲一震道：「甚麼人？」

蒼老的聲音接口道：「年輕人，你問老夫的姓名麼？嘿嘿嘿，老夫久已不用名姓，說出來你也未必知道，這多年來一直困居谷底，乾脆你就叫我谷底亡魂吧！」

話落黑影一閃，陡然由岩洞中鑽出一個人來。

方瑟雖然全身上下俱被那些食人樹的樹枝所纏，但是雙目却還露在外面，當下側目向那人一瞟……

他一眼瞧清來人的形狀之後，頓時心頭大生凜駭。

原來此人蓬首垢面，髮長盈尺，右腿已斷，左臂已殘，滿身的衣衫更是襤褸不堪，數不清的大洞小洞之中，露出了數不清的傷疤。

方瑟雖然身處絕境之中，可是猝然看到了這樣的怪物，依然忍不住脫口驚叫道：「谷底亡魂，你……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那自稱谷底亡魂的怪物，聞言發出一聲苦笑道：「嘿嘿，是人是鬼？老夫若說是人你會相信麼？」

說時不住地嘆息，搖頭，那副神態，充滿無比的凄涼。

方瑟看得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竟似已經忘記了自己身處絕境似地脫口說道：「相信，我不但相信你是人，而且相信你是個極好的人！」

谷底亡魂似乎有點意外道：「眞的麼？」

方瑟道：「當然！」

谷底亡魂大爲高興道：「那麼假如我要請你辦件事情，你肯替我辦麼？」

方瑟正待答話，但是就在此時，突然感覺到纏在身上的食人樹樹枝，已經束縛得自己有點喘不過氣來，不禁搖頭一嘆道：「算了，不要談這個了，我已經死期不遠，說這些空話太沒意思了！」

谷底亡魂道：「不，誰說你死期不遠？我既然這樣問了，當然就有辦法救你！」

方瑟聽得心神一振道：「甚麼？你能夠救我？」

谷底亡魂道：「不錯，只要你答應替我辦一件事，我馬上就可以將你救出來！」

方瑟急道：「你要我辦甚麼事？」

谷底亡魂道：「年輕人，問這個幹甚麼，辦甚麼事還能比你的性命重要？」

這話說得不錯，只要他能救自己一命，辦甚麼事值得計較麼？

明顯的道理誰都懂得，可是，偏偏就是方瑟不懂，他聞言之後，竟然毫不思索地答道：「不！」

谷底亡魂大愕道：「甚麼？年輕人，你說不？」

方瑟道：「不錯！」

谷底亡魂雙目一瞪，滿面怒色道：「難道你眞是想死了？」

方瑟聲音一沉道：「小可雖不想死，但是也不畏死，大丈夫有所不爲，性命雖然要緊，此志更不可渝！」

谷底亡魂一愕之後，立即大笑道：「哈哈，好一個大丈夫有所不爲！年輕人，你說說看，大丈夫所不爲的都是些甚麼事？」

方瑟毫不思索地答道：「大丈夫所不爲的是背天理、悖仁義的事！」

谷底亡魂神色猛地一動道：「好，年輕人，不管你肯不肯爲我做這件事，單憑這句話，我也該救你出來！」

話畢摸起靠在岩上的一根手杖，立即一步一拐地走了過來，看他走路時風吹都要倒的樣子，顯然沒有甚麼出奇的武功。

自己死了也就算了，如果連累這可憐的老人也陪上一命，那實在是有點於心不忍！

一念及此，方瑟連忙喝道：「站住！」

谷底亡魂一楞道：「甚麼？年輕人

，你這是對我說的麼？」

方瑟道：「不錯，請你別過來！」

谷底亡魂大怔道：「爲甚麼？年輕人，難道你……」

話聲至此一頓，突然若有所悟似地大笑道：「呵呵，年輕人，我明白了，你仍舊怕我要你做甚麼背天悖理的事是麼？你放心吧，我要請你做的這件事既不背天，更不悖理，並且肯與不肯完全在於你！」

話音一落，人已再次一點一拐地走了過來。

方瑟見狀急道：「谷底亡魂，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是說這些食人樹古怪得很，恐怕你也沒有辦法，萬一……」

沒等他把話說完，谷底亡魂已經到達食人樹樹林的邊緣。

只聽一陣嘶嘶銳嘯，十多條細長的樹枝，頓時如同活蛇一般，齊向谷底亡魂飛射了過去。

方瑟見狀，情不自禁地啊哎一聲！

但，就在此時，突聞谷底亡魂哈哈一笑道：「年輕人，原來你關心的是我啊！實對你說，雖然我的一身功力大部份完全喪失，但是對付這些怪樹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你放心吧！」

說話聲中，手杖猛然一揚。

杖起處，隱隱泛起一陣香風，頓時，那些食人樹的樹枝，如同猝見貓踪的鼠羣一般，吱吱尖嘯着逃了開去。

現在，方瑟注意到了，谷底亡魂手中的這枝手杖，五尺來長，鴨蛋來粗，沉甸甸，黑黝黝，似鐵非鐵，像木非木，一時之間竟然不太容易判斷那是甚麼質料。

谷底亡魂一路揮舞着那根手杖，轉眼已到方瑟的身邊，方瑟正自暗暗驚奇的當兒，突然，纏在身上的那些樹枝全都鬆了下來。

不經意之下，方瑟立即摔了下來，眼看他免不了來個四脚朝天……

突然，谷底亡魂的手杖一伸一挑。

噹！

方瑟就勢腰身一挺，人已站了起來。

不過，手杖與身體接觸的奇異聲響，却把谷底亡魂嚇得一跳道：「年輕人，想不到你這點年紀，居然已經練成了鐵布衫的功夫！」

方瑟站穩了身形，只覺周身舒泰，如同脫困蛇龍一般，聞言忙道：「說來慚愧得很，小可這一身鐵布衫的功夫，完全是得力於一位武林前輩的成全！」

谷底亡魂向他仔細一陣打量，突然一嘆道：「罷了，罷了，事隔多年，生死難卜，縱然再等下去又有何益！」

這幾句話來得太突然，方瑟不禁一愣道：「閣下，你指的是……」

谷底亡魂不待話落，重又一嘆道：「良材美質，千載難逢，假如錯過今天，說不定我這一生就再難遇上這種機會了！」

方瑟一聽，更加愕然道：「閣下，甚麼機會？你……」

谷底亡魂單掌一搖，說道：「年輕人，甚麼機會將來你自會知道，現在不要多問了，隨我來吧！」

手杖揮動，食人樹的樹枝嘶嘯閃躲，硬由樹林中闢出一條康莊大道來。

方瑟隨在他的身後，轉眼便走出了險境，心情一鬆，當下深深吐出一長氣。

那叫谷底亡魂的怪人見狀，忙道：「年輕人，你可別太大意了，這地方岩洞密如蛛網，洞中更是重重埋伏，處處危機，一步錯失便有生命之險，你千萬跟定我不要走失了！」

話落獨腿一跳，閃入左側一座較小的岩洞。

怪人只有一條左腿，行動甚爲緩慢，加以初初進入時洞中甚爲光亮，因此方瑟跟定他毫無困難。

可是，愈向前行，岩洞中愈形黝黑，幾個轉折之後，終於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黑暗中，兩人一前一後地又行入數十丈，那叫谷底亡魂的怪人忽道：「快了，馬上就到了！」

他話音方落，突然，岩洞隱隱傳來一陣狂笑。

笑聲雖然極微，可是方瑟入耳之後，已經依稀辨出那是紅燈老祖李庸所發，當下心頭一怔。

他這樣一分心，脚下立即情不自禁地停了下來，待得警覺，却已失去了谷底亡魂的踪跡，心中一慌，連忙放足追趕。

急切間慌不擇路，剛剛奔出兩步，突然一頭撞在洞壁上。

這一頭撞上去不要緊，只聽克嗤一聲，洞壁上突然現出一座門戶。

門內上方，嵌着一顆寶光四射的明珠，方瑟在一瞥之下，已把門內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

原來門內緊連着一條坡度陡急的滑梯。

這滑梯與一般的梯子大異其趣，非但上面沒有踏足的級蹬，相反的却水平如鏡滑不留足。

方瑟雖然看清了門內的情形，怎奈已經收剎不住，一聲驚叫，人已撞了進去。

身落滑梯之上，再也立足不住，上體一仰，翻身栽倒，立即沿着滑梯飛快地滑了下去。

梯長百丈，滑行甚速，轉眼便將到達滑梯的尾端。

方瑟已得那叫谷底亡魂的怪人警告，知道這滑梯的厲害絕不止此。

果然，就在他將要到達滑梯尾端之際，突然聞得克克幾聲，水平如鏡的滑梯上，陡地昇起了十多把鋼刀。

藍汪汪的刀尖指向天空，刀鋒正

對着梯口，自己以這樣快的速度滑下去，可以想見的，用不著到達梯尾，已被那些鋼刀分割成碎片。

危急中全力一翻……

滑梯本就不寬，這樣一翻，頓時由左側滾落下去。

這一下，總算逃過了亂刀分屍之危，可是緊接着，又碰上了毒液化骨之險。

原來這座滑梯的正下方，乃是一座水池，池中飄浮着一朵粉紅色的蓮花，花下水清見底，就在那清澈的池底上，隱隱可見白石鑲嵌着「化骨毒液」四個大字。

方瑟身在半空，一瞥之下不覺大凜。

好在他連遭驚險，已經歷練成一種常人所不及的鎮定，雖然發覺了處境的艱難，但却並不慌亂，心念一動，立即朝向那朵蓮花上落去。

方瑟明知自己的輕身工夫，現在還沒有到達能在蓮花上立脚的境地，怎奈事逼如此，已經無法選擇了。

可是，那朵粉紅色的蓮花，事實上竟非眞的蓮花，非但花朵特大，而且立足其上穩如泰山。

就在那千鈞一髮間，方瑟突然感覺到事情沒有這樣簡單，腦海中閃電般一轉，雙臂抖處人已騰身而起。

一點沒錯，就在他騰身而起的瞬間，蓮花下陡然冒起了一蓬烈焰。

這烈焰顯然是硫磺煙硝等物，因此引燃得極快，身在半空之中，已經感覺炙膚欲裂，及至落足岸邊，火頭更是高達丈餘。

僅止毫髮之差，方瑟就將被烈火所焚。

不過這火燒起來雖快，但是熄得也快，眼看火光熊熊，轉眼便熄滅。

好在洞壁上嵌滿了明珠，火勢雖然熄了，光線仍然非常明亮。

方瑟驚魂乍定，抬眼四掃，只見池邊放着一塊顏色晶瑩的石板，石板正中有一隻小巧的朱紅木盒，就在這木盒的下面，壓着一張寬約七寸，長不盈尺的鵝黃信箋。

略一遲疑，方瑟伸手抽出了那張信箋，就着珠光仔細地一瞧，只見上面寫道：「爾能連過三關，顯見根骨機智均臻上選，盒中靈丹兩粒，望即立時服用，按余圖示行之！」

下面落款，寫的是永定元年天曉得。

永定是陳武帝的年號，相距已在千年以上，至於那天曉得三字，顯然就是那留書人。

究竟如何，方瑟此時已經無暇細想，一伸手抓起了那隻朱紅木盒，打開盒蓋，頓時傳出一陣撲鼻的清香。

一點沒錯，盒中端端正正地放着兩粒丸藥，丸藥的下面是一張黃紙，紙上繪着一尊曲身抱膝的睡佛。

這兩粒丸藥眞是靈丹麼？

假如是毒藥怎樣？

方瑟心中遲疑，雙目早已向四外掃去。

可是，目光所及，只見上下四方全是密合的石壁，唯一的出路是剛才自己誤闖進來的地方，緊接滑梯上端的石門。

然而目前別說這坡度陡急的滑梯攀登不易了，最令人望而却步的是那扇已經關閉的石門上，竟寫着「有進無出不聽者死」八個驚心動魄的大字。

顯然，這位天曉得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猜透了後人的心理，因此早已預先防備到這一著。

事已至此，還有什麼選擇，不管他是靈丹也好，毒藥也好，總之，依言服下去或許還有一線希望，不然的話，要想闖出此地，恐眞比登天還難！

一念及此，心意立決，掌揚處，兩粒藥丸送進了口，舌頭一捲順喉而下。

既然吃下了肚，當然就希望它眞是靈丹，於是，方瑟按照黃紙上所繪那尊睡佛的姿勢，曲身向石板上一躺。

他本來是想學睡佛的姿態，曲身抱膝地睡上一覺，想不到身形剛剛躺下，突覺一陣刺骨奇寒，仿如冬天裡的冰塊，涼氣直透心脾。

方瑟心下一凜，陡地彈身了跳起來。

他身形落定，正待仔細察看一看那塊石板究竟有何奇異之處，想不到就在此時，突覺全身一陣燥熱……

緊接着，像在丹田下突然點起了一枝火把，轉眼間口乾舌燥，全身如火烤一般。

糟了，上了當了，那兩粒藥丸果然是毒藥！

一念未已，週身的灼熱已經到達難以忍受的地步，方瑟又氣又怒，大罵一聲：「天曉得，你這……」一句話沒有罵完，人已不支倒了下來。

說巧也眞是巧，他身形倒下時，上體正好仆在那塊石板上，只覺一陣清涼沁人心脾，頓如長夏猝遇霜雪，那難以忍耐的酷熱煩躁霍然全消。

方瑟一怔之後，不禁大喜過望，趕緊把整個身體全都移上那塊石板。

石板長約四尺八九，方瑟的七尺之軀要想全部躺在上面，勢必非要曲身抱膝不可，那姿態剛好與盒中黃紙上所繪的睡佛不謀而合。

一寒一熱，水火相濟，方瑟只覺通體舒泰，不知不覺地矇矓睡去。

這一覺足足睡了三天三夜，醒後更覺心情舒暢，飢疲盡失，立即由石上一躍而起。

本來他除了感覺到心情舒暢之外，對於四週的環境並未發現有絲毫異處，可是就在他躍身而起之際，耳聞幾聲克克脆響。

低頭看時，只見剛剛躺卧的那塊石板，此時已經變得灰暗異常，完全

失去了先前那種晶瑩的光采，並且在實質上似乎也變得非常脆弱，自己躍身而起的力量雖然不大，但已把它壓得四分五裂。

方瑟在驚愕中，伸手抓起一塊碎裂的石片。

事實眞叫人難以想像，那樣晶瑩堅硬的石板，此時竟變得如同朽木一般。

方瑟先是一陣失神，緊接着像是風捲殘雲般，將那些碎裂的石片一塊塊抓起察看。

每一塊石片俱都相同，全像是腐朽的木頭，稍一用力便告碎裂。

這種大異尋常的事情，眞叫人無法解答，但就在這個時候，他竟在石塊下發現另外一張鵝黃色的信箋。

方瑟再不怠慢，伸手將那張箋抓了起來，只見上面寫道：「汝得兩儀龍虎丹及萬載空青石之助，復以余苦心獨創之大五龍蟄法潛修三週天，內功已告大成，此時應即推開左側石壁！

「不過此壁乃是整塊的上好花崗石，至少得有九千六百斤內力始可將其推開，汝能推開此石，即可得余一套劍法，但若汝在內功告成之後仍然無法推開此石，則汝必是資質平庸之人！唉！余之絕世武功豈能妄傳庸碌之徒？汝必將餓斃此間永無出困之日矣！」

方瑟看罷，不由大驚失色，他自忖自己頂多只有一千斤的內功……

九千六！

一千！

整整地相差八千六百斤！

什麼兩儀龍虎丹，萬載空青石，竟能有這麼大的功效？難道就是自己服食的兩顆藥丸，和那塊已經爛如朽木般的石板麼？

老天，那算是什麼玩意，那又不是王母瑤池上的蟠桃，怎能一下增添八千六百斤的功力！

至於什麼撈什子大五龍蟄法，自己更是壓根兒就沒有見到過，他說自己已經潛修了三周天，這豈不寃哉枉也！

方瑟愈想愈氣，不禁怒罵一聲：「天曉得，天曉得，你這老鬼死了也就算了，怎麼還要想出這種辦法來害人！」

話畢，三把兩把將那張鵝黃信箋扯得粉碎！

可是，扯碎了鵝黃信箋有個屁用，如果不想辦法出去，仍然是死路一條！

突然間，他仰首看到滑梯頂端的那扇石門，頓時雙眉一揚，心中暗忖道：「天曉得，你用不着嚇我，我就不信你這座門有進無出，今天我偏要試試！」

一念方畢，立即飄身落了滑梯，雙眉一晃，直向滑梯頂端奔去。

梯長百丈，滑不留足，加以坡度陡急，攀登起來的確不大容易！

可是說也不信，此時方瑟竟像獲得神助一般，只見他步履如飛，倏忽數十丈，眼看他再有丈餘便將到達終點。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陡見寒光連閃，七柄月牙形的鋼刀突然劈面飛來。

呼嘯閃耀中，隱見藍汪汪的顏色，顯然，在這些鋼刀之上，全都淬有劇毒。

方瑟心下一慌，趕緊向右一閃。

急忙之中，他竟忘記了身在滑梯之上，一腳踏空，頓時摔了下來。

此時距離地面數十丈，摔下來那裡還有活命！

怎奈發覺之際，已經爲時太晚，驚叫聲中，情不自禁地一提眞氣……

這時候收身提氣，也不過只是一種本能的掙扎，恐怕事實上根本毫無半點用處。然而，事實竟出他自己意料之外……

眞氣一提之後，突然感覺到人如騰雲駕霧一般，輕飄飄墜落地面，非但沒有絲毫損傷，並且連一點震動也沒有受到。這是怎麼回事？難道……

嗆啷啷一串脆響，七柄月牙形的鋼刀同時掉落地面。

方瑟駭然抬頭，這才發覺攀登上那樣高的滑梯，實在是大大地超越自己的功力之外。

不用說，那塊石板與兩顆藥丸確有奇效，至於大五龍蟄法，極可能就是那張黃紙上所繪的睡佛。

唯一叫他難以相信的，是天曉得在那張鵝黃信箋上，居然說他潛修了三週天，照這樣說法，自己那樣一覺難道竟睡了三天三夜！

雖然事實上的確如此，但在方瑟的感覺，那不過僅僅是一忽兒！

不過他此時已經無暇推敲這些小事，一轉身，大步走近了左側的石壁……

不管如何，他得勉力試試看！

推得開石壁，馬上便獲得天曉得的曠世絕學！

可是，假如推不開……

得失之間，相差太大了，饒是方瑟平素鎮定過人，此時忍不住心頭怦怦亂跳。

好幾次他把手伸出去，但却又中途縮了回來。

誰遇到這種場面能不遲疑？

不過，方瑟終究不同於一般，約莫經過了盞茶時光，他終於鎮定了下來，只見他閉目凝神，緩緩地提聚眞力，然後將掌一揚……

就在他提聚了全身眞力，準備推向左側石壁之際。

突然，滑梯頂端的那扇門轟然打開，緊接着傳來一聲叱喝道：「進去！」

只聽一聲驚叫，陡見一條人影墮落在滑梯上。

這人似乎是被人硬推進來的，身

落滑梯之上，那裡立足得牢，身形一仰，立即順勢滑下……

快如星丸跳擲，方瑟剛一怔神，那人已經滑落至滑梯的尾端。

陡然間，方瑟想到接近滑梯尾端的那些鋼刀，趕緊欺身而上。

可惜他這邊身形方動，那邊慘號已起，只見血花飛濺，那人的軀體立被鋒利的鋼刀割成碎片。

滿地血肉，別說分不清面目了，就連他的高矮肥瘦也全無法辨認。

方瑟看得一陣慘然。

就在此時，滑梯頂端突然傳來一陣狂笑道：「嘿嘿，江寬，姓黃的就是你的榜樣，假如你再不肯自動進去，我也要用强了！」

話音落處，另一個聲音立即暴喝道：「老匹夫，你滿口仁義道德，想不到盡做這些不仁不義的事，既然想得武功秘笈，就應該自己進去察看才對，爲什麼儘要別人替你送死！」

想必這說話的就是江寬，只聽他話音一落，原先那人立道：「姓江的，廢話少說，你到底進不進去？」

江寬怒叫道：「不進去！」

「江寬，你是眞不進去？」

「當然！」

「嘿嘿，你不後悔？」

「對不起，我要告辭了！」

「告辭？嘿嘿，江寬，如果今天你不乖乖地進去，我恐怕你是來得去不得了！」

「你想怎樣？」

「我想要你進去看看！」

「辦不到！」

「辦不到也要辦！」

噹噹噹，一連三下金鐵撞擊的聲音，顯然二人已經動上了手。

方瑟正想出聲勸止，但就在此時，突聞一聲驚叫，石門開處，又是一條人影滾落了下來。

不用說，這人一定就是江寬！

方瑟晃身飄上了滑梯，他落足之處，正在那些鋼刀的前面。

照說這滑梯上根本無法立足的，可是方瑟機緣巧合，在這三天三夜之中功力大增，早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有他當橋而立，江寬這條命應該是救得回來的！

可是，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人到五更？眼看江寬的身形距離那些鋼刀還有十多丈，可是他突然向左一翻……

方瑟顧得了這頭，但却顧不了那頭，心中剛覺不妙，便聞噗咚一聲……

突然間，他想到梯下池中的化骨毒液，急忙飄下滑梯一看……

池中除去一襲黑袍，兩隻朱履，其他什麼也沒有！

難道這一瞬間，江寬的屍身已被毒液化盡了麼？

除此而外，實在找不出更爲合理的解答！

方瑟念及自己落下時那種驚險一髮的情形，不由倒抽一口涼氣！

惘然失神中，也不知過了多久，及至他剛一定神來，就聽滑梯頂上再次傳來一陣自言自語的聲音道：「嘿嘿，奇怪，難道他們兩人都死了麼？不對，別是他們已經找到了秘笈，我還矇在鼓裡，不管如何，我自己縱然不想冒險進去，可也得推開門來瞧瞧！」

方瑟一聽，趕緊利用滑梯掩住了身形。

他身形剛剛掩好，頂端的石門已經被人推開，珠光照射下，只見一人手持長劍當門而立。

方瑟偷眼向那人臉上一瞧，頓時心頭狂跳不已！

這人是誰？

原來當門而立的這人，此時正以手中長劍抵着敞開的石門，珠光閃耀下方瑟看得明明白白，只見此人身材高大，面色赤紅，赫然竟是譽滿江湖的江南大俠藍天雄！

事情也太出人意料，由不得方瑟心神震駭。

也就在他震駭失神之際，突聞嘶嘶幾聲……

那扇已被推開的石門上，陡然冒起一縷火花，快如射星一般，直奔江南大俠藍天雄兜頭洒落。

驚叫聲中，陡見劍光一閃，石門砰地一聲，復又重新關閉。

藍天雄究竟有無傷損，則因爲石門關閉太速，方瑟已經無法看到。

這眞叫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眼前的事若非自己親眼看到，誰會相信這位素爲武林朋友敬重的江南大俠，居然是這種人！

就在方瑟唏噓慨嘆之際，左側石壁後突然傳來一聲慘叫。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難道那欺世盜名的藍天雄……

一念未畢，方瑟人已飄身欺近，雙掌提聚眞力，緊緊地抵着石壁猛然一推。

只聽吱吱吱一陣輕响過處，那塊看似渾然天成的石壁，突然朝向兩側分開。

就在那分開的地方，現出一座隱秘的門戶。

天曉得的遺言上說得非常清楚，推開這座石壁需要九千六百斤的功力。

現在石壁推開了，難道自己眞已具備這樣雄渾的功力了麼？

他不敢相信地再次抬起手來，觸摸一下那座已經被他推得分向兩側的石壁。

他由心底裡懷疑這座石壁可能是假的，然而手觸處，石壁堅硬、光滑、冰冷，一點不錯，是道道地地的上好大理石。

一陣莫名的狂喜，驟然間襲上心

頭，他情不自禁地發出一聲歡呼，晃身由那隱秘的石門中衝了進去。

這座隱秘的門戶後方，乃是一間六角形的石室，分由六面不同顏色的石壁圍攏而成。

方瑟剛剛推開的那面石壁，色如凝結的油脂，一片純白，依次向左，分爲灰、黑、紅、紫、黃等色，上覆的石頂一片蔚藍，下面堆滿了金沙、翡翠、瑪瑙，以及鴿卵大的各色明珠。

整個石室裡，只有中間擺着一張正方形的石桌，桌子的上面放着一方玉匣。

在這石桌的右前方，緊貼着那座黑色石壁的下面，倒臥着一具皮肉早已化盡的骷髏，骷髏的身上包裹着一襲黃色袈裟，頸項間環繞着一串顏色墨黑的唸珠。

顯然，這是一名出家人。

骷髏的左面，紅色石壁下，斜倚着一名艷粧白髮的老太婆，雖然老太婆看來已是七十以上的人了，但却滿臉擦着一層又濃又厚的脂粉。

奇怪的是這老太婆人雖死了，但是屍身並未腐爛，因爲肌肉乾僵了，所以那滿臉的脂粉也隨着一塊塊的剝落，相貌愈發顯得猙獰。

向左看，距離紫色石壁大約兩步的地方，仆伏着一具剛死不久的屍體。

剛剛方瑟所聽到的那聲慘號，想必一定就是他！

這個身形高大的老者，左手戴着一隻赤玉斑指，他像是中了毒液的澆潑，此時全身都已開始腐爛，惟有那隻戴着赤玉斑指的左手，却依然完好無恙。

僅止一丈方圓的斗室裡，居然就躺臥着三具死狀各異的屍體，雖然滿地堆着珠玉金沙，看來依然顯得詭奧神秘與一股令人難耐的恐怖。

過度的驚愕，使得方瑟木立門邊，像是作夢一般。

不過，夢總有醒的時候，終於，方瑟由驚夢中覺醒了過來。

好奇之心，逐漸戰勝了恐懼之意，雖然他心中還有猶疑，但是兩脚却已情不自禁地朝向那張石桌走去。

在這危機四伏的石室裡，他行動顯得異常的謹慎，幾乎每一舉步都要經過愼重的考慮。

金沙珠玉的碰擊聲中，伴和着一陣激烈的心跳，終於他走近了那張石桌。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預料中的危險絲毫沒有發生。

怎麼回事，難道……

他眉梢一揚，心意立決，抬手取起了那方玉匣。

就在玉匣到手的那一瞬間，驀地雙肩一晃，脚下連退三步。

可是，他竟白緊張了一場，室中靜悄悄的依然沒有半點動靜。

現在，就剩啓開這隻玉匣了！

只要啓開這隻玉匣，就可取到天曉得遺留的劍法。

自己內力大增已經應驗了，可見他說可以獲得劍法的事也決不會假！

怪不得一切都這樣的平靜，原來所有的危機都已過去了！

他心中一喜，毫不遲疑地一抬掌，玉匣的蓋子應手而開。

就在啓開匣蓋的那一瞬間，突然，方瑟的臉色猛地一變。

爲什麼？因爲匣中空空如也，別說劍法了，簡直連鷄毛也找不到。

這簡直叫人難以想像，難道匣中另有機關？

翻過來，掉過去，他仔仔細細地察看過之後，終於失望了，玉匣的確是空的！

天曉得，天曉得，你這樣作弄人簡直可惡透頂了！

他氣得大叫一聲，用力一扔，玉匣摔在石桌上，頓時碰得粉碎。

玉匣雖然摔碎了，可是他仍然憤恨難消，抬腿一脚，又向那張石桌踢去。

他此時內力大增，這一脚要是踢實了，誰也想不到會有什麼的後果。

但是就在此時，突聞有人驚叫道：「年輕人，使不得！」

雖然方瑟盛怒之下，並未聽清這人說的什麼，可是在此環境之中，居然傳來人聲，就已經夠他大吃一驚的了！

驚駭中眞力一散，陡然後撤數步，身形一定，立即沉聲道：「什麼人？」

話音落處，只聞那座黃色石壁後有人答道：「年輕人，想不到僅止三日不見，你就聽不出我的聲音了！」

方瑟心頭一動道：「你是……」

那人應聲接口道：「我是谷底亡魂！」

方瑟大愕道：「谷底亡魂？我們……我們不是剛剛分手麼？」

谷底亡魂沒有進來，但那黃色石壁的後面，却立時傳來他的笑聲道：「哈哈，剛剛分手？年輕人，你大概是焦急得把時辰全忘了吧？告訴你，我們分手已經整整三天！」

方瑟聽後，霍然想到了天曉得的遺言，他明白了，一點不錯，自己的的確確地睡了三天，這大異尋常的一覺，想必就是什麼大五龍蟄法吧？

在他思量之中，谷底亡魂却已再次開口道：「年輕人，你現在怎麼樣？」

方瑟一怔道：「什麼怎樣？」

谷底亡魂道：「你有沒有什麼傷損？」

方瑟道：「多謝關懷，我好得很！」

谷底亡魂忽然一嘆道：「唉，異數，異數，這山腹中步步險機，尤以這間石室爲最，以老夫的一身所學，當

年進入此室，也落得九死一生，雖然僥倖得保一命，但已成了廢人，而你……咳，這該是天意吧！」

方瑟一怔，急道：「老前輩，你也進來過麼，你可曾看到一部劍法？」

他有點迫不急待，話音一落，人已朝向那座黃色的石壁大步行去。

就在他身臨切近，將要舉掌去推石壁之際，谷底亡魂突又出聲喝止道：「年輕人，趕快住手！」

方瑟猛一猶疑道：「老前輩……」

不待話落，谷底亡魂已經接口道：「年輕人，你聽着，這黃色石壁雖然是唯一的出路，但却另有啓閉的機關，你若是不明究裡地冒然去推，恐怕馬上就有殺身之禍！」

方瑟大吃一驚道：「那麼這啓閉的機關……」

谷底亡魂道：「啓閉的機關就是那張石桌，你將桌面右旋三匝，左旋兩匝，然後向上一提，就可以出來了！」

方瑟遵照他的指示施爲，果然，嘩啦一聲，那座黃色的石壁突然沉入地下，立即現出一座門戶來。

門戶外面的甬道中，站着一名蓬首垢面斷腿缺臂的人，可不正是那日所見的谷底亡魂？

方瑟一怔，而後急趨而出道：「老前輩……」

話剛出口，谷底亡魂立即插言道：「年輕人，我知道你關心那部劍法，不錯，那部劍法是我得到了，不過自從那日見面之後，我已暗中決定要送給你了！」

方瑟一聽，不由大出意外道：「君子不奪人之所愛，劍法既然前輩得了……」

谷底亡魂沒容他再說下去，已經接口笑道：「呵呵，年輕人，這是老夫心甘情願的奉送，誰說你奪來着！」

笑容在他的臉上，就像烏雲密佈的天空裡，偶而透來了一線陽光。

可是話到此處，像是猝然引發了心中潛在的感觸似地，笑聲一頓，喟然嘆道：「唉，本來這部劍法，我是應該送給另外一個人的，可是事隔多年，音訊杳然，誰又能斷定他是否還在人間！」

方瑟聽得一怔道：「老前輩說的這人是誰？」

谷底亡魂道：「他是老朽義兄之子，名叫……」

話至中途，驀地又是一聲嘆息道：「唉！當年他只是個四五歲的幼兒，除了家人之外，誰會知道他的名字？」

方瑟道：「可是老前輩的那位義兄呢？」

谷底亡魂道：「不錯，老朽那位義兄乃是名傾天下的人物，他就是……」

說到這裡，臉色突然一變，連忙岔開道：「年輕人，石壁馬上就要升起，有什麼話等會再說吧！」

果然，就在此時，那座沉入地下的黃色石壁，已在一陣軋軋聲中升了起來。

甬道中立即又變得一片漆黑。

谷底亡魂道：「年輕人，這一次你可緊跟着我，別再走散了！」

話畢咚咚連响，只聽拐杖點地聲中，人已向前行去。

方瑟一步一趨，緊隨其後。

他此時內功大進，雖還說不上暗中視物如同白晝，但對四周的概略情形，却已能夠看得清清楚楚。

地下甬道，密如蛛網，半個時辰的行程中，連變了十三個方向，終於，谷底亡魂停下脚步道：「好，就是這裡了！」

話畢揚起手中的拐杖，猛然向甬道石壁上一點……

頓時，壁上現出一座門戶來。由這座門戶進去，乃是一間石室。

這地底世界有一個奇怪的地方，任何一間石室內全都珠光輝映，纖毫畢現，可是一旦出了室門，便是滿眼漆黑寸步難行。

這間石室中也是一樣，室中雖然陳設簡單，但却到處鑲嵌着耀眼的明珠。

二人入室之後，谷底亡魂立即在卧塌下取出羊皮紙的小册子，遞交方瑟道：「年輕人，這就是那部劍法，現在老朽將它交給你，你快收下吧！」

秘笈當前，不惜捨命相爭，太陽眞解的事就是前車之鑒。

而今谷底亡魂肯將已經獲得的絕世劍法拱手送人，這已經算是奇跡了，然而奇跡還在後面！

原來方瑟聽後，非但沒有伸手去接那部劍法，反而連連後退道：「老前輩，這個在下可不敢接受！」

谷底亡魂大出意外道：「爲什麼？」

方瑟道：「如若在下沒有猜錯的話，老前輩落到如今這般情形，可能全是這部劍法之賜！」

谷底亡魂道：「對，你的確沒有猜錯，不過……」

方瑟插口道：「前輩既已付出了如許代價，無論於情於理，這部劍法都應該是你的，縱然你那位義兄之子尚在人間，我想他也絕不會隨便接受你這部劍法，何況小可！」

谷底亡魂聳然動容道：「罷了，罷了，滔滔江湖之中，居然還有你這種血性男兒，看來皇天似已無意毀滅武林了！」

方瑟面上一赤道：「這是應該的，前輩這樣一說，倒叫小可無地自容了！」

谷底亡魂臉色一正道：「年輕人，實對你說吧，以老朽這種殘廢之身，根本已經無法去練這種劍法了！」

方瑟道：「若果前輩之言屬實，你那位義兄之子應該可以接受了！」

谷底亡魂道：「年輕人，你不用推辭了，別說老朽那位義兄之子生死莫卜，縱然他此時就在眼前，甚至已由

老朽手中取得這套劍法，我也要勸他轉贈於你！」

方瑟不解道：「這又爲什麼？」

谷底亡魂正色道：「因爲這部劍法我已經全都看過，的確稱上艱深奧妙，若無極高的骨格與稟賦，縱然得到了也是如同廢紙一般！」

話完之後，立即把那本羊皮紙的小册子，硬塞到方瑟手裡。

根據天曉得的留言判斷，他說的當然全是實情，怎奈人家九死一生得到的東西，自己平白地接受了，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滿腹遲疑中，他終於心中一動，說道：「既蒙老前輩的厚愛，這部劍法我就厚顏拜領了，不過無功不受祿，那日前輩打算要我辦的事情……」

谷底亡魂揚眉一笑道：「這事別忙，等你練成劍法之後我們再談吧！」

話落伸手在枕下不知如何地一扳，突聞嘩啦一聲，榻後又復現出一道門戶來。

這地下重門疊戶，外表偏又看不出一絲痕跡，若無此人，眞難找尋通道。

方瑟正自暗暗驚奇之際，谷底亡魂却已連聲催促道：「年輕人，進去吧，這就是劍法主人指定練功的地方！」

方瑟霍然驚覺，不過他並沒有馬上進去，反而向後一撤道：「老前輩，請你原諒小可的不識抬擧，如果你不先行說明要我辦的是什麼事，小可情願不練這套劍法！」

說時雙目光芒閃動，顯然心意甚決。

谷底亡魂見狀，無可奈何地笑道：「年輕人，既然這樣你就聽着吧，其實我要你辦的也並非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只不過想請你找個人罷了！」

方瑟心中一動道：「什麼人？可是你那位義兄之子？」

谷底亡魂道：「不錯，就是他，假如今生我要是找不到他，九泉之下實在無顏見我那位義兄之面！」

說時連連長嘆，臉上滿是憂傷之色。

方瑟見狀，立即插口道：「前輩是否能夠提供小可一些線索？」

谷底亡魂神色飛揚，說道：「當然，你離開此地之後，可到巫山神女峯下去找鐵二娘，問他十五年前的那孩子怎樣了！」

方瑟微微一怔道：「鐵二娘？鐵二娘是什麼人？」

谷底亡魂神情飛揚，高聲說道：「是一位巾幗英雄，女中豪傑！」

方瑟遲疑道：「她會相信我麼？」

谷底亡魂一楞，半晌才道：「好吧，如果她不肯相信的話，你就把這個拿給她看……」

話畢由口袋裡摸出一紅一白兩顆珠子，雖然珠子還算很亮，可是那根穿在珠子上的銀線，却早已變成漆黑的了！尤其是在這到處鑲嵌着明珠的石室裡，這一雙小小的珠子算得什麼！但，雖然如此，谷底亡魂却顯得異常愼重道：「年輕人，你可聽清了，她見到這兩顆珠子的時候，一定會向你問起我……」

方瑟插口道：「假如她要是問起前輩，我定會詳詳細細地告訴她，如果她想來的話，我更情願拋開任何重要的事爲她帶路！」

方瑟是聰明人，顯然，他已猜到谷底亡魂與這位鐵二娘的關係。

不過他還不敢確定，因此這一番話，多少也含有幾分試探的意味。

果然，他這裡話音一落，谷底亡魂馬上大爲着急道：「年輕人，你可千萬不能這樣做，假如她眞要問起我來……」

方瑟道：「在下應當怎麼說？」

谷底亡魂道：「你就說……說我已經死了吧！」

方瑟道：「老前輩，這樣恐怕不妥吧？」

谷底亡魂連忙道：「妥，妥，年輕人，你一定要這麼說，假如你洩露我的行藏，讓她找了來，我就……」

方瑟見他停下口來，情不自禁地接口道：「就怎樣？」

谷底亡魂像是洩了氣球一般，廢然搖頭道：「唉，我這樣怎麼還能見她，如果眞有那一天，我就只好自戕算了！」

顯而易見的，谷底亡魂當年與這位鐵二娘，縱然不是恩愛的夫妻，必是一雙互許終生的情侶，他現在是自慚形穢，不敢再見她！

唉！這也難怪，像他此時一副醜模樣，縱然那位鐵二娘堅貞不移，他又何顏去面對日夕的愛侶啊？

方瑟乃是情感極豐富的人，聞言不禁大生同情之心道：「好吧，老前輩，我遵照你的吩咐就是！不過我還不明白，你那位義兄之子……」

谷底亡魂一見他答應了自己的請求，神情頓時一鬆，沒待話落，立即插言道：「事情是這樣的！遠在十五年前，我那位義兄遭逢意外，不過事情沒有發生之時，我那義兄已有警兆，因此留言托孤，將他年僅三歲的幼兒交於老朽！」

方瑟道：「既然他將幼兒交於前輩……」

谷底亡魂一面擺手制止他的插言，一面繼續說道：「可惜事爲敵黨所悉，到處追踪截擊，老朽爲了掩蔽敵人的耳目，萬不得已，乃將那幼兒交於鐵二娘照料，自己則冒險逃入此谷！」

方瑟道：「這地方極爲隱蔽，前輩是怎麼知道的呢？」

谷底亡魂略一遲疑，終道：「因爲我那義兄有一份秘圖！」

「有關這亡魂谷的秘圖？」

「不錯！」

方瑟心頭一動道：「你看過？」

（未完・二十）


常服
氣金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寧神固本
氣金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